武俠世界

天地一沙鷗（湖海詭異傳奇故事）　東方白・著

武林高手在衆目睽睽之下輸招於二三流角色，事後再收數千両費用，使一些小人物一夕之間成名，爲什麼？武林中根本沒有「風雲教」，却盛傳有此教，又是爲什麼？請看本文……。



$4.00

第25年

51

編者話 ﹂天地一沙鷗﹁是一篇詭異故事，講及湖海中之詭詐百出的奇事層出不窮，令人難以相信，匪夷所思。本文就是描述一個武林高手在衆目睽睽之下輸招於二三流角色的手上，事後再收受數千両的酬勞，你道爲何？原來他是使一些小人物在一夕之間成名。但到底眞正是爲了甚麼呢？而武林中究竟有沒有﹂風雲敎﹁的存在？在本故事中也是一個關鍵，看過本文，便知眞相。

＊＊　　＊＊　　＊＊

﹂魔魔斷魂簫﹁與﹂大財團﹁兩個中篇，今期已告終結，故事發展高潮迭起，請勿錯過。下期開始刋出另一中篇連載——﹂虬龍倚馬錄﹁，是龍乘風君繼雪刀浪子故事後的超級巨著。龍君的﹂雪刀﹁故事在本刋數載來不斷刋出，膾炙讀者口味，好評如潮，是篇故事結構與內容，亦臻一流水準，毋庸多贅，看過便知，敬請下期購閱捧場。

＊＊　　＊＊　　＊＊

馬騰下期撰寫一個﹂大陰謀﹁故事，叙述一個有江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一位少女哀艷事蹟，內容充滿悱惻凄艷氣氛，閱讀之下，賺人熱淚。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73.6.20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51期
（總號1287）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詭異　傳奇故事

天地一沙鷗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酒宴上怪事迭起

桂子飄香，時序仲秋。

今天正是丹桂山莊莊主杜大國手的長子滿月之期。

杜宇才三十九歲，已是名利雙收，十年前娶妻王氏，一直沒有動靜，而人一有了錢，加之行將不惑之年，討小的理由十分充足，因此就討了武林第一美人余紅紅爲妾。

這位大美人的肚皮還眞爭氣，過門才八個月左右，由於早產，就生下了一個白胖的大小子。杜宇整天見牙不見眼，自不待言。

而今天，賀客盈門，像杜宇這等名醫，凡是終年在武林中刀頭舔血的人物，誰不巴結？

酉時末，席開八十餘桌，場面之熱鬧，即使是杜宇娶余紅紅的那一天也望塵莫及。

酒過三巡，和杜宇同桌的武林頂尖青年高手「彩虹劍」白雲舉杯對杜宇說道：「杜兄，小弟再敬你一杯，然後提出一個不情之請……」

杜宇心情愉快，有人敬酒，他是必乾，一飲而盡，道：「白老弟，有什麼事何不說出來？」

白雲說道：「武林第一美人一舉得男，不論是像他爹還是像他娘，必然是白胖可愛的寧馨兒。可否抱出來讓朋友們瞻仰一下？」

這提議自然有很多人讚成，只見杜宇「呵呵」大笑道：「這當然可以……來人哪……」

家僕急忙趨前躬身道：「莊主有何吩咐？」

杜宇道：「到後宅對二夫人說，貴客們要看看少爺，就由奶娘抱出來讓大家看一下，要小心點！」

「是，莊主……」

不久，一位年約三十五六，全身拾奪得乾乾淨淨，俐俐落落的奶娘，抱着由斗篷裹着的嬰兒，且由兩個小丫頭左右一邊一個護着進入大廳。

客人們有些都站了起來。奶娘走到杜莊主身邊福了一下，道：「莊主，少爺在此……」

杜宇「呵呵」暢笑，這份得意神態，眞是難以形容，「有子萬事足」，在杜宇來說，眞是再恰當也沒有了。這工夫「彩虹劍」白雲道：「太可愛了！可否讓在下抱一下？」

奶娘像抱着一個軟皮鷄蛋，她實在不敢把孩子交給任何人，不論這人和莊主有什麼親密的關係，她也要徵求莊主的意見。因而以目光徵求莊主的許可。

杜宇和白雲是朋友，杜宇需要白雲的盛名來點綴他的身份，也可以說需要白雲的保護。因爲「彩虹劍」雖才二十九歲，武林中已是少有敵手。

白雲自然也需要杜宇的超人醫術，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的？況且再厲害的高手，也不敢說永不受傷。所以是魚幇水，水幇魚，他們是離不開的。

當然，說是他們彼此互相利用，也無不可。

杜宇微窒了一下，道：「可以……可以！娘奶，把孩子交白老弟抱一下……」

白雲小心翼翼地接過這個孩子，很多人都圍攏來，「嘖嘖」連聲，誇讚孩子俊美、可愛。

而白雲打量得更仔細。高高的前額，長長的眉毛、一雙明亮、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對於一個月的嬰兒來說，眞是太好太難得了。他讚賞地道：「眞是太俊了！將來怕不是潘安、宋玉之流人物……」

這工夫站在白雲身邊一個衣着平平，却長得長眉朗目，而略帶粗獷神色的年輕人讚嘆道：「白大俠的人品就已經很瀟洒俊逸了！而這孩子長大之後，必然比白大俠更加英俊，眞是，青出於藍了……」

人多，亂哄哄地，主人和一干賓客也沒注意這個陌生青年人的話，但白雲內心却大不平靜，把孩子交還奶娘後，十分技巧地側頭看了這青年人一眼。

說話要小心，有時一句無心的話，會使聽者鑽牛角尖，越想越不是味道。

在四面八方不斷讚美聲中，奶娘抱走了孩子。杜宇大聲道：「各位務必開懷暢飮，來個不醉不歸如何？」端起杯子和大家乾了一杯。

白雲坐下來，又向那年輕人看了幾眼，發現那年輕人並未注意他，正在和其他客人化拳，嗓門頗高。

酒筵過了一半，有的遠道來的客人已先行告辭。這工夫在內院二夫人的房中，只有余紅紅在給嬰兒換尿布。她本就美極，滿月之後，體態又豐腴了些，在燭光之下更加動人。

就在這時，人影一閃，似乎未見竹簾幌動，室內已站定了一個十分英挺的年輕人。此人背插長劍，身着寶藍長衫，氣定神閑，似乎並沒有擅入主人內宅的侷促不安。

「你……」余紅紅陡然一震，道：「你來幹什麼？」

此人低聲道：「紅紅，好久不見了！難道我就不能來看看妳嗎？」

「可是，我已經是杜家的人了，你快走吧！」

「紅紅，你似乎忘了我們的山盟海誓吧？」

「往者已矣！希望你把我忘了……」

「紅紅，姑不論我不可能忘了妳，妳能如此絕情地很快就忘了我嗎？」

「白雲，事已至此，我不忘也不成了。你快走吧！奶娘去洗尿布，很快就回來了！」

「不會的，半個時辰之內她不會回來的。」

「你……你制住了她？」紅紅有點不快，道：「我已是你朋友的妻子了，我一直把你當作君子……」

「紅紅，我一直想不通，儘管我的錢沒有杜宇多，但我的武功和名頭也不遜於他呀！妳爲什麼要變心？」

紅紅向外張望了一下，急道：「求求你！快走吧！被人撞見了！你的名譽壞了，我也完了……」

白雲揮揮手道：「我只想知道，我什麼地方虧欠了妳？而使妳一夜之間背叛了我？」

余紅紅只是搖頭，道：「我沒有背叛你，只是我以爲嫁杜宇比較適合我而巳，就是這樣。」

白雲冷笑道：「這理由不充足，我不信！」

余紅紅急道：「不信又如何？」

白雲衝口而出，道：「我來要我的孩子總可以吧？」

余紅紅面色驟變，摟緊了嬰兒，道：「孩……孩子？你以爲這孩子是你的？」

白雲哂然一笑，道：「妳嫁杜宇不到八個月，這孩子是如何生下來的？」

「笑話！」紅紅說道：「早產嬰兒也有七個月大小的。怎能够證明這孩子是你的？」

冷冷一笑，道：「紅紅，妳也未免太健忘了吧？在妳未嫁杜宇之前，妳曾說過，已有兩個月『潯陽江上不通潮』了！妳忘了不成？」

「那……」紅紅冷笑回答道：「那不過是和你開玩笑，居然把玩笑當了眞！眞是……」

白雲低笑了一陣，指着他自己的面孔，道：「紅紅，妳再仔細看清楚我的上額、雙耳、眉、目和鼻子，哪一部位不像這個孩子？也可以說這孩子哪一部位不像我的？」

紅紅眞的去打量孩子的臉，但看過之後，却道：「這麼大的孩子，五官輪廓根本還看不清楚。再說，你根本就是異想天開，這孩子是杜宇的，你最好別再要孩子，不然的話……」

這工夫忽聞院中傳來了一個女郎的聲音，道：「二嫂在嗎？」

紅紅大急，低聲道：「小姑來了！你還不快走——」走字未畢，白雲的身影巳消失在後窗外了，紅紅道：「是文蘭妹子嗎？」

「是啊……」這工夫杜文蘭巳到了內間門外，杜宇只有一個巳進花信的妹妹，父母巳去世了。但姑嫂二人很酷似。

「妹妹怎麼不進來？」

「姑媽和阿姨要我來請二嫂過去入席呢。」

「小妹，我不去成不成？」

「二嫂，要是你不去，她們可能會挑剔。」

「挑剔什麼呀？」

「比喩說：生了個大小子就端起架子來哩！二嫂，妳說會不會有這一類的閑話呢？」

「也許會。我馬上去就是了……」這工夫奶娘回房，把孩子交給奶娘，姑嫂二人到另一院落去了。杜家發了大財，甲第連雲，氣派可大了。

此刻，在大廳中，賀客雖巳走了不少，至少還有二三百人未走。這工夫一個四十左右，短小而微胖的人走到主人這一桌邊來，先敬了主人一杯酒，再敬了白雲，說道：「白大俠，在場的朋友們，無人不知您是宇內頂尖高手，迄未聽說你遇過敵手……」

白雲笑着搖手道：「這太誇大，太不敢當，請問這位是……」

矮胖中年人抱拳道：「小可郭耀宗，乃『劈掛』門下……」

「噢！原來是劈掛門的郭大俠，久仰，久仰！」

郭耀宗笑着說道：「不敢，郭某久巳心儀白大俠的丰采和神技，今日有幸在此識荊，也是有幸；郭某斗胆，與大俠化五拳，設若郭某僥倖贏了！敢請白大俠指點幾招？」

此言一出，大廳中數百賓客，有的聊天有的化拳，本來十分噪雜，這工夫突然靜了下來。而且一些奇特的目光全投射在郭耀宗身上。

似乎每個人的表情都可以看出一種意念：這位仁兄是不是酒喝過了量，忘了自己姓什麼？

劈掛門在武林中根本就是個藉藉無名的小門派，就算掌門人李志飛，在武林中也勉强算是二流人物，郭耀宗不過是李志飛的首徒，老實說，在這場面上，他根本就不具備提出此請的資格。

但是，這話畢竟是郭耀宗親口說出來的，而且看他的氣色神態，顯然酒未過量，十分正常。

這工夫忽然較遠的一桌上有人道：「姓郭的，你有沒有顚顚自已的斤兩？」

似乎數百人之衆幾乎沒有一人認爲此人說話太刻薄。也沒人去注意話是何人說的，仍然都注意着郭耀宗。

這工夫白雲苦笑着對杜宇道：「杜兄，你看這是不是一件庥煩事兒？」

杜宇「呵呵」笑道：「白老弟，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嘛！我相信郭大俠一定是旨在討教，點到爲止的。」

「是……是的。」郭耀宗道：「相信白大俠必能不介意指點幾手，也實在是小可崇拜白大俠日久，才不揣冒昧而提出這不情之請，也不避這當場出醜之譏。」

白雲哈哈一笑，道：「郭兄既是如此誠懇，白某就不再推拒，況且，化拳結果也未必是在下輸拳對不？」

郭耀宗道：「正是如此……」

於是兩人開始比拳，但化到第三拳時，白雲輸了兩拳，三拳兩勝，他是非出手不可了。在這衆目睽睽之下，是絕對不能失言的。

杜宇笑道：「大概郭大俠對化拳一道十分在行，是有備而來的吧？哈……」

這工夫白雲巳離席，杜宇道：「請恕在下嘮叨，再重複一遍，務請兩位點到爲止……」

白雲道：「杜兄請放心！」

郭耀宗說道：「杜大國手，郭某是抱着求教而來的，當場失招獻醜，這是在所不免的事，小可總以爲，能與頂尖高手過招，非但足以自豪，受益自必不少，至於勝負……」

杜宇道：「好好，兩位有這想法，在下就放心了……」

這客廳中本有八十餘桌，客人走了一半多，下人把無人的桌椅撤走，就空出很大的地方來了，不要說兩個人動手，就是一二十人也綽綽有餘。

白雲抱拳道：「郭大俠請！」

郭耀宗面對此等頂尖高手，居然神色自若，這一點也頗不易。因爲這兩人的身價畢竟相差太多了。郭耀宗道：「白大俠，多謝您賞臉，小可要放肆了……」先來了個見面禮「童子拜佛」，接着變爲「野馬分鬃」。

「劈掛」顧名思義，是以掌爲主的大開大放路子爲主，和北方的長拳類似，實在不能成爲一個門派，只因昔年創此工夫的柳大年（李志飛之師），曾以劈掛獨戰荊山四狐而重創其三，劈掛門之名才不脛而走。但自李志飛以下，却是人才凋零，乏善可陳。

此刻白雲一閃而過，並未還手，而郭耀宗却是一招緊似一招，「蒼龍出海」繼之以「龍門擊浪」。

劈掛門不受重視，所以見過劈掛門出手的人也不多，此刻親眼目睹此人施展此學，有些人也不禁刮目相看，這劈掛掌確有可觀之處。

然而，白雲仍然是只守不攻。似想造成一次只守不攻的最長紀錄。現在郭耀宗連攻二十一招，自然並未沾到半點便宜。但是，他似乎卯上了，絕不氣餒，也不死心。

郭耀宗掌風勁烈，越打越起勁，在第五十三招「龍蛇起陸」上，掌勢凌厲，有點令人意外。也許是輕敵之故，「唰」地一聲，白雲的寶藍長衫大襟處被掃裂了半尺長的口子。

雖未傷及皮肉，這畢竟是失招，可以說是輸了。

這是任何人所想不到的後果。甚至有人發出驚叫。似乎「彩虹劍」白雲會在五十餘招失招於郭耀宗，不要說白雲本人不甘，在場任何人都不甘。

於是，杜宇驚愕，郭耀宗却眉飛色舞，道：「白大俠，這是由於大俠漫不經心，而郭某又十分僥倖之故……」

這說法誰都相信，但是，白雲却鄭重其事地搖頭道：「要說在下漫不經心，那對郭大俠太不敬了。至於說郭大俠僥倖，這也是客氣。動手過招，就算是點到爲止，由於出手太快，有時也難免收手不住，再說，高手過招，絕不能有所失閃，反之即不是頂尖高手……」

這話說得不卑不亢，儘管他是栽在衆目睽睽之下，却都十分欽佩他的涵養和度量。

輸了就是輸了，就算再比劃一次能贏一招半式，總不能抹煞第一次的輸招。所以這份磊落的態度，博得大多的同情。

自然，爲白雲惋惜的人總不免替他窩囊，輸給眞正的高手還好，就算郭耀宗剛才的表現不俗，畢竟不值。

有人爲他嘆息，有人議論紛紛。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人認爲，就算是白雲輕敵所致，抹煞了郭耀宗的眞憑實學那也不公平。

就在這工夫，又有一個五十左右，濃眉大眼，一臉于思的中年人端杯走了過來，道：「白大俠，如你不介意，在下也想和白大俠劃化五拳，如果在下僥倖贏拳，也希望白大俠能不吝賜敎……」

衆人一看，這人物還差不多，竟是「拳槍雙絕」鄒森。此人的炮拳宇內無雙，兩根短槍，長四尺左右，也可作標槍出手，也算是頂尖高手。

只不過論名氣，他較之「彩虹劍」白雲，仍差一級。

當然，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這二人各有所長，却從未比試過，孰高孰低，只有手底下見了。

鑑於剛才白雲對郭耀宗的表現，這勝負之數，還眞不敢言之過早。

「杜兄……」白雲攤攤手道：「盛名累人，眞是一點不假，好吧，小弟不信這次化拳又會輸拳……」

結果五拳化完，白雲又輸了。

鄒森却也乾脆，要揚名立萬，這是大好的機會和場所，立刻退了五步，開了門戶，道：「白大俠，在下雖然皮厚肉粗，仍希望點到得止。」

「客氣，客氣！」白雲淡然道：「以鄒大俠的『拳槍雙絕』之名，能少贏在下幾招就感激不盡了……」

這工夫鄒森巳經攻上，這炮拳也是以火爆剛猛爲主，却比劈掛厲害，顧名思義，自然是有如大炮，可以虛空打人，其境界僅比隔山打牛遜些。

兩人一動手，這份火爆自比剛才和郭耀宗打鬥不同，很快地過了三十招，似還看不出誰强誰弱？

七十招過去，鄒森一點也不含糊，出拳猛烈如常，耐力很大，當然，白雲看來也是一樣，所不同的是，白雲看來氣定神閑。

在五十三招上輸給郭耀宗，但七十多招，鄒森居然還沒有佔到便宜，而在名頭上，郭耀宗可就比鄒森高得多了。

因而，很多人藉故和郭耀宗搭訕，不容否認，他巳是武林新貴了，而且不論這次白、鄒之戰誰勝誰負，都是如此。

一百招都過去了，有些人不免爲白雲揑一把汗，如果他再輸了這一場，所謂「頂尖高手」之盛譽，就當之有愧了。

就在一百二十招左右，鄒森稍退，撤下雙槍，「追星趕月」的猛攻上來，幾乎同時，「嗆」地一聲，白雲的「彩虹劍」巳出鞘，七彩光芒耀目，在燈光下滿室閃爍彩色光焰，蔚爲奇觀。

沒有人知道他們誰會勝，當然，只有一人知道，那就是白雲，在劍、槍的硬接快攻之下，他們湊足了一百七十招，只聞「噹！」地一聲，鄒森左槍被撥開，彩虹劍一閃，「嗆」然入鞘，白雲巳退到了席前。

杜宇「呵呵」笑道：「點到爲止……杜某佩服……」

鄒森最初還不知道誰勝誰負，而圍觀的人也只感彩虹劍一閃入鞘，誰也沒有看出門道來，只有杜宇看到，鄒森的衣領下第二、三個布扣子，已經被人家的劍尖挑斷。

當然，人家要是把劍尖再挺進半寸的話，這後果也就不問可知了。

由於鄒森去摸衣領，這才有人看到。於是大廳之中响起了如雷掌聲，鄒森抱拳道：「白大俠果然技高一籌，鄒某心服……」

白雲抱拳正色道：「實不相瞞，小可勝得十分僥倖，事實如此，絕非客氣……」

勝的人大可不必說這些，但是，這些話至少能使鄒森好過些，而在座諸人，自然佩服白雲的修養和風度。因爲他輸給郭耀宗時，也表現得十分坦誠，毫無輸不起的表現。

至於鄒森，似乎在一百七十多招上才輸了，並不以落敗爲恥，也抱抱拳很有風度地入座，這使在座的三山五岳人物不禁肅然起敬。

當然，鄒森雖號稱「拳槍雙絕」，比之「彩虹劍」白雲，的確差得甚多，所以他的敗北，一般人認爲十分合理。

只不過，劈掛門的郭耀宗的名頭，比之鄒森遜色多多，他能勝白雲半招，不免使人爲鄒森不平了。

但這些都不足論，唯一和衆人看法不同的是那個當白雲抱孩子，他站在白雲身邊說風涼話的那個青年人。

他似乎對剛才發生的反常景況另有一種看法。

武林中人把名頭看得最重，僅次於生命，除非特殊的例外。

這工夫「八紘一宇」江島端起杯子朗聲道：「古人有所謂『上而揖，下而飲』的君子風度，今日一見，果然不假，來，我們爲三位浮一大白……」

衆人皆端杯站起，一飲而盡，白雲道：「謝謝各位……」

「多謝各位謬獎……」鄒、郭二人也抱拳答謝，原來這位年已六旬的「八紘一宇」江島，也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他的身份和白雲差不多，只是沒有白雲那麼鋒芒畢露而已。

客人又散了一半多，還未走的已不足五十人了。

這些人之中，大約有一二十人是老食客或交情較深的，可能宿在丹桂山莊，有的甚至要盤桓三五日。

杜宇在這方面的表現極大方，不亞古之四君子，雖無數千食客，莊中有頭有臉的人物，經常來來去去，鐘鳴鼎食，當之無愧。但是，對於下人，他可就沒有那麼大方了。

亥時，該走的都走了，留下來的只有「八紘一宇」江島，「彩虹劍」白雲，「江南四怪」龍家東、龍家西、龍家南、龍家北四兄弟，和「千面神偷」朱七。

當然，此人既稱「千面神偷」，主人和客人，自然都不認識他，只是杜宇對待食客，一向是有「食」無類，黑白兩道，一視同仁。

至於大家兄弟，就是黑道上的知名人物，身份絕對在鄒森之上。

另外一位留宿的客人，正是那個衣着隨便，白雲有點討厭他的青年人，似比白雲還年輕三四歲。

好在丹桂山莊有一流護院高手七八人，次流的也有八九人之多，其中較出名的有「金錢豹」馮奇，「韓七腿」韓立及「無影刀」藍天華，這些人都已成名二十年之久，也不怕另有居心的人混入滋事。

子時正，在水榭中，有二人正在一邊品茗一邊低談，在此密談，應不會被人聽到，因爲水塘大逾三畝，水榭設於中央，任何一方面，除了九曲小橋之外，要想到水榭上去，都要具備一掠十丈以上的輕功才行。

當今武林之中，大概也只有白雲勉强可及。

至於由九曲小橋上通過，正好在二人的監視之下，一目瞭然，因爲這方向的水榭花窗是敞開的，餘則關閉。

「老杜，這兩劑藥配好了沒有？」白雲肅然問着。

「付了現立刻配藥，白老弟，你是知道杜某的爲人，先小人而後君子，向不虛僞……」

白雲面孔木然地道：「多少？」

「杜某不是說過，越往後用藥越珍貴，絞腦汁越多，費用也就越高，三千兩一劑……」

「杜兄，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你可記得這句話？」

「當然，杜某成年累月鑽研藥書，親嚐百草，不時中毒，魚魚鹿鹿，焉止此徒增，無論如何，老弟所謂之『富貴』，杜某還掛不上邊兒。」

「什麼藥珍貴如此？」

「就以牛黃來說吧，它是牛胆囊中的結石，平均一萬五千頭牛中才有一頭，但這一頭不一定會被行家發現，想想看，能被發現的，至少也是五七萬頭之一，另一味藥是猴棗，你可聽說過？」

白雲道：「沒聽過這種棗。」

「其實，那是猴子膀胱中的結石，試想，一隻猴子膀胱的結石它能有多大。另外還有『狗寶』及『豬寶』，都是動物體內病變的結石，可遇而不可求，你以爲找到一個有多麼困難嗎？」

「好，好！你當然有理由，老杜，你說過，是可以包醫的，還要多少劑？」

「我說過包醫的話，可沒說過一定要多少劑吧？」

「大概說個數字，我也好準備呀。」

「最少各要五十劑……」

白雲一算，面色微變，道：「這不是每劑要十五萬兩，兩種病加起來爲三十萬兩嗎？」

杜宇點頭道：「老弟，這數字在別人的確負担沉重，在你可就小事一段了。」

白雲目光一凝，盯住杜宇道：「這話怎麼說？」

「這……」杜宇神秘地笑笑道：「這還用說嗎？府上不是金陵世家，石頭城中的大戶嗎？」

白雲似乎不以爲杜宇說的是眞心話，但也不便再深究。說道：「藥費你放心，一文不少，照付不誤。明天我要把藥帶回去。」

杜宇道：「就這麼辦，明天一手錢一手藥……」談話到此爲止，白雲站起，一條身影硬是自水榭後窗外一掠十丈有奇，到了對岸，沒於花木之中。

此刻，那個衣着隨便的年輕人伏在藥庫的屋頂上下瞰，杜宇的小學徒胡二楞子正在足蹬鐵輪碾藥，發出「匡郎匡郎」的聲音，一套藍粗布褲褂，已洗漿得泛白，雙肘已破，屁股上有兩層補綻，要不是長了一頭禿瘡，這小子的長相還不賴呢。

另一邊一個女人，大約也不過十八九左右，一身灰粗布衣衫，也補了多處，正在竹節邊檢黑色一粒粒不知名藥物中的土石。

這少女低聲道：「禿子，這是什麼東西？」

「夜明砂，儂都不知道，拆那！」

「什麼叫夜明砂呀？」

「夜明砂就是蝙蝠屎，懂了吧。」

這姑娘長得不醜也不俊，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就像到處都能見到的女人一樣，道：「禿子，你娘的消渴症怎麼樣了？」

「會怎麼樣？師父給了些藥，因爲缺乏名貴藥材效果不好，有一次他無意透露出來，某些名貴藥治消渴症有效，可是我的工錢一年才十五兩銀子，只够五劑藥的錢，如今我娘已服了四十多劑，所以我要幹十年才能還清師父的藥錢，何况，不知道還要多少劑才能好呢。」

少女嘆口氣，道：「爲什麼越是有錢的人越小器呢？」

胡二楞子道：「秋菊，妳爹的心口痛毛病好了沒有？」

「怎麼會好，一邊吃藥，還要一邊上山打柴，下田操作，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我的工錢，三年內已經沒有多餘的拿回家了……」

胡二楞子低聲道：「秋菊，我發現護院韓七腿對妳挺有點胃口，他們每月可拿三十兩銀子，妳要是這樣……」作脫褲狀，又道：「何愁不能治癒妳爹的病？又何愁三餐不繼？」

「呸……死禿子，你胡嚼什麼舌頭？你把我當作什麼女人？」她壓低了嗓門道：「我看你哪！倒是可以動動腦筋，就這樣……」

胡二楞子道：「哪樣？」

秋菊以中、食二指作扒竊或剪綹狀，小聲地道：「你知道莊主的名貴藥的存放處，你說過，牛黃和狗寶一兩值幾十兩黃金……。」

「拆那，儂叫阿拉去作賊呀！」

此刻屋上的青年人一笑而起，掠向內院，不久伏在杜二夫人的牕外，只聞杜宇柔聲道：「紅紅，笑一笑好不好？只要看妳嫣然一笑，一天的疲憊立刻就消失無踪了。」

「有什麼好笑的？」

「就爲我們的寶寶而笑吧，况且明天還有禮物送給妳。」

「什麼禮物？」

「僅是明天一天，就可以進帳六千兩，作爲一笑的代價如何？」

「哼……」紅紅非但未笑，還哼了一聲，她坐在粧台之前，身上披的是顫顫輕紗薄薄羅，燭光搖曳，人兒如玉，鏡內鏡外的人兒，都令人銷魂。

「紅紅，今天是孩子的滿月之喜，你該高興才對呀！」

「我是高興，可是你許的願老是不還願。」

「紅紅，妳是說……」

「新婚之夜，你就自告奮勇，要在最短期間使我也變成一位歧黃國手，可是，你……」

「紅紅，我沒有食言哪，我教你試脈，教你選讀『本草綱目』及『神農本草經』等等藥書。」

「那要什麼時候才能學成？」

「任何事都不能一蹴而及，要一步一步地來呀，何况是爲人治病，有所謂：『醫者父母心』，怎可大意呢？」

「誰說我大意，我只不過是希望一邊學那些，一邊學些絕症的診斷和下藥知識等等……」

「……」杜宇窒了一窒，道：「紅紅，這樣幾乎等於沒學爬就學走了，基礎不穩，如何能有所大成呢？就以我來說，由開始到有所成就，差不多費了三十年時間，而妳却想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學這最高深的絕症病理及用藥……」

「不教就算了，我也沒有勉强你……」一扭嬌軀，指指門外，道：「不早了，請吧，我要睡了……」

「紅紅，妳作月子，爲了妳的健康，整整一個月我沒打擾妳，如今已滿月，無論如何妳不能再拒絕我了，紅紅……」

「我今天不舒服……」

「紅紅，什麼我都答應妳，明天開始就教妳各種絕症的病理和下藥份量與技巧，這樣成了吧？」

「不要！杜宇你似乎忘了你的師兄是何等人物了……」

牕上的杜宇身影似乎矮了半截，青年人又是一笑離開了牕外，他來到另一院落，忽見一個奇特的屋中燈光一閃而滅。

青年人形同鬼魅飄了過去，一到小屋窗外，立刻嗅到了濃重的藥味，知道必是藏藥之處。

這小屋中明明有人，爲什麼燈光一閃而滅了呢？

青年人貼在窗上聽了一會，知道屋中有人，但却故意不發出聲音來，莫非是順手牽羊的賊不成？

室內的人似乎也覺察到外面有人覬覦，却不知是何人？行藏敗露，只好暫時放棄，於是一條人影疾射而出，沒入花叢之中。

青年人入室一看，原來此屋第二道門尚未弄開，由此可見，還不知有幾道門才能到達收藏珍貴藥材之處呢。

但青年人出來把外面的門鎖上，這工夫，他來到「江南四怪」龍氏兄弟的住處窗外，隱隱聞到低聲交談，其中之一說道：「大哥，這兒有幾個棘手人物，咱們要小心！」

另一個說道：「一定要等他們上了床才下手，余紅紅作月子，杜宇被風乾了約三個月，一旦滿月就可以回房了，娘的！上了床還不是撤了歡，天塌下來也顧不得了？」

另一個道：「我們並不太担心杜宇本

人，雖然此人可能深藏不露，但我們忌憚的是白雲，江島和鄒森，還有一個三角臉的傢伙，不知是何來歷，當然，護院當中，至少還有五七人不容忽視。」

老大道：「到時候我和老二刦持杜宇和余紅紅，老三和老四準備却敵。」

另一個道：「大哥，余紅紅也要帶走嗎？」

「你知道什麼？杜宇把余紅紅視爲第二生命，不把她帶走，他會安下心爲爹療傷嗎？」

「對對！」其餘三人迭聲稱是。那知就在這工夫，只聞「咯」地一聲，不知何物破窗而入，刺入門框約一寸多深。

龍氏三兄弟本已紮束停當，準備出動，乍見破窗而入的暗器竟是一片湘竹葉，葉子中央有裂縫，夾了一張紙條。

龍氏三兄弟面色一變，老二已自後窗穿出，但他在屋面上四下打量，那有人影？此刻龍老大已展開紙條，上寫：本宅不接待惡客，滾！

龍老大沉聲道：「杜老賊好厲害，我們走吧……」

年輕人回屋，當他還未進入只跨進一腿時，忽見黑暗的屋中站着一個人，低喝一聲道：「是哪位朋友？」

「放心，不是外人，眞辛苦你了！岳大俠……」

竟是年輕女子口音，青年人站在門內道：「在下有何辛苦，竟勞姑娘關注？」

女郎道：「毛賊行竊，惡客刦人，不都是岳大俠現身驚走的嗎？」

青年人微微一震，道：「想不到姑娘竟是一位有心人！在下倒是杞人憂天，有點賣弄了！」

「不，我只是適逢其會看到了而已，像這樣一位貴客，家兄居然沒有招待住入上賓館內，眞是太慢客，太慢客了……」

「在下倒不計較這些，況且以在下的身份來說，能住入中賓廳，已經十分滿意了！」

「岳大俠忒謙，若論身份，岳大俠也許比『彩虹劍』白雲還高也說不定。」

「姑娘誇獎，反而使在下汗顏了！」

「快別客氣了！把燈亮起來吧——」

岳君平道：「姑娘夤夜進入食客屋中，這對姑娘的清譽是否有損？」

女郎道：「不妨，小婢在外院監視，不論是主是客，都進不了此院。」

岳君平道：「姑娘有何見教？」

「杜家的身爲主人的尙未發現寒舍的內賊與危機，岳大俠却發現了！身爲主人，能不前來表示謝意嗎？」

岳君平道：「姑娘不必客氣，在下不過是適逢其會，忝爲食客，似此舉手之勞，豈可不爲？」

「岳大俠之言，使小女子感慨萬千，有些無行的食客，別具用心，心懷叵測，等而下之的則是：饑則附、飽則颺、煥則趨、寒則棄，有時小女子十分反對家兄的措施——」

「令兄疏財仗義，性好結交，有何挑剔之處。」

「岳大俠這就言不由衷了，家兄好結交是不錯，却不免有點勢利眼，他對下人可就不怎麼富有同情心了！」

「噢！這個在下則不甚清楚了！」

「怎麼？岳大俠要逐客？」

「在下並無此意。」

「那你爲何不亮燈？」

「多有不便，姑娘清白，還是白天再見吧。」

「岳大俠，男女在黑暗中交談是否更加不便？」

岳君平只好亮起了火摺子點了燈，兩人相距才三四步，四目相接，岳君平內心不由嘶叫着：世上居然有這等好看的女人，以前一直無法界定美女與絕色的範圍，今夜他得到了答案。

這可能就是她要他亮燈的原因了吧？在她來說，在黑暗中與人交談，又豈僅是衣錦夜行而已？

岳君平攤攤手，有點激動地道：「設若剛才在下堅不亮燈，而讓姑娘離去了，那眞是一件遺憾的事。」

「岳大俠是說——」

「在下前此，還沒有見過杜姑娘這麼艷絕天下的人……」

「岳大俠也學會誇張了！」她笑得更甜更迷人了，在一個女人來說，即使是仇人讚美她的容貌，也可能使她減輕她內心的恨意。

適當的讚美，實在是獲得友誼的最佳法寶。

「姑娘的芳名可否見告？」

「杜文蘭……」

「在下岳君平，似乎姑娘知道在下的名字。」

「本姑娘只知直你姓岳，岳大俠可在寒舍多盤桓幾日。」

「在下本打算大明天就告辭的，既然如此，在下盛情難却，可以攷慮多打擾兩天……」

杜文蘭又談了一會辭出，岳君平心道：「今夜之驚艷，焉知非禍……」

× × ×

距丹桂山莊以北三十里的深山中有一廢棄的驛站。

正因爲此驛站廢棄，驛路改道，這兒就十分荒涼了。

午、未之交，這驛站內居然有位年輕俠士負手站在院內正屋石階上，由此可自半圮的院牆缺口處瞭望到這條唯一的舊驛路。

大約盞茶工夫，遠處塵頭大起，馳來一騎，在驛站門外下馬，把馬拴好，自鞍上取下一個沉甸甸的鹿皮背囊，進入已無門板只有門框的大門。

一進大門，這個矮小微胖的中年人立刻就發現了石階上正在等候的人，抱拳道：「白大俠，讓您久等了！」

「不妨，在下也是剛來不久。」此人正是「彩虹劍」白雲，道：「郭大俠對於昨夜筵席間的事可還滿意？」

郭耀宗激動地道：「郭某自然滿意，以郭某的身份，能當衆在數十招內勝大俠半招，揚名立萬，目的已達，相信不須半月工夫，整個中原武林，將無人不知郭某曾擊敗頂尖高手白大俠了！」

白雲道：「滿意就好！只不知在下敗得可還逼眞否？」

郭耀宗道：「相信大多數在座賓客，

都看不出什麼破綻來，但可能以爲是白大俠輕敵所致！」

「不錯，在下一開始就顯示輕敵之狀，以免有人不信，因爲白某若認眞拚鬥，大約不會超過十招……」

郭耀宗道：「在下也有此同感，但在下發現，只有一人似乎可能看出了破綻來了……」

「什麼人？」

「就是白大俠抱孩子在一邊說風凉話的那個青年人。」

白雲自然有此同感，但是他並未說什麼。

「現在，郭某就把應付的三千兩折合黃金交給白大俠……」他遞過鹿皮背囊。

但是，白雲並沒有去接，却淡然一笑道：「郭大俠，不是這個數字……」

郭耀宗以爲對方要變卦而敲竹槓，微微一震，道：「白大俠，郭某雖不才，但一向待人接物，言出必踐，而白大俠，自然也是一言九鼎的人物，當初講好的，在宴會上表演一下，讓在下成名，紋銀三千兩……」

「不錯……可是當時場面上却另有變化。」

「白大俠，是什麼變化？」

「不是有『拳槍雙絕』跟你學樣，也和我玩了幾手嗎？」

「是……是的，這和郭某與白大俠的交易有什麼關連？」

「關連太大也太明顯了！」

「這……郭某不懂……」

「你想想看，白某在數十招內輸你半招，却在百餘招之後勝了鄒森一招，是不是等於白某又把你抬高了一層？」

「這……這……」

「試問，你能接鄒森多少招？如果認眞搏鬥，你能接下鄒森的百招嗎？」

「白大俠，你的意思是……」

「我再重複一遍，在下輸你半招，却勝了比你高明多多的鄒森一招，等於把你提昇爲一流高手之後，再把你送上頂尖高手之位上，本來議定三千兩，以此類推，這價碼自然提昇一倍了……」

表面聽來簡直是歪理，但仔細想想，却也是事實，這等於白雲爲他代打了一場勝仗，演了一齣戲，却產生了雙重的效果。白雲可眞會撈錢哪。

「怎麼樣？郭大俠？」

可是人都犯了善財難捨的毛病，郭耀宗道：「白大俠，咱們原意是你我動手，大俠以半招見負爲條件，代價三千兩紋銀，至於後來橫生枝節，又殺出一個程咬金，而您又勝了他，老實說，這只是爲白大俠自己改變剛剛失手的形象，受惠的是你自己，這費用實不該由郭某負担，何況郭某手頭並不寬裕……」

「郭大俠何必客氣？誰不知道郭大俠開了兩家油坊，一家糧行，經營有術，早成巨富了……」

郭耀宗仍以爲這是敲竹槓，放下鹿皮背囊，道：「三千兩紋銀折了九十兩黃金在此，請白大俠點一下，郭某還有俗務待辦……」

白雲未動，只是淡然微笑，郭耀宗抱拳說道：「郭某告辭——」轉身就出了驛站。

白雲冷冷地說道：「郭大俠，在下已把話交待清楚了！你是放在心上也好，當個耳邊風也好，要是有天在衆目睽睽的場面上不期而遇，而白某再把筵席間失手的半招在十招以內收回來，還請郭兄多多包涵——」

說完，那一袋黃金已飛落在門外。

郭耀宗心中盤算，贏了半招，付出六千兩，到底划不划得來呢？這眞是騎虎難下，要是眞有那麼一天，白雲在很多武林中人面前不出十招擊敗他，非但未達到揚名立萬的目的，這個人可丟大了。

郭耀宗沒有選擇的餘地，又把鹿皮袋丟了進來，道：「白大俠，另外三千兩照付，由於手頭沒有多餘的黃金，只有兩張銀票，請接住……」立即自外面飄進兩張紙，白雲接住一看，道：「郭大俠，咱們已是銀貨兩訖，請便！」

郭耀宗道：「白大俠，後會有期……」不久，奔馬聲動地而去。

白雲扯開鹿皮袋口看了一下，納入袖中。

他實在不必以這方式弄錢，以他的家世及身份，的確無此必要，但却又是事非得已。當然，這種行爲，和紅紅的變心也有關連，自然也是身不由己。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來路上烟塵起處，又馳來了一匹白馬，到了驛站附近已緩了下來，然後下馬。

此人竟是「拳槍雙絕」鄒森。

此人一邊往裏走一邊道：「白大俠到了嗎？」

白雲道：「鄒大俠果然守信，在下來了不久……」

鄒森抱拳道：「白大俠眞乃信人也，只是昨夜約定在二百五十招左右失招，白大俠似乎提早了不少……」

白雲正色道：「鄒大俠難道還看不出來，現場上高人甚多，以白某的身手，不可能讓鄒大俠拖到兩百五十招，凡事不可苛求，反之，弄巧反拙，明眼人可能心照不宣，那對鄒大俠可就不利了！」

鄒森道：「白大俠認爲在下實際上能接你多少招？」

白雲負手踱了五七步淡然道：「如果在下全力以赴，鄒大俠不可能搪過二十五招……」

鄒森的表情肌一陣抽搐，道：「白大俠，可否再給鄒某一次印證的機會？」

「那又何必？」

「白大俠若不給鄒某另一次機會，鄒某對這二十五招之限實難心服……」立刻撤下了雙槍，雙槍槍鏃交叉，似乎非動手不可。

白雲道：「聽鄒大俠的話意，似乎以爲二十五招太少了？」

「鄒某確有此意。」

「嗨……」白雲道：「人生在世，瞭解別人，可能要比瞭解自己還要容易些。鄒大俠萬一印證之下比二十五招之數更少了一兩招又如何？」

鄒森連二十五招都以爲太少了，他估計自己最少也能支持五十招以上，當然，他不知道白、郭二人也是一次交易，白雲輸給郭耀宗是不能算數的。

他無法想像，一個頂尖高手會以「利」的理由故意輸給一個三流人物，鄒森道：「果眞如此，鄒某願意加倍付費……」

「好吧！」白雲解下了背後的長劍，彩色寒芒耀日的劍身却未撤出。

「白大俠請撒劍！」

「不必……」

鄒森的雙槍一分，「上下交征」已閃電攻到，白雲的帶鞘劍一攪，並不碰對方的劍身，似怕碰壞了自己的名劍劍鞘，閃了開去。

鄒森的雙槍有如兩條孽龍，刺、挑、掃、點，詭譎無方，確不愧爲排名二流的人物，酒碗大的紅色槍花，有時是梅花瓣似地幻出整齊的排列形態，有時混在一起，有如風颺中的繽紛落英。

十招過去，白雲沒有還一招，劍鞘也未被鄒森碰上一次，這一點可使鄒森羞怒，好歹他也是武林中知名人物，像這種打法，簡直類似戲弄。

所以他不遺餘力，絕招盡出，其結果仍然差不多，到此，鄒森知道，在這武林之中，很可能除了「風雲教」教主之外，比白雲更高的人怕是不多了。

至少，他以前低估了白雲。

就在這時，只聞「嗆」地一聲，白雲的帶鞘劍向上一甩，劍鞘巳飛上天空，彩芒奪目，劍勢如虹，無法猜測的劍路，也認不出招式。「唰！」地一聲，鄒森的衣袖由袖口一直被挑破到達肘部稍上部位。

然後，劍尖上揚而豎立，「嗆」地一聲，落下的劍鞘巳套上劍身，雙方疾退三步。

鄒森看看自己的左袖，面上血色加深，連脖子也粗了，却抱拳道：「白大俠，鄒某今日才知道自己是微末之技，井底之蛙……原議三千兩，自應加倍，這是六千兩銀票……」

取出一疊銀票中的一張，冉冉飛入白雲手中，兜頭一揖，道：「今日之會，使鄒某悲喜交集，悲的是，果然不到二十五招，只有二十四招即落敗。喜的是，鄒某一向夜郎自大，不知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今日鄒某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幼稚了！白大俠，後會有期……」

鄒森雖然以數千兩買到了虛名，但他並未因此而獲得快樂，反而體會到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把他過去的一點名氣都沾污了。

他甚至感到十分可怕，以他的所學，實在是不够資格列爲武林二流高手，却居然沾沾自喜地以爲自己在武林中少有敵手了。

他想到這裏禁不住發出一陣自嘲的狂笑，震得四山廻響。他以爲自己應該慶幸，要不是迄未遇上高手，恐怕早就把小命都送上了……

此刻驛站中的白雲剛剛離開，走出一箭之地，正要自林中上馬回丹桂山莊，突然一道黑影，自樹上飄了下來。

白雲的警覺性極高，一看對方的怪異輕功，就不由心頭一驚，知道來了勁敵。

此刻雙方相距約有一丈五六，約未末時分，烏雲掩日，林中頗暗，但對來人的衣著及身材等等，却看得十分清楚。只是此人頭上有灰布套，身上也是緊身灰衣，手中却拿了一段三尺來長的樹枝。

白雲以爲，此人的年紀和他差不多，可能還要年輕些，身材比他稍高點，這樣年輕的高手，還是畢生僅見。

「尊駕何人？」白雲相信是敵非友。

「……」對方只是以明亮的眸子瞄着他。

「挑明了談吧！尊駕意欲何爲？」

對方抬抬手中的樹枝，顚了兩下，意思是要以樹枝接他的劍招。

「哈……」白雲可算是少有大成，二十來歲已成爲武林頂尖人物，傲氣自不可負。道：「白某不便非薄，這柄名劍會過當代一流高手不下五十人之多，未用此劍的對手尚不在此數，而今天，居然有人以樹枝接白某的名劍，就憑這份豪氣，白某能不心折……」

對方仍然不出聲，繼續顚着樹枝，等待動手。

白雲冷冷一哂，道：「看尊駕剛才下掠的輕功，乃是久巳失傳的『蝶戀花』上乘身法，諒必是高人門下，但尊駕可別過份低估白某這柄劍……」

來人似乎有點不耐，大有「手摸鼻子眼前過」的意味，動嘴皮子是沒有用的。

白雲又解下了帶鞘名劍，連門房都未開，道：「請賜教吧！」多少也有點禮尚往來，藐視對方之意。

對方一抖手上的樹枝，似乎劃了幾個圈圈，攻擊點至少有七八處，但直到樹枝尖端距白雲的前身「陰都」「關門」及「商曲穴」不到七八寸時才弄清了對方所想攻擊的部份。

白雲心頭一窒，果然來者不善，一根樹枝，却能發揮莫大的威力，而且奇特的招式，有些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白雲打了三十餘招，不得不撤出劍來，在武林中混了這些年，第一次遇上這等高手。

雖然他不承認會輸給此人，估計要贏他却很難。

白雲越想越寒心，當他發現對方竟然能把樹枝在雙手中換來換去，也就是一會用右手，一會又用左手時，不由大驚，道：「請住手……」

這人住手是住手了，但是一個側縱，在林中迂廻而去，彈射之快之遠，眞是少見。

白雲好像忘了離去，站了很久，才模仿着此人，以他的名劍由左手交到右手，攻出一二招，再由右手交到左手，再攻一兩招。

但是，就像習慣了用右手，或用左手拿筷子挾東西一樣，挾不住拿不穩。而劍攻出了既不準，不穩也無力。他狠狠地收起劍自語道：「怪人，怪武功，哼……終有一天咱們還會遇上……」

院中食客　心懷叵測

白雲和杜宇又在丹桂山莊的水榭中。桌上放了一袋黃金和兩張銀票。另外有兩包巳包好的藥，但藥包上未附方子。

通常百姓到藥舖去抓藥，藥舖照方子抓好之後，一小包一小包地包好，然後大包在下，小包在上整整齊齊、下寬上窄地

包好，再把藥方子摺好夾在藥包上。

杜宇不同，由於找他處方的人，多爲重傷奇症，他除了索價極高之外，並不奉送藥方子。

也就是說，藥價雖高，方子仍不當實，而且爲了怕人看出他用的藥物名稱及份量，還全部搗碎，混合一起。

有時還故意把一些關鍵性的藥物着色，以防名家看出來。

白雲道：「老杜，什麼時候你能把方子告訴我，由我自己去抓藥？」

杜宇道：「自己去抓藥，有好處也有壞處，當然，省錢是好處，可能買到假藥是壞處，像牛黃狗寶這類名貴藥物，就可能買到假的……」

白雲道：「老杜，還是爲了歛財吧？我是說，有無這種可能？」

杜宇想了一下，說道：「有，如果你能够爲我找到一個人，我就將這兩劑藥的處方奉送。甚至還送上牛黃狗寶等藥物數兩！」

白雲道：「是什麼人？」

杜宇閉上眼想了一下，道：「我也不知他是什麼人？只聽說他年輕、功力怪異，人品也不錯……」

白雲問道：「武功怪異？是怎麼個怪法？」

杜宇道：「據說他是左右手……」

白雲差點驚呼出口，甚至說：「我剛剛還遇上過」。但是，白雲雖才三十不到，江湖經驗却非泛泛，他並未失態。因爲他就是說出來也無補于事，必須確知此人住在何處，到底是什麼樣子以及師承及門派等等。他說道：「所謂左右手是什麼意思？」

杜宇道：「也就是說，一般人不是用雙刀、雙劍、雙匕及雙鈎等等兵刃，那就是用單兵刃，不是右手，就是左撇子。所以遇上左撇子，往往令人手忙脚亂。試想，猛古丁地遇上一個左手能使刀、劍，右手也能用刀劍，隨時可以交換，而且雙手使得同樣地好的人，當今什麼高手能應付這種人？」

白雲愕然道：「哦？旣能使刀也能使劍？」

「我想，他旣能雙手使刀劍，大概除了軟兵刃之外，斧鉞鈎叉等等諒你也能够使。」

白雲道：「你對此人只知道這麼一點點？」

「不錯，因爲迄今爲止，見過他的人太少了。就是見到他未經動手，也不知道是他。」

「的確！」白雲道：「他經常用什麼兵刃？」

「也許是大多數兵刃他都能用之故，他從不帶兵刃。」

白雲不出聲了。今天遇見的蒙面年輕人，十成十就是那個左右手，旣有那麼怪的工夫，難怪他手持樹枝了。

他從未下意識地去忌憚一個人，雖然風聞「風雲教」教主可能是當今第一高手，但在未遇上之前，白雲仍以爲自己仍是第一高手。

但是現在，他似乎不敢那麼托大了。

「風雲教」教主巳不可知，僅是這個左右手年輕人，他都沒有把握勝人家。

白雲想了一會，道：「老杜，你找他幹什麼？」

杜宇笑笑不答，白雲也沒有問。

停了好一會，杜宇道：「白老弟，有件事我眞不明白，試問，犬子滿月筵席上，你爲何會輸給郭耀宗半招？」

「大意輕敵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不……」杜宇微微搖了搖頭，說道：「在那場面上，再大意輕敵，也不會輸給他……」

「那依你老杜的看法……」

「正因爲想不通才問你呀！」

白雲嘆了口氣，說道：「高處不勝寒，高手太寂寞了！即使想交個朋友都交不到……」

「怪論，這我更不明白了……」

「爲了消除寂寞，使枯寂的生活有點情趣和變化，如此而已……」

「什麼？只爲了這個，而故意打破自己不敗的紀錄？」

「古之羅通盤腸大戰；關羽之敗走麥城，對手還不都是藉藉無名之輩？」

「這比喻可就不對了！盤腸大戰和敗走麥城是死，你輸給小人物是敗，羅道與關羽並非不想勝，而是不能勝，那只能歸咎于氣數，但是你却形同兒戲。」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眞不懂，世上居然有像你這樣的人。」

「不獨有偶，世上不也有你這樣的人嗎？」

杜宇楞了一下，却沒有追問這句只有他們二人可以意會的話。而這話也許是故意說給第三者聽的吧？

×　×　×

岳君平在午睡，有人正坐在他的床沿上。

岳君平尚未睜眼，就伸了個懶腰，雙臂一伸一抱，緊緊地箍住了文蘭的細腰。

她居然並未掙扎，但他立刻睜開眼來，道：「杜姑娘，眞抱歉！夢中不知身是客，一向貪歡……」

「哼！你自比李後主，我哥哥不是變成……」

「不，不！這只不過是我信口胡謅而已……」

「你的手臂……」

「對不起！」他收回手坐了起來，道：「剛剛雖然朦朧欲醉，由于夢境依稀猶在，致使夢境成眞……」

「能說說你的夢境嗎？」

「佛說：不可說，不可說……」岳君平道：「不過在下可以透露一點，那就是夢中遇美……」

「是西施還是王嬙呀？」

「不是故人，而是現世中的殊色。」

杜文蘭不想再追問下去了，站起來道：「岳大俠，你能不能帮我一個忙？」

岳君平道：「爲姑娘宣勞，求之不得，只要能力所及。」

「你一定行，我才會找你。」

「請姑娘說吧！」

「把白雲給宰了——」

岳君平似乎大吃一驚，道：「姑娘可不要開這種玩笑，白雲和令兄稱兄道弟，

乃是知交。姑娘恐怕是在試探在下吧？」

杜文蘭緩緩在屋中踱着，嬝嬝娜娜，走路的姿態都和別的女人不同，眞是個尤物。她冷冷地道：「你很會矯情……」

「姑娘何出此言？」

「你明明知道我請你殺他的原因！」

他攤手苦笑道：「姑娘把我估得太高了！」

「只怕正好相反。只不知道把你低估了多少？」

岳君平道：「在下眞的不知道姑娘爲何要在下殺白大俠？」

杜文蘭哂然道：「你……你太不誠實了……」

「信人示己之誠，疑人顯己之詐。可否請姑娘告訴在下，在下何處不誠？何事不誠？」

「試問，在小姪滿月的宴會上，當白雲抱起孩子時，你在一邊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應該不是言者無心吧？」

岳君平茫然道：「恕在下健忘，我說了一句什麼話？姑娘居然還記得？再說，當時大廳中全是爺們，沒有堂客或是女眷呀！」

杜文蘭道：「『這孩子比白大俠長得更英俊瀟洒，將來恐怕會青出于藍了！』這兩句話不是岳大俠說的？」

「這……好像是的。莫非姑娘以爲令姪不够英俊瀟洒？」

「岳大俠，你敢說那兩句話弦外無音嗎？」

岳君平苦笑說道：「這就要請姑娘告訴在下了，那兩句平平凡凡的話有何語病了！」

「算了吧！這種話實不便重複。」

岳君平道：「姑娘不說出來，在下怎知在下一句閑話造成了多大的誤會？」

杜文蘭道：「岳君平，你到本莊來到底有何企圖？」

「我？」岳君平笑道：「姑娘這就是明知故問了！」

「這話怎麼說？」

「試問，這次赴宴的人，又有幾人是杜莊主的知交好友？可以說十之八九，都是幾百竿子搭不上關係的人，他們來幹什麼？」

「你可眞會巧辯哪！你大概還不知道，在家兄三月前生日宴會上，就當衆驅逐了兩個食客，一是『白骨如來』，一是『太陽劍』褚豪。」

「事實勝于雄辯，試問，大多數的客人，要不是因爲令兄是一位名醫國手，恐怕用八人抬大轎去請他們來也未必肯賞光吧？至于驅逐食客，那是別人的事。」

「如此說來，你岳大俠也是這種人之一了？」

「姑娘把我看成什麼人？」

杜文蘭道：「岳君平，你很崇拜夢中之人嗎？」

「噯……噯……當然！能與此姝一度銷魂，雖死不悔矣……」

「如果此話出自肺腑，你就去殺了他，你將得到夢中美人的青睞。」

「眞的呀？」岳君平下了床，大有渴驥奔泉之狀，道：「姑娘說出殺他的動機吧！在下有個原則，要殺之人，對方必須具備取死之由才行……」

杜文蘭冷哼一聲，扭身出屋而去。

岳君平道：「姑娘……姑娘……妳怎麼啦？」

杜文蘭似乎氣他老是裝糊塗，一怒而去，岳君平自嘲地攤攤手，喃喃地道：「這是你們的家醜，妳不自動說出來，我怎好啓口？」

不一會，院中有人低聲道：「岳大俠在家嗎？」

院中的人又道：「在下史家山，特來拜訪岳大俠……」

「史兄請進來吧！」史家山哈着腰進入外間。這小院三間精舍，一明兩暗，雖小而甚精緻，院子也不大，却是經過一番佈置。

原來正是「千面神偷」朱七，此人在武林中雖非光明磊落，一絲不苟之輩，却也是正多于邪。抱拳道：「岳大俠不嫌史某冒昧吧？」

「那裏？咱們都是寄人籬下的食客，自應多多連繫，請坐！」

朱七問道：「岳大俠和杜國手是何淵源？」

「初交。」岳君平道：「史兄呢？」

朱七苦笑着道：「還不是借杜大國手的長階一角，而謀一枝之棲，暫時糊口而已……」

岳君平道：「史兄客氣！」

朱七低聲道：「岳大俠此來，目的已達否？」

岳君平一楞，道：「史兄之所謂『目的』爲何？小弟不知。」

朱七冷笑道：「岳大俠，年紀輕輕地，說起謊來居然是臉不紅氣不喘！」

岳君平笑笑道：「史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朱七道：「老弟，雖說杜宇有孟嘗之風，但俗語却說：客不去主不安。凡是和杜宇交情不深，而又戀棧不走者，都是別具用心！」

岳君平說道：「史兄是否過于武斷了些？」

朱七道：「大概錯不了！」

冷然一笑，岳君平道：「在下就算如此，史兄也是有志一同了？」

「不錯。」

「那麼史兄在此想得到什麼？」

「老弟不是該先說嗎？」

「在下只想弄點珍奇的藥材，爲親人療疾，如此而已，史兄呢？」

朱七道：「恐怕不是這麼單純吧？」

「史兄不信，小弟也沒有辦法。」

朱七的細眼一瞪，呲着牙道：「小子，你似乎想在老夫面前耍滑頭！」

此人似乎吃定了岳君平。

岳君平笑笑道：「明明老兄在倚老賣老，却說在下耍滑頭，未免太可笑吧？」

朱七冷峻地道：「我史家山可不希望有個和我走同一條路的人碍手碍脚！」

「你叫史家山哪？老兄，連姓名都改了！還說別人不說實話呢！」

「小子，你說我不叫史家山，那麼叫什麼？」

「嘿……」岳君平道：「史家山是四加三的諧音，四加三爲七，你是『千面神

偷』朱七……」

朱七急忙向院中張望了一陣，再側耳聽了一下，臉色一寒，道：「這可是你找死！」

「怎麼？知道你是朱七就要死？你似乎比那『風雲邪敎』敎主還霸道呢！」

「你敢說『風雲敎』是邪敎？你敢說……」以小巧工夫疾撲而上，岳君平閃了開去。

朱七再撲，仍然撲空，不由一楞，發狠道：「娘的！老子要是不能摞倒你我就不姓史而跟你姓！」

岳君平連連揮手道：「求求你！你可千萬別姓岳，我們家可沒出過三隻手這種下三濫的人物……」

朱七更加怒不可遏，一口氣撲了七次，全部落空，他的小巧工夫，堪稱武林一絕，前此，還沒有人能避過他七次猛撲而不還手的例子。

他越是火冒三丈，怒氣冲天，越是不濟。

岳君平忽然變了語氣，冷峻地道：「朱七，你在外辦事，就是這種作風嗎？」

「老子的事你管得着嗎？」連撲十一次，連衣角也未摸到時，忽見岳君平在他這第十二次撲擊時並未閃避，不由冷冷一笑，一式「出爪亮翅」，誠心想把對方摞倒。

但絕未想到岳君平竟以一招普普通通的「投鞭斷流」予以化解，却未移動過半步。

朱七隱隱覺得，這小子不但是個高手，甚至是個絕頂高手，再攻兩三招，對方都以普通招式化解開去。

但是，有個奇特現象，這些普通招式似乎被翻過來使用，比喻說，明明應該右手主攻，左手爲輔，岳君平却反其道而行，變爲左主右輔，而有的招式應該左手爲主，右手爲佐，却又相反。

因此，朱七不免手忙脚亂。他一生中會過高人無數，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怪異的武功。

就在他心頭驚悸，手足無措時，不知對方的雙手如何揮舞？又是如何地交換？而如此反常地交換，朱七的反應再快也來不及籌思應付之策，「啪啪」兩聲，一中左肩，一中右腰。

朱七的雙腿一軟，差點跪下，但他勉强支持着不跪，倚在牆上，口角淌下一道血綫……

朱七呼呼牛喘，細眼中射出驚凜的光芒，道：「你……你是何人？這……這是什麼武……武功？」

岳君平冷漠地凝視他一會，伸手入懷，掏出一件東西，握在掌心，然後，向朱七一亮。

朱七乍見金光一閃，再仔細一看那金光閃爍中的朱紅字跡，不由猛然一震，急忙跪了下去，顫聲道：「朱某該死！竟不知……」

岳君平手一揮，道：「不必說了！以後辦事多用腦筋，要特別小心！起來！」

朱七仍然跪着不起，道：「朱某無狀，願受懲罰！」

「姑念你過去尚無大錯，饒你一次，今後叫我岳大俠即可……」

朱七這才站了起來，道：「朱某所要盜取的『絕症十要』秘丹尚未到手。」

「繼續努力。」

「另有一事，朱某不解，那天夜入藥庫，有人攪局，不知是不是岳大俠……」

岳君平低聲道：「正是，那是因爲杜文蘭在暗中已監視了你，我若不出手，你恐怕會當塲出醜，而且我也需要有所表現。至于你是誰？她可能尚不知道，而且那夜她也未看出是你！」

「原來如此，朱某告退……」

晚膳後這段時間，杜宇通常會在書房中翻藥典，或思攷某人某症的處方問題，今天也不例外。

杜二夫人到後花園散步，又遇上了白雲。

余紅紅正要掉頭，白雲迎面攔住，道：「我正要找妳。」

余紅紅低聲地說道：「你快離開杜家吧，長此下去，我非被你弄得身敗名裂不可！」

「原來妳也怕身敗名裂，我呢？」

「沒有人知道我和你交往秘密。」

白雲道：「這怎麼可能？我是武林出名高手，妳是武林第一美女，我們的事固然秘密，也無法掩盡天下人耳目。」

紅紅道：「可是我已經作了杜宇的妻子，覆水不可重收，憑你白大俠，又何患無妻？」

「笑話！妳本是白某的女友，如今作了杜宇之妻，武林中人豈不恥笑？」

余紅紅道：「白雲，你既然是如此重視面子的人，我要是再回到你的身邊，試問豈不更予人笑柄？說你拾人牙慧了？」

白雲道：「我不在乎，你該知道我是如何地堅決？」

余紅紅道：「我既然已作了杜家之人，你也該知道，我也不是倉卒決定的，此心一決，也永不改變。」

白雲臉色一沉，道：「妳可別逼我，作出使妳擋架不住的事來。」

哂然地，余紅紅道：「又是要孩子是不是？」

「難道說要得不對？」

「當然，可是你並不相信。」

「什麼事我不相信？」

「我希望你不要追根究底，一旦問了！對你對我都是一件十分尷尬而危險的事情！」

「你少拿這些話來搪塞我。什麼大世面我都見過了。」

「恐怕只有一件世面你還未見過。」

「說吧！如果妳唬不住我，很可能我會直接找杜宇要孩子！」

余紅紅微微一震，說道：「我相信已無此必要了！」說着自袖內取出一紙字條，丟給白雲，蓮步輕移，出了花園走向內宅。

白雲展開那紙條一看，臉上的血色似乎突然消失了！抬頭向紅紅望去，她那走相十分奇特迷人的身影，剛剛消失於花園門內。

「她……她會是他的禁臠？不……不可能……一定是她拿『風雲敎』來唬我……」只是白雲雖不願相信，却又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以余紅紅的爲人來說，似乎不會編造這等謊言。

當然，她要是看穿了他不敢去「風雲教」查證這件事，這一步也很管用。

白雲一時之間十分爲難，也很窩囊，但轉念一想，余紅紅要是眞的是「風雲教」教主的禁臠，連那個人物都保不住一個女人，我白雲又算什麼？

一個人遇上不幸或無法排遣之事時，只有和別人比較，或能暫時心平氣和些。

他兀立了很久很久，突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胛一下，問道：「老弟，你正在想什麼？」

白雲一向自負，不論是人品或武功，但是，憑他居然不能吸引住一個女人。當然，這女人是與衆不同的。然而，杜宇除了會岐黃之外，其他方面就未必比他高明了。

白雲道：「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有園亭姬妾之樂而不能享者，富商也，大僚也……」說畢自去。

杜宇攤攤手，神秘地一笑，也自走開，似乎並未介意。

此刻，杜文蘭又來到岳君平的院中，道：「惡主擾客，歡不歡迎？」

岳君平在室內道：「一人獨酌，正感無聊，歡迎，歡迎……」

珠簾啓處，岳君平眼前一亮，道：「姑娘可知在下爲何戀棧不走？」

「又要借題奉承吧！」

「快請坐！妳看，連杯箸都已經齊備了！」

「你怎知我準會來？」

「只要有耐心，總會等到妳的，」爲她斟上一杯，道：「這正是所謂借花敬佛，來，我敬姑娘一杯！」

杜文蘭很大方地呷了一口，道：「上次本姑娘請教你的事，你還未答覆我。」

岳君平道：「若姑娘把在下當作朋友，那種殺人行兇之事，就不該讓在下去做，府上有很多護院，難道還殺不了一個白雲？」

杜文蘭道：「因爲目前本莊之人，也只有你有能力辦得到。」

「骨嘟」一聲，岳君平乾了一杯酒，道：「在下承姑娘如此瞧得起，必須再敬姑娘一杯。」

撇撇嘴，她道：「你也不必演戲，我相信你是個高手，甚至於也知道我爲什麼要叫你去殺他？」

「爲什麼？我眞的不知道！」

「你不是說很欣賞我嗎？」

「怎麼？妳連這點自信都沒有？」

「那就爲我去做這件事。」

「妳告訴我爲什麼要殺他，我攷慮攷慮——」

杜文蘭又站起扭身欲去，但岳君平抓住她的左腕一帶，她坐在他的懷中。

兩個人都不是過來人，但正因爲都不是過來人，這種惹火的行動使他們立刻就變成了兩個火球，一個是猛古丁地未曾控制生理上的律動，另一個則是本要控制，但感覺衣衫太薄，頗似錐立囊中，隨時有破衣而入的感受。

她跳了起來，玉頰赤紅色：「我還以爲你是個好人呢？原來是個色鬼！」

岳君平道：「姑娘請原諒，發乎情而乎禮，人之常情。所以很多人懷疑『相敬如賓』的閨房之私，是否僅僅爲了『不孝有三』這單純的理由而缺乏眞心的情感？所以古人說：多情者必好色。」

杜文蘭哂然道：「你這是斷章取義。下面不是還有一句：『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嗎？」

「姑娘請坐！」

「你再不老實我可要下逐客令了！」

文蘭再次坐下，心頭却仍然鹿撞。剛才眞是驚心動魄。她低聲道：「白雲曾夜闖二嫂的閨房求歡！」

「這……以白大俠的人格，應該不會做出這種侮辱友妻的事吧？」

「我親眼看到的，你以爲我說謊，不過，二嫂以前是白雲的情人。」

「這就是了！原來令兄奪人之愛，以令兄與白大俠的關係，奪友之愛，理屈在先。」

「什麼理屈在先，家兄根本不知道二嫂以前是白雲的情人，況且這又是兩相情願，絲毫不曾勉强的事。二嫂既然嫁了家兄，就是杜家的人了！白雲怎可再越理求歡？」

岳君平道：「姑娘可否談談當時他是如何求歡的？」

「你要死是不是？」

「好好！不談這個，白雲要他的孩子總可以吧？」

「怎能證明孩子是他的？」

「一看就知道，令兄沒那麼英俊。」

「孩子像二嫂也不成嗎？難道二嫂不夠美嗎？」

岳君平攤手苦笑道：「咱們都是爲別人瞎操心，不談這些成不成？」

「你是否不答應帮這個忙？」

「妳怎知我有能力殺死他？」

「我知道，絕對沒有看錯。」

「好，給我三天時間來觀察一下再作決定如何？」岳君平道：「令兄爲富不仁，姑娘以爲如何？」

「悉天下奉一人不取，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各有其見解。他已得了個不仁之名，何必苛責？」

× × ×

天剛黑，丹桂山莊的司閽人帶進一個衣着不俗的中年人，看來倒像是一位富紳，司閽人把他讓入水榭之中，然後把杜宇請了來。杜宇一看，素昧平生，不由瞪了司閽人一眼，道：「這位貴客是……」

「不必苛責貴屬，是在下先報出了來歷，他才帶在下進來的。」

杜宇又向司閽人望去，心道：管他是什麼來歷？要進丹桂山莊，總要有本莊主的許可才行。

司閽人似也知道他的心意，躬身道：「啓稟莊主，這位來自『風雲教』……」

杜宇微微一愣，似乎這三個字已改變了責怪下人的心意，這才打量來人，抱拳道：「原來是『風雲教』中人，可否見告大名？」

來人抱拳道：「在下凌雲鵬……」

杜宇道：「不知凌兄光臨寒舍有何貴幹？」

凌雲鵬道：「本教一位護法因患氣喘，特來向杜大國手求個方子……」

「只是求方子而不是求藥？」

「是的，因爲本教各種藥材齊備，應有盡有，只需要一個方子。」

杜宇道：「方子本來不賣，但貴教可以破例一次，只是價碼……」

凌雲鵬道：「杜大國手要多少自管說出來。」

杜宇道：「氣喘難非絕症，根治却十分困難，需要這個數字，打個七折好哩！就算七千兩！」他伸出手指比量了一下。

凌雲鵬根本不還價，道：「要是市井一般的醫生，一個方子索此價錢，自然無此行市，杜大國手就不同了！」取出一張銀票遞過。

杜宇看過收起，立刻取過文房四寶開了一個處方。凌雲鵬收起處方，道：「在下此來貴莊，還有另外一件事……」

杜宇道：「凌大俠請說。」

凌雲鵬道：「奉敎主之命，囑在下把余紅紅姑娘帶回。」

杜宇大爲震驚，說道：「凌兄，紅紅是杜某的人了，此事武林同道幾乎無人不知……」

凌雲鵬道：「杜大國手只知她是你的二房，却不知她是本教教主的義妹……」

「什麼？余紅紅是貴教主的義妹？請問貴教主高姓大名？」

凌雲鵬臉色一沉，道：「杜宇，你有資格問這個嗎？」

杜宇道：「不問就不問，但要帶走藥方子，就不能帶走余紅紅，帶走余紅紅，自然也不能帶走藥方子……」

凌雲鵬一怔，道：「你是說，如果在下退還藥方子就可以把余姑娘帶走？」

杜宇道：「是的，但要親自問問紅紅，如她承認是貴教教主之義妹，在下只好忍痛放人。」

凌雲鵬道：「杜兄就快去問吧！」

杜宇道：「請凌兄先把那處方還給在下，如果凌兄記下了方子上的幾味藥，要回來也就沒有什麼用了！」

凌雲鵬猶豫一下，終于又取出處方交還杜宇。杜宇抱拳道：「請凌兄少待，杜某去去就來……」

凌雲鵬也抱拳道：「杜兄請便……」

杜宇走出水榭，順着小橋走向內院，但這水榭後牕外，却有個人伏在那兒，剛才兩人的交談，自然瞞不了這個人了。

大約有半個時辰光景，杜宇又回到水榭，臉色陰沉，凌雲鵬道：「杜兄，問過了吧？」

杜宇道：「紅紅承認她是貴教主的義妹，但她堅稱不欣賞貴教，所以絕不會跟凌兄回去，請回稟貴教教主，就說紅紅要過平淡生活，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絕不會改變了……」

凌雲鵬面色一冷，道：「杜宇，希望你重作決定，要不，一切不幸後果責任由你來負。」

杜宇道：「這是紅紅的决定，我不會强迫她離開丹桂山莊，當然，强迫她也不成，我勸你還是把這藥方子帶回去吧！」

凌雲鵬冷峻地道：「你以爲這藥方子能與教主的義妹相提並論？」

杜宇道：「這是紅紅的决定，我不會把我的愛妻趕走，再說，杜某以爲，這個處方也是以余紅紅的身價相提並論！」

凌雲鵬怒聲喝道：「杜宇，你太放肆了！」

杜宇一點火氣也沒有，道：「杜某怎敢對貴教放肆？實在是貴教主的要求太過份，杜某確難照辦，況且，據在下所知，有氣喘症的不是貴教的護法，而是貴教的教主，所以杜某才敢說，這處方和紅紅一樣地重要。」

凌雲鵬猛然一震，道：「何以見得是教主有氣喘？」

杜宇道：「這很簡單，尊駕即是貴教的兩大護法之一，也只有教主有氣喘病，才會派一位護法來此索方子，要是護法有氣喘，派一位堂主來也就夠了！」

凌雲鵬不由一窒，道：「凌某不是還有另一個要人的任務嗎？這任務不需要一位護法嗎？」

「當然不需要，護法一向是不出門的，非有緊要教務絕不離開教址，再說，就算派一位護法來帶，就一定能把人帶走了嗎？」

凌雲鵬霍然站起，道：「杜大俠是不是要試試看？」

杜宇道：「你要幹什麼？」

凌雲鵬道：「把紅紅帶回去。」

杜宇忽然軟了下來，道：「依杜某看，凌大俠還是先帶回處方，把貴教主的氣喘治好才是上策。」

凌雲鵬冷笑着往外走，似要去帶人。就在這時，一條身影一閃而至，竟擋住凌雲鵬的去路，道：「老兄，作事可不要太絕，總要留一條路讓別人走呀！」

凌雲鵬沉聲道：「你是何人？」

「『彩虹劍』白雲……」

凌雲鵬發出一陣厲笑道：「姓白的，在本教中像你這等身手的人車載斗量！」

白雲道：「這麼說，凌大俠要試試看了？」

凌雲鵬道：「在下奉命帶人，如有人阻止，說不得就要出手了！」

「那你就亮兵刃吧！白某乃杜家的食客，遇上這種事不能不管。」

凌雲鵬自衣內腰上抽出一條七節鋼鞭一抖，竟然筆直如槍，道：「姓白的，亮出你的兵刃來。」

白雲似乎不敢太托大，「風雲教」的護法大概僅次于副教主，絕非泛泛之輩，立刻撤出彩虹劍，彩霞萬道，寒氣逼人。

凌雲鵬道：「姓白的，你自詡爲武林第一，在下就讓你先攻。」

白雲冷冷一哂，道：「姓白的巳經夠狂了！居然還有比白某更狂妄的人——」劍芒打閃，巳攻出一劍。

凌雲鵬的七節鞭撩開一劍，幻出幾個鞭花，有如毒蛇出洞，蛇頭起伏，擺動，令人捉摸不定。

白雲心頭一動，「風雲教」中的護法，果然有點眞憑實學。兩人就在水榭門外交換了十七八招，誰也沒佔到便宜。

白雲自然不服，正要施出絕招，對方沉聲道：「住手！」

兩人都收手退後三步，白雲道：「怎麼？認輸了？」

凌雲鵬說道：「在下有沒有輸？你心裏有數。姓白的，此事與你無關，你最好少插手，凌某今夜暫時不帶走余紅紅，正所謂：孩子哭抱給他娘，决定回報敎主定奪……」

語畢，收起七節鞭向小橋外疾掠。

杜宇說道：「凌護法，請把這處方帶去……」

他擲出處方，凌雲鵬伸手接住，却撕得粉碎，撒在水塘之中，人已消失在圍牆以外了。

杜宇長嘆一聲，道：「白老弟，你看，人家都欺到上門來了！」

白雲道：「夫人眞是『風雲敎』敎主的義妹？」

杜宇點頭道：「她是這麼說的。她說她三歲時家鄉水災，她的母親抱着她逃命，在乘擺渡過河時，由于人太多翻了船，全船的人只有她活着，在沙灘上被那敎主所救，把她扶養成人……」

白雲道：「她從來未說過是不。況且，敎主救她時，那敎主最少也有二十多歲了吧，應該是她的長輩才對，爲什麼以義兄妹稱呼？」

杜宇道：「這稱呼倒也無所謂，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有個三歲的妹妹，也是常見的事。」

白雲道：「但她和『風雲敎』敎主這一段淵源，却很少有人知道。」

杜宇道：「是啊！連我這作丈夫的也被蒙在鼓裏！」

白雲道：「老杜，看你的態度，似乎並不怕『風雲敎』報復。」

杜宇道：「杜某也並非不怕，只是要我放棄紅紅，我絕不甘心。她既爲我的老婆了，誰也別想動她……」

白雲暗暗哼了一聲，這話像是對他而發似的。

白雲道：「老杜，你見過『風雲敎』敎主？」

「沒有。」

「那你說是敎主有氣喘病，未免武斷了吧？」

「結果我還是猜對了！看出來沒有？九成九如此。」杜宇道：「一個有氣喘病的高手，他就不太可怕了！」

「的確是這樣，但如猜錯了就更加危險。」

「錯不了的，看來他派一位護法來要人，只是作作樣子吧，因爲紅紅已經是我的老婆了！即使他們以義兄妹稱呼，旨在結合，也已經晚了。主要目的是來要處方的。」

「他不是撕掉了？」

「那只是花樣。表示不要那方子也能治好氣喘。事實上當我寫好遞給他，而他看了一下時，他已牢牢記住了！」

「他有那麼好的記性？」

「一共才七味藥，在一位行家來說，只要看一遍就記住了！只要記住份量，就成了。」杜宇道：「白老弟，你剛才和凌雲鵬折騰了十餘招，他的深淺應該有個譜了吧？」

白雲道：「此人的定力不弱，相信我全力以赴，使出看家本領，可在百十招內擊敗他。」

「這麼說，他們的辦法並不怎麼厲害了？」

白雲道：「當然，如果此人深藏不露，或者絕活還未施出，那就不敢說必能在六七十招內贏他了！」

杜宇道：「依我看，白老兄應該可以在六十招內勝他，這也是杜某不怕得罪他的原因之一。」

白雲道：「還有什麼原因？」

杜宇冷冷一笑，道：「杜某自信『風雲敎』還不至于和我抓破了臉。」

「爲什麼？」

杜宇道：「因爲他需要我爲他治氣喘病。」

「你不是讓他看到了方子而被他記下了。」

杜宇聳聳肩，道：「其中還少一味最爲重要的藥，因此，服了藥會見效，但不能根治。」

白雲心道：「好一個惡醫……」

× × ×

在丹桂山莊二十餘里外鎭上有一家天香酒樓。由于這兒的鹹水鴨出名，每到午、晚餐時間，必然客滿。

因爲這兒每天固定只賣一百隻，賣完爲止。所以往往不到初更天，就往往賣完了。

現在，正是晚膳時刻，高朋滿座，甚至還有人站在一邊等候那些快吃完的人以便佔位。

樓上樓下共有四十來張八仙桌子；每桌平均坐四人即有一百餘人。平均兩個半人吃一隻鹹水鴨，這四十桌約百人即吃光了。

「掌櫃的，我叫的鴨子爲什麼送到隣桌去了？」說話之人年約六旬，原來正是曾在杜宇山莊中作客的武林高手「八紘一宇」江島。

小二攤着手道：「貴客，當時是這位客人接去的，還說是他叫的，所以小的就放在他的桌子……」

江島對隣桌的年輕人道：「你一生之中第一次吃鴨子？」

年輕人背插名劍，冷冷地道：「在下倒是常來天香樓，看尊駕吡牙咧嘴的架式，却像是幾天沒吃飯似的——」

江島大怒，道：「小子何人？敢對老夫無禮？」

年輕人道：「不知尊駕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江島大聲說道：「老夫江島，武林朋友賜號『八紘一宇』的便是！你小子是何人？」

年輕人笑笑道：「看了本人的名劍而仍不知本人是誰？江島，你可算是孤陋寡聞了……」

「原來你就是『彩虹劍』白雲？」

「正是區區！」兩人一拉一喝，配合得煞有介事。

所有的食客這功夫把目光投注在二人身上，甚至有人竊竊私語，似在品評這二人到底誰高誰低？」

食客們有些是武林中人，不由大感興奮，想不到座上竟有兩位武林頂尖高手，而且還可能看一場搏殺。

江島冷笑道：「怎麼？你是『彩虹劍』就嚇得住老夫嗎？」

白雲道：「能行的不怕唬！不行的怕唬也不行。」

「怎麼？你想掂掂老夫的斤兩？」

白雲道：「說你江大俠要掂掂在下的斤兩也無不可？」

「嗆」地一聲，江島抽出了雁翅刀，附近食客紛紛走避。掌櫃的急忙哈着腰上前打招呼。白雲道：「掌櫃的，如果打壞了傢俱或餐具，一定照價賠償，當然是輸的賠。」

掌櫃的還要說什麼，二人已經動上了手。

一刀一劍，在一些飯桌之間交瀉飛舞，居然沒有碰到桌子，更未碰到桌上的杯盤碗筷。

刀是名刀，劍更是名劍，名刀名劍各握在兩個武林名宿手中，圍觀者不能不慶幸自己有此眼福。

觀衆越來越多，采聲不絕於耳，掌櫃的却在一邊不停地冒汗，因爲打破了餐具事小，萬一出了人命，其中一個跑了，那就慘了。

二人殺得性起，由樓下打到樓上，再由樓上打到樓下，因而所有的食客都不得不離座，所以也有些食客不愛看打架的，早就溜了。

他們由晚膳時間，也就是酉時末打起，一直持續了兩個時辰，到了戌時末，只聞「匡郎郎」一聲中，兩人倏分，各退了兩步，都有點喘息，且都見了汗。

「八紘一宇」江島冷笑道：「『彩虹劍』也不過如此。」

白雲說道：「在下也有同感，人說『八紘一宇』江島，少遇敵手，絕命七刀尚無人能够接得下五刀，剛才用過，又如何呢？」

江島道：「姓白的，少賣狂，如不服氣，改日再以半日時間見個眞章！」

白雲道：「到那時候，我想頂多還是個平手之局！就這麼辦，在下也有急事待辦，咱們二人在此打鬥，雖未傷人，也未傷及傢俱器皿，却躭誤了人家不少的生意，理應賠償！」

白雲取出十兩紋銀丟在桌上，出門向東而去。

江島也取出十兩，往櫃枱上一放，出門向西而去，掌櫃的一盤算，固然有些客人抹抹嘴溜了，但大多數客人仍然歸座，繼續吃喝，應該是只賺不賠的。

要是每天有這麼一場君子之爭在此進行，以廣招徠，天香樓更加出名，也大發利市了。

這兒是一個八角亭，石桌石櫈都已倒塌。這工夫至東、西兩方面各來了一人，在亭中相會。

當然，一個是使刀的江島。一個是使劍的白雲。

江島抱拳道：「白大俠，說好的你要讓我贏半招，這結果……」

白雲道：「這結果也是一樣。江大俠，老實說，在下能讓你折騰兩個時辰以平手之局結束，在你來說，已等於勝了我半招。」

江島冷冷一笑，道：「此話怎說？」

白雲傲然道：「人所共知，你雖有名，比方在下，還差一級……」

「嘿……」江島似是氣極而笑，或者極盡輕視而笑，道：「白雲，你死到臨頭還敢大言不慚！」

「我死到臨頭？」白雲暢笑着。

「笑吧！過了今夜，你已經沒有機會再笑了……」

這話更使白雲覺得好笑，因爲他自信在百招之內就可以擊敗江島，絕對不要一個時辰，道：「江島，你的意思我懂，不想付一兩銀子是不是？」

「當然！」

「要不要我倒貼你點銀子？」

「不必！老夫只要你的命！」

白雲聽他的語氣，似乎充滿了自信，道：「江島，是什麼人爲你撐腰？就憑你這把子老骨頭，說不出這種硬話來的。」

江島冷峻地道：「到了陰曹地府，你自然明白——」雁翅刀又出了鞘。

白雲有點迷惘，以江島的江湖經驗，應該明白自己不是人家的敵手，他這一手用意何在？難道說，他會深藏不露？

即使他深藏不露，在天香樓那場面上，他也該顯露眞工夫，一舉成名才對。名韁利鎖，誰能抗拒？誰有白雲這種特殊理由，不顧既得之俠名，忽勝忽敗，忽起忽落呢？

「江島，以你的經驗，應該知道深淺才對。」

「拔劍！」江島厲聲道：「如不拔劍，待會你就後悔的。」

白雲撤下了帶鞘的劍，他總以爲江島不過是咋唬而已，就以帶鞘的劍開個了門戶。

江島不再打招呼，刀芒崩現，瞬間連砍帶划就是七刀。白雲心頭一凜，這刀法和在天香樓時大不相同。

思念間，江島又是六刀，竟把白雲逼退了三大步。

到此，白雲的傲氣才消失了大半，這武林之中，的確是能人輩出，誰會相信江島深藏不露呢？

記得三個月之前，在野人渡，黑白兩道五七人爭着先渡那小河，因而打了起來，白雲發現江島勸架不成而出手，十分有限。那次他用的武功就像在天香樓上用的差不多。

一個人明的一套，暗的又是一套，就十分可怕了。

這工夫江島拿着刀陰惻惻地道：「白雲，現在你大概終於知道自己有多麼幼稚了吧？」

「有這麼一點感受，也體會到人性的詭詐陰險！」

「白雲，你以微末之枝，故意在人前造成別人的小勝，進而從中牟利，那就是光明磊落的行爲嗎？」

「當然不是。但至多是交易行爲而已，有人熱中虛名，我就把虛名賣給他，讓他去自我陶醉一番，有何不可？況且，在下弄來的銀両，却是爲了一件極有義意的事……」

「什麼有義意之事？」

「像你這種人不配與聞！」

「嘿……」江島道：「白雲，儘你的最大努力自衛吧！」

白雲一抖手，名貴的劍鞘飛出了亭外。此刻江島已攻上來，刀浪堆雪，由四面八方展到。白雲以他最拿手的招式應付，仍被逼出亭外。

江島不停地發出陰森而低沉的冷笑，一刀緊似一刀，步步進逼，白雲心想，不知杜宇知不知道此賊深藏不露？八成也被蒙在鼓裏。

原來昨天在杜家花園中白雲和江島見了面。江島開門見山，要求白雲成全他，讓他在一百餘招內小勝半招。

白雲當時以爲江島開玩笑道：「江大俠，你這是開我的胃，你我要是全力折騰，小弟也未必能穩贏你的。」

「老弟，江某的爲人，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自己有多少斤両，豈可不知？老弟這麼客氣，八成是不屑成全江某這個浪得虛名之人吧？」

白雲道：「江大俠忒謙，小弟總以爲憑江大俠的名望，絕對無此必要……」

江島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江某是有點虛名，但比之白大俠不是又差一截了？江某只是想，能與白大俠有同等之風評，此願足矣！」

白雲道：「既然如此，小弟自然樂于成全。就讓小弟在兩百招以內輸你半招好了……」

「如能使我們之搏鬥拖延三五百招，雙方來個平手也成。江某願以六千兩作酬，地點爲丹桂山莊以東約二十五里鎭上的天香樓，時間爲晚膳時刻，事後在鎭北約三十里處的小亭中完成交易……」

這就是當初二人的決定，一個像賣主，一個像顧客，沒想到會有這等結局。

此刻白雲已接了對方約七十招，已堪堪不敵。他喘着道：「你……你殺我……總不會沒……沒有原因吧？」

「不妨告訴你，江某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

「你應該猜到，當今武林誰有資格差遣江某來殺人的。」

「莫非是『風雲敎』敎主？」

「算你聰明！但你必須認命……」刀芒大盛，嘯聲震耳，只聞「匡郎郎」一聲，彩虹劍已經脫手飛出五七步以外。白雲在這剎那，終于第一次品嚐到死亡的滋味了。

他要去檢起他的名劍，江島攔住了他，放縱地仰天狂笑。

白雲道：「江島，『風雲敎』敎主爲何要殺我？」

「我也不知道，很可能看你不大順眼吧？」

白雲道：「江島，白某一向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今日有此結局，也是咎由自取，我只希望你能告訴我，『風雲敎』敎主是誰，死而無憾！」

江島陰笑道：「這一點很抱歉！連江某也不敢談，白雲，你有什麼遺言，說出來聽聽，我是否可爲你代爲料理？」

白雲長嘆一聲，道：「江島，像你這種狡詐之輩，豈能受此重託，你不必操這份心了……」

江島也不過是說說而已，也可以說是想在他臨死之前套問一點秘密，既然白雲看穿了他，也不想拖延時間，以免有人遇上。挺刀就要向前平刺，但是，人影一閃，似乎連衣袂破空之聲都不明顯，一個頭戴灰布套身著灰色緊身衣的蒙面人已站在江島面前。

也就是站在二人之間，正好擋住了白雲。

白雲一看又是此人，好像突然自鬼門關中擠了出來，他深深體會到，此人的怪異武功簡直是擧世無匹，不禁由衷地感激這個神秘人物。

江島微微色變，道：「尊駕何人？」

「……」這人不出聲是一貫的作風。

江島冷冷地道：「你可知道江某是什麼身份？」

此人點點頭，表示早已知道。

但江島仍然怕他不是眞的知道，道：「江某乃是『風雲敎』的人……」說完注視着這神秘人物。由于望不清此人的面孔，也不知道他的表情如何？只知道此人連動也未動一下。

江島道：「『風雲敎』不大管江湖中的事，但凡屬本敎的私務，若有人架樑找碴，殺無赦！」

蒙面人仍然不動，似乎無動于衷。

江島雖看出此人的輕功了得，估計必然是個絕頂高手，況且他以爲剛才和白雲動手，此人也可能望到了，旣然看到而仍敢插手，自是有備而來的了。

但也可能此人未看到他們打鬥的過程，只看到他們打鬥的結果，此人就未必可怕了。

江島沉聲道：「尊駕眞不閃開，江某可要得罪了！」

蒙面人仍然不動，甚至于連個門戶都未開。

這簡直沒有把江島放在眼裏，江島「嘿嘿」了半天，要是再不動手，白雲必然以爲他是色厲內荏窮咋唬。

江島的雁翅刀寒芒照眼，有如冰屑暴濺，四面八方都籠罩在刀芒之下。白雲睜大雙眼一瞬不瞬地注視，這一剎那，不知此人連門戶都未開，如何接下江島這凌厲的一招三式刀法？

只見此人雙手交揮，時抓時絞，時格時切，虛實交替，眞眞假假，江島連攻三招都被化解，駭然疾退一丈。

白雲激動得幾乎要叫好，曾幾何時，他還自詡爲武林中除了「風雲敎」敎主之外第一把好手，却非但不是此人的敵手，連江島也比他高明。

江島驚魂甫定，道：「尊駕的身手固然詫異，高明，可別太高估了自己，在『風雲敎』中，像你這種人物多的是……」

蒙面人仍然不出聲。白雲心頭大快。他長了這麼大，從未服過一個人，也許只有杜宇的醫術，他是服了。再就是此人的詭異的技擊方式。

江島弄得無法下台，以拿手的刀法對付人家一雙肉掌都無法取勝，甚至于連攻數招，人家未移過一步，這其間的差距就可想而知了。

再戰，必然灰頭土臉，讓白雲看笑話，太不划算，就此認輸，也有點不甘。江島沉聲道：「尊駕請留下大名，江某也好向敎主交待……」

當然，此人仍然沒出聲。

江島哂然道：「看來還是不敢開罪本敎敎主，好吧！江島相信上面能找到你算這筆帳的……」掉頭疾掠七八丈。

他還沒落地，人家已落在他的前面。江島心頭一凜，道：「怎麼？尊駕敢冒與本敎作對的大不韙？」

此人抬起一手，作了個自刎之狀。江島發出一聲低吼，厲聲道：「怎麼？你要老夫自絕于此？作夢！」

此話出口，却不免內心十分悲忿。居然有人命令他自裁當地，而這人却又不是「風雲敎」敎主。

此人似不再和他囉嗦，作了個手勢，表示要他自衛，江島剛開了個門戶，人家已在他四周轉了一匝。

江島知道，不是猛龍不過江，即使不遺餘力招呼，能否逃過今夜這一刦，也很難說，此刻他的刀上發出「呼呼」聲，他幾乎透支着體力，施出最最拿手，最最有信心的招術。

但是，他簡直不敢相信，世上居然有人能左右手都能使用，雙手都能成爲主力攻擊點。某些招術，右手爲主攻，左手輔之，是不可改變的。而練成練熟之後，誰也不會改變它，因爲改變了更糟，會缺乏威力。

可是這怪人左右逢源，隨心所欲，愛用那隻手就用那隻手，威力完全一樣。

這麼一來，對方無法預測他要用那隻手攻擊，因爲一招人所共知的「攔江截斗」，明明是左手主攻，右手輔之，他却反其道而行，甚至中途再改變。

反正江島不論如何機變，全神貫注，總是無法搶到先機，就不免手足無措，左支右絀了。

「啪！」地一聲，一掌把江島砸出五六步。仰身倒下，蠕動了一會就寂然不動了。

白雲駭然，怯怯走近一試江島的心脈，已是氣絕身亡，吶吶道：「多謝大俠救命之恩！但不知如何善後？」

蒙面人道：「一切交給我了！你暫時找個地方匿起來吧……」

「爲什麼本人要……」

「那是因爲『風雲敎』敎主非殺你不可！」

「在下匿起來他就找不到在下了。」

「不是找不到，而是以爲你死了。」

「怎知『風雲敎』敎主會相信這一點呢？」

「請到左邊草中去看兩件東西吧。」

白雲半信半疑地走向左邊草中，目光觸處，不由一驚，只見一具屍體，面孔已被擊爛，衣衫居然和白雲的完全一樣。

另外，還有一塊石碑，上雕着一代大俠「彩虹劍」白雲、「八紘一宇」江島之墓。

這二人的名字是平行排列，表示身份一樣高明。另外，左上方有數行小字，說明二人在此印證武功，結果同歸于盡。左下方有「武林同道無名氏立」的字樣。

白雲心頭忐忑，道：「大俠似乎早已安排好了！」

「不錯。」

「大俠似乎預知江島要殺在下。」

「不錯。」

「大俠要在下把江島和那具屍體埋在一起，而且豎立此碑，騙過『風雲敎』敎主？」

「正是。」

「萬一他懷疑而掘墓查看呢。」

「把你的『彩虹劍』也臨時殉葬，此刀非凡品，人在劍在，人亡劍亡，也應該會相信的。然後，在『風雲敎』瓦解時，再來取回『彩虹劍』！」

白雲抱拳道：「大俠的安排可謂天衣無縫，在下萬分佩服！不過在下聽大俠的口音，似乎在丹桂山莊……」

蒙面人冷冷地說道：「白大俠，你如果是聰明人，就別管我是誰，也不要把你所經歷以及所看到的事對別人講。更不要再回丹桂山莊去要孩子。如果不聽我的話，像剛才這種要命的危機，隨時都會再發生。」

白雲唯唯稱是，本有很多問題要問，這工夫，蒙面人的身影已消失在夜霧之中了。

風雲教虛實難測

朱七伏在小屋之上，下面二人正是杜宇的小徒胡二楞子及使女秋菊。一個在碾藥，一個在篩藥。

兩人又在談父母的病，秋菊道：「二楞子，你娘的病好些了嗎？」

「拆那，好什麼？都是給些不值錢的藥，還不是老樣子？秋菊，妳不知道，一個人整天都在倒弄一些珍貴的名藥，而自己的親人得了重病却又得不到這種名藥，阿拉好不痛恨……」

二楞子眨眨眼，淌下兩行清淚。

「我還不是一樣，我爹的病也沒有起色。二楞子，世上有錢的人，怎麼都是一個德行？一點點名貴的藥，在他們來說，又算得了什麼？爲什麼就不能行行好救人呢？」

二楞子道：「他們的錢就是這樣刻薄而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的。有時候莊主一天就能收入幾萬兩銀子。妳說，老天公平嗎？」

秋菊喟然道：「命兒八尺，難求一丈。咱們也不必羡慕別人。二楞子，你就是死心眼！你整天與藥材爲伍，就不能這樣……」又以中、食指二指作扒竊狀。

二楞子道：「阿拉說過，護院韓立對儂的胃口好得邪氣，儂要是這樣，不就有銀子向莊主買藥了嗎？拆那！」二楞子又作脫褲狀。

秋菊罵着去打二楞子，結果把竹篩中的蚯蚓乾撒了一地，這當然也是藥材。兩人大驚，急忙小心地掃在一起。

朱七苦笑着搖搖頭，正要離開，忽感背後軟麻穴被人戳了一下，不由大駭。除了他的主子，誰能到達他的身後而他竟懵然不知？

此刻他的面部向下，被人提着，下了屋面。

朱七隱隱地看出，提他的人是個女人，因這女人穿的是小蠻靴。不知到了何處去？只知此屋地上很髒，這女人把他丟在地上。而且又點了他兩處穴道，鎖上門走

了。

岳君平高臥床上，窗框上輕輕彈了三下。

「誰？」

「是我。」

「杜姑娘有事嗎？」

「沒有事我來幹什麼？」

「門沒關，請進來吧！」

人進屋，帶進一陣香風。坐在床沿上。她似乎相信他不會有大施祿山之爪或者更過火的危險行爲。

「我雖是本宅主人，到你屋中來，好歹也是個客人，你居然還躺着……」

「杜姑娘，妳也躺下，這樣談話不是更方便些嗎？」

「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一朵解語花……」他伸手一扳，她就倒下了。

「你……」

「怎麼？妳不信任我？還是一定要我把妳當作世俗鄉下女子？」

「哼！你這小子可眞會調情。用不着激將法。」

「是啊！這樣躺着聊，眞有意思。其實妳來得正好，我正在想妳……」

「怎麼個想法呀？」

「夢中想着，抱緊了枕頭……」

「啪」地一聲，岳君平挨了個耳光，道：「還想不想了？」

「更想！沒刺的玫瑰，並不是眞正的玫瑰……」他摟緊了她，還吮着她的粉頸和酥胸。她是個窈窕而略爲豐腴的女郎。不知爲什麼，一點也不像她的哥哥，她艷麗動人，女人味十足。

若以武林第一美人和她相比，岳君平不以爲她比余紅紅遜色些。在黑暗中抱着這麼一個尤物，嗅着她那濃郁的體香，觸碰着無骨的胴體。似乎兩個人都陷入了認眞而又迷亂的狀態之中。

但是，她的左手中食二指，輕輕按在他的「京門穴」上。

岳君平喃喃地道：「文蘭……我以爲武林第一美人……加在妳的身……身上才合適……」

「你又……又在賣弄你的咀……咀皮子？」

「不……不！我沒法形容……總之……妳的形象能時時左右一個人的思維，而妳的大方……解語……更非其他的女子可及……」

那兩根指頭已移了開去，她喃喃地道：「你好滑……是不是想鼓勵我更解語，更大方些，以便……」

「不，不！古人說過……美人勝于花者，解語也；花之勝于美人者，清香也！二者不可兼得，捨清香而就解語也……」

她正是所謂半推半就，讓他着實溫存，親吻了好一陣子，才大力推開了他，却微喘着道：「你有點邪！」

「這麼說公平嗎？」

「當然，你眞會迷人！明明是侵犯，却又讓人以爲沒有什麼危險性！邪就邪在這裏！」

岳君平道：「妳以爲男女相悅而缺乏這種熱情是對的嗎？」

「岳君平，你到底是幹什麼的？會不會是個採花大盜？」

「是，我正是一個採花大王……」一翻身就覆了上去，文蘭大吃一驚，把他推到地上去了，只聞小婢在窗外低聲道：「小姐……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文蘭回答道：「沒甚麼，到屋上去監視……」

「是的，小姐……」

「這就對了！」岳君平道：「情必近乎痴而始眞，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文蘭，你眞是我的神……」

「先不必嘴甜，當你剛才摟我親我時，你可曾有任何意識？」

「怎會沒有意識呢？」

「是什麼意識？」

「我摟的是世上最最完美的女人。所以應把古人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改爲：『朝吻蘭，夕死可矣』……」

她捏着他的鼻子擂了他三下，道：「我是問你，在那一瞬，你有沒有要娶我的意思？」

「其實，早在我第一次看到妳時就有此意念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妳猜妳最迷人的地方在那裏。」

「我怎麼知道？」

「走路姿態，每當我看妳走路時，我都會暗暗大叫道：『天哪！我受不了哩……』」他又箍緊了她，但她立刻推開了他。

「岳君平，你和史家山到底是什麼關係？」

他發現她一瞬不瞬地瞪着他，必知她對他們的關係已知道了一些，至少完全否認是不成的。他說道：「來此才認識的朋友。」

「如此不老實，你還想娶我？」

「好！我告訴妳，是舊識。」

「他是幹啥的？」

「賊王。」

「『千面神偷』朱七？」

「對對。正是他，妳眞了不起。居然知道他的大名。」

「秀才不出門，遍知天下事。」文蘭說道：「他在此想偷什麼？是偏方還是名藥？」

「兩樣都要。」

「到手了沒有？」

「都沒有到手。」

「那你呢？想要什麼？」

「偷心！妳的心……」

「岳君平，你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你在此的企圖可能比朱七更可怕。」

「何以見得？」

「因爲朱七的企圖很容易被發現，你則一直把尾巴藏得很巧妙……」

「就憑妳的想像猜猜看好了！我是幹啥的？」

「我還估不透。至少也是到來偷處方的。」

「妳很聰明，不知道妳能不能帮我個忙？」

「你眞會順着竿往上爬！你要什麼方子？」

「咳嗽。」

「什麼人有這毛病？」

「這妳就不必管了！」

「就爲了個咳嗽方子，在此磨菇着不走？」

「我不是說過？另一目的是得到妳的心嗎？」

「你會不會是想對家兄不利？」

「動機呢？」

「有仇哩！或者想逼他要什麼絕症的處方等等？」

「妳不是把我看得很高嗎？憑我這兩手，眞的要向你哥哥下手，還用等這麼久嗎？」

「哼！你以爲家兄……」她忽然改口道：「朱七在我手中。」

「怎麼？他在偷竊當場被捕？」

「當時不算偷竊，他只是在偷聽胡二楞子和秋菊交談，我看他有點鬼祟……」

「這豈不有違令兄好客之道了？」

「所以我才告訴了你呀！打狗看主面，他不是你的心腹部下嗎？」

岳君平心頭一驚，朱七身手不弱，居然被文蘭制住，她的身手也就不問可知了。他道：「眞是太失敬了！原來妳是一位紅粉高手。」

「不敢當！不過，如果有人想在丹桂山莊中興風作浪，他也要酌量點！」

「如果有一天妳發現令兄過去犯過大錯，確有取死之由呢？」

「你……你是來報仇的？」

「這不過是比喻而已，萬一有一天妳發現令兄昔年確曾犯過大錯，妳怎麼辦？是與令兄同仇敵愾呢？還是主持公道或保持中立？」

「那要看家兄是犯了什麼大過錯？」

「還是那句話，這只是比喻，反正是很大很大的錯誤而使別人家破人亡……」

「家兄使你家破人亡了？」

「當然不是，這只不過是一個比喻而已！」

文蘭沉默了很久，道：「如果家兄昔年是蓄意害人，惡性重大，害得別人家破人亡，我會保持中立。」

「這話使我肅然起敬！」

「但是我也要警告你，可別仇未報成反而賠上一條小命！」

「謝謝妳的警告。要是『風雲敎』來此興風作浪呢？」

文蘭似乎聳了聳肩，道：「武林中人誰都聽說過有個『風雲敎』對不？」

「當然。招牌太響了！」

「你去過『風雲敎』？」

「沒有。」

「你的朋友或親戚見過『風雲敎』的人？」

「也沒有……」

「是否有此可能。武林之中根本就沒有『風雲敎』這個帮派？」

岳君平說道：「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人類有腦子就要充分去利用。這種想法有何不對？一個敎派再隱秘，總不會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們的敎址在何處？更不會任何人都未見過該敎之人，也不會所有武林中人都未和該敎有過接觸對不對？」

岳君平心中一震，這女人還眞不單純，他道：「妳這想法很奇特，可能除了妳之外，再也沒有人這麼想了……」

「你呢？你曾經見過『風雲敎』中之人嗎？」

「見過。」

她似乎大吃一驚，吶吶道：「你眞的見過？」

「由於我喜歡妳，所以我不想對妳說謊。」

「在哪裏見過？」

「丹桂山莊之中。」

「岳君平，你可別胡扯……」

「而且就是這兩三天以內，來人是『風雲敎』中的護法，名叫凌雲鵬。」

「那個姓凌的自稱是『風雲敎』的護法？」

「當然。當時由司閽人引入水榭中，然後又把令兄請了去。」

說得有根有據，人、物證俱在，文蘭似乎非信不可了，她道：「那護法來幹什麼？」

「來取藥及要帶去令嫂余紅紅……」

「什麼？那邪敎想强要我二嫂？」

「看來似乎不是强要，而是理直氣壯地要。」

「什麼理直氣壯？二嫂都爲哥哥生了孩子，那邪敎爲什麼還要她？根據什麼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就夠了！余紅紅是『風雲敎』敎主的義妹！」

「這簡直是胡說八道，你信嗎？」

「我是局外人，我有什麼資格信？又有什麼資格不信呢？」

「你根本就沒有是非感，」她忽然坐了起來。

他拉拉她道：「躺下嘛！發什麼脾氣，人家當事人都沒有冒火，妳這不是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担憂嗎？」

「你說的當事人是誰？」

「余紅紅不是當事人嗎？」

「怎麼？你是說我二嫂承認她是『風雲敎』敎主的義妹？」

「是啊！令兄還專程入內問了一下，證明確有這麼回事兒，但余紅紅表示已嫁了令兄，不想再回『風雲敎』了。」

「居然眞有這回事兒，我却一點都不知道。」

「那凌護法說，余紅紅三歲時家鄉水災，她的母親抱她逃亡，渡河時由於人太多翻了船，只有她那三歲的孩子未死，正好『風雲敎』敎主路過救了她，把她扶養長大，一直兄妹相稱……」

文蘭凝視着他，道：「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親眼目睹，不信也不成。」

「既是在水榭中親眼目睹，可見你能一掠十丈以上，才能隱在後窗外覬覦，對吧？」

「我剛剛說過，對妳絕不說謊，確有此事……」

「能一掠十丈，或者更多些？」

「文蘭，我對妳說的話，妳能不告訴令兄嗎？」

「當然能！不過，像你這等高手，萬一對他不利的話……」

「如妳對令兄有信心，他未作過傷天害理之事，妳怕什麼？」

文蘭道：「結果呢？」

岳君平道：「令兄當然不會交出愛妻，他說，要帶方子回去，就不能帶人回去，結果姓凌的要動手，而那白雲忽然出現了……」

「白雲？他肯爲哥哥擋敵？」

「他是令兄的好友，爲什麼不能？」

「你少在這兒明知故問，二嫂以前曾是白雲的朋友。」

「原來如此，不過，白雲和令兄雖是情敵，爲了不使余紅紅被『風雲敎』的人帶走，白雲出手也是應該的呀！」

「動手結果如何？」

「凌雲鵬似知最後必然略遜一籌，走了……」

「岳君平，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我以爲『風雲敎』有點虎頭蛇尾，妳呢？」

「我也有此同感，看來白雲還有點風度哩！」

「可是他死了……」

「你簡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嘛，剛才還說他擊敗了『風雲敎』的護法，又說他死了，你到底有沒有一句實話。」

「白雲擊退凌雲鵬是前天的事，白雲被殺却是昨天的事。」

「又是你見到的？」

「不錯，而且還是我葬了他的。」

「誰殺了他？」

「『八紘一宇』江島。」

文蘭正要驚呼，岳君平捂住了她的嘴道：「妳太沉不住氣了！我的話還沒說完呢？看你這樣大驚小怪的，以後有秘密，我怎麼敢告訴妳。」

「好好！你快說吧！江島爲什麼要殺他？」

「在談此事之前，妳該先知道白雲這個人的作風，以及令姪滿月宴會上比武之事……」

「我聽說過，白雲意外地輸給郭耀宗半招，又在百餘招後贏了鄒森一招，這筆帳眞沒法算！」

「還有更難算的帳哩！包妳聽了會叫起來。」

「快說嘛！」

「讓我親一下子我才能說！」

「你要死是不是？」

「文蘭，妳能絕對保密，不告訴妳的兄嫂嗎？」

「絕對保證。」

他在她耳邊說了好一會，她沒有尖叫，反而愕住了，很久才道：「世上居然有這種人和這種事，白雲輸招及贏招，只是爲了利？」

「不錯，但他得了銀子却又向令兄買藥。」

「你是說他和江島在天香樓動手，以及到小亭中去都是江島安排的？」

「不錯。」

「江島是『風雲敎』中的高手？」

「若不是我親眼所見，我也不會相信的。」

「他們二人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是你葬了他們的？」

「不錯，既然看到了，總不能讓他們曝屍荒野吧？」

「江島眞會藏拙，你說，『風雲敎』敎主派江島殺白雲，是不是爲了白雲擊敗凌雲鵬的事？」

「不可能是僅僅爲了那件事。」

「對！我也有這看法，這麼說還眞有個『風雲敎』了？」

「也許有，也許正如妳剛剛說的，武林中根本就沒有一個『風雲敎』。」

「你明明看到過一個該敎的護法以及奉命殺人，且自承是『風雲敎』中人的江島，怎麼又說沒有『風雲敎』呢？」

「文蘭，我以爲妳的看法有點道理，眞可能根本沒有『風雲敎』，只是某些陰謀份子以『風雲敎』作幌子，也可以說假『風雲敎』之名做壞事。」岳君平道：「文蘭，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爲什麼和令兄一點也不像呢？」

「這件事對你說了，有沒有交淺言深的忌諱？」

「不會的，文蘭，妳難道看不出，我寧願犧牲生命也不願使妳受到傷害？」

杜文蘭凝視着他，好一會才說：「我也是家兄檢回來的孤兒，被家兄扶養長大的……」

「眞是無獨有偶啊！文蘭，我相信妳還有秘密並未告訴我，對不對？」

「也許，但我說得已經夠多！朱七還給你了，他在……」

× × ×

自最近兩三天開始，武林中黑白兩道知名人物，來丹桂山莊求藥者絡繹不絕，怪的是，非成名人物一個也沒有。

這些人都是同樣的毛病，看吧，眼前就是一例，司閽人入內通報，道：「稟莊主，又有五個求醫的人，莊主見不見？」

杜宇哼了一聲道：「醫者父母心，既然有人求診，而本莊主又閑着沒事，怎可拒診？」

「是，莊主，小的就請他們進來。」

「都是些什麼人？」

「哦！他們都曾投刺，小的差點忘了……」連忙把五張名刺遞過。

其中有「邙山二鬼」焦雷和焦雨兄弟，「白骨如來」法定，「一盞燈」獨孤亮和「龍王」余鎭海。

這五人之中，焦氏兄弟是黑道難纏煞星，揹有三尖兩刃刀，「白骨如來」骨瘦如柴，一襲僧袍像是套在骷髏架上，「一盞燈」獨孤亮早年失去一目，橫行大江南北。「龍王」余鎭海，顧名思義，是水中第一把好手，這些人沒有一個好惹的。

杜宇看過道：「把他們請到水榭中去，不可慢客。」

「是的，莊主。」

五人被讓入水榭之中，且上了茶點。

這工夫「邙山二鬼」焦老二對「一盞燈」獨孤亮道：「你是什麼毛病？」

獨孤亮以獨目瞅了他一眼，道：「在下有什麼毛病與尊駕何幹！」

焦雨自櫈子上蹦了起來，指着獨孤亮粗聲道：「媽的！你再說一遍！」

獨孤亮哼道：「再說萬遍又如何？」

焦雨似要動手揍人，「白骨如來」冷冷地道：「姓焦的，你吡牙咧嘴地幹什麼？咬人哪！」

「禿驢！你少管大爺的事！」



「杜姑娘你躺下來吧！這樣談話不是更方便嗎？」

「龍王」余鎭海說道：「大家都是來看病的，應該同病相憐才對，這又何苦，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一毛病？整天懶洋洋地，渾身痠輭無力，練功時內力似聚不聚，稍聚又散，只能揮躺平常功力的六成左右……」

焦老大失聲道：「對對！正是這樣，而且經常眼皮子沉重想睡，躺下去又睡不着……」

「白骨如來」法定道：「果然都是一個毛病，奇怪，怎麼會所有武林知名人物都患此病？而且發病不久，才不過半月左右……」

「龍王」余鎭海道：「在下半月前到丹桂山莊來赴宴，那時候還好端端地。」

「是啊！」「一盞燈」獨孤亮道：「那次杜公子滿月，在下也來道賀過，那時在下也沒災沒病，但回去不到兩天，這症候就出現了！」

焦老二大聲道：「可是我們有事未來道賀，還不是一樣，可見不是丹桂山莊的酒宴有什麼……」

焦老大瞪了老二一眼，焦老二道：「怕什麼？大哥，有很多人都在抱怨，那次滿月酒宴大有可疑，更怪的是，症狀幾乎完全一樣，極少數的人是腹瀉，而且迄今未癒。」

「白骨如來」道：「老衲也收到一張請帖，却因有事未能踵賀，結果還不是一樣，所以捕風捉影的話最好不要亂說。」

焦老二似乎還要反駁，這工夫聽到九曲小橋上傳來了脚步聲，不久，杜宇來到水榭門外，抱拳道：「原來是五位同道，恕杜某來遲……」

「龍王」余鎭海抱拳道：「大國手不必客氣，我等身體不適，說不得要來痲煩大國手了……」

杜宇道：「痲煩怎麼敢當？在下是醫生，理應效勞。請問那一位先來？」

「就是老衲吧……」「白骨如來」毫不客氣，也未禮讓。但在這五人當中確以他的身份稍高些。

胡二楞子揹着藥箱走進來，連忙取出試脈用的小枕頭，那是墊在手腕之下的。然後侍立一旁。

「白骨如來」伸出如柴的手臂，杜宇試了一會，皺着眉頭說道：「大師的脈象極亂……」

法定道：「老衲是什麼毛病？」

杜宇道：「初步認定，似乎身子太虛所致，一般酒色之徒倒是常見此種現象，但大師絕不會如此的……」

法定道：「當然，老衲雖不是虔誠的出家人，却也不能算是釋伽的叛徒，酒色之說自不成立……」

杜宇道：「這就費猜，杜某這二十年來，見過太多疑難雜症，大師這種毛病還是第一次，好，第二位……」

法定只好先走開到一邊去，這工夫獨孤亮和焦老二同時去搶診病的座位，却是獨孤亮稍快了一步，焦雨大怒，一拳搗向獨孤亮的面門，獨孤亮撩開一拳，正要攻焦老二的下盤，杜宇冷冷地說道：「請勿把暴力帶入本莊，再不住手的話，另請高明……」

兩人立刻就停手，杜宇的話似乎比他們的師門或長輩還管用。

杜宇爲獨孤亮試了一會脈，「嘖嘖」連聲道：「奇事，獨孤兄的症候和法定大師的大同小異。兩位可曾中過毒。」

兩人同時否認中毒。結果五人之中，只有「龍王」余鎭海一人是脾上有毛病，另外四人尚未找出病因，只能先拿點藥回去吃吃看。

五人被送出大門外，又來了九人之多，杜宇還是以同樣方式應付過去。

這九人走後，已是申時初了。

杜宇返回書房不久，門外有人道：「杜大國手在內嗎？」

「是哪一位？」「其實他已聽出是岳君平的口音。

「在下岳君平。」

「原來是岳大俠，快請進來……」

岳君平入內抱拳道：「杜兄，小弟本

來不想前來麻煩您，因爲小弟知道杜大國手近來實在太忙了，只是賤軀不適，一直未好……」

「岳大俠快坐下來，讓杜某爲你試試脈。」

岳君平坐下來，道：「在下終日精神萎靡，總是打不起精神來，至於運功，有時通暢，有時就滯碍不暢，眞叫人納悶，小弟一直沒有過這現象……」

杜宇點點頭沒說什麼，大約盞茶工夫收回手，道：「岳大俠，先吃劑藥試試看吧……」

岳君平道：「杜兄，這到底是什麼毛病？」

「老實說，身爲名醫，也有很多不知名的病而無法下藥，因爲人體太複雜了，就先服一劑藥看看吧！」

「杜兄，聽說近來武林同道患此症者極多。」

「是的，眞是叫人想不通，也許是一種流行病吧！」

「吃一劑藥就能夠試出是什麼毛病的嗎？」

「有時有用。」杜宇道：「這叫做『啄木鳥診病法』，像啄木鳥一樣，不知樹幹上某處有虫子，先啄幾下，虫子在樹幹內蠕動，啄木鳥即可聽出正確部位而啄開食之，這和找病源的道理相近……」

「果然高明！」

「岳大俠，方子開好之後，杜某會交胡二楞子爲你煎好送去。」

「這太不敢當了，眞是爲杜兄添了不少的麻煩。」

「這是那裏話，瞧得起杜某的朋友才肯留下。岳老弟自管住下去，愛住多久就住多久。」

「古人說：昔孟嘗門下，取乎鷄鳴，果然不錯。像小弟這等藉藉無名之輩，杜兄尙且一視同仁，昔之四君子怕也遜色多多——」

「岳老弟忒謙。杜某看病，索價奇高，不知者斥之爲歛聚，其實是開銷太大，試問不自醫藥費上挹注，又如何能支持下去？」

「是的，杜兄，不知道小弟須付多少呢？」

杜宇道：「既然症狀尙未確定，下藥只是試探，不應收費。」

岳君平道：「如此看來，人稱杜兄歛聚，那就太不公平了！這可能就是所謂：位盛危至，德高謗興的道理吧？」

杜宇嘆道：「發前人未發之論，才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岳老弟誠杜某之知心人也……」

岳君平道：「杜兄言重了！在下只是平心而論罷了！」

「岳老弟，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無論如何，你要多盤桓些時，以便深交……」

「多謝杜兄！但要不是小弟感到不適，可能早就告辭了！」

「千萬不可！自即日起，老弟務必遷入上賓館中，杜某一時怠慢，諒老弟不至見責……」

「我看不必，小弟住在那小院中，倒也十分清幽自在……」

此刻「白骨如來」等人和另外九人在二十里外不期而遇。

這九人其中有秦中三豹婁氏兄弟，「關洛二龍」龍氏姊妹。只是這二人已屆不惑。當年曾風靡了武林一段時間，人一旦老了，昔日的狂蜂浪蝶也不知何處去了？

另外四人是「紅毛獅子」金天寶，「太陽劍」褚豪，「海天一嫗」仇愛君及「千手韋陀」周翔等。

焦雨「嚷嚷」道：「金天寶，看樣子你們九位也是去丹桂山莊求診的。」

「紅毛獅子」金天寶道：「正是。那杜宇居然也不知道是什麼毛病……」

焦雨道：「別他媽的聽他胡說，說不定是這小子弄什麼花梢……」

「太陽劍」褚豪冷冷地道：「在下既未赴丹桂山莊之約，也未收到他的帖子，而且當時遠在塞外，試問杜宇如何弄鬼？說話之前，最好先思攷一番，以免貽笑大方……」

「媽的！」焦雨大聲道：「爺們沒有和你說話！」

「龍王」余鎭海道：「在下絕不會偏袒任何一邊，但焦大俠的言行的確是有失檢之處，不可不愼……」

「媽的！你算什麼東西？」焦雨吼責道：「是不是杜宇給了你們好處吧？」

「太陽劍」褚豪哂然道：「眞是不可理喩！」

焦雨突然撤下了三尖兩刄刀，厲聲道：「姓褚的，爺們偏要說他是個惡醫。」

褚豪道：「你以爲他是惡醫，與褚某有什麼關係？他的醫德本就不佳。」

「可是你還帮他說話。」

「在下以爲，無憑無據之事，不可只憑武斷而信口胡說！我以爲這可能只是一種流行病。」

「媽的，你才是信口胡說哩……」一刀掃過去，銳風震耳，果然不愧爲武林高手。

褚豪一閃之中，已撤出了火紅的太陽劍，道：「姓焦的，褚某不和你這小人一般見識！」

焦雨吼叫着又是三刀，凌厲無匹。其餘的人不想勸架，因爲都看不慣焦雨的狂妄，褚豪的太陽劍紅芒大盛，「嗆啷」接實，焦雨被震退了一步。

焦雨那會服氣？刀如狂風暴雨，連綿不絕，一口氣就是二十招以上，褚豪一直採取守勢，但像「白骨如來」等人，似知褚豪深藏不露。

焦雨越攻越猛，還吼着道：「爺們要不把你切成八塊，就不姓焦……」

褚豪忽然開始進攻，太陽劍的威力範圍突然擴大到一丈方圓，而焦雨却忽然有些招架不住，連退了三四步。

此刻圍觀之人雖知焦雨終必不敵，却不如身歷其境的焦雨本人清楚，他不由駭然震動，絕對沒有想到褚豪的進境如此之快。

他相信，在一年之前，褚豪就是會勝他，也絕對要在一百招以上。

「嗆」地一聲夾着半聲慘嚎，焦雨的三尖兩刄刀落地，右臂齊肩飛出，但還不僅此，這一刀切下一臂還挑開了焦雨的右胸。

所以焦雨的身子滾出五七步，腰彎了一會就不動了。這一手不但焦雷驚怒萬分，其他諸人也都對褚豪刮目相看。

但是，除了焦雷，似乎沒有人以爲褚豪手段太狠，殺得不當。

焦雷厲喝一聲「納命來！」人刀一齊撲上。

焦老大比老二的功力好得多，他們要是及早聯手，也許還有希望，只不過，有人也想不通，以褚豪素日的爲人，怎麼會爲別人的事甘冒得罪「邙山二鬼」師門的大不韙呢？

焦雷儘管平實得多，也沒超過四十招，只見「太陽劍」紅芒大熾，又傳來一聲慘叫。焦雷背上被一劍切開，深達四寸。

眼見焦雷在地上哀號，血染碧草，身子也扭曲一團，八成也活不成了。

「海天一嫗」仇愛君也是個正正邪邪的人物，此刻却有點看不順眼了，道：「想不到你褚豪，居然如此狠辣，不知你和杜宇是何交情？」

褚豪淡然道：「在下如和他有交情，還會和各位一起去求藥嗎？」

「秦中三豹」婁老大厲聲道：「不管你有什麼理由，反正焦氏兄弟罪不至死，你老賊憑什麼殺人？」

褚豪道：「剛才是他們出手，咄咄逼人，相信有目共睹。」

婁老三道：「姓褚的，你以爲自己是什麼人？『風雲教』教主？今天你不說個理由出來，我們兄弟三人說不得要爲焦氏兄弟討回公道。」

褚豪道：「在下勸人爲善，却被逼出手，是非曲直自在人心。」

那知婁氏兄弟三人暴喝一聲，一齊撲上，三人所用兵刄全不相同，老大用刀，老二用斧，老三用雙叉。

這三人合擊，可以說在塲其餘諸人之中，還沒有一人能接下來而穩操勝券者。

褚豪似乎認了，也似乎頗有把握。

他以一對三，太陽劍有攻有守，和剛才各自迎戰焦氏兄弟的情況差不多。

絕對沒有想到，也沒超過四十五招，婁老二肚破腸出，老三只攻不守，竟被砍開一大半頸項，老大全力撲救，未出一招半，頭被一片紅芒削去一大半。

事情演變至此，不過盞茶工夫，五人已濺血當塲，無一活口，其餘的人可就大爲吃驚，甚至楞住了。

「關洛二龍」大姐龍嬌冷冷地道：「原來褚大俠深藏不露！」

「沒有那回事兒。是他們不濟，虛名浪得。」

二姐龍嬈冷笑道：「至少以前的褚豪不會這麼狠毒！莫非——！」龍嬌扯了她一下，叫她少管閑事！

龍嬈可不吃這一套，道：「各位評評理，就爲這點鷄毛蒜皮之事，有必要殺人嗎？而且一會工夫竟殺了五人之多？」

「海天一嫗」道：「褚大俠好像脫骨換胎了吧？要不是背後有撐腰的人，不會如此張狂吧！更可疑的是，別人都有眞力不聚的症狀，褚豪似乎沒有……」

褚豪在擦劍，一聲不吭。

龍嬈道：「褚豪，你怎麼說？」

褚豪道：「要說的在下都說了……」

「海天一嫗」本和褚豪有點過節，不免借題發揮，道：「兩位大妹子，此人太狂，咱們這個不平是打定了！」

龍大姐正要阻止，龍嬈道：「這等事要是不管，那還算是俠義中人？上——！」

龍二姐一上，老大是非上不可。而「海天一嫗」仇愛君自不會落後。

龍氏姐妹用劍，她們來自南海神尼門下，過去很少有人敢惹她們的，一來是名人門下，劍術非凡，其次是武林二美，拜倒石榴裙下者不在少數，要是她們登高一呼，可能招致衆怒，羣起而攻之。

但褚豪目前似乎並不忌諱這一點。

「海天一嫗」用紫銅枴，「一百零八風雷枴」也是少遇敵手。

三人這一聯手，聲勢又自不同，二龍招術奇而細膩，仇愛君神勇驚人，枴上風雷盈耳，觀者各自退了兩步。

「龍王」余鎭海只看了七八招，忽然緩緩地後退，退了十七八步，扭身鑽入林中。

他幾乎知道這三人的結局了，爲了明哲保身，他只有離開這是非之地。

似乎對褚豪來說，兩個也成，三個也差不多，遇强則强，遇弱則弱，因而，「紅毛獅子」金天寶四下一張望，忽然不見了「龍王」，心照不宣，也緩緩後退。

那知「白骨如來」頌了一聲「阿彌陀佛」道：「金施主也要溜嗎？」

金天寶立即打住，道：「在下只想到附近方便一下——」

「不妨，三位女俠在動手，她們無暇欣賞你的身體，就在那兒方便吧！」

金天寶冷笑道：「聽大師的口氣，像是和褚豪同伙似的？」

「白骨如來」法定「嘿嘿……」冷笑不已。

這麼一來，金天寶也走不了哩，而這工夫，塲中已有了劇變，「海天一嫗」已斷了一手，一手持枴招呼，已是左支右絀，岌岌可危了。

龍氏姐妹劍術雖精，却抵不住太陽劍的精博氣勢，他似乎眞的脫骨換胎了。二龍的劍攻不進去，仇愛君斷了手，二龍更加危急。

這工夫「紅毛獅子」反正是走不了哩，甚至也猜測得到，今夜其餘的人都不能倖免，於是大聲呼叫道：「獨孤兄，周兄，咱們必須一齊上，要不，可能咱們今夜也……」

「千手韋陀」周翔及「一盞燈」獨孤亮也看出，事情有點蹺蹊，似乎褚豪要殺光在塲中人，而「白骨如來」法定，必是他的同路人。

此時如果出手，有五個人，就算法定也出手，以五對二，也許還有希望，要是龍氏二女再倒下，那就太可怕了。

獨孤亮和周翔立即响應，獨孤亮用戟，金天寶用鐝，周翔用鬼頭刀，正要撲上，法定擋住了他們。

「果然不出所料。」周翔道：「法定，背後是什麼人物爲你們撐腰？」

「說出來會把你的胆嚇破！」

獨孤亮道：「是『風雲教』教主嗎？武林中眞有這個邪教嗎？教址在何處？」

法定却不再出聲，一柄普普通通的戒

刀，在他的手中威力就完全不同了。「嗆啷啷」聲中，蕩開了獨孤亮的戟，金天寶的點穴钁和周翔的鬼頭刀。

三人心頭一寒，以前的法定絕對不能以一對三，充其量一對一比他們三人任何一個稍强些而已。

莫非入了「風雲敎」就能獲得高深武功的成全？要不，爲什麼褚豪的實力倍增了呢？

要不，褚豪的太陽劍也不過和法定的戒刀差不多，一年工夫眞的變得太多了。

一聲慘呼，龍大姐腿上被刺了一劍，龍二姐一定神，太陽劍在月光之下芒焰耀目，攔腰掃中了龍二姐的柳腰，足足切開三分之一。

劍勢未畢，滑上兩步，把傷了腿的龍老大挑了起來。這一劍本是戳入小腹之內然後挑起的。

昔年褚豪三十左右，對龍嬌迷戀至深，形同瘋狂，曾由泰山一路跟到洞庭湖，却賺來二龍的一句「癩蝦蟆」。

褚豪大慚而退，自然啣恨在心，因而此刻揮劍，毫無惜玉憐香之情。

那邊的獨孤亮，周翔及金天寶三人乍見二龍的慘死，信心瓦解，十分後悔不及早動手，那時人還多些，庶不知法定及褚豪二人，早已估計好了雙方的實力，即使一開始就全部對付他們二人，他們也能勉强達到目的。

而在此同時，獨孤亮一隻眼畢竟不便，只見戒刀上寒芒一閃，「咯」地一聲，閃在他的胸腹之間，右邊肋骨全斷。

金天寶也許是受到死亡的震駭，發出淒厲的嘶呼道：「爲什麼……爲什麼要趕盡殺絕——」

刀芒再現，頭顱已飛滾草中。

「千手華陀」周翔旣稱千手，鬼頭刀虛幻莫測，尤其在性命交關，九死一生之時，拚倒一個夠本，幹掉兩個賺一個，吃奶的力氣都使了出來了。

但是，法定非亮一手讓褚豪看看不可，「咯」地一聲，把戒刀攢插入泥土中；以一雙肉掌招呼鬼頭刀。

褚豪道：「法定大師，三招如何？」

「何必三招？咱們還有任務未了——」果然，空手入白刃，兩招半時，一式「竹葉手」，貫入周翔的腹腔之內……

前後不到一個時辰，十二個高手已死於非命，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實，而殺死這十二人者，不過是以前和他們齊名的人。

而逃走的「龍王」，沒多久即被追上，這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他知道面對的是死神。褚豪道：「余鎭海，這些人當中，論身手，你不是最差的，要論胆識，你却是最蹩脚的了！」

余鎭海冷哂道：「『夏虫不可語冰』這句話你們懂嗎？你們眞以爲余某離開現場是貪生怕死嗎？」

「白骨如來」問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余鎭海道：「我發現了一個秘密，要去通知一個人……」

「是什麼秘密？」褚豪緩緩走近余鎭海。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們，你們的敎主是誰？你們肯說出來嗎？」

「當然！」「白骨如來」法定道：「只要你說出你的秘密，我們就告訴你敎主是誰？」

「你們會講信用？」

「當然，因爲你逃不了，也飛不了！什麼秘密都可以告訴你的。」

余鎭海自知必死，但却很希望知道敎主是誰，再說，他說出這秘密的一半，其餘的不說，對方也佔不到多少便宜。說道：「我發現了白龍門派歐陽門主施襲的武功……」

法定和褚豪互視了一眼，法定道：「什麼武功？」

余鎭海道：「就是你們二人所用的武功！」

褚豪道：「這麼說來，你是歐陽雲仙的人了？」

「豈僅是歐陽門主的人，那次門主被襲，在下正好駕車作車把式，所以施襲之人把我當作一個下人，他雖蒙面，我却認識他的武功……」

「原來如此！」法定道：「聽說歐陽雲仙的兒子已經藝成離開師門，身手不凡，他在何處？」

余鎭海突然「哈哈」狂笑道：「『風雲敎』再陰再毒，眼綫遍佈武林，却也有辦不到的事，你們以爲我會說嗎？」

褚豪說道：「不說又如何？你以爲憑『風雲敎』，我們就對付不了一個後生小子？」

余鎭海道：「也許，武林中根本就沒有一個『風雲敎』，只不過是個野心份子想獨霸武林，一步步地消滅異己而已。放出空氣，說是『風雲敎』如何如何？掩人耳目罷了！」

「這個老小子知道的還不少哪！」褚豪道：「法定大師，咱們要設法讓他招出歐陽雲仙的獨子歐陽不平在何處？」

「不錯，這條綫索很有用！」「白骨如來」大步走近道：「余鎭海，你要是不說，佛爺要叫你嚐嚐分筋錯骨的滋味！」

余鎭海冷笑道：「你們就是再加上截經斷脈的酷刑也是白費！」

褚豪道：「我就不信你是鐵打的！」

余鎭海道：「余某已設法通知了小門主，余某死而瞑目，而且你們一接近，我就自斷舌根……」

兩人不由一楞，「白骨如來」道：「褚大俠，你看如何？」

褚豪道：「這老賊頗有點愚忠，說得出就做得到，就讓他死掉算了。咱們還要回去把屍體處理掉，要不，別人可以猜出我們二人有嫌疑。」

「白骨如來」道：「不錯，由於我們二人與他們同行，而無我們二人的屍體，必被懷疑的……」

褚豪往上一撲，突然有人大喝一聲，道：「怎麼？就那麼篤定，龍王非昇天歸位不可嗎？」

只見一個瘦巴巴，紅鼻頭，八字眉，身上却穿了一身凌羅綢緞的人自林中走了過來。

「白骨如來」和褚豪瞇着眼打量來人，實在是陌生得很，而且這一口蘇北口音也沒聽過。

法定冷蔑地道：「你是什麼人？」

「禿驢，你是出家之人，將來準備往西方淨土納福的，怎麼說話一點禮貌都沒有？」

這人走了過來，望着余鎭海道：「嘿嘿！龍王爺離開水晶宮，眞正是龍困淺灘遭蝦戲了！」

余鎭海有了一綫生機，却不出聲，但他也知道，加上此人，也未必是法定及褚豪的敵手。

褚豪打量此人道：「你是何人？」

來人道：「我是何人？何人是我？這都不大相干。只是我看不慣你們這兩個兇手肆無忌憚地屠殺！」

褚豪道：「你掂掂自己的斤両，夠資格管這檔子事兒嗎？」

「白骨如來」道：「褚大俠不必和他們磨牙！上……」一刀一劍已招呼上來。

這工夫余鎭海已撤下分水峨眉刺，這個紅鼻頭的華服中年人自衣內取出一把尺半長的鋼摺扇。

「白骨如來」先出了手，三刀就把余鎭海逼退了一步。此人接了褚豪三四招，也頗有力不從心的態勢。

「嘿……」褚豪獰笑着道：「我還以爲你是一個能折騰兩手的人呢！也不過如此……」

紅鼻頭的人道：「先別咋唬！絕招在後頭……」

雙方才不過交換了二十七八招，余鎭海已招架不住。大凡水中高手，在陸上都不會太出色，而紅鼻頭的人，雖然還不至於落敗，也接不下褚豪五六十招。

因爲法定和褚豪此刻，是眞正的絕頂高手了。

兩人越來越不濟，紅鼻頭的人還要時時帮助余鎭海，他自己也就更加危急了。

好在此人很會貼，而褚豪却又不願被他貼得太近。這樣才能支持到六十招左右，但現在二人眼見是支持不了十招了。

紅鼻子頭的人道：「注意了……我可要施展『鬼王十三扇』了……」

說着鋼骨巨扇一開一合，「呼呼」向二人搧出兩道勁風，這勁風中還有味道。

法定和褚豪二人一聞異味，抽身暴退一丈，但是兩人幾乎同時猛打噴嚏起來。

「快走！」紅鼻頭的人一拉余鎭海，二人回頭疾掠而去。而法定和褚豪二人一連打了十來個噴嚏，淚涕交流，眼前金星迸射，這工夫才停止。

法定道：「褚大俠，咱們上當了！」

「是啊！只是胡椒粉。」

「追！」兩人急起疾追，但黑夜在山野之中追人，很快就把人追丢了。

天昊七絕顯奇能

這兒是丹桂山莊的密室。

除了杜宇兄妹，還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兒有個密室。此刻，杜宇和文蘭在內密談。

「文蘭，這些日來，妳暗中注意這些食客，可有什麼人物可疑？」

文蘭道：「大哥……所謂可疑，是指哪一方面？」

「比喻說，有人志在偷竊爲兄的一些珍貴藥材或處方。也有人志在刺探咱們的秘密……」

「大哥，丹桂山莊有什麼秘密呢？」

杜宇吶吶道：「秘密嘛！當然沒有什麼秘密……不過……外人却以爲我們這兒有秘密……」

文蘭道：「大哥，如果我們確實沒有秘密，乾脆就敞開來讓武林同道看清楚，他們就不會再懷疑我們了。」

杜宇道：「我是敞開來了，要不，爲甚麼會收留食客？人多份子複雜，令人防不勝防。還不是生性好客嗎？」

文蘭迴避着杜宇那炙人的目光，兩人相對，經常會接觸這種目光。這是近兩年來才有的，在她十七歲以前就沒有。

「大哥，目前莊內沒有幾個食客了，只有一個姓岳的，一個姓史的，還有一個姓何的老人……」

杜宇道：「妳以爲那姓岳的是什麼來路？」

「大哥你以爲呢？」她也很聰明，讓對方來說。

「我估不透才問妳呀！妳不是近來經常接近他嗎？」

「大哥，我是奉命接近他的呀！」

「是啊！我叫妳接近他，是因爲這年輕人藉藉無名，以前沒聽說過岳君平這個名字。」

「他本來就無名，要是有名，還會在此寄人籬下混飯吃？」

「小妹，我看此人，英華內歛，他不像個混吃混喝的庸手。」

「大哥，我倒沒有看出來……」文蘭居然說謊，是女生外向呢？還是對大哥有不滿之處？

「妳沒試過他？」

「試過，他當然也不是庸手，可是還成不了氣候……」所謂成不了氣候，也就不如她之意，她又說了謊。

「那麼他是眞的一點企圖都沒有？」

「有。他想要個偏方。」

「什麼偏方？」

「陳年咳嗽！」

「就是爲了這個？」

「大哥，在你來說，僅僅是一個偏方，已經令患者垂涎了！買不起只有設法偷呀！」

「怎麼？他也要偷藥材？」

「不，只是想弄個偏方。」

「他對妳說的？」

「這話怎麼會對我說，還不是我暗暗跟踪他猜到的。像他們這種人，沒有什麼大危險，充其量不過是小人行徑。」

「妳說的他們還包括誰？」

「不是還有個史家山嗎？」

「噢！那個傢伙又是幹什麼的？」

「有一次他闖入藥庫，第二道門尚未弄開，就被小妹驚走了。」

「也是偷藥材的，眞是大米乾飯養着賊。那個姓何的老人呢？」

「這個人我估不透，看來此人眞像個潦倒的人在此混碗飯吃的。」

「文蘭，不能說世上沒有這種人。但是武林中人就很少，姓何的老人身手如何呢？」

「小妹試過，似乎不會武功。」

「不可能！文蘭，妳要記住，越是看

不出有何企圖的人，那麼他的企圖才更可怕！」

「大哥，這何姓老人一臉慈悲相，眞不像個壞人，我看他必是個無依無靠的孤老頭子。」

「怎見得？」

「比喻說，每次吃飯，他總是最後離桌，且把剩菜全部吃光……」

「這……」杜宇搖頭苦笑道：「果眞如此，這老人也許沒有什麼……」

此刻杜宇的目光中有一絲使文蘭很不喜歡的色彩，而現在，又投射過來。

文蘭雖不喜歡這種目光，但她以爲，自己和杜宇不是同父母所生，她是他的義妹，也就不便苛責。

「大哥，沒有事我要走了……」

「文蘭……我們兄妹的情感如何？」

「很好。」

「但我們不是誼親兄妹……」

「這個我知道……」

「所以我也一直不是以兄妹的情感對妳……」

「大哥，但在我的心目中，你是我的大哥，和嫡親的絕無兩樣……」說畢就走了出去。

杜宇的目光像吸在她的腰臀之間，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密室門外……

文蘭來到何姓老人室外，道：「何老先生在嗎？」

「在……」何老頭迎出來，連連作揖道：「原來是二莊主，不知二莊主有什麼事？」

「我只想和老先生聊聊。」文蘭入室，何老頭以衣袖揮揮椅子請她坐下，然後去倒了一杯茶送上。

文蘭接過茶嗅了一下，道：「不像話！雖說這是本莊的『下賓館』。但畢竟是客，怎可如此怠慢？這茶葉太低劣了！其他方面也就不問可知！」

何老頭道：「二莊主千萬不必介意，在下十分知足……」

文蘭道：「老先生的家人……」

「嗨！天生命硬，把老妻及兩個女兒都尅死了……」

「這眞是太不幸了！令嫒是多大死的呢？是因病死的嗎？」

「不，說來話長……有一年水災……老妻抱着兩個女兒……一個三歲……一個四歲逃難……那時老朽不在家，結果渡船上有人搶刦……也有人反抗……後來翻了船，全船三十餘人，只有三個活口，就是這兩個女兒和一個强盜……」

文蘭心頭一震，靜聽了一下，低聲道：「老先生不是說你的兩女及老妻都死了嗎？」

「老妻淹死，二女被强盜帶走，二莊主，你說那不是和死了一樣嗎？」

文蘭心頭大震，楞了半天，道：「老先生既不在家，怎知强盜搶刦，翻船以及强盜帶走了兩個女孩的事？」

「那渡頭有個野舖子，野舖子主人李跛子親眼看到，老朽事後去找，李跛子告訴我的。」

文蘭仔細打量老人高聳的鼻子，大大的眼和那耳朵。文蘭不由自主地去摸自己的鼻子和耳朵，眼眶內有液體流轉，但她强忍住了。道：「何老先生有何打算？」

「老朽只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女兒。」

「老先生，就算你遇上了你的女兒，你還能認識她們嗎？」

「老朽當然認識，尤其她們身上都有胎記。」

文蘭心頭一跳，忙問道：「是什麼胎記？」

何老頭道：「大女兒招弟左耳後有個痣，二女兒檢弟背上也有一塊紫色胎記，另外左小腿上也有一個紅痣……」

文蘭像是突然飄浮在悲傷的浪濤之中，她眞想大哭一場，或抱住這位已分別近二十年的老人。

但是，强烈的意識警告她，絕對不可如此，反之，後果不堪想像。

這瞬間，文蘭想了太多的事，如渡船翻覆，被人抱走，在丹桂莊中的童年生活，以及武林中人對丹桂山莊的風評等等。

「何老先生，請你馬上離開本莊！馬上！」

「爲……爲什麼？」

「不要問理由，這是一副金鐲，到外面可以賣掉度日，不久，你也許會遇到自己的女兒——」

「莫非——老朽所猜想的沒有錯？」何老頭伸出顫巍巍的雙手，但文蘭示意阻止，道：「快走！而且要不露聲色，就說不再打擾下去，準備去投個近親……」

何老頭目噙淚水，臉上却綻出歡愉，驚喜的光芒，再也控制不住決堤似淚水在老臉上泛濫了。

但他還是儘力忍住。文蘭含淚道：「由此往南三十里外有個小鎮，去找那最小的客棧住下等我們……」

× × ×

紅紅在午睡，文蘭站在床前打量她的睡姿。

這眞是一幅海棠春睡圖。姐姐知不知道？她嫁的人竟是一個……。

姐姐爲什麼不嫁「小天星」石中玉？姐姐爲何不嫁「彩虹劍」白雲？挑來挑去，却嫁了自己的仇人。

想想老父含淚離去的景象，再想杜宇一直未說明她還有個姐姐的事，又不禁悲從中來。

就在此時，背後忽然有人低聲道：「是一幅多麼迷人的圖畫？文蘭，可別驚醒她……」

文蘭大吃一驚。

雖說她全神貫注在姐姐身上，但畢竟她是個絕世高手，却未發覺他已經站在身後，今後可要特別小心了，也由此可見杜宇的身手之高了。

文蘭頭也沒回，負氣地道：「大哥，你好壞，嚇了人家一跳……」

杜宇在她身後，輕拍了她的肩胛一下，低聲道：「對不起，文蘭，妳在這兒站着幹啥？」

文蘭的反應頗快，道：「我發覺二嫂睡覺時好美好美……」

「美又如何，你又不是男人！」

「哎呀！人家素日總以爲自己不比二嫂差嘛！可是剛才打量了一陣，突然發覺我把自己估高了……」

「別灰心……」杜宇在她耳語道：「其實妳比她還多美……」說畢出屋而去。

不久，余紅紅醒了。道：「小妹來了多久？」

「剛來……」

「喲……小妹可眞會說謊……剛剛杜宇還在這兒……」

「原來嫂嫂早就醒了！」

「不錯，當妳發覺他在妳身後時我剛醒。」

「莫非嫂嫂多心？」

余紅紅坐了起來，道：「男人總是那樣。況且你們又不是親兄妹，只要妳願意，誰也阻止不了……」

文蘭道：「嫂嫂，請到後花園中來一趟……」

「幹什麼？」

「我有十分重要的事告訴妳。」說完先出去了。

紅紅却想左了。她以爲必然是杜宇勾引她這類狗皮倒灶的事，因爲剛才杜宇低聲對文蘭說的話她都聽到了。

但是，她雖不願去，却仍然去了。

這後花園比兩側的花園要大兩三倍，比前花園也大一倍有餘。中央有個涼亭，在涼亭中可以看到以亭子爲中心十五丈的景物。

「小妹，有什麼事啊？」

文蘭未說先落淚，這在紅紅看來，以爲自己猜得更不會錯了，不由輕輕哼了一聲。

「姐姐，妳知道我們是姊妹嗎？」

「什……什麼？妳叫我姐姐？叫得早了一點吧！」

「姐姐，小聲點！這關係着妳我的生命。」

「妳……妳在弄什麼玄虛？文蘭，老實說，妳眞要嫁他，我也管不了！一個是男人，即使沒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作理由和藉口，他也照樣可以討小，況且，我已經是老二了……」

「姐姐，不要瞎扯，我們本是親姊妹，三四歲時母親抱我們逃避水災乘渡船……」文蘭低聲地說了一切。

紅紅雙眸瞪得大大地，楞了半天，吶吶道：「妳怎麼知道的？」

「爹本就住在本莊，是個老食客，今天剛走……」她又說了她打發老頭離去之事。

「這……這怎麼可能？」

「有什麼不可能？」

「我們會……會是姊妹？」

「妳不信？」

「搶刦了人，强盜弄翻了船，還會收養兩個女娃？」

「按理說不會，但也可能有例外。」

「什麼例外？」

「第一，渡船上的人除了强盜全死光了，無人知道兩個女娃的身世。此其一，也許咱們姊妹二人自小就長得好看，討人喜歡。當時那强盜頭子很年輕，他養我們是留着自用的……」

「爹又怎知咱們在此呢？」

「爹事後到渡口野鋪子去找主人李跛子，翻船的事李跛子親眼目睹，且大致看出强盜頭子的年紀和面貌。爹找了十六七年，終于找到了。那天孩子宴會上，爹認出他正是當年那個頭子……」

姊妹兩個都未說一句話。良久，文蘭才說道：「姐姐，白雲的人品和武功都不錯，妳爲什麼不嫁給他，況且孩子又是他的……」

「怎麼？妳也知道這件事？」

「是的，有一次白雲向妳要孩子，我在暗中聽到的。」

紅紅流淚道：「其實我嫁了『小天星』也好，白雲也好，却一直未考慮嫁杜宇，然而……」

「那是爲什麼呢？」

「我着了他的道兒。本來我要自絕，但後來他百般地向我保證，要對我好，終生不渝，而我主要是爲了肚中的孩子。我要把白雲的孩子養大，可是這幾天沒見了白雲，他走了嗎？」

「大概是走了，不過白雲這人，也未必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

「這話怎麼說？」

「我背後聽大哥對另一個人說，白雲輸給劈掛門的郭耀宗是故意放水，似乎背後接受了數千兩銀子。」

「這……有這種事？這個人的格調可就太卑下了……」

「姐姐，事情已經明白了，我們要報仇。」

「文蘭，我總是還有點懷疑……」

「姐姐！妳仔細看看我的眉、眼、鼻子及耳朵像不像妳？」

紅紅這才下意識地打量，甚至用手去摸，然後激動地道：「果然像是一個模子出來的。」

文蘭道：「爹爹的眉、目、鼻、耳更像妳。姐姐，千萬不要露出聲色，我先走了……」

在此同時，丹桂山莊西方三里外的一個家廟，正有兩三人在交談。

甲道：「你說，江島爲什麼沒有回來覆命？」

乙道：「在下也弄不清……」

丙道：「江島死了！」

甲失聲道：「他沒達成任務？」

「達成了！江島和白雲同歸于盡，埋在數里外小亭附近。還立了碑石，兩人合葬的。」

「合葬的？誰葬的？」

「碑石上具名是『無名氏』。」

家廟內靜了很久，甲道：「這個無名氏很可能是殺江島的兇手。」

「先生是說白雲不是和江島同歸于盡的？」

「當然不是，白雲不是江島的敵手。凡是本人的心腹，跟本人一年半以上的人，其身手在武林中少有敵手。」

丙道：「這個兇手會是誰？」

「先不談這個兇手，兩位的任務達成了沒有？」

丙道：「也算是達成了！只跑了一個『龍王』余鎭海……」

甲冷峻地道：「跑了余鎭海，能算是達成了任務？」

乙吶吶道：「先生有所不知，在當時實在是不得已，事出突然……」

甲道：「是什麼人架樑？而以你們二之力還應付不了？」

乙吶吶道：「法定兄，你說……」

丙道：「還是褚兄說吧！」

乙說了當時的情形，只是他說的不是巨扇上有胡椒粉，而是一種功力不凝的迷藥。

「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甲似乎不信。

「此人的身手有限，但花樣甚多，有點類似小巧工夫。」丙說。

甲道：「『千面神偷』朱七，八成是他，至于說他那個紅鼻頭，八字眉的長相，不過是易容罷了！那余鎭海和龍門派的小門主有連絡？」

乙道：「八成如此，余鎭海臨陣逃走，就打算去報告歐陽不平小門主的。由于他認出在下業已使用先生的武功，就是昔年向歐陽門主施襲者的……」

「不要說了！希望三天以內，兩位能找到朱七和余鎭海，找到了他們二人，也就等于找到歐陽不平了……」

丙道：「在下以爲，一個歐陽不平也未必能成甚麼大氣候吧？」

「你知道什麼？」冷冷地道：「據說那小子是當代碩果僅存的奇人『天地一沙鷗』之徒！」

似乎此人之徒把乙、丙二人想說的話都擋回去了。甲又道：「好，就這麼辦，儘快把余鎭海和朱七找到。」

「是，先生……」

× × ×

文蘭目前和岳君平相見，她的丫頭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而且兩個丫頭前窗外一個，後窗外一個。沒有人能夠聽到他們的交談。

「岳君平，現在你可以說出你的來歷了。」

「爲什麼？」

「因爲你一表明身份，我也要告訴你一件大事。」

「文蘭，應該由你先說。」

文蘭想了一下，點點頭，低聲道：「我和嫂嫂余紅紅本是親姊妹……」

岳君平好像一點也不驚奇。文蘭愕然道：「怎麼？你不以爲這是一件大事？」

「的確是一件大事，但不足爲奇。」

「怎麼？你已經知道了？」

「不錯，我已聽到了妳和何老頭的交談。」

「你這個壞蛋！專偷聽人家的隱私，你爲什麼不早說？」

岳君平吻了她一下，她大力推開他的下顎道：「討厭！你在危險之中還沒正經的……」

「怎麼？有人要殺我？」

「也許還沒弄清你的身份，要不，恐怕你早就完蛋了！」

「謝謝你！文蘭，到底是誰要來殺我呢？」

「心照不宣，反正你小心點就是了！岳君平，你看我和紅紅像親姊妹？」

「像，但是……妳最好先不要急着認親。」

「可是我已經認了！」

「妳是說妳已經對紅紅說過，妳們是姊妹，也說過何老先生的事？」

「是的，姊姊最初不信，最後她也信了！」

岳君平很久都不出聲，文蘭推了他一下，說道：「怎麼又不說話了？陰陽怪氣地……」

岳君平忽然改變了話題道：「文蘭，妳知不知道龍門派的大門瞧哪個方向？」

「什麼？龍門派？」

「是的？」

「你問這個幹什麼？」

「只是閑聊嘛！據說在數年前，龍門派在武林中儼然盟主，武林任何紛爭只要龍門派門主一句話就可以擺平……」

「是有什麼回事兒，但我不知道，好像家兄及家嫂知道。」

「所謂『家嫂』，是指令兄的原配還是紅紅？」

「噢！說慣了，一時不易改口，我說的是紅紅，也就是我姐姐。」

「噢！她去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文蘭道：「有一次我姐姐對原配說，龍門派不愧爲武林第一大門派，莊院之大，無與倫比，佔了整個一座山。」

岳君平忽然反問道：「妳見過『小天星』石中玉這個人嗎？」

「見過兩次，此人過去對家姐也有興趣。」

「他和令兄走得近不近？」

「不近也不遠。」

「看來令兄的涵養不錯。」

「這話怎麼說？」

「因爲石中玉及白雲都是令兄的情敵呀！」

「你不懂，這事另有原因。」

「妳指的是什麼事？」

「我是說家姐下嫁杜宇另有原因。」

「這原因在下是否可以與聞？」

「當然可以，我可不像你，神秘兮兮地。家姐是着了杜宇的道兒失身，而不得不嫁他……」

「原來如此。妳以爲那孩子確是白雲的？」

「大概沒錯。」

「不，我却以爲那個孩子未必是白雲的。」

「甚麼？不是他的，莫非那是石中玉的？」

「也不是，是令兄的。」

「你別瞎猜了！家兄生不出那麼俊美的孩子。」

「其實孩子像令姐。」

「你爲甚麼以爲是這樣的？」

「因爲事實本來就是這樣的。」

「我不信。」

「妳要是信，那就不足爲奇了！」

「如果眞的如此，白雲爲甚麼要孩子呢？」

「至少那證明白雲和令姐有一手，也證明令姐和石中玉也有一腿。」

「你說話能不能文明點？」

「本來如此，那種事兒怎麼說也不好聽。」

「你怎知孩子本就是家兄的？」

「關于這一點，暫時妳只能去求證，但要特別小心。」

「你莫非懷疑家兄……」

「文蘭，妳剛才還說我神秘兮兮地不講實話，妳呢？」

「我騙過你來？」

「至少妳未說實話。」

「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文蘭，妳和紅紅既爲親姊妹，爲何現在才知道？妳們是如何來到杜家的？」

文蘭爲之語塞，道：「你好詐！」

「明明是妳不說實話，反而說我詐，這不公平吧！」

「岳君平，你到底是甚麼人？」

「放心！文蘭，我絕對是和妳站在一邊的人，但是，妳目前很可能仍不太信任我。」

「你不說實話我怎能信任你？」

「文蘭，我是信任妳的，但妳目前處境危險，加之猶豫不定，我要是說了實話，很可能被妳出賣……」

「甚麼？你……把我看成那種人？」

「不，我是說在親情包圍之下，妳鬥不過他們，一旦如此，我們都要遭殃。」

「我發誓成不成？岳君平，你太少看我了！告訴你，我對杜宇……」

「怎麼？妳以爲妳眞的能瞭解妳的姐姐紅紅嗎？」

「他不叫紅紅，她的乳名叫招弟，我叫檢弟……我當然瞭解她，妹妹不瞭解姊姊，眞是笑話！」

「這正是所謂：眉與目不相識，只因太近。」

「岳君平，聽你的口氣，似乎我姐姐她也和我不一條心？」

「但至少我可以告訴妳，她不是被令兄强暴，而是自願嫁他的。但他們却是假鳳虛凰……」

「你……你怎敢如此武斷？假鳳虛凰又是甚麼意思？」

「凡事都有其來龍去脈，先不說別的，她的武功就與妳不同。至于假鳳虛凰，不久便知。」

「可是她的武功沒有我高，我的武功是杜宇親手傳的。」

岳君平正色道：「而她的，却是杜宇的師父親手傳的。妳的則是杜宇再傳的，怎能與她比？」

「甚麼？我看你簡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文蘭，如妳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妳會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

「可是我……」

「妳仍然不懂是不是？」岳君平終于在她的耳邊說了好一陣，文蘭的表情急劇變化，最後文蘭吶吶低聲說道：「原來你是……」

他掩住了她的嘴。她忽然投入他的懷抱之中，幽幽地道：「現在我該怎樣辦？平哥……」

「馬上秘密地去找你老爹何振武，我會派人和你們連絡……」

「可是你一個人在此不也危險嗎？可別低估那個主兒呀！」

「文蘭，開玩笑歸開玩笑，我從不低估任何敵人的，妳必須堅信我的話。我手下還有幾個嘍囉，只是這幾個人的身手都不如妳。」

「所以我要留下帮你。」

「妳如果要留下來，要重行安排何老先生的藏身處。也必須記住一句話，勿動婦人之仁，勿被虛假的親情所蠱惑。更不要說出心底的話，也要隨時機變，觀察入微……。」

「是的，諸葛亮大俠……」兩人狂熱地擁在一起，熱吻與愛撫，使他們暫時忘了身在虎穴，消受飛昇似的樂趣……

× × ×

這小屋座落在郊區，只有個小院子，屋中一燈如豆，但却有兩人在對酌。

這二人無一不是英俊瀟洒，英氣逼人，而且都很年輕，都在三十五歲以內。

兩人都身揹長劍，一個是金吞綠鞘，一個是銀吞黃鞘；一個穿藍衫，一個著白衫。

桌上有四色小菜，一小罈酒。

藍衫人道：「石兄，有件事小弟一直想問清楚，那就是石兄與紅紅的事。」

白衫人笑笑道：「白兄，弟以爲，此事已不必再牽腸掛肚，紅紅已是丹桂山莊莊主夫人了……」

藍衫人道：「石兄，弟以爲石兄和紅紅之交亦非泛泛，你以爲那個孩子……」

白衫人道：「白兄，石某與她雖有肌膚之親，但自信那孩子不是弟的。」

「如果弟說那孩子是弟的，石兄以爲如何？」

這二人正是「小天星」石中玉和「彩虹劍」白雲。白雲被岳君平所救，岳叫他藏起來，沒想到他却和石中玉在一起。

他以爲他們二人同病相憐，應該是安全的。

石中玉肅然說道：「白兄，你一向聰明過人，爲甚麼這會兒又鑽起牛角尖來了呢？」

「石兄此話……」

「白兄，姑不論孩子未必是你的，就算是吧，你又何必？杜大俠能不計較紅紅婚前的交遊，可算涵養够好的了！咱們如果再和紅紅糾纏不清的話，那就太不識趣了……」

白雲一愣道：「石兄，你似乎對杜大俠的爲人並不十分清楚。」

石中玉道：「白兄，不治生產，其後必致累人，專務交遊，其後必致累己。武林中那有聖人呢？」

「石兄，你可知小弟爲何會輸給郭耀宗，稍後又贏了鄒森嗎？」

「知道，還不是爲了滿足他們的虛榮心？」

「石兄可知弟爲何以此方式向他們弄錢？」

石中玉愧然說道：「小弟還不是一樣嗎？」

白雲道：「小弟以此法歛財，爲的是向杜宇買藥治家母的絕症。而那主意也是杜宇出的。我已買了他八萬餘兩銀子的藥，家母的病未癒，還不知要服多少次？而他的處方却又不賣。」

石中玉喟然道：「弟也差不多，以同法歛財，向杜宇買藥，治自己五年前力戰『血手財神』錢裕的內傷，也花了六萬八千餘兩，雖稍有起色，迄今未癒……」

「但是，有件事我十分懷疑……」

「甚麼事？」

「身手平平的『八紘一字』江島，居然自承是『風雲教』教主的密使，要殺死我。要不是一位少俠援手，我……」

「怎麼？江島的身手會比你……」

「這正是我十分震驚的事，退回兩年之前，他絕非小弟對手，但前些日子一戰，弟居然接不下他的百招……」他已經多說了近一倍。

「有這等事？白兄，你以為眞有『風雲教』嗎？」

「有。只是還沒有大張旗鼓開派立寨而已。」

「教主是誰？」

白雲搖搖頭，又道：「我有預感，這教主必是熟人。」

「白兄剛才說江島要殺你，眞是奉『風雲教』主之命，你知不知道他殺你的理由？」

「不知道。」

石中玉說道：「白兄，我却隱隱猜到，和我們歛財，以及與余紅紅有染之事相關……」

白雲目光一凝，說道：「莫非石兄以為是……」

兩人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目光，石中玉道：「白兄，我還想到另一可怕的念頭，一位武林第一美人，和你和我有了關係之後，再嫁杜宇，終是不大……」

白雲深深點頭，道：「『淑女』二字當之有愧。不論是不是被迫。還有，像江島之武功大進，我以為必是『風雲教』主親手教的。」

「白兄，其實還有兩個人，也好像脫骨換胎了！那就是『白骨如來』法定和『太陽劍』褚豪二人……」

「他們兩人的功力也大有進步了？」

「是的，小弟曾在暗中偷看他們屠殺了十二人之多。」

「兩個人殺了十二個？」

「正是，而且皆為武林知名人物。有『一盞燈』獨孤亮、『邙山二鬼』焦氏兄弟。『秦中三豹』婁氏兄弟、『紅毛獅子』金天寶、『海天一嫗』仇愛君以及『千手韋陀』周翔等人。本來還有『龍王』余鎭海在內，後來出現了一個紅鼻頭一身華服之人，使用巨大鋼摺扇，居然以胡椒粉騙了法定及褚豪，救走了余鎭海。」

「胡椒粉末？」

「不錯，兩賊連打了十來個噴嚏。」

白雲不由大笑，說道：「居然有這等事。」

「白兄可知余鎭海的來歷？」

「他的水中功夫無出其右，其他乏善可陳……」

「對，也是龍門派的人，因此，小弟以為救他的青年人，可能就是龍門派小門主歐陽不平。」

白雲搖搖頭道：「那個紅鼻頭的人絕非歐陽不平，如果是他，絕不會放過法定及褚豪而帶着余鎭海匆匆逃走的。」

「不錯，那麼紅鼻頭之人，可能是歐陽不平的部屬或忠僕。」

白雲說道：「由此看來，歐陽不平似已找到了暗算龍門派門主歐陽雲仙的仇人了。」

「白兄，如果弟說丹桂山莊和『風雲教』必有淵源，你認為如何？」

白雲道：「這正是弟正要說而沒有說出的……」「卜」地一聲，一陣疾風吹熄了桌上的油燈。

兩人同時一愣，剛剛站起，門外已站着一人。

此人站在沒有月光的夜色之中，屋中極暗，向外望去，仍可隱隱看出，這是一個蒙面女人，身材婀娜，緊身衣正好襯托她出的美妙腰身。

不知為甚麼，石、白二人心頭有涼沁沁的感受，因為此女用的是百步吹燈絕技，而且已到門外，未弄出一點聲息。

白雲沉聲道：「甚麼人？」

來人不出聲。石中玉道：「姑娘可是專程來找我們二人的？」

這女子居然點點頭。

石、白二人愕然正視一眼。石中玉又道：「姑娘是『風雲教』的人嗎？」

這女子又點點頭。

白雲道：「『風雲教』找我們二人何事？」

這女子示意叫他們自絕，二人自然怒不可遏，立即來到院中，雙雙撤劍，現在白雲用的劍自然不是彩虹劍了。

這二人的身手，在一年來以前，都比「太陽劍」褚豪、「白骨如來」法定以及「八紘一宇」江島等人高出多多。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肯花數千兩銀子去買那種自欺欺人的勝利。可是現在，他們就不成了。

這女人根本未拔劍，以一雙肉掌連接了二人三十來招，石、白二人大駭，除了「風雲教」，武林之中的確沒有這等女子高手。

白雲道：「姑娘，看妳的身段頗熟，妳應是常見的熟人才對……」

「對！」石中玉道：「我也有此同感，看來動作及身段好眼熟……」

那知道這女人最有力的答覆就是攻擊，她的出招怪異，攻守兼備，白、石二人的劍法皆有所長，這合擊之勢，確是凌厲無匹。

可是這女人在五十招以後居然把二人逼得團團轉，而且任何招式，都是殺着，絕不留情。

石中玉馬步浮蕩，忽然大聲道：「我知道妳是誰了！為甚麼會是妳……」

白雲似乎也被一語提醒，道：「果然是妳……怎麼？咱們之間沒有恩情反而有仇嗎？」

這女人還是不出聲，却趁白雲談話時一掌穿入劍芒之中，「啪」地一聲，正中白雲的左肘。

白雲「吭」地一聲退了兩步。他知道這條左臂是完了。但是，他不能不顧石中玉而逃走。他們二人過去是情敵，在目前却是同仇敵愾的。

可是左臂已斷，在搏殺活動中奇痛攢心。

因而石中玉可就更慘了。他喘息着邊拚邊道：「妳這是幹甚麼？俗語謂：一夜夫妻百日恩……」

這女人身形一幻，竟自石中玉的右後側出現，雙掌一絞，左掌實實地砸在他的右肩背後。

石中玉向前栽出五六步，噴出的鮮血，在胸前濕了殷紅一片。

在此同時，另一個女人在小屋內窗邊外視，她此刻心情之激動和震驚，絕不下于白、石二人。

石中玉迴過身來一字字地道：「我們的猜測果然沒有錯，你們和『風雲教』必有淵源，至少是護法之類人物……而且：：我們早知妳的骨頭有幾兩重了……妳以前的獻身……不過是利用我們……然而：：同樣是利用，江島，法定和褚豪等人：：却獲得風雲教極深的武功……我們則無……可見你們忌憚我們二人……也可以說……妳的男人妬妒我們二人這正是鳥盡弓藏的故事重演了……」

這女人陰冷地一笑，道：「姓白的居然還去要孩子……格格……」

白雲道：「難道那孩子是杜宇的？」

「不是……」

「不是他的？難道會是石兄的嗎？」

「他也配？」這女人放肆地笑着，簡直未把二人放在心上道：「你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所以你們才會如此天眞，甚至以為我這兩手很有限！格格……」

石中玉道：「莫非妳和他的……」這女人突然撲上，似乎不想讓他說出這個人物來。

石中玉知道命在旦夕，橫劍當胸，向後疾退。而白雲也忍着斷臂之痛人到劍到，自後側攻來。

那知這女人，窈窕的身子一旋一轉，又到了白雲的右側，一掌劈向他的背心靈台要穴。

這一掌不須拍實，只須四成力道，就是杜宇在此也救不活他。

但是，就在此刻，突然有一物破空而來。

這女人發覺這暗器手勁十足，不敢不閃，只好暫時放過白雲，橫閃兩步。

原來是一片樹葉，「刈」地一聲戮在門框上。

這自然不是庸手。

當然，這女人並不怕這個以暗中施襲的人，却不願讓人看破她的身份。只是她猜想，白、石二人已知她是誰了，不殺其二人，心有不甘。

就在這工夫，突然又自另一方向有兩件暗器破空而來，一件是泥塊，一件是細枝，手勁都十分可觀。

這女人以為，四周至少有三人之多，如不速走，加上白、石二人，雖不會落敗，就可能完全暴露身份了。

這女人冷哼一聲，逕奔第一次發暗器之處，但是，他入屋竟未看到人，自後窗穿出，繞到相反方向，忽見一個窈窕身影隱於屋脊之後。

這女人不由冷冷一笑，她雖只是一瞥，已知來人是誰了！立刻向屋脊後撲去。

屋脊後的人再快也沒有這個蒙面女人快，兩人照了面，原來施襲者也是一位姑娘，她正是杜文蘭。

幪面女人發出一串冷笑。文蘭道：「妳……妳為什麼如此絕情？」

幪面女人厲聲喝道：「妳少管我的閑事！」

「妳以為這是閑事？如果妳殺了他們，人家會把妳當作什麼女人？」

「不要妳管！」

「妳和他們都有一段情，妳怎會狠得下心呢？」

「我告訴妳！我要殺妳也只是舉手之勞！」

「妳能殺死他們，要殺我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我只是想不通，是什麼邪魔附了體？使妳變得如此沒有人性？」

「妳是走不走？」幪面女人道：「妳以為我就不敢殺妳？」

「妳沒有不敢做的事！殺我算得了什麼？請妳告訴我，是什麼人蠱惑妳如此瘋狂殘暴？竟然如此對待他們二人？」

「哼！我瞧不起他們，我敬重的是眞正的英雄，我厭惡聽命於人，隨波逐流的人！」

「既知也們不是英雄，當初又何必私也們……」

「當初也們還沒有為了幾千兩銀子出賣人格。」

「可是，白雲之所以出賣俠名，讓別人贏個一招半式，或讓別人和他扯平，却有值得原諒之處，因為他為了治其母親的絕症，不得不爾！一個人為了盡孝道，所做的壞事雖然未必值得同情，但却十分可憫。」

「妳走吧！我不想殺妳！」

「這麼說，我對妳說的有關爹的事，妳也只當耳邊風了？」

「他有妳這個中規中矩的孝女養老，有沒有我都不重要了……」

「姐姐……」文蘭泫然道：「我們畢竟是手足，血濃於水，爹已老邁，團圓對他老人家來說是何其重要？姐姐，爹對我們一無所求，只希望骨肉重聚……」

「住口！妳快去陪他吧！就權當我已經死了！」

「姐姐，妳是有所顧慮嗎？為什麼輕而易舉之事都不為呢？古人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碍；貞婦白頭失節，半生清苦俱非。妳過去的行為，小妹相信你是身不由己，遇人不淑，只要從此回頭猛省……」

「走吧！快走！別讓我改變了主意，我告訴妳，連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快走……」

文蘭忽然跪了下來悲聲道：「姐姐，這些年來，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孤女，但自知妳是我的姐姐之後，小妹作夢都會笑出聲來，姐姐，請看在老父孤苦，流淚十餘年，走遍天涯海角尋找我們，也請念在我們手足骨肉之情份上，起來聯手共禦大敵吧！我相信我們的實力是可以和『風雲教』一較短長的……」

幪面女人狂笑着，四山迴應，宿鳥驚飛，她一字一字地道：「你們憑什麼與他們抗衡？」

「姐姐，我們這邊眞的有絕世高手。小妹不騙妳。」

「說說看是什麼人物？」

這時文蘭見白、石二人還沒走，連忙揮手示意叫他們速走。但幪面女人冷峻地道：「看在文蘭面上，償你們全屍，都給我自絕了吧！」

石中玉切齒道：「好一個陰毒的淫婦

，這麼多年，一直未看出，妳竟是如此的低賤！」

「格格……」幪面女人狂笑道：「不錯，也許用『低賤』二字已不克形容我，你們瞎了眼，居然把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人當作了淑女貞婦，格格……」

在場之人都看出，此女必然受了極大的侮辱或打擊，才會變得如此偏激，而且自暴自棄。

文蘭悲泣道：「姐姐，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即使是聖人，也並非無過，也只是不二過罷了！所以人生在世，貴在有過能改……」

「不滾是不是？」幪面女人疾撲向白、石二人。二人自知受傷之下連三兩招也接不下來，抽身疾退。

而文蘭也絕不許可她殺死這兩個人，身子彈起，人劍齊到，可是這女人非除去這兩個和她有一段情的活口不可。長身之中，已撤劍在手。

文蘭是被動，起步較晚，而且論身手也比此差了一截，只聞半聲慘嚎，石中玉已被一劍穿心而過。

這女人眞够狠，身子懸空踩出屍體拔出劍來，已掃向五步外的白雲，而文蘭的一劍已經刺空。

這也是因爲她畢竟還有姊妹之情，不是眞刺。人在緊要關頭要是心意不決，猶豫不定，其威力必然遜色多多，所以文蘭要救已是不及。

就在這千鈞一髮，這女人一劍掃來，白雲已無把握倖免之時，突然一聲沉喝：「淫女妳敢……」人影之快，有如白駒過隙，自頂上樹枝間疾竄而下。「噹」地一聲，掃向白雲那一劍已被盪開。

由於來人的膂力比這女人大，這女人門戶大開，只好疾退三步。

這女人似乎大吃一驚，道：「你不是丹桂山莊中的食客嗎？」

「不錯。」

「你就是那個岳君平？」

「正是。」

「原來深藏不露……」

「彼此，彼此！大概誰也沒想到武林第一美人余紅紅是這麼一塊料子！」

「姓岳的，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我的來歷不久便知，不過我眞爲白雲和石中玉抱屈，憑他們的身份，居然被一個淫婦迷住。」

「岳君平，你先不要咋唬，遲早我會叫你知道多管閑事的下場——」說着一長身就要離去。

「慢走！」岳君平迎頭攔住，動作比她快一步，道：「妳要讓我知道多管閑事的下場，這就是最好的時候，妳大可放心！一對一！沒有人插手！」

余紅紅知道走不了哩，冷峻地道：「你眞以爲我會在乎你？」

「在不在乎，不是馬上就可以證明了嗎？」

余紅紅撤出了長劍，一邊的文蘭央求道：「姐姐，妳犯不着和那些奸人同流合污，妳的犧牲太大了！姐姐，是妳回頭的時候了！」

「住口！」余紅紅道：「妳只會胳膊彎向外，這小子大概早就和你一鼻孔出氣了！」

「姐姐，我們想救妳！」

「放屁，我已無藥可救了！現在我已經看出這小子是誰了！他可能就是龍門派門主歐陽雲仙的獨子歐陽不平！」

「不錯！」岳君平道：「由於我的旁敲側擊，相信昔年到龍門派去向家母施襲的人當中有妳一份！」

「格……」余紅紅道：「你們應該早就知道才對。」

「可是妳很會裝瘋扮傻，這些年來，妳一直以武林第一美人在與一些狂蜂浪蝶周旋，而且從未亮出眞正的工夫，其實要說美艷清麗、純潔、正派的話，妳根本不如文蘭，妳早知她是妳的妹妹，却從無相認之意，妳眞是禽獸不如！」

余紅紅格格蕩笑道：「我本就是爛桃一個，却有那麼些瘟生視爲至寶，那能怪誰？」

「這麼說起來，妳是杜宇所授的武功了？」

「格格……」余紅紅冷笑聲中，攻出三劍。

歐陽不平不由暗暗吃驚，此女的身手之高，實出乎他意料之外，盡管她的膂力不如他，但劍術之詭譎，變化之奇，却不稍遜。

而余紅紅却更吃驚，由歐陽不平的身子，即可概見「天地一沙鷗」的絕學端倪了。他的劍勢至大至剛，蘊含着無窮的玄機，却又堂堂正正，不流於陰詐。

一邊的文蘭更是吃驚不已，以她的所學和姐姐一比，眞是相差太遠了，由此可見，杜宇和姐姐早就有某種默契，也可以說姐姐早就變邪，和這個陰詐的奸人同流合污了。

大約二十二三招，歐陽不平道：「文蘭，本來看在妳的面上，她要是能痛悟前非，我打算斷她一臂，或廢了她的武功，饒她一命，絕未想到，她已喪心病狂，所以——」

余紅紅厲聲大喝道：「我不會向你搖尾乞憐的，再說，鹿死誰手，尙在未定之天——」

那知道陽不平劍尖上「嗤」地一聲，射出一道劍氣，這是「天地一沙鷗」的「無極混元劍」的精華「天昊七劍」中的第一劍。

「不平哥……請留情……」文蘭總是顧慮手足之情，儘管紅紅根本無視於這份親情。

「叮」地一聲，劍氣擊中紅紅的劍身，紅紅的虎口一麻，差點把握不住，但她畢竟是「八荒居士」親傳的武功，劍術直追「天地一沙鷗」。

甚至有人以爲他們二人的造詣分不出上下來。

當然，這只是猜測，就連他們二人，由於從未動過手，也不知到底和對方相差多少？

紅紅門戶稍開即閉，但還未反攻，「天昊七絕」第二劍又閃電攻到。「嗆」地一聲，紅紅驚呼聲中，由右臂上部到右肋處，被歐陽不平的長劍把衣衫挑開，皮破見血。

文蘭悲呼道：「姐姐，不要打了！不

平哥……不要殺我姐姐——」

紅紅疾退一丈之外，不知自衣內摸出了什麼暗器，尖喝聲中出了手，只見晶亮的三件暗器呈品字形飛來。

歐陽不平見這暗器速度不太快，他是行家，深知越是速度不快的暗器越可怕，道理很簡單，速度不快，而想襲人，非有變化不可。

其實暗器出了手，余紅紅就全力側縱，已疾掠而去。三件暗器已看出像三隻紅色的蟬，到了歐陽不平的兩尺以內而發出蟬鳴聲而又互撞。

果然，三隻紅蟬一下子變爲十五六隻左右，向歐陽不平的上中下三盤激射。

這正是「八荒居士」的「赤蟬三唱」。雖不及他的「大羅劍法」，也算一絕。

歐陽不平也不敢大意，罡氣貫於劍身，「嗡嗡」聲盈耳，幻起一堵光牆，只聞一陣碎金斷鐵聲中，三隻赤蟬已化作一蓬赤色鋼屑射了回去。

要追余紅紅已是不及了。

文蘭激動地道：「不平哥，我姐姐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歐陽不平冷冷道：「她自幼和奸人一起長大，耳濡目染就變得十分偏激了！」

「不，我以爲姐姐必有難以告人的悲慘遭遇，有些人受了嚴重挫敗和侮辱，只會恨四周的人，瘋狂地報復，却也有少數的人，連他們自己也恨上了，他們輕視自己，恨自己，這種人才更可怕。」

「對，文蘭、余紅紅正是這種類型的人，相信當初必然被杜宇以陰險的手段沾污，且一直控制了她。」

他們埋了石中玉，其實白雲已掘好了坑，今天若非歐陽不平及時趕來，余紅紅也許不會殺死文蘭，但白雲是絕對活不成的。

白雲抱拳道：「歐陽大俠救命之恩，白某不敢或忘……」

歐陽不平道：「白兄不必介意，只是小弟有一事不明，白兄以讓招收取銀兩，然後再以高價買杜宇的藥，是杜宇叫你這麼做的嗎？」

「說來慚愧，正是他教唆的，而以後想不做也不成了，因爲他會向武林同道揭露此秘，因此，就只好任他盤剝敲詐。僅是我們二人，已以同樣方式向同道們弄了十六七萬兩銀子，全部入了他的私囊。但是，他明知褚豪、法定及江島等人的武功比我們高，却不利用他們。」

文蘭道：「孩子未生下之前約三個月左右，杜宇過生日，他曾在宴會上衆目睽睽之下叫下人搜客人的背囊，結果當場在「白骨如來」法定和「太陽劍」褚豪的背囊中搜出鹿茸半斤，牛黃約六七錢，藏紅花約兩斤，馬寶十來錢。在衆怒難犯之下，很多人主張殺了他們，但杜宇力排衆議，說他們可能有急用，不予追究，各賜少許名藥，請他們離去。只是鄭重聲明，他爲人好客，每年所費不貲，絕不求朋友報答回饋，却絕不歡迎手脚不乾淨的客人，明告法定和褚豪，他們二人已不受歡迎的了……」

歐陽不平道：「如今看來，他們不是在演戲嗎？」

「誰說不是？」文蘭說道：「但我早就隱隱看出不大對勁，有一次我出莊打獵，到了一個家廟附近，聽到家廟中有人交談——」

歐陽不平道：「是杜宇和法定等人交談？」

「是的，但我只聽到兩三句話，似乎家廟內的人已發覺有人在外，就沒有聲音了。後來我入內查看，已無人影，却發現那兒曾有人躭過，相信那是他們私下有連絡之處。」

歐陽不平道：「文蘭，何老爹住在三十里外小鎭上客棧中，妳有沒有過去看一看？」

「我已把我爹另藏在別處了。」

白雲道：「杜宇這人十分陰詐，而且是否還有死黨尙未可知，在下相信他就可能是『風雲教』教主，歐陽大俠千萬要小心。」

歐陽不平道：「我相信所謂『風雲教』，只是混淆視聽，武林中根本沒有個『風雲教』，萬一陰謀殺人事件敗露，也好全推在『風雲教』頭上。」

文蘭道：「白大俠受了傷，應該找個地方療治，且順便通知石大俠的家人，把遺骸運回去。」

「當然，此事在下稍後一定要跑一趟海州。但這次對丹桂山莊犂庭掃穴，白某一定要參加一份……」

歐陽不平道：「白兄，此行十分兇險，你的傷未癒之前，絕對不能前去，這樣，別人反而要分神照料你的。」

白雲道：「白某在緊要關頭不能略盡棉薄，說來慚愧……」

歐陽不平道：「在下幾次援手，主要是因爲白兄雖然有些失檢之處，却是一位孝子，對于白兄事親至孝之事，在下已經打聽清楚，爲令堂療治絕症，曾經割股，百善孝爲先，瑕不掩玉。其他小疵也就微不足道了……」

白雲愧然道：「家父早逝，小弟與家母相依爲命，家母茹苦含辛把在下撫養長大，孝順自己的母親，本爲份內之事，何足大俠褒獎？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就找個地方自療內傷。」

「白大俠，這是令堂之病的處方，是朱七偷看杜宇配藥時暗暗記下的，至于名貴藥材，待攻下了丹桂山莊，請文蘭姑娘照方爲你配藥吧！」

白雲一時激動，接過方子跪了下去，道：「大俠就是殺了白某，都不爲過，因白某枉讀聖賢之書，操行太離譜了。但大俠賜方救治家母，恩同再造，請受白某一拜……」

「快起來！吾輩不着興來這一套……」但白雲仍然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　×　×

丹桂山莊之夜，仍然十分寧靜，但寧靜之中，隱藏無限的殺機。

今夜來此的有歐陽不平、文蘭、朱七、「龍王」余鎭海，還有何老頭何振武，原來他也是一個高手。

當然，以這五人來對付有數十人之衆的丹桂山莊，在人數比例上是少了些。

首先出現的是法定和褚豪二人，文蘭和何振武一人一個迎了上去。這兩個人因爲這兩年內精進不少，但比之文蘭自幼在

丹桂山莊習藝，却又不同。

所以文蘭在二十來招之內，就把法定的戒刀砸飛，那是因爲她削斷了法定三根右手手指。

朱七可不會放過這機會，大鋼扇閃電遞到，竟自法定的腋下貫入，發出淩厲的嗥叫。

何振武對付褚豪就顯得吃力，余鎭海一擺峨眉刺攻上，褚豪要是沉得住氣，至少能應付七八十招以上，但他發現莊主等人迄不露面，他想到一個可怕的念頭。

因爲杜宇對他們說過，要宰歐陽不平如探囊取物，既然有此把握，而要他們打頭陣，顯然有借敵人之手除去他們之意。

他想到這一點，心神就無法集中，立被朱七抽冷子掃了一扇，又被何振武捅了一劍，最厲害的是余鎭海那一峨眉刺，把他的脊椎骨砸得稀爛。

通過前花園第一道門處，就遇上了一流護院如「金錢豹」汪奇，「韓七腿」韓立和「無影刀」藍天等人。歐陽不平道：

「杜宇和余紅紅假造『風雲教』之名作惡，與你等無干，如你們知錯悔改，就離莊去吧！」

「金錢豹」汪奇冷笑道：「別狂吹！今夜你們進入本莊，還打算出去嗎？」

文蘭道：「汪奇，法定和褚豪二人比你們三人如何？他們已經完了！」

汪奇道：「姑娘可以吃裏扒外，我等在這緊要關頭，却不能見甩手一走……」

何振武道：「三位再請三思，杜宇和余紅紅迄不露面，却叫你們這些小人物以一卵擊石，就有借刀殺人，除去你們這些累贅之意，你們居然還看不出來？」

「韓七腿」韓立道：「如果莊主借刀殺人，我們果眞被殺了，對他們有甚麼好處？」

何振武厲聲道：「人家要對付我們，不必倚靠你們這些人，如果眞有倚靠你們之意，也會要你們和法定及褚豪二人一起出手，才能發揮力量。」

這些話如何能說服這種人？況且杜宇的手段他們也略知一二，他們如何敢跑？

結果由文蘭和何振武二人在二十招以內都把對方摞倒了，只是並未殺死他們。

當他們進入內院時，只見寬敞的大院中，杜宇和余紅紅併肩站在院中。

杜宇哼聲道：「歐陽不平，你來得正好。」

歐陽不平道：「杜宇，你和余紅紅可是昔年害死家母的人？」

杜宇淡然道：「關于這件事，你們不論能不能擊敗我們，都會有人給你們答案的。」

歐陽不平道：「爲什麼你們要向家母施襲？總該有個理由吧？」

杜宇道：「大概沒有太大的理由，只因那時的龍門派不可一世，儼然武林盟主，不負令人看着不順眼。」

「好賊子！僅僅是妒嫉就以這等卑鄙手段害人！今夜我歐陽不平不把你們的心挖出來祭我亡母，誓不爲人。」

杜宇和余紅紅相視大笑，道：「歐陽不平，恐怕你這個指望是不會兌現了，你進入此莊就不可能再囫圇着出去的！」

朱七道：「姓杜的，大氣先別吹得太早。我們少門主敢來，已經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了！」

歐陽不平道：「杜宇，咱們還是手底下見。」

杜宇和紅紅一起撤下了長劍。

余鎭海大聲道：「怎麼？二對一？你們要不要臉？」

杜宇說道：「我們二人經常是同進同出，如果歐陽不平接不下來，可以預先聲明！」

歐陽不平道：「你們夫妻聯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就是這麼辦。」

「不。」杜宇立即否認，道：「我們並不是夫妻，我們之間規規矩矩，紅紅不過是寄住在此而已！」

「不是夫妻？」朱七道：「他娘的！連孩子都有了，況且孩子滿月大宴賓客，才過了幾天？還說沒玩過？這眞是自欺欺人！」

杜宇厲聲喝道：「我說不是就不是，沒有必要對你們說謊，這其中自是另有原因的——」

「好好，」歐陽不平道：「你是說這剛滿月不久的孩子不是你的？」

「當然不是……」

「這麼說來，果然是『彩虹劍』白雲的了！」

「不！他也配！」

「是『小天星』石中玉的？」

「無名小輩，他們那有這資格？」

朱七道：「嘿嘿！杜宇，你敢說這女人和他們二人沒有一腿嗎？試問，戴綠帽子的人到底是誰呀？是不是多得連數都數不清了？」

杜、余二人吼叫聲中，已各自攻出一劍。

歐陽不平絕不輕敵，但他在師門學藝，對天下各派各門大勢，研究得很透徹，所以練功極勤，對於破解各派的武功之法，也不遺餘力去揣摩。

現在，雙方各試了五招，歐陽不平發現，杜宇的劍術和紮基工夫要比余紅紅更好。

雖然以一對二仍有餘力，但如久戰，就十分不利，這兩人聯手，可以說是武林中百年罕見的大場面。

此刻，全莊的護院及莊丁，已手執火把，把這大院子團團圍住。

余鎭海道：「就讓何姑娘爲歐陽小門主掠陣，咱們其餘的人，先把四周的嘍囉除去再說，免得心裏不舒服！」

「對！」朱七說道：「反正遲早要和這些人火拚一場……」於是三人向四周撲去。

這工夫歐陽不平已和杜宇和余紅紅折騰了四五十招，二對一，他們似乎頗具信心。這「大羅劍法」由杜宇施展出來，另有一番氣勢。

歐陽不平估計，就是能擊敗他們，這樣打法也要百招以後，而杜宇這人又詐，不知還有什麼倚仗？

又是二十來招，杜、余二人後勁十足，越打越勇，而劍招的配搭也愈來愈精密無間，相反的，歐陽不平却有點左支右絀了。

文蘭立刻撤出長劍，但歐陽不平道：

「文蘭，妳不必出手，先在一邊掠陣就成了……」說話間，「唰」地一聲，褲管竟被杜宇的長劍挑破，但未傷及皮肉。

文蘭焦急地道：「不行，你一對二不公平，我非出手不可！」

「文蘭，妳在一邊監……監視着……那比出手更重要……請相信我……」

「嗤」地一聲，左肩上又被杜宇挑破了一個洞。杜宇獰笑道：「歐陽不平，看來我們二人就已經可以收拾你了……」

「怎麼？你們還請了幫手？」

「嘿嘿……」杜宇道：「那就要看你能支持多久，能不能佔到我們二人的便宜而定了……」

這工夫余紅紅狠毒的一劍又差點刺中歐陽不平的大腿，文蘭悲聲道：「姐姐……妳不要認賊作父……上次不平哥對妳手下留情了呀！」

看來歐陽不平越來越不濟，在四周拚殺的朱七、余鎭海及何振武等人已發現不妙了。何振武大聲道：「文蘭，妳這丫頭怎可袖手旁觀。還不快點帮小門主……」

文蘭這才挺劍攻上。

但是，就在這時，場中已起了變化。

在這頹勢之下，歐陽不平忽然施出了「天昊七劍」第一式，原來他是誘敵之計，因爲他不能不保留實力。

這一招奇特而威力無限的劍法，文蘭似曾相識，眼見二人的劍勢一緩，已無原先的咄咄逼人之勢了。

接着，「天昊七劍」第二式又已經出手。

杜、余二人似乎怎麼擋架閃挪都無把握破解，不約而同地退了兩步。

此刻在此屋中暗間花牎內，有一隻冷電似的眸子向外窺伺，就在這時，第三式又告出手。

杜、余二人在「嘶嘶」劍氣中驚叫着後退，但第四式接着施出，二人還未站穩，「嗡嗡」劍罡聲中，一隻斷臂已經飛了出去。

那是余紅紅的，而杜宇驚魂未定，劍才撩起，怪怪的一劍，已自他的右腿膝上部份切了過去。

在杜宇的右腿離開他的右大腿的同時，一條人影有如一片烏雲，自正屋窗中飛出。

幾乎是在到達歐陽不平身後的同時才劍出鞘的。歐陽不平聞聲大驚，把「蝶戀花」的身法施到極致，閃身扭步，半側身子，閃電的一劍，已在他的背上造成了衣裂皮破的一尺長痕。

這還是他的身手和反應都够高絕，換了任何人，不被劈成兩片，這一劍也會直達內腑的。

現在，雙方對了盤。

這施襲之人年約五十以下，長髮披肩，面如冠玉，長眉斜飛入鬢，鼻挺口闊，若非一雙長目稍嫌露白（眼珠白多黑少），眞正是一表人才。

歐陽不平心頭一凜道：「你可是『八荒居士』公孫浩然？」

「嘿……」來人背後還揹了個嬰兒，傲然道：「正是。」

歐陽不平哂然道：「眞正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以你的身份，居然向一個晚輩施襲！」

公孫浩然道：「本人和杜宇及余紅紅同輩，和你自也同輩。況殺敵致果，可以不擇手段，你不懂兵不厭詐的道理嗎？」

此刻余紅紅已因流血太快太多，奄奄一息，文蘭本想救她，却已是無能爲力，現在正站在歐陽不平身後，爲他背上敷止血藥。

這一尺長的口子雖不深，流血也不少，文蘭低聲道：「不平哥，此老賊揹着孩子，而且他又自稱和杜宇及姐姐平輩，這孩子是不是他的？」

「還是女人心細，大概錯不了吧……」歐陽不平道：「公孫浩然，這孩子是你的。」

「不錯。」

「你的人品不錯，名字起得也不錯，可惜根本沒什麼浩然之氣，你老婆快要死了！你連看她一眼都沒有！由此可見，使一干高手內力不暢的也是你教唆的了？」

「當然是我教唆的，本人若早知她淫蕩下賤，本居士不會在她身上種玉，死了倒也乾淨！」

「原來你把她放在丹桂山莊，不過是掩人耳目。」

「其實你要娶她，也無不可，雖是你傳了他們二人的武功，自稱是代師傳藝，以師兄妹稱呼之亦無不可，爲什麼却要杜宇和她成親？」

那知在一邊行將嚥氣的余紅紅吃力地道：「此賊試過一次……已經沒有本錢了……才叫杜宇假戲眞做……以便借種……但骨子裏却又妒恨杜宇入骨……襲歐陽雲仙的正……正是此賊……」

臨死前揭了公孫浩然的底，老賊正要動手，見她已經死了，只好作罷，歐陽不平道：「原來這孩子是你公孫大俠借箸代籌獲得的，將來不知道讓他姓杜還是姓公孫……」

寒芒閃爍，已到了歐陽不平面前不到一尺之處。

歐陽不平知道，不以「天昊七絕」對付是絕對應付不了的。甚至接不下對方三十招，因爲「八荒居士」和「天地一沙鷗」是齊名人物。

一聲龍吟，兩劍一接，歐陽不平本以膂力過人見稱，也不僅虎口發熱。

且正因爲是「天昊七絕」第三式，公孫浩然才沒得逞，但一劍又如閃電遞到。

歐陽不平的第四式和第五式接連施出，就搶到了先機，而公孫浩然也不再暗暗吃驚，過去一直以爲自己和「天地一沙鷗」齊名，功力相若，但由對方門下施出的絕招，自己竟有點吃力地退了半步！這老賊怎不驚怒？

但歐陽不平既然已搶佔了先機，就不會再放鬆，接着是第六式，只聞劍氣「嗤嗤」，一道白氣繚繞于兩劍的孔隙之中。

公孫浩然全身骨節一陣暴响，不遺餘力格架，已連退了兩大步。

歐陽不平等于是背水一戰，如果「天昊七絕」第七式傷不了此賊，今夜就凶多吉少了，所以也以十成的內力施出最後一式。

（以下轉入第一壹零頁）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洱海沉寶記（上）

朱家·文　可飛·圖

貪奪武林寶　爭出詭計謀

九月，秋風肅殺！

這是個蕭瑟蒼涼的季節，到處殘枝枯瘦，黃葉凋零，連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也似籠罩着點點輕愁。

晚鴉噪樹，暮靄蒼茫中，一個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正神情穆肅地默然站在岳王的墳墓之前，憑弔這一代為萬世景仰的忠骸。

過了很久，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不勝感慨繫之的喃喃自語着道：「朱仙慟讀班師詔，青史長留涅背文，唉！眞是一生忠勇，萬世綱常，給後人留下多少英雄垂範！」

他「範」字剛剛出口，突然雙眉眉梢一挑，疾伸中食二指，連頭都沒有轉動一下，便自右肩頭挾住一片自背後疾飄而來的紅葉。

「哈哈哈……好身手，我這要飯的果然沒有看錯，確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年輕高手！」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俊臉上掠過一絲冷峻的笑意，緩緩轉過身去，見一株龍形虬影的古柏下面，站着一個鬢髮蓬鬆灰白，腰間掛着一隻斗大酒葫蘆的年老化子，忙趨前幾步，含笑抱拳過：「常聽江湖上傳言，江南丐幫中的『迷糊酒丐』熊九，一生玩世不恭，遊戲風塵，看你老人家腰間掛着恁大個酒葫蘆，想必是傳言中的『迷糊酒丐』熊九熊老前輩了。」

老花子笑道：「熊九不錯是我老要飯的，酒丐也很適合我老要飯的身份，只是這『迷糊』二字的頭銜，實在難使我老要飯的服氣！」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正色道：「這正是老前輩慧根夙具，對擾擾紅塵中的事，想得開也看得開，有很多人勞碌終生，鑽名營利，希望能有一時半刻的『迷糊』也不可得呢！」

「小兄弟，你眞會說話，」熊九顯得非常高興的道：「咱們這個朋友算是交定了！」

十指一張，便向文士裝束的年輕人兩臂抓去。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急喝聲道：「慢來！」身形一幌，熊九兩手全部抓空，不禁一愣，說道：「你不願意和我要飯的交朋友。」

「嘻嘻！」文士裝束的年輕人笑指熊九那雙滿是油膩的手道：「瞧你那雙手好髒！」

熊九果然低頭瞧了一眼自己的油光閃閃的手，再看人家那身漿洗得清清潔潔的衣服，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見熊九一派純眞，心裏極為好感，兩手往後一背，歪着頭笑問道：「你眞想和在下交朋友？」

「是啊！」熊九一本正經地：「因為你很投我老要飯的脾氣。」

「可是，你知道在下願不願意呢？」

「這——」熊九怔住了，他當眞是沒有想到這點，心裏一急，又不禁習慣地使勁搔他那滿頭亂髮。

「老實說，我——」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故意逗他，將「我」字的尾音拉得很長很長。

「你不願意？」熊九兩顆環眼一翻，有點發急了。

「不！咱們這個朋友交上了！」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笑着伸出一雙瑩白的手，和熊九又骯髒，又粗糙的雙手，緊緊的交握着。

熊九忘形地呵呵笑道：「謝啦！小兄弟，你總算沒讓我老要飯的難堪！」微微一頓，又道：「咱們既已訂交，你總該告訴我老要飯的尊姓大名了吧。」

「在下祖明，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祖——明？」熊九兩眼望天，認真的想了一想，道：「嗯，這名字是沒聽說過，那你的綽號呢？」

「綽號？」祖明不由笑了起來，「江湖上的一個無名小卒，也弄個綽號，不笑掉人家的大牙才怪哩。」

「沒有綽號怎麼可以？」熊九睜着大環眼，道：「從現在開始，你的身份已經和以前不大相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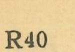
「哦？」祖明笑着道：「這在下倒沒有感覺到。」

「你應該感覺到的，」熊九大聲道：「因為，你現在已和我老要飯的訂了交，『迷糊酒丐』的口弟，沒個響亮的綽號怎成！」

祖明皺皺眉頭道：「想不到和有名氣的人交個朋友，還有恁些個麻煩，早知如此在下就……」

「怎麼樣？」

「不敢高攀了！」



「那可不行！咱們已經握過手了，豈能反悔！」熊九說着，突將語氣變得極為和緩的問：「兄弟，瞧你一身功力不俗，是藝出那位高人的門下？」

祖明搖搖頭道：「在下……」

熊九笑着糾正道：「不要再『在下在下』的了，咱們已經訂了交，豈可如此生份！」

「那在……我該怎麼稱呼呢？」

「老要飯的比你多吃幾十年飯，你就叫我一聲『老哥哥』，我就稱呼你『兄弟』，這不比較顯得親切熱絡。」

祖明笑着改口道：「小弟……」

「嗯，這就對了！」

「小弟並無師門。」

「那一定是家學淵源了。」

「不！寒門世代書香，並無習武之人。」祖明說：「小弟雖然粗通拳脚，但根本談不上『武學』二字。」

「兄弟，這你可是太自謙了，」熊九正色道：「老哥哥別無能耐，但對這雙招子（眼睛）倒頗有自信，憑你方才輕易的反手接住老哥哥那片紅葉，和閃避老哥哥驟然一抓的奇妙身法，就算是當今的一流高手，也不見得比你高明。」

「老哥哥你是在捧小弟，還是諷刺小弟？」

「不！這既不是捧，更不是諷刺，而是事實！」

祖明淡淡一笑道：「不瞞老哥哥說，小弟的武功，是蒙一位無名老人傳授的，小弟雖和他老人家朝夕相處了三年，但他老人家始終不願透露身份，也不同意小弟列入門牆，所以雖有授藝之實，却無師徒之名！」

熊九一聲喟嘆道：「江湖上盡多不尚名利的奇人異士，若老哥哥者流，眞是俗不可耐，小兄弟能得那位隱名奇人的青睞，確實福緣不淺！」

略頓又道：「聽小兄弟說話的口音，似非本地人氏？」

「句容天王寺。」

「嗯，緊隣龍蟠虎踞的金陵，好地方！」熊九豎了豎大姆指，又道：「來杭州大概不是純為憑弔岳王的忠骸吧？」

「來尋訪一位陌生的朋友。」

「冷鐵衣？」

祖明愕然道：「是呀！老哥哥怎會知道的？」

「想當然耳。」熊九哈哈大笑着掉了句文包，「冷鐵衣現在成了武林中的最熱門人物，不止小兄弟你在尋訪他，就連敝帮和幾大門派，以及一班黑道上的邪魔外道，都在搜尋他的蹤跡呢！」

「哦！這麼多人搜尋他為何呀？」

「噫！小兄弟，你尋訪他又為的甚麼呢？」

「這——」

「別這呀哪的啦，」熊九低聲地說道：「說穿了，還不都是為了那頂『雲彫白玉冠』麼！」

「可是小弟並無野心攫為已有啊！」

熊九道：「這個，老哥哥相信，一定是為了……」

「噹！噹！噹！」

三响報君知，打斷了熊九的話。

熊九神色間顯得極爲厭惡，兩支濃眉一揚，冷冷一笑道：「我老要飯的是天生一副窮骨頭，冥冥中就註定了是吃殘羹賸飯的命，這回你假瞎子可算是完全摸錯了門呢。」

祖明抬眼一看，見一個鳩容鵠面、頷下短髯，身穿一件老藍布齊膝長衫的瞎老人，左手提着報君知，右手握着一根點地竹枝，正緩步走了過來。

瞎眼老人似有某種奇異的感覺，居然知道走到離祖明七尺處停了下來，翻着兩顆白菓眼道：「這位年輕朋友可是要找冷鐵衣？」

祖明道：「不錯，老前輩可否指點迷津？」

瞎眼老人頷首笑道：「你算是完全問對了人！老實不客氣的說，目前來杭州追尋冷鐵衣的，有各門各派所派出的高手，不下數十人之多，但眞正知道冷鐵衣下落的，恐怕還只有區區賈瞎子一個人。」

祖明興奮的道：「此話當眞？」

「我賈瞎子有騙你的必要嗎？」

「這可難說得很，」熊九冷冷的接口道：「據老要飯的所知，你『白眼閻羅』賈仲奎只會損人利己，可從沒有這樣慷慨過！」

賈仲奎突然仰面打了陣哈哈，沉着臉道：「熊九，憑你這句話，『迷糊』二字實在太委屈你了，你確是一言擊中了我賈瞎子的要害，嘿嘿！既然你們把好朋友當作寃家，就算我賈瞎子是自找難堪好了！」話完，報君知噹的一响，轉身就走。

祖明急叫道：「老前輩請留步！」

賈仲奎聞聲止步，怒沖沖地道：「我賈瞎子是個不被信任的人，留此無益，朋友還有什麼見教？」

「在下信得過前輩，尚請指示……」

祖明的話尚未說完，賈仲奎突然翻身出杖，青竹杖幻起漫天杖影，分襲祖明胸前七處大穴。

熊九見狀，登時大怒，他雖和祖明說話，但兩下相距三四尺距離，賈瞎子來後，他因不恥賈瞎子的爲人，唯恐被沾汚了似的，又退開了幾步，這時賈瞎子猝然發難，大出意料之外，搶救旣已不及，就只有攻敵所必救了，一聲暴喝道：「打！」兩粒黑影，帶着撕裂空氣的銳嘯，擊向賈瞎子的腰背。

祖明也估不到賈瞎子會猝然施襲，所以顯得有點慌亂，不過他的一身武學，係傳自一位武林奇人，由於他天賦聰穎，加以又肯痛下苦功，所以時間雖僅短短三年，却已入室登堂，秘奧盡得，所差的只是火候和經驗了。

賈瞎子猝發的一蓬漫天杖影，雖使他有瞬間的失措，但究竟胸羅甚博，錯愕間，靈智巳自然的激發了反應，竟不閃不避，一雙瑩玉般的手掌，伸入漫天杖影中，以「分光捉影」手法，從無數幻化的杖影中，捕捉到了眞實的杖尖。

賈瞎子這根竹杖表面很像是根竹竿，其實是百鍊精鋼所鑄，屬於外門兵刄，名叫「點穴杖」。

他的初衷並未存傷害祖明之心，因爲祖明訪尋冷鐵衣的下落，正和他的目標相同，尤其是在這各派精英盡出，强敵環伺的爭逐情勢下，深深地感覺到勢孤力單，極思廣結奧援，他暗中偷聽到祖明不屬於任何門派，又年輕可欺，正是他想物色的對象，不過他還不太瞭解祖明武功的深淺，所以猝然襲擊，其實只不過想試試祖明的武功。

但他作夢也未想到祖明竟能從他那幻化的漫天杖影中，一伸手便捉住了杖尖，如非他親身體驗，假如是別人說給他聽，他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而更使他驚駭莫名的，在他的杖尖被捉住後，曾經惱羞成怒，企圖以內力制勝，將全身功力運集杖尖，一舉將對方震飛，果眞如此，祖明不死也得重傷，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運全力一震，竟如蜻蜓撼石柱般，動不了人家分毫！

正在這個時候，熊九擲出的兩點黑影又帶着破空銳嘯而至，將他逼得別無選擇餘地，只好棄杖保命，身子迅即往前一伏，兩點黑影幾乎是擦着後腦梢呼嘯而過，眞是險到極處，也嚇出了他一身冷汗！

三方面發動都快，電光石火，幾乎在同一瞬間。

賈瞎子站直身子後，從白菓眼中翻出兩粒黑如點漆的眸子，寒芒如電地凝視祖明片刻，驀地縱聲大笑道：「我賈瞎子竟看走了眼，小兄弟原來是位絕世高人，咱們這朋友可是交定了！」

熊九一副不屑的樣子，嘿嘿冷笑道：「眞是無恥之尤，打不過就套交情，我老要飯的都爲你臉紅！」

賈瞎子驀地轉身獰視着熊九喝道：「臭叫化子，你方才暗算賈爺，還沒有找你算帳呢！你在駡誰？」

熊九寒着臉道：「老要飯的總不會是發瘋駡自己吧。」

「臭叫化，」賈瞎子咬牙切齒地恨聲道：「別以爲你們花子帮的人多勢衆，就可目中無人，賈老子可不信邪，今天倒要掂掂你臭叫化的斤兩，憑什麼敢這樣猖狂！」右臂一抬，正欲揮臂劈出之際，祖明適時喝道：「且慢！」鋼杖一伸，攔在賈瞎子的前面。

賈瞎子冷聲道：「你可是欲代臭叫化架樑？」

祖明含笑搖頭道：「不！兩位都是兄弟的朋友，而且目標一致，所以我不希望兩位火併！」

賈瞎子本就未存拚鬥的意思，只因熊九在一旁冷嘲熱諷，使他一時下不了台，也可說是爲勢所迫，祖明出手一攔，他正好順水推舟，藉機下台，立掌變爲遙指，指着熊九喝道：「臭叫化，以後咱們是活寃家，死對頭，錯過今天，咱們那裏見着那裏幹，不死不休！」

熊九哼道：「老要飯的隨時奉陪！」

一場暴風雨暫時霧散雲開，祖明也將鋼杖雙手奉還給賈瞎子，含笑設道：「在下適才討巧儌倖，冒瀆之處，尚請前輩見諒！」

賈瞎子一臉苦笑，滿不是滋味的自祖明手中接過鋼杖，澀澀地道：「少俠功力驚人，賈某萬分佩服，青山不改，綠水長流，賈某要暫時告辭了！」

祖明急道：「賈前輩，你還未告知在下冷鐵衣現在匿居何處呢？」

賈瞎子瞪了熊九一眼，低聲道：「目前追尋冷鐵衣的江湖朋友太多，少俠如信得過賈某，今晚子正，咱們在『放鶴亭』見面？」

「在下準時前往！」祖明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了。

「賈某準時候駕，再見！」

賈瞎子說完話，仍舊翻出他那兩顆白菓眼，冲着熊九發出一聲冷笑，然後才敲着報君知，揚長而去。

熊九目送賈瞎子去遠，向祖明很愼重的道：「小兄弟，這瞎子鬼計多端，而且手段毒辣，江湖朋友莫不爲之側目，你難道當眞欲準時赴他的約會？」

祖明爽朗一笑道：「人無信不立，小弟既已答應準時赴約，即使龍潭虎穴，也要去的！」

頓了一頓，又道：「而且小弟另有個想法，賈瞎子平日雖然陰險惡毒，鬼計多端，但目前各派高手雲集，他巳深深感到勢單力薄，希望能多結奧援，像小弟這種身份，正是他心目中想拉攏的對象，所以小弟斷定，至少在冷鐵衣的事情未解決前，他不會對小弟心存惡意！」

熊九楞了楞道：「小兄弟，你可不能太自信，你怎能肯定他對你沒有惡意？老哥哥可是看得很清楚，他偷襲你時，杖影罩遍了你胸前的各處重穴，分明是對你沒有存好心，如非是小兄弟你武功高强，現在想巳……」

「不！」祖明很快的接口道：「小弟是當事人，瞭解得自然比老哥哥清楚，老實說，賈瞎子的武功比小弟並不遜色多少，他那支鋼杖巳經練到收發由心，控制自如，偷襲小弟時，雖然其勢洶洶，但拿捏得極有分寸，這對一個武功巳達爐火純青的人而言，固無太大窒碍，却給小弟極大的機會，否則，小弟也不會那麼容易捉住他的杖尖了。不過後來他奪杖時，確是動了肝火，想藉內力將小弟震傷，但巳無能爲力了。」

熊九搔着滿頭亂髮，不解的說道：「照你這麼說，他旣出手偷襲你，而又未存心傷你，那豈不是多此一舉，其用意何在呢？」

祖明笑笑道：「當然他是想利用小弟，但又不知小弟是否夠利用的條件，才出手相試，不過此人城府之深，確是使人心寒！」

「嗯，你這樣解釋，倒是有點道理。」熊九的心情似乎輕鬆多了，咧咀笑了笑道：「眼下情勢，對他確是不利，他旣想利用你，可能不會耍什麼花樣，不過此人心術太壞，凡事還是多防着他點的好。」

「老哥哥的金玉良言，小弟會緊緊牢記在心的。」

× × ×

孤山，像浮在西子湖中的一隻大貝殼，左接白堤，右接西冷橋，四週波光微漾，澄碧平靜，山色濃翠，花影迷人，加以處處古蹟，如聖因寺、放鶴亭、詁經精舍、西冷印社、四照樓、寶印山房等，都是值得遊覽留連的好地方。

祖明和假瞎子賈仲奎相約見面的「放鶴亭」，便是在這座孤嶼的東北隅。

子正，輕風徐徐，夜涼如水。

一鈎新月，高掛天中，滿天繁星，閃閃爍爍，像無數偷窺大地奧秘的小眼睛。

亥末，祖明便悄悄的離開了客棧，也許，這因爲是他出道以來的第一次約會，所以心情有點緊張，深恐躭誤了赴約的時間。

這時候西子湖的遊人巳經絕跡，四處一片寂靜，使人有種空曠悽凉的感覺。

祖明自個兒安步當車地遊覽了一會山色湖光，仰看北斗位置，巳入子時，才沿着「平湖秋月」勝景，經白堤，踏上了孤嶼。

據傳「放鶴亭」是宋代和靖居士林逋的飼鶴之處，林逋好奕，常扁舟一葉，到各寺院手談，如果家中有人來訪，應門童子便放出雙鶴在天空飛翔長唳，林逋便會很快的趕回家中接待訪客。

放鶴亭雖然很出名，是因物以人傳，其實只不過是一座並不起眼的木造亭子而已。

亭的附近遍植梅花，梅林香海，所以有「梅花嶼」之稱，可惜這時才不過暮秋時際，却領略不到萬蕊吐艷的浮動暗香，而只能欣賞盤曲虬結的蔽空鐵幹。

祖明來到放鶴亭，首先映進他眼簾的，是亭柱上一副清新雋永的對聯：「欲問梅消息，且待鶴歸來！」不禁使他想到林逋「梅妻鶴子」的傳說，而啞然失笑。

「老弟眞是信人！」賈瞎子像鬼魅似的，突然出現在祖明的身後，低聲道：「賈某因事來遲一步，勞老弟在此久候，眞是抱歉得很！」

祖明轉過身來，含笑道：「在下也是剛到。」

賈瞎子沒有說話，却沖着祖明神秘一笑，將報君知揣進胸衣內，便在亭前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祖明不明瞭賈瞎子神秘一笑的用意，便也報以一個淡淡的微笑。賈瞎子用鋼杖在身旁的石階上輕輕敲了敲，低聲道：「老弟請坐下來，咱們好方便說話。」

祖明坐下後，賈瞎子很得意的輕聲笑道：「老弟，今兒個晚上，這西子湖可眞是羣英畢集，熱鬧得很！一個個磨拳擦掌的，都準備擄刦冷鐵衣，還不知道被人耍了猴兒，如果他們知道是遭了戲弄，不一個個活活氣死才怪。」

祖明聞言一怔，道：「賈前輩是說這西子湖來了很多企圖擄刦冷鐵衣的武林人物？」

賈瞎子輕輕一笑道：「何止很多，應該說是該到的幾乎全到了。」

祖明眨了眨眼睛，疑惑的道：「這就奇了，在下來時，一路上到處留連，怎麼連個人影兒也未看到呢？」

賈瞎子道：「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爲你不是冷鐵衣，他們都藏身得很隱秘，自然不會隨便暴露，當然你連人影兒都看不到一個。」

「咱們現在不研究這些了，」祖明話入正題，目注賈瞎子輕聲道：「賈前輩約在下來放鶴亭，想必是欲賜告冷鉄衣的消息？」

「不錯。」

「我想不會沒有條件吧？」

「老弟果然是聰明人。」賈瞎子豎了

豎大拇指，然後莊容說道：「賈某的爲人，熊老花子想必和老弟談過了，所以咱們也用不着拐彎抹角，說得坦白點，咱們以後的合作，只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嗯，確是夠坦白！」祖明由衷的說道。

「目前的情勢很明顯，」賈瞎子語重心長的道：「老弟和賈某都是孤軍作戰，和各門派比較起來，自然是相形見拙，所以說咱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這個在下知道！」祖明點點頭，表示完全同意對方的見解。「前輩準備採取什麼手段對付冷鐵衣？」

「這可得臨時看情形來決定。」賈瞎子冷峻的道：「當然不是明搶，便是暗奪，此外別無他途！」

「明搶？暗奪？」祖明心裏不大贊成這兩種方式，因爲，這樣又與盜賊何異，不過，他還是很委婉的道：「這樣恐怕不太好吧，別人知道了，會很嚴厲批評咱們的！」

賈瞎子冷冷地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人家如何批評，那是人家的事，賈某並不在乎。如今事實已很明顯擺在眼前，即使咱們不動手，可是還有各門派的高手也在虎視眈眈，誰又能保證他們不强搶豪奪！」

這問題確使祖明一時感到很是爲難，賈瞎子和他是兩種不同典型的人，他當然不願和賈瞎子同流合汚，但是想想，賈瞎子說的話雖是有點偏激，却也有一部份道理……他沉思少頃，終於作了個違背自己意志的決定。

「你老弟孜慮好了嗎？」賈瞎子虛情假意的嘆了口氣道：「說句你老弟不見氣的話，你老弟是初入江湖，還不了解江湖上的人心險惡，賈某生平任性，雖是臭名在外，可並不掩飾，但有很多自詡是名門正派的人，整天扳着嚴肅的面孔，儼然以衞道者自居，其實是戴的一副僞善的假面具，欺世盜名，莫此爲甚！就以這次冷鐵衣所懷『雲彫白玉冠』爲例，他們還不是照樣心懷叵測，覬覦至寶！賈某並未存心引誘你老弟爲非作歹，而是……」

「好啦好啦！」祖明不願再聽他的道理，大聲阻止了他往下纏夾不清。「在下有件事想向前輩請教。」

「不用客氣，只要賈某知道的，一定作答。」

「冷鐵衣的武功如何？」

「這倒是不清楚，不過賈某曾見識過他的輕功，說得誇張點，幾乎已達飛行絕跡的境地，在當今武林中，賈某尚未見過輕功有這高成就的人！」賈瞎子由衷地誇讚。

「假如合前輩和在下二人之力，是否能將他制服？」

「這很難說，因爲賈某根本還不知他功力的深淺。」

「這就是了。」祖明一副老謀深算的樣子，「兵法告訴我們，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咱們現在是知己而不知彼，這個仗就不容易打了！」

賈瞎子驀地又翻出他那兩粒黑如點漆，光如亮星的眸子，凝視祖明半晌，才嘆了口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賈某眞該洗手息隱。」

略頓又道：「你老弟說得很對，『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可是我們用什麼辦法去『知彼』呢？」

祖明故作沉吟，片刻後，目注賈瞎子說道：「在下倒有了個辦法，只不知前輩是否信得過在下？」

「什麼辦法？你先說來聽聽。」

「在他身邊不露痕跡的埋一支伏兵，倆人接觸既多，再動之以友情，就不難探出他底細了。」

「嗯，是個好辦法！」賈瞎子點點頭，手不停地撫弄着頷下短髭，沉吟着說道：「可是——誰來充當這支伏兵呢？」

「在下！」祖明斬釘截鐵地，一口承當。

賈瞎子想了想，愼重其事的道：「老弟，咱們既然合作，就應該互相信賴，賈某和你老弟可說是一見如故，毫無疑念！你老弟想的辦法，賈某萬分贊成，只是賈某却有顧慮。」

「什麼顧慮？」

「培養友情，想非一朝一夕之事，賈某顧慮時間拉得太長，會夜長夢多！」

「時間絕不會太長……不過在下還想了解兩點疑問。」

「哦？」

「第一，冷鐵衣是否仍在杭州？其次是他用什麼方法？竟能將各門各派的高手全誘騙到西子湖來！」

「這——」

祖明道：「賈前輩如有碍難，可以不必作答。」

「冷鐵衣已於今年離開了杭州，往嘉興去。」賈瞎子尷尬的笑笑道：「冷鐵衣人雖並不文采，但却很是風流，每到一處，必先往秦樓楚館，去訪艷幟高張的花柳班頭，金谷園的小雲雀，便是他的相好，也是各門各派所利用的眼綫，冷鐵衣不知怎樣知道了這個秘密，却毫不聲張的加以利用，昨晚他約小雲雀，今晚子時來遊西湖，自然這話很快的便傳到了各派高手的耳中，其實冷鐵衣只是虛晃一槍，耍了各派高手一次猴兒。」

說完，不禁得意忘形的，高聲笑了起來。

祖明突用左手食指往唇上一壓，輕聲喝道：「前輩請噤聲！」

賈瞎子聞言一楞，祖明又道：「好像有人在窺伺咱們！」

「哈哈哈！年輕人好長的耳朵。」

隨着話聲，自和靖居士林逋住過的那間茅屋後面，緩步走出兩個嶙峋瘦骨、身材特長，都是穿着一襲白蔴布齊膝長衫，腰繫紅綢帶，扁臉塌鼻，頷下一撮黃焦焦山羊鬍子的怪人。

祖明看的一皺眉頭，心想，這兩個人的長像已經夠難看的了，偏偏還穿上這身怪裝，任怎樣看，也不像是一雙活人！

賈瞎子見到這兩個怪人現身，低聲向祖明道：「老弟，這兩人是崆峒派的高手，一名冉清，一名冉奇，是一雙孿生兄弟，最擅長的功夫是五毒掌，和兩儀合搏之術。」

祖明剛點了點頭，走在左首邊的怪人冉清已呵呵笑道：「賈瞎子，咱們兄弟這身裝束，是最顯眼的標幟，那還用得着你來嘮叨。」

賈瞎子白菓眼一翻，冷笑道：「你們『崆峒雙怪』的名氣，在江湖上並不見得如何響亮，用不着盡往自己臉上貼金。」

「哈哈，好說。」冉清笑道：「比之閣下『白眼閻羅』的名氣又如何？」

「不見得高明。」

「只要不賴就行了。」冉清笑着語氣一轉道：「剛才聽尊駕說，咱們都被那姓冷的小子耍了猴兒，此話可眞？」

「是眞是假，那是你們的事，你們自去揣摩好了，賈某沒有向你們解釋的必要。」一轉向祖明道：「老弟，咱們走！」

「走？」冉清冷哼一聲道：「怕沒那麼容易吧！」

賈瞎子至胸衣內掏出報君知，「噹」的敲了一下，冷聲道：「憑你們兩塊料，還能攔得住賈某！」

「這可很難說。」冉清威脅地道：「目前各大門派和花子帮的高手，都散在這西湖裏面，只要咱們兄弟打個信號，都會聞聲走來，那時人多嘴雜，意見紛歧，閣下就更難離處了！」

賈瞎子自言，心裏着實有點發毛，因爲冉清說的話雖跡近威脅，却也是實情，如眞讓冉清將各派高手引來，他再從中放把野火，對自己更是不利，爲今之計，只有先穩住「崆峒雙怪」，等機會再行設計除去。

他再三思忖，衡量輕重，終將胸中的一把無名怒火容忍下來，淡淡一笑道：「其實，賈某雖然獲知鐵衣的確實下落，却也甚感人手不足，恐一擊不中，對方携寶遠颺，以後鴻飛冥冥，再要找他就難了，所以正在和這位祖少俠籌思對策。」

冉清接口笑道：「這不正是『天作之合』嗎，你們深感人手不足，而咱們兄弟又樂意參加……」

賈瞎子已感到此非善地，急欲離開，所以不待對方話完，便接口道：「兩位如眞是誠心合作，咱們得另外找個隱蔽之處，以便詳細商討合作條件和奪寶辦法。」

「咱們的條件很簡單，用不着另找地方商量了，」冉清道：「只要讓咱們看看記載在『雲彫白玉冠』上面的三招『驚虹劍法』和三招『碎心指』就行了，其他的好處咱們一概不沾，至於如何想辦法奪寶，咱們兄弟完全聽從你們的安排，沒有意見！」

「行！」賈瞎子一招手道：「咱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 × ×

嘉興，在蘇州和杭州的中間，所以隋、唐時，屬蘇州轄地，五代初期又改屬杭州，直到宋代慶元初年，才和蘇、杭二府脫離從屬關係，升格爲嘉興府。

嘉興負海控山，川原沃衍，且因濱於海澨，魚鹽富饒，商旅四通八達，所以市街繁榮，並不稍遜蘇、杭二州，而成爲江南的一個大市鎭。

杭州有西湖，嘉興也有個南湖，膾炙人口的圓角菱，菱肉脆嫩而水份特多，便是這南湖的特產。

南湖的另一特色，便是遊湖畫舫上的船娘，一個個燕瘦環肥，風姿綽約，來這裏雇棹尋歡，原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欸乃聲中，偎紅倚綠，一邊欣賞河岸風景，一邊享受船裏柔情，這份清福，眞不啻羽化而登仙，難怪能吸引這多慕名而往的遊客！

這天，也就是早餐剛罷的時候，溫暖的陽光從厚厚的雲層裏掙扎着輻射下千萬道金綫，應該又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騎着一匹毛色黑得發亮，而且沒有半根雜毛的駿馬，到了南湖。

這年輕人有一張圓圓的黑臉膛，兩支濃而不粗的眉毛，一雙大而凝光的眼睛，鼻端，口闊，齒白，唇厚，加以他那一副魁梧的體型，和裁剪合身的衣褲，十足表現出一個男性的健壯美！

他到南湖後，先寄妥馬匹，然後好整以暇的瀏覽湖中景色。

兜攬生意的船娘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船頭上鶯啼燕叱，媚眼亂飛。

年輕人微彎的脣角，噙着一絲「迷死妞」的淡淡笑意，目光炯炯，在幾十艘畫舫中細挑慢揀，終於……

那是一艘小型畫舫，船頭上站着一個眉目清秀，婀娜多姿的少女，螓首微垂，一副不勝嬌羞的樣子！

畫舫客艙的兩壁窗門全支了起來，艙中央擺着一張矮脚四方桌，年輕人盤膝坐了下來，少女也緊挨着他身旁坐下，低聲問道：「公子可要酒菜？」

年輕人伸手在少女的嬌靨上輕輕捏了一下，笑道：「有花無酒少精神，有酒無花俗了人，有姑娘這等名花伴遊，豈能無酒！請吩咐送幾個精緻可口的下酒菜，和一罈上等花彫來。」

少女盈盈站了起來，輕盈一笑道：「公子請稍坐，妾去去就來。」

一會兒，送上酒菜，少女執壺斟了兩杯酒，舉杯道：「尚未請教公子尊姓？」

「冷。姑娘的芳名是……」

「怡怡。賤妾敬公子一杯。」

欸乃聲中，畫舫沿着小塘河緩緩前進，不到片刻，便看到了三座併立在河邊的七級浮屠。

「冷公子是初次來南湖？」怡怡杯酒下肚，雙頰登時飛上一片紅暈，她人本生得清秀，這時更顯得嬌艷欲滴，媚態撩人，冷姓年輕人看得情不自禁地將她一把摟入懷中，香了個面孔，笑道：「正是，却想不到能在南湖遇到姑娘這樣天生麗質，總算不負此行！」

怡怡緊緊偎在冷姓年輕人懷中，纖巧一笑道：「賤妾這船娘生涯，無殊牆花路柳，承公子這樣一誇獎，倒使賤妾不好意思了。」

冷姓年輕人顯然是位獵艷老手，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那樣熟練而自然，雖然他的一隻右手已經伸進怡怡的褻衣裏面，五根指頭已經爬上柔軟膩滑的胸脯，但表面上仍然不帶一絲烟火氣。

南湖雖然沒有西湖大，却是四濱開豁，湖邊間有三五株垂柳，柳絲在微風中搖曳，岸上人家，紅牆綠瓦，倒影在微漾波光中，宛如一幅着色的圖畫，逗人神情欲醉！

「怡怡。」

「嗯。」

「妳幹這船娘生涯多久了？」

「一年多。」

「啊……」

短短的幾句問答，兩人又沉默了。

冷姓年輕人一手緊摟着怡怡纖腰，一手却不停的在她胸域上大肆活動，他面部的表情，却和舉動大相逕庭，兩目微闔如老僧入定，圓圓的黑臉上，散發出一片湛湛神光。

怡怡的表情也是十分奇特，冷姓年輕人活動在她胸域的五根魔指，雖使得她心癢難搔，全身無着力處，眉梢眼角也蕩漾着春情，但如仔細觀察，在她春情蕩漾的嬌靨上，却又若隱若現的有一股朦朧的冷峭。

「湖景鬱蒼茫，非烟亦非雨，登樓披素襟，悠然渺寰宇！」

歌聲嘹亮，在湖面上繚繞縈迴。

冷姓年輕人雙目忽睜，眸子中暴射出兩道寒光，但一閃即逝，緩緩自怡怡的胸域抽出手來，在她臉上輕輕拍了一下，微笑道：「怡怡，來，咱們喝酒。」

怡怡坐直身子，整理了一下被弄亂的衣襟，然後狠狠白他一眼道：「逗得人家好難受。」

說完，又不勝嬌羞地掩面笑了起來。

這時，另一艘畫舫從後面趕了上來，艙中一男二女，男的玉面丹唇，一身文士裝束，看年齡雖不過二十上下，但却偎紅倚綠，左擁右抱。

「翠芬，來酒！」

偎在文士裝束年輕人左邊懷裏的紅裳女郎，皓腕輕舒，斟了滿滿一杯酒送到文士裝束年輕人的唇邊，他就着她的玉手一飲而盡，接着豪放的振聲而歌：「慢綰青絲髮，光砑點綾襪，床上小薰籠，韶舟新退紅。」

紅裳女郎翠芬擊掌嬌笑道：「祖公子，你唱得眞好聽，再唱一段好嗎？」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笑笑，又接着大聲唱道：「叵耐無端處，捻得從頭汚，惱得眼慵開，問人閑事來？」

冷姓年輕人驀地推開在懷裏的怡怡，抱拳遙向隣舫的祖姓年輕人大聲道：「尊駕歌聲清越，詞意風流，使冷某如飲醇醪，擬請過舫來一敍，不知尊意如何？」

祖姓年輕人也抱拳，然後用手一指道：「前面已是釣鰲磯，如蒙不棄由在下在凝雲亭作東。」

冷姓年輕人爽朗一笑道：「如此，冷某先謝了。」

說起這座「釣鰲磯」的歷史，須遠溯到五代時候，中吳節度使錢元璙爲增益南湖風景，便在這裏築了座很雄巍的高台，吏部尚書王希良且就地建了一座樓，朱欄碧瓦，氣象萬千，確使南湖生色不少，但後來時毀時建，直自明萬曆年間，才由知府龔勉斥貲，增葺亭軒，叠築釣鰲磯。

兩艘畫舫在磯旁停了下來，祖姓年輕人已先率二女下船，抱拳佇立磯上，候冷姓年輕人下船後，才作出個肅客的手勢道：「尊駕請！」

冷姓年輕人也同樣的謙讓道：「尊駕請！」

你謙我讓了一會，兩個年輕人的四隻手，終於在一陣哈哈朗笑聲中，緊緊交握在一起！

兩個年輕人挽臂併肩而行，三個船娘默默地跟在他們後面。

凝雲亭矗立釣鰲磯旁的高台之上，踞高遠眺，南湖景色盡收眼底。

亭中擺着一桌酒席，眞個是山珍海錯，水陸雜陳。

落座後，祖姓年輕人舉杯向冷姓年輕人道：「在下祖明，與尊駕萍水相逢，原不宜叩問姓氏，因見尊駕豪放豁達，不讓燕趙之風，使在下心儀萬分，不知肯見示大名否？」

冷姓年輕人哈哈笑道：「祖兄太客氣了，在下冷鐵衣，只不過是個落拓江湖的流浪漢而已。」

「啊！是冷兄，在下敬你一杯。」

兩個年輕人在一起，說話投機，惺惺相惜，碰了第一杯，自然下面有第二杯，第三杯……

冷鐵衣不但生性豪放，而且放蕩不羈，幾杯酒下肚，又將船妓怡怡摟入懷中，向祖明笑道：「人生如朝露，行樂當及時，面對此湖山勝景，美酒佳餚，將大好時光消耗在無關痛癢廢話裏，多麼可惜！」

祖明也一把摟住船妓翠芬纖腰，哈哈笑道：「冷兄宏論，使祖某茅塞頓開，筱萍斟酒，我要和冷公子浮三大白！」

筱萍是隨祖明而來的兩個船妓之一，斟滿酒杯酒後，一杯送給怡怡，一杯遞給翠芬。

兩個年輕人在兩個船妓的手上各飲了三杯，冷鐵衣又闔上了雙眼，享受着五根手指頭帶給他的滿足。

怡怡兩泓秋水似的眸子裏，突然閃過一片使人難以覺察的殺機，一抹紅暈飛上她的雙頰，嬌羞地低下了頭。

怡怡的瞬刻疏神，却沒有逃過祖明的眼睛，他心裏動了一下，但並未做出任何表示，也開始和懷中的翠芬糾纏不休！

中午時分，遊湖客漸多，釣鰲磯也失去了原有平靜，冷鐵衣站了起來，向祖明道：「此地已俗不可耐，使人無法再逗留下去，如蒙不棄，明晚在下作東，在長春巷鳳鳴院中和祖兄作竟夕歡。」

這種機會祖明自然不肯放棄，很高興的接受了邀請。

歸途中，怡怡偎在冷鐵衣懷裏，不勝離別之情地嬌笑道：「冷公子，賤妾今夜準備在家中爲你親自下厨，做幾樣可口的菜餚，不知你願不願意賞光？」

冷鐵衣猶豫了一下，突在怡怡的紅唇上「嘖」的親了個香，笑道：「美人相召，怎敢不願意！不過……」

「不過什麼？」怡怡螓首微仰，投給冷鐵衣一個嬌媚的白眼。

「我怎能找到妳家呢？」

「這還不簡單，你什麼時候來？」

「酉初。」

「賤妾就在碼頭上等你！」

× × ×

這是遠離湖濱里許的一棟木造瓦房，格局雖然不大，却也修葺一新。

這裏房子都是散散落落的，互不毗連，後面是一片小小的樹林，微風過處，樹葉「簌簌」作响，滙成一片天籟。

今夜，怡怡將自己刻意的修飾了一番，白天在船上招徠顧客，只是略施脂粉，穿了一套鑲藍花邊的衣褲，顯得極爲淡雅樸素，此時却打扮得極爲花俏；大紅花襖，葱綠長褲，鬢邊，還插了一枝淡紫的絨花。

閨房中雖非滿目錦繡，却也佈置得頗爲雅緻潔淨，很適合一個船娘的身份。

妝台上點着一盞銀缸，柔和的光綫，映照着房中的春光無限。

繡榻前面擺着一張小方桌，桌上幾色精緻的菜餚，和諧的色，和撲鼻的香，已足使人饞涎欲滴了。

冷鐵衣和怡怡相偎相倚的坐在繡榻上，這時怡怡已卸去了那件紅綾花襖，僅在胸前繫一件粉紅色兜肚！

怡怡媚眼如絲，吐氣如蘭地不停敬冷鐵衣的酒。

冷鐵衣似是量大如海，一連乾了二三十盞，仍無絲毫醉意。

冷鐵衣的手是永遠不甘寂寞的，尤其是怡怡今晚這身裝束，除了胸前有隻兜肚遮蓋，上身幾同全裸，這更方便了他手指的活動。

他的手指似有着無窮魔力，在怡怡白如羊脂的胸脯上輕輕一搓一揑，怡怡便會渾身一震，一陣酥痲感覺傳遍全身。

漸漸地，怡怡顯已抵擋不住這種强烈挑逗，嬌靨上已是春情洋溢，無邊慾火燒得她語不成聲。

冷鐵衣這時却突然陣前撤兵，將活躍在怡怡胸前的手抽了出來，柔聲道：「怡怡，時間已經不早了，謝謝妳的熱情欵待，因爲我還有很重要的事待辦，必須在子時前趕回城裏去。」

「不！不！」冷鐵衣說聲要走，就像是兜頭一盆凉水，頓時澆熄了怡怡的慾火，神智一朗，想到方才慾火焚身，不克自持的猴急像，不禁又羞、又愧、又悔、又恨，但她以色相將冷鐵衣誘來，且以待嫁雲英之身，任對方輕薄了個夠，當然是有目標的，也可以說開始便是個陷阱，她目的未達，豈肯任冷鐵衣輕易離去。「冷公子，你不能走！」

冷鐵衣一怔道：「爲甚麼？」

怡怡一副泫然欲滴的樣子，幽幽地道：「妾雖操賤業，却仍是清白女兒身，公子難道不能爲妾勉留一宵！」

冷鐵衣輕撫着怡怡香肩，溫言道：「請原諒，怡怡，我不是不願意滅燭留髡，而是……」

「而是妾爲風塵女子，恐沾汚了你！」怡怡顯然有了點激動，幾乎欲假戲眞作起來。

「怡怡，千萬別這樣想，」冷鐵衣道：「妳是個很可愛的姑娘，只因我確有要事在身！」

「好吧，妾相信你就是。」怡怡指着更漏壺道：「現在還不過戌正，從此地進城，用不了半個時辰，難道你不能再陪妾喝幾杯？」

冷鐵衣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好吧！妳眞是個痴情的姑娘！」

怡怡一聽冷鐵衣答應，登時愁顏盡解，又興高彩烈起來，嬌呼道：「娘，請爲我們蒸一爐好香！」

一會兒，一個年約半百的老婦人，果然顫巍巍的捧了一爐香進來！

老婦離去後，冷鐵衣低聲笑道：「怡怡，看妳這個樣子，妳娘看到，我眞有點不好意思！」

怡怡「咭」聲一笑，道：「你眞老實，她那是我親娘，我親娘早就死了，她只不過是個老鴇，我是她的搖錢樹，如此而已。」

略頓又撒嬌的說道：「離你進城還有一個時辰，你也寬寬衣，咱們好好的喝幾盞。」

冷鐵衣拗不過她，只好將外衣寬去，但怡怡却不依不饒地將他的小褂也剝了下來。

怡怡自己也卸掉了她上身僅有的一塊兜肚；瑩白如玉的柔嫩肌膚，和兩座顫巍巍，既堅挺而又富彈性的乳峯，登時躍進了冷鐵衣的眼簾。

這時滿室氤氳，如蘭如麝，冷鐵衣雖是遊戲人間，並不眞近女色，也不禁心旌搖搖，感到難於把持。

他深深吸了口氣，鎭住心神，怡怡適時飛來一觥，嬌笑着說道：「你陪我飲三巨觥！」

冷鐵衣像豪氣突發的道了聲：「好！」接過巨觥一飲而盡。

「再來一觥！」怡怡半倚在冷鐵衣懷中，將巨觥送到冷鐵衣嘴邊，冷鐵衣一仰脖子，又乾了。

怡怡斟上第三觥時，冷鐵衣突然摔了摔頭，說道：「奇怪，今夜怎麼這樣快就醉了……」

剛剛說到「了」字，頭一歪，身體也跟着向後倒去。

怡怡嬌艷如花的臉上，這時已是一片獰厲之色，恨恨地道：「你輕薄夠了姑娘，少不得姑娘要在你身上一刀一刀的割回來！」

她很快穿着整齊，輕輕擊了三掌。

隨着三响掌聲，進來一男一女兩個老人。

男的五旬開外，面容清癯，三綹長鬚，一身船伕裝束；女的便是方才送香爐來的老婦。

男老人掃了冷鐵衣一眼，轉向怡怡道：「怡兒，委屈你了！」

怡怡眼圈一紅道：「爲了報答師門，怡兒願不惜一切犧牲，只是這個人，請師父事後交給怡兒處置。」

男老人微微一笑，道：「你準備如何處置他？」

怡怡咬牙切齒道：「怡兒欲將他一刀一刀的慢慢凌遲，讓他嚐嚐凌辱女人的報應！」

男老人道：「好！爲師答應妳。『雲彫白玉冠』可曾搜到？」

「沒有搜到，他根本沒有帶在身邊。」怡怡說。

「嘿！這小子果然狡黠得很。」男老人冷笑聲中扣指連彈，封閉了冷鐵衣幾處重穴，然後向怡怡道：「怡兒，給他服顆解毒丸，爲師要以霹靂手段，逼他說出隱藏『雲彫白玉冠』的地方來！」

怡怡依言餵了冷鐵衣一顆解毒丸，這丸藥眞靈，不到幾句話的工夫，他便睜開

了眼睛，摔了摔頭，望着怡怡笑笑道：「酒香烟香人兒香，怡怡，我今晩恐怕是眞的喝醉了。」

怡怡柳眉直豎，嬌靨上一片寒霜，咬着銀牙恨聲道：「無恥淫賊，你已離死期不遠，還……」

男老人輕聲喝道：「怡兒！」

冷鐵衣似乎這才發覺房中還有人，兩肘往後一撐，想坐了起來，但失敗了，好像是全身乏力一般。

男老人走前兩步，微笑着向冷鐵衣道：「姓冷的，你果然有點門道，老夫下在酒中的迷魂露，居然奈何不了你，而且在中了老夫的散功香，服過解毒丸後，又能在幾句話的時間內醒過來，這使老夫不得不佩服你體質之異，功力之深了！」

冷鐵衣瞠目道：「原來這一切都是你們設的陷阱！」

男老人笑笑道：「你的武功太高，人也狡猾得緊，才逼老夫出此下策，這實在是不得已之事。」

冷鐵衣佯道：「那你們設這陷阱的目的，當然不外乎是報仇了，現在冷某已經落在你們手裏，自然只有認命，不過冷某和幾位都陌生得很，想不出……」

男老人仍是滿臉笑容，接口道：「難怪你會想不出，咱們既無寃，也無仇，而且也從未見過面。」

冷鐵衣不解的道：「那你們的目的何在呢？」

男老人突然面色一沉，冷冷地道：「姓冷的，你是個極頂聰明的人，應知『懷璧其罪』這句話的意思！」

「哦！」冷鐵衣似從恍然鑽出個大悟來，大聲道：「原來你也是想要那頂『雲彫白玉冠』！」

男老人沉聲道：「江湖重寶，誰都想據爲己有，只看是否能保得住，小伙子，你將它藏在什麼地方？」

冷鐵衣冷笑一聲，道：「尊駕自信能保得住？」

男老人道：「老夫是否能保得住，那是老夫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冷鐵衣道：「在下的生死都操縱在尊駕之手，本來用不着多操心，不過仍希望知道尊駕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鄷都『森羅鐵判』丁宓！」

「哦，原來是陰山山主，冷某倒是失敬了。」

丁宓冷哼一聲，獰笑道：「你既知老夫是誰，也應知老夫的手段，希望你能坦白說出藏匿白玉冠的地點，老夫也許不難爲你。」

冷鐵衣冷冷一笑，正欲反唇譏誚丁宓一番，驀聽窗外一聲清叱道：「無恥老賊，照打！」

幾點寒星，破窗飛入，直取丁宓背後「鳳眼」，「精促」，「笑腰」等幾處重穴，隔窗認穴，其準無比。

「森羅鐵判」丁宓也非等閒的人物，聽風辨位，大袖反身一揮，幾顆鐵蓮子全被掃落在地。嘿嘿冷笑道：「何方鼠輩，敢偷襲丁爺！」

伸手腰間撤出一支烏黑發光的判官筆，向老婦和怡怡道：「巧娘，怡兒，你們看住這姓冷的小子……」

「哈哈！冷某可不耐久候！」雙脚挑起榻前小方桌一送，直向丁宓撞去，丁宓逼得向側一閃身，小方桌却帶着滿桌碗盤酒桌，撞向迎面的窗戶。

只聽「劈啪，唏哩嘩啦」一陣亂响，迎面的窗戶被撞開了，小方桌飛出了窗外，桌上的碗盤器皿散落一地，而且都砸得粉碎。

冷鐵衣在挑飛小方桌的同時，雙臂一伸，兩縷銳嘯指風分襲老婦和怡怡，不容她們返身閃避，他已抓起榻上的衣服，一式「紫燕穿簾」，飛出了窗外。

他這些動作：挑桌、指襲、抓衣、飛身出窗，完全一氣呵成，快得使丁宓連思想反應都來不及。

「啊！冷兄，原來你沒有事呀！」是祖明驚喜的聲音。

冷鐵衣呵呵笑道：「冷某如果眞被他們暗算了，那才眞是陰溝裏翻船哩。」

「小子，你先別得意！」丁宓和老婦，以及怡怡，都已越窗追了出來，丁宓語聲森冷的喝道：「老夫雖耳聞你的一身武學，已介乎仙俠之流，却是總有點不大相信……」

冷鐵衣含笑道：「你可想試試看？」

丁宓道：「老夫這支鐵判，也會過不少高手，自然不甘菲薄！」

「就憑尊駕手中的一支判官筆麼？」

丁宓道：「當然還有拙荊，『孟婆子』范巧娘。」

「師父，還有怡兒呢！」怡怡手中已多了一支青鋼長劍，嬌靨上，籠着一片殺機。

冷鐵衣哈哈朗笑道：「一個判官，一個孟婆，都掌陰曹地府要職，本就不該擅離職守，偷偷溜到陽間來興風作浪，冷某義不容辭，自然要送他們回去！可是，怡怡你，咱們雖無雲雨之歡，却也有肌膚之親！」

怡怡一個清白女兒身，只因爲了支持恩師的奪寶計劃，不惜以色相爲餌，受盡了冷鐵衣的輕薄，早已羞憤交集，這時冷鐵衣再在言詞上予以凌辱，她自難忍受，一聲嬌叱：「萬惡賊子，姑娘和你拚了！」皓腕一抬，劍尖抖起一圈銀虹，身隨劍走，向冷鐵衣分心刺去。

這簡直是潑婦式的不要命打法，冷鐵衣自然不會讓她刺着，但也不願意傷她，身子一旋，便輕易地讓開了，而且手指趁勢在她的劍葉上輕輕敲了一下。

他這輕輕一敲，其實是含有警告作用，但怡怡已萌死志，根本不理會這一套，一柄劍如狂風暴雨般，向冷鐵衣瘋狂的捲去。

丁宓和范巧娘雖看出冷鐵衣不願傷害怡怡，但他們心裏另有打算，一聲大喝，各展兵刄向冷鐵衣攻去。

祖明却一旁看不慣這種以多爲勝的打法，欺身而上，一扇向丁宓點去，從中將丁宓攔了下來。

丁宓大怒道：「小子，方才你暗算老夫，老夫還沒有找你算帳呢，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判官筆一揮，向着祖明的肩腰砸了過去。

撤扇，旋身，祖明身子滴溜溜一轉，

繞到了丁宓的側背，仍是原式不變，一扇向丁宓的「笑腰」穴點去，同時嘴裏也不閒着，笑道：「人家小倆口兒恩恩愛愛的鬧着玩，偏你兩個老不死的不識趣，從中作梗。你不是想打架嗎，在下也正閒着，咱們比劃比劃也是一樣。」

祖明的身法快得出奇，說話間已一連換了四五個方位，也攻了丁宓四五扇，但每次都是同一招式——「仙人指路」，丁宓已處於被動，隨着祖明的扇子打轉，空自氣得七竅冒烟，哇哇怪叫！

她雖是和怡怡雙戰冷鐵衣，但因雙方功力相差懸殊，戮魂戟的招式雖然怪異，但對冷鐵衣毫不構成威脅。

怡怡經過一陣瘋狂的拚鬥，這時情緒反而冷靜下來，開始在芳心深處考慮一個問題。

她當初同意恩師計劃，以自己清白女兒身爲餌，來設這個粉紅陷阱，是存着犧牲小我圖報師門大恩的意思，當然這種決心，是需要大勇氣來支持的，却未想到他們師徒匆心思的詭計全落入敵人算中，而且自己還讓對方輕薄個夠。

× × ×

怡怡想到在畫舫，在房中，冷鐵衣的五根魔指在她的胸上輕撚慢攏，那時她的精神堤防，已接近完全崩潰的邊緣，只要冷鐵衣再進一步挑逗，她便會無條件的豎起白旗，任憑對方擺佈，可是冷鐵衣却是懸崖勒馬，她當時雖有一刹那的失望，怨恨冷鐵衣殘忍，但過後却又心存感激，冷鐵衣未乘人之危，對她橫施摧殘，而能保有少女最後的一點清白。

她對冷鐵衣的敵視，完全來至師門的貪得，而她却成了師門「貪得」犧牲者，除非一死報師門，或靑燈古佛，了此殘生，否則……

她想得忘神，劍招自然的慢了下來。

丁宓的一支判官筆，和祖明的一柄鐵骨摺扇拆了數十招，他是越打越震駭，祖明年紀不大，看起來最多不超過二十歲，可是一身武學，博如瀚海，無邊無際，他能擋人家數十招，那是人家留了情份，如眞生死相搏，他即使全力以赴，恐也如螳臂擋車，經不起人家雷霆萬鈞的一擊！

再偷看老妻和徒兒雙戰冷鐵衣，情形完全一樣，而且徒兒怡怡無精打彩，根本看不出絲毫的緊張氣氛。

他看清情勢，知道再這樣死皮賴臉的纒下去，只有徒自取辱，長嘆一聲，陡然收了判官筆。

祖明也一笑止住雲飄電閃般的身法。

丁宓沉聲喝道：「巧娘，怡兒，不要現眼了！」

冷鐵衣聞聲，先向後飄退數尺，然後目光烱烱望着丁宓，看他準備如何收拾這殘局。

只見丁宓驀一揚手，一道長形烏光帶着破空銳嘯，向屋後小林射出。

丁宓扔掉了自己的成名兵刄判官筆之後，走向冷鐵衣，神情頹喪地說道：「老夫一念之貪，自取其辱，只是累及我徒兒君怡……」

「呀！」他方說到君怡，只聽君怡突發一聲淒厲悲嚎，一轉身，向屋後小林狂奔而去。

「快！巧娘……」丁宓話剛出口，范巧娘飛身而起，向君怡追去。

丁宓搖搖頭，淒涼地苦笑道：「老夫這是自作孽！」

祖明過來微微一笑道：「其實丁前輩也不必過甚自責，這世上又能有幾人不起貪念的，就以武林中盛名素著的少林寺來說，平日的清譽是何等崇高，然而這次也不能免俗，竟派出大批僧侶，捲入這場奪寶紛爭之中，丁前輩及時自省，較之一班自命不凡，恒以俠義自居之輩，已不知高明多少了！」

冷鐵衣雙目中神光一閃，望了祖明一眼，却沒有說話。

丁宓苦若笑着稱謝道：「祖少俠宅心厚道，不記前愆的代老朽掩蓋，老朽萬分感激！」

微嘆口氣後繼續道：「老朽雖有『森羅鐵判』之惡名在外，但自信尚無重大惡跡，此次一念之錯，已噬臍莫及，只是君怡那孩子是無辜的，她善良純潔，爲了報答師門，竟不計一切犧牲，這完全是老朽的罪過，冷大俠，你以後如有機會再見到她，希望不要把她看作眞的壞女人，而使她再次受到傷害！老朽言盡於此，再見難期，告辭了！」

說完話，轉身一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祖明嘆道：「此老能知錯猛省，倒不失是個性情中人！」

冷鐵衣冷冷地道：「是否眞能知錯猛省，現在還言之過早。只是想不到祖兄原來也是有心人！」

祖明淡淡一笑道：「冷兄如將在下也看作見利忘義之輩，咱們這個朋友不交也罷。」話完，轉身就走。

冷鐵衣失聲笑道：「天色將曙，是應該走了，但不能忘了咱們今夜長春巷鳳鳴院之約！」

× × ×

「噹！噹！」兩响清越的報君知，直達三和客棧的後院。

祖明盥洗完畢，店小二送熱茶進來。

「伙計，外面是不是算命的？」

「是的，公子。」店小二阿諛的道：「看您紅光滿面，氣色好得很，不用算，就知道您正行好運！」

「謝謝你，伙計，還是麻煩你去請算命的進來吧。」

「小的這就給您去請。」

一會兒，店小二領進一個鳩形鵠面，頷下短髯，身穿一件藍布齊膝長衫，左手提着報君知，右手握着一根點地竹杖的瞎眼老人。

店小二照顧瞎老人落座，祖明取出一小塊碎銀子塞在他手裏，道：「去忙你的吧，有事我會招呼你的。」

店小二千恩萬謝的離去之後，瞎眼老人一雙白果眼一翻，現出兩粒黑如點漆的眸子，微笑道：「祖老弟這兩天成績如何呢？」

祖明也笑道：「剛剛搭上綫，還沒有摸着底，不過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也許今晚就可知分曉了。」

瞎老人——賈瞎子賈仲奎由衷地讚道：「祖老弟眞是手眼通天，老朽是甘拜下

風，至嘆弗如了！」

祖明道：「多謝賈前輩謬讚，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賈前輩杭州的事辦得如何？」

賈瞎子尷尬地道：「辦砸了！」

「辦砸了？賈前輩不是說有把握能穩住他們幾天。」

「不錯，老朽是說過這句話，而且一開始也辦得很順利，」賈瞎子唾沫四濺地怒道：「後來不知是那個龜孫子洩了我的底，以致激起衆怒，如非少林寺的智圓老禿驢給我解圍，賈某恐怕是沒命給你老弟報訊囉。」

這賈瞎子確是無情無義，少林寺的和尚救了他一命，他不感激倒還罷了，還在背地裏罵人禿驢。

祖明聽得眉頭一皺，問道：「他們可是都趕來了？」

「呃！大概比老朽早到半個時辰。」

「哈哈哈！」祖明大笑道：「是八方風雨會嘉興，以後就得各憑手段的了！」

賈瞎子沒有聽懂這句話的含意，也跟着「嘿嘿嘿」的乾笑了一陣，站起來道：「老朽不便在此久留，以免啓人疑竇，明天再來聽你老弟的好消息。」

祖明冷冷地道：「消息是好是壞，現尚無法預料，恕在下不遠送了。」

× × ×

華燈初上，祖明收拾整齊，匆匆地離開了客棧。

長春巷是這嘉興府裏較爲高級的勾欄區，鳳鳴院也是勾欄區內氣派最大的一座勾欄院。

祖明很快的找着了鳳鳴院，也很快的會着了冷鐵衣。冷鐵衣很熱情地歡迎他，同時也爲他介紹了個很清麗的粉頭。

祖明略事敷衍後，低聲向冷鐵衣道：「冷兄，在下有件很重要的事和你談談，可否借一步說話？」

冷鐵衣遲疑少頃，點點頭道：「好吧。這後面的院子裏倒還清靜，咱們到那裏去談。」

院子很大，而且還有幾棵亭亭如華蓋的龍爪槐，可惜未加整理，瓦礫垃圾成堆，且隱隱有股霉臭氣味。

兩人找個遠離房舍的角落，站定後，祖明急急地道：「冷兄，你可知那班追踪你的人，已經追到嘉興來了？」

冷鐵衣一愣，旋又輕鬆的笑道：「祖兄！你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吧？」

祖明面色微慍，道：「冷兄，咱們雖是萍水相逢，因在下敬佩你是條漢子，才誠懇的透個消息給你，想不到冷兄如此不信任在下，算在下是自找難堪，告辭！」

冷鐵衣察言觀色，已知所言非假，忙抱拳深深一揖道：「祖兄請留步！」

祖明憤然道：「冷兄還有何見教？」

冷鐵衣微嘆道：「以冷某目前這種四面楚歌的處境，祖兄既然拔刀相助，就應能體諒在下的苦衷！」

祖明想想，確也難怪對方懷疑，不由的滿腹氣憤登時平復不少，重又轉過身來，微微一笑道：「其實這並不能怪冷兄，在下和冷兄攀交，也是有目的的。」

冷鐵衣道：「在下早已看出來了。」

祖明一怔道：「哦？冷兄既已看出在下的企圖，爲什麼還要和在下接近呢？」

冷鐵衣笑笑道：「在下也說不出爲什麼，只是覺得祖兄具光風霽月的氣質，不像是個强搶豪奪之徒，而樂以親近！」

祖明尷尬一笑道：「承冷兄如此看重，倒使在下深感汗顏了！」

接着便將西子湖遇見「迷糊酒丐」熊九，和「白眼閻羅」賈仲奎之事，簡略的說了一遍，最後皺眉道：「在下雖也是爲了『雲彫白玉冠』而來，只是爲了想救人，並未存攫爲己有之心。」

「這個在下絕對相信！」冷鐵衣道：「不過——假如在下也說是正在尋找『雲彫白玉冠』，祖兄恐怕嗤之以鼻了？」

祖明笑道：「這確使人感到非常意外，我想這不是冷兄故意不讓在下的『驚人之語』專美於前吧？」

冷鐵衣嘆道：「在下是由衷之言，祖兄不信，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祖明道：「這可不能怪在下不信，只因事情的演變太突然了！」

「突然嗎？嘿！嘿！」冷鐵衣道：「在下不僅也在追尋『雲彫白玉冠』的下落，而且，還要追查當年謀奪它的兇手！」

「這就眞使在下迷惑了，『雲彫白玉冠』現不正由冷兄存着嗎？」

「祖兄親眼看到了？」

「在下雖未親眼看到，但此事已是喧騰江湖。」

「如果是在下蓄意散佈的謠言呢？」

祖明皺眉沉思片刻，忽揚眉笑道：「冷兄，在下有點明白你的苦心了，這叫做『清淵逼魚』，不過……」

「這辦法不一定準成，」冷鐵衣目中掠過一抹殺機，冷聲說道：「如果眞失敗了，冷某欲使他們十大門派悉化刦灰！」

祖明聞言，只覺一股寒意直襲心頭，暗忖：這頂「雲彫白玉冠」一定是涉着一件奇慘的兇案，否則冷鐵衣說話不會如此偏激！

「祖兄！」冷鐵衣激動的情緒很快的又平靜下來，笑道：「咱們只是萍水相逢的泛泛之交，却承祖兄傾心相告，使在下非常感動！也許祖兄心裏很鄙惡在下說話太偏激，狂妄，這是因爲祖兄不知在下遭遇之慘，否則……唉！暫時不說也罷。」

「冷兄，在下很瞭解你的心情，」祖明很誠懇地道：「同時也很感激冷兄將在下當朋友看待，如承不棄，有需在下効勞之處，請只管吩咐。」

「吩咐可不敢。」冷鐵衣抱拳道：「既承義施援手，在下確是有件事兒想請託祖兄。」

「啊！請說！」

「請代查一下，那幾派已到嘉興？」

「以後如何與冷兄聯絡呢？」

「在下會去客棧拜訪祖兄的。」

「既然如此，在下就此告辭！」

冷鐵衣道：「祖兄最好還是入內稍坐片刻再走！」

× ×

祖明悶悶地離開了鳳鳴院，冷鐵衣和他說的一番話，不停地在腦海裏盤旋，他相信冷鐵衣所說的每一句話，但不敢苟同冷鐵衣的偏激決定。

有一點疑問使他百思不解，冷鐵衣遭

遇既慘，隻身尋仇，爲甚麼常和一些風塲中的女子鬼混？

當然，祖明是一塊未經雕磨的渾金璞玉，對於男女間的事尚不甚了了，無從推測，其實，冷鐵衣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祖明自然更想不透其中原因了。

他走着想着，驀聽有人輕聲招呼道：「祖老弟，請隨我來！」

一條人影一幌，鑽進一條黑黝黝的小巷。祖明驟然間雖未看清那人的裝束模樣，但聽說話的口音，却頗像是曾在西子湖訂交的「迷糊酒丐」熊九。

這小巷異常窄狹，兩邊都是很高的牆，一點燈光也透不進來，祖明功力深厚眼能夜視，雖在初進巷時，因係驟從亮處轉入暗處，有瞬刻不適，但很快便適應了。

抬眼望去，見前面數丈處有個花子裝束的背影，他脚下一緊，以「八步趕蟬」的輕功身法，幾個飛縱，已和前面花子裝束的背影相距不足一丈，他正欲出聲招呼，花子裝束的人却突然向他招招手，一閃身，進了右邊的一扇小門。

祖明也跟着閃身進去，見裏面花木扶疏，却衰草沒脛，顯然是一座廢園。

他緊跟在花子裝束的人後面，又前行約三數丈，才見花子裝束的人在幾株白楊下停了下來，他笑着低聲招呼道：「老哥哥，你在鬧甚麼玄虛？」

花子裝束的人笑着轉過身來，祖明不禁一怔，這人的身材，裝束，甚至說話的口音，都有點像熊九，但却不是熊九，而是個長眉入鬢，頷下飄洒着一部花白長鬚的清癯老花子，正目光炯炯的望着他，微笑說道：「老弟，咱們老九另有差遣，沒有來……」

祖明心裏有種被騙的憤怒，冷聲道：「尊駕是甚麼人？愚弄在下目的何在？」

清癯老花子仍是笑容可掬的道：「姜藩，老弟聽說過嗎？」

「姜藩？」祖明覺得這名字很熟，突然腦中靈光一現，忙抱拳躬身，說道：「原來是丐帮帮主『三現雲龍』姜老前輩，小可失敬之處，尚望姜老前輩海涵！」

姜藩笑道：「不敢！祖老弟既和老夫師弟平輩論交，老夫可不敢克當『老前輩』的稱呼，老弟如不見棄，可沿熊九之例，叫老夫一聲『老哥哥』好了。」

祖明道：「姜老前輩乃是一帮之主，小可怎敢如此放肆！」

姜藩未再堅持，笑笑道：「老弟可知老夫將你引來此地的用意？」

祖明道：「小可愚昧，請姜老前輩明示！」

姜藩收歛起笑容，嘆口氣道：「事情的變化，殊出老夫的意料之外！」

這沒頭沒腦的一句話，祖明不知何所指，沒有答腔。

姜藩又歉然一笑道：「老弟和冷鐵衣的話，老夫都聽到了，眞想不到會牽涉出如此複雜的問題！」

祖明這才恍然了，便也想試探對方的看法，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眞是天際神龍，使小可萬分敬佩！」

姜藩笑道：「老弟，別駡人啦。偷聽人家談話，可並不是甚麼光彩之事！」

「老前輩對冷鐵衣所說的一切，眞的深信不疑？」

「深信與否，現在還不能確定，不過老夫心裏有一個疑團，已經存在多年了，也許這次就能解破。」姜藩沉聲道：「老夫引老弟到這座廢園來，就是要告知冷鐵衣所極想知道的消息。」

「啊！老前輩已經早查清楚了？」

「呃！」姜藩道：「十大門派中尚未趕來的，還有青城、點蒼、崑崙三派，不過老夫要略加說明，崑崙派間關萬里，很難及時趕到此地，青城派正爲逆徒弒師的巨變，鬧得如火如荼，自無力兼顧爭奪『雲彫白玉冠』之事，最後只有點蒼派。」

頓了一頓，姜藩繼續分析着道：「近幾年，點蒼派呈現一片繁榮，在西南一帶的威望，幾乎凌駕峨嵋與青城二派之上，『雲彫白玉冠』既與十大門派有關係，照常理說，該冠既然重現江湖，不管是存心佔有，或瞭解過去謀奪該冠的眞相，均不致不聞不問，所以說該來而不來，這就難免使人啓疑了！」

「呃，老前輩分析得極爲精闢！」祖明凝視着姜藩道：「老前輩既然已知『雲彫白玉冠』重現江湖，只不過是個陷阱，不知今後將採取甚麼立場？」

姜藩笑笑道：「目前還不能決定。」

「因爲老夫對冷鐵衣這人認識不夠，這須得看以後事實的演變！」

祖明默然片刻，岔開話題，道：「小可很想念熊老哥哥，老前輩再見着他時，請代小可致意問候。」

姜藩頷首道：「今晚他會去探訪祖老弟的。」

（下期續完）

勞力士・文

金鼠迷宮

東埔寨的皇帝威風八面，建築迷宮，收藏天下美女，金銀珠寶，埋在地下，那是這個國家最富强的時期。

三皇爺離開迷宮找金鼠

迷宮之內有許多金銀珠寶，係先王埋藏下來的國寶，想掘取它，要靠金鼠，因此三皇爺奉命出海搜購，料不到找到金鼠，在迷宮取得寶藏，反而弄到國破人亡！

柬埔寨現時已經落在越南之手，可是，它最出色的一座佛城，稱為「吳哥窟」，至今仍然屹立，傳說佛城之內有許多金銀珠寶埋藏在一處十分隱秘的地方，沒有人掘取，舊日施漢諾親王統治柬埔寨始終沒法把南洋羣島最巨的一個寶藏發掘出來，相信比較他更加古老的幾個皇朝，更加沒法找到它了，至於第一個埋藏寶物的皇帝，叫做「卡馬」，距今太過遙遠了，剛巧是公元八百年。

他之所以建造「吳哥窟」，並非把它築成佛塔，只是建築一座城，原來「吳哥」只是譯音，柬埔寨「吳哥」的字音就是



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中途遇着伏兵，柬埔寨皇帝死於亂軍，爪哇皇瓜白係最後的霸主。

「城」，沒有佛的意味，它會變成「佛城」，乃是後代的皇帝增加上去，那個「窟」字也是後人加上去的，表示它城內有城，佛塔連綿不絕，有如巨大的窟穴，凡此種種，俱是卡馬皇帝夢想不到。

雖然他也是信佛的人，却非認眞迷信，當時他征服印尼，威震一方，擄刼美女五百人，單是找個地方安置她們也不容易，索性築一座城，城內還有許多格，喚做迷宮，他坐在金殿之內，緊握闊邊劍，儼如天神。

如果他單是為了安置那麼多的寵姬，用不着築城，可見他築城而居，另有目的，把他征服各處大肆搜掠得來的金銀珠寶放在城內，另有秘密收藏。

假如今日的吳哥窟眞的有大批金銀珠寶收藏起來，那些寶物應屬於卡馬皇帝。

沒有一個皇帝像他那麼奢侈，用黃金鑄造小閣，還有巨大的金柱，甚至座椅也是純金鑄造的，如果他不是擁有大批黃金，決不會那麼浪費，從這個角度看，他在吳哥窟埋了許多金銀珠寶，並非謠傳了，為甚麼他這樣做呢？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懂得羣衆心理，越是對他尊敬，國力越加强大，故此築城埋金。

他埋藏的黃金相當多，這個消息終於被隣境一帮人馬綽號鬼王的戰士侵入，發生連場血戰，他死在亂軍中，眞正的藏金窟更加無人知曉，二十年之後，「渣耶華汶」這個平凡的人突然招兵買馬，推翻當時的聖上，揮金如土，殺入宮廷，把皇帝趕跑，就因為他有足够的黃金發動戰爭。

做了新王，他才宣佈自己的身份，原來他是卡馬王的私生子，換句話說，卡馬是死了，眞正懂得埋金地點的人就是他，甚至可以說只有他一個知道埋金的秘窟。

那個地方在何處？別的人不知曉！

從他登基的一天開始，三十年之內，「吳哥窟」發生過三次地震，料不到它沒有毁於烽火，却被地震毁滅，現時我們眼中所見的吳哥窟係八八九年所建的，當時的皇帝仍是「渣耶華汶」。

他在新的大城建築落成之後，黯然說：「我已經老了，傾全力建築一座新城，供養許多佛像，希望在天的佛保護它，不再發生地震！」

他一直諱疾忌醫，以為自己的病可以自癒，沒有把那種屬於腦袋的怪病講出來，直到他的病已經沉重，御醫無能為力，他想說些甚麼也辦不到，在一個寒冷的早上，雙眼一翻，便即倒地長眠。

他沒有說出寶藏的所在地，對整個國家大有影响，皇族裏面的人，大為震驚，特別是三個太子，渣耶哥，渣耶火以及渣耶龍，更加難受，難得三兄弟都是很互愛的，索性聚在一起磋商。

渣耶哥說：「所有人都知道我們的禁宮之內收藏了許多金銀珠寶，可是，我們竟然茫無所知，太過可笑！目前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如果沒有辦法把先王的藏寶找出來，不止是被人譏笑那麼簡單，還有可能因為缺糧兼缺餉，無法抵禦强隣，現時我們躲在這裏作出密密的計議，希望羣策羣力，挽回這個國家的命運。」

二皇爺渣耶火說：「假如皇上派我出戰，我一定是盡力而為的，捐軀報國，在所不計，反之，叫我找尋深宮的藏寶，非我之所長，自問對你沒有甚麼貢獻，還是跟三弟談談吧。」

三皇爺渣耶龍，足智多謀，武功也好，苦笑一下，說：「皇上，聽說你已經向所有才智過人的老翁虛心請教，他們仍是無法解決這個難題，我實在沒有自信心，不過，眼前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就算無法可想也要擠出一個辦法了，我建議找尋金鼠，做我們的導師。」

皇帝渣耶哥說：「你的建議不錯，聽說金鼠有本領在地面鑽下去，深達一百尺，試過幾次由這種老鼠掘出大批金子，故此牠有金鼠之稱，要是我們有辦法在境內找到金鼠，不妨試試，可惜柬埔寨從來沒有人捉過一隻金鼠，即使我想試試這個辦法也不知道到甚麼地方找牠。」

「如果皇上眞的有意捉幾隻金鼠回來，不是很困難的，爪哇一個島就有金鼠生長，索性派兵跨海進攻，必有所獲。」

「話雖這樣說，無緣無故揮兵攻打隣國，出師無名，有些不妙，還是托人到爪哇買幾隻金鼠回來吧，我們不妨付出這個代價，把一隻金鼠放在天秤的一邊，再把金子放在天秤另外一邊，金鼠有多少重，就可以換到多少黃金，希望你代表我跟他們磋商。」

渣耶火忽然插嘴，說：「既然金鼠的本領這樣大，他們為甚麼不做出這種活動，叫金鼠掘地尋金呢？」

渣耶龍說：「你想得太過樂觀了，地下有金銀珠寶，牠才可以找出來，翻遍了

爪哇的土地，沒有一塊金子，金鼠自然沒法找到金銀珠寶了，是也不是呢？」

渣耶火是個粗人，瞪着一雙大眼睛，不懂得怎樣回答。

皇帝渣耶哥聽了，很鄭重的說：「二弟，不准你多嘴，這件事情已經決定，三弟就立即出動。」

渣耶火悶着不做聲。

三日後，渣耶龍以特派員的身份，乘搭龍舟，前往爪哇。

登岸後，他率領兩名貼身侍衞，走向「爪哇宮」，見爪哇皇帝「瓜白」。

那時兩個國家並非作戰狀態，仍有邦交，皇帝「瓜白」當然是臉露笑容接見的，賜坐之後，設宴欵待這位嘉賓，說：「三皇爺遠道駕臨，必然有些公事，究竟有何貴幹呢？不妨賜告！」

「我此行是想乞婚的，聽聞三公主的艷色冠於南洋各地，可否賜予一見呢？」

「三皇爺，你說求婚，究竟是為了皇帝而來？抑或是為你自己着想？」

「當然是為我自己着想，皇帝的寵姬太多了，怎會沒有見過面就奉送一籮金子呢？我至今未娶，行年三十，應該成家立室了，倘蒙不棄，請予賜見，再者，我想娶她，她未必肯嫁我，還是彼此見一次面，有些認識，再談婚事，比較合理。」

「是的，三皇爺確是高見。」皇帝「瓜白」說了這一句，隨即下令召見三公主仙蒂。

「仙蒂」確是很艷麗的，亭亭玉立，有如一朶出水芙蓉，渣耶龍目不轉睛的欣賞，繼而，她翩翩起舞，姿勢美妙，他更加入迷。

看了一會，渣耶龍就忽然開口：「三公主表演的舞蹈，認眞出色，我也想獻醜，表演劍舞，大王是否准許呢？」

分明他的意思就是想借此揚威耀武，希望三公主仙蒂賞識他的武功，皇帝「瓜白」點了點頭，於是他落場表演，十分賣力，「仙蒂」看見他的身手敏捷，劍勢有如龍飛鳳舞，不自覺的向他暗送秋波。

就在那時，席上忽有一名武官站起來，很恭敬的向「瓜白」望了一眼，說：「大王，三皇爺的劍術確是天下無雙，不過，一個人舞劍，太過單調，可否由皇上指派國內出色的劍擊手落場跟他玩玩呢？」

他已經是全國知名的劍擊手，他斗胆在三皇爺的面前說出這種話來，分明是有心挑戰了，再又因為他私戀三公主已久，人所共知，看見三皇爺帶了黃金禮物乞婚，怎不會焦躁起來？這一場鬥劍必然是很精彩的了，故此所有人都期望欣賞它。

皇帝「瓜白」也想知道柬埔寨武功是否出色，聽了這個請求，他很樂意答應，仍然向三皇爺那邊很冷靜的說一兩句話，徵求對方的意思，再行定奪。

三皇爺傲然說：「大王，這位武官說得對，一人表演劍舞，只是舞動一把劍，看來漂亮，未知那劍法是否很出色，有人同在一起較量高下，當然是求之不得，坦白說，我也有此想，不過沒有講出來。」

既然渣耶龍同意，那一場劍舞就急轉直下，發展為械鬥。

那個武官叫做卡東，身經百戰，不過三十二歲，他最擅長的是一種頭大尾細的刀，叫做鬼頭刀，別人用鬼頭刀交手，不够靈活，他却不然，儘管兩個戰士在茅屋之內交鋒，他仍然可以運用貼身刀的戰術取勝，盡量迫近强敵出擊，而且在最短的距離發招，全身轉動，有如車輪，他在競技場上面運用「車輪貼身刀」不知道殺傷過多少悍將，那時他看見三皇爺單獨表演的劍術，漏洞太多，以為他落場交鋒，必操勝券，故此放心挑戰，殊不料對方好像知道他想貼身出擊，處處閃避，盡量保持三尺的距離，他就屈居下風。

稍為擅長武功的人都知道，劍長五尺，連同把手在內計算，如果持劍之人能够保持較遠的距離，必然勝過使刀的武士，雖然那一把刀也遠在相距五尺之遠的地方出擊，由於刀的作用是砍劈，並非直刺，一定要把大刀由上而下或者放橫斬劈，那就有了空隙，被對方乘虛而入，故此使刀的一邊總是想貼身發招，握劍之人就剛剛相反，盡量保持較長的距離，這一層道理，「卡東」心知肚明，認為這次他碰上了堅强的對手，由於他的好勝心特別强，威名遠播，不甘落敗，苦戰無功，把心一橫，索性倒地打滾，施展滾堂刀法出擊，向對方小腿砍劈。

滾堂刀是十八種刀法最凌厲的一種，由於揸刀的人用刀護頂，頻頻砍劈，專向下三路進攻，不懂得施展「釣魚劍」的戰士，必然落敗，反之，懂得用釣魚劍迎戰，把劍鋒由高處插下，那就反敗為勝，只要許多次豎直一把劍擋格的時候，有一次得手，順勢把劍尖往上一挑，便可以刺中對方的咽喉，故此這一路劍法係滾堂刀的死對頭，一經施展，十居其九獲勝。

衆目睽睽之下，眼前「卡東」的滾堂刀受制於釣魚劍，在場目擊龍虎鬥的人，不由自主的歡呼，令到卡東更加慚愧。

有三次他的鬼頭刀受制於對方的五尺長劍之下，如果對方發招，他輸定了，對方顯然擺出寬容的姿態，沒有出擊，其實再鬥下去他仍是輸定了，因為鬼頭刀比較一般長劍沉重得多，只是半個時辰，他就無力再戰，甚至大刀也提不起來。

如此一想，他就虛幌一刀，跳出圈外，大聲說：「罷手！」

跟着他叫人取出兩把牛角刀來。

只是眨一眨眼，兩把牛角刀已經握在他的手中。

他剛剛轉身再鬥，三公主仙蒂忽然尖叫一聲。

她所喊的一聲也是：「罷手！」

各人莫名其妙，她的侍婢忽然向三皇爺渣耶龍招手。



三皇爺包藏禍心，趁著宮內表演雜技，暗中派遣刺客江貴，乘機刺殺將軍以及皇爺；可是，刺客失手，好夢成空。

渣耶龍連忙收劍，走向她那邊。

三公主只是第一次跟他見面，仍然不辭冒昧，有話告訴他，那一句話必然是十分重要的了，故此他急於傾聽，急不及待的疾趨向前。

他剛剛走近，仙蒂就低聲說：「卡東的兩把牛角刀，刀尖有毒！」

只是輕輕的說了這一句，她就閉口。沒有人知道她說些什麼。

三皇爺渣耶龍剛剛落場交手，以爲雙方眞的是下場玩玩，故此他多次有把握取勝，仍然沒有下手把對方刺傷，那時他聽到三公主那一句，不由自主的怒火攻心，再度交手之前，他叫貼身侍衞把另外一種武器送上來。

兩個貼身侍衞的腰間，各有一把彎刀，只是一尺半長，叫做「明月刀」，這種刀的形狀有如一彎新月，同時利用這個名稱提醒揸刀之人，它特別適合夜戰。

那晚爪哇皇帝瓜白在夜間的廣場燃火挑燈設宴欵待貴賓，兩人交手，當然是夜戰了，故此他兩把明月刀正好及時出擊。

卡東自己變換武器，當然不能夠制止對方換過另一種武器的，他突然發覺渣耶龍所握的正是他所握的一類，不禁愕然。

儘管兩種武器都是「短兵器」的一類，刀身微彎，仍有分別的，牛角刀刀子中間有空位握刀，兩邊都是鋒利的尖端，兩把牛角刀等於有四個刀鋒，殺傷力大些，至於明月彎刀只有一個刀鋒，殺傷力較弱，不過，持刀的人不必担心另外一邊刀鋒無意中割傷自己，故此可攻可守，不像牛角刀那麼可怕，一攻就攻到盡，擅長刀法的人，不肯揸牛角刀，寧願以明月刀出戰，從這方面看，顯然渣耶龍就技勝一籌。

問題在這裏，渣耶龍除非爲勢所逼，決不會採用最毒辣的刀法出擊，對方剛剛相反，不單是招招狠毒，四個刀鋒俱是浸過毒藥的，見血封喉，故此兩虎相鬥，他們的命運已經註定必有一死，這一場「刀鬥」名符其實是生死之戰。

兩雄拚命相鬥，這一副景象，皇帝「瓜白」當然看得很淸楚，他甚至懂得卡東兩把牛角刀非同小可，相當奇怪，他竟然袖手旁觀！

三皇爺野心勃勃

渣耶龍就跟卡東再度交鋒，雙方都是很審愼的，尤其是渣耶龍，明知對方的刀鋒有毒，碰了一碰，便即命喪黃泉，他當然是更加小心翼翼的迎戰。

他先行採取守勢。

對方有如一頭蠻牛，旋風似的出招，一式三變，還把身體頻頻轉動，聲東擊西，無奈渣耶龍有了一個原則迎擊，無論如何，盡量採取守勢，希望對方鬥到力盡，自動棄刀，故此他盡量閃避，只是守候到最適當的機會，然後發招。

每次他發招俱是在對方雙刀齊出，中間有空隙，這種戰術是很厲害的，卡東又怕又恨。

苦鬥了一會，卡東偶然有一個絕好的機會，雙刀齊出，向對方由高處插下，眼見對方避無可避，怎料渣耶龍技勝一籌，這一招只是誘敵進攻，他雖然給卡東的刀風逼住，無奈向左右兩邊躲閃，却可以向背後倒頭來。

他擅長摔角當中的一招「穿心腿」，只是把雙刀捨命格住對方撲攻的兩把刀，背脊剛剛貼地，能够發力，他就把右腿向上踢出，一脚撑中對方的胸膛，整個卡東有如斷綫風箏似的飛出了一丈多遠，然後跌下來，刀也抛掉，顯然是他落敗了。

三皇爺緩緩的站起來。

在這一場「刀鬥」，他不單是表演出刀法的凌厲，還把他的機智和決心表現出來，他能够不流血的折服卡東，免得發生慘劇，確是老謀深算。無怪事後爪哇皇帝「瓜白」大爲賞識了。

筵席散後，他在深宮的機密室召見，只是他們二人在座，他很悠然問：「三皇爺，席上我看見仙蒂向你講了幾句，她說些甚麼？」

「她只是講了一句。」

「她說些甚麼？此間並無旁人，不妨說個詳細。」

「她對我說知，卡東的兩把牛角刀，刀鋒有毒！」

只是這一句，已經反映出自己的愛女傾心於他了，皇帝「瓜白」哈哈大笑，說：「三皇爺，你如此英勇，且又位高而多金，難怪仙蒂傾心於你，我明天就宣佈招你爲婿！」

「多謝皇帝！」渣耶龍爽朗的說。

皇帝瓜白忽又發問：「三皇爺，你的船上放了一大箱金子，相當沉重，需要用鐵絲罩住，看來必要六個大漢然後抬得動，你沒有看見過仙蒂之前，怎會下了如此大決心，把這一份豐厚的禮物相贈呢？」

「實不相瞞的說，皇帝，這一籮金子是我施展妙計騙來的，可謂借花敬佛！」

皇帝瓜白突然緊張起來，說：「你向誰行騙？」

「除了柬浦寨的皇帝渣耶哥，還有別人是那麼傻的嗎？」

「眞是有趣，你怎樣騙他呢？」

渣耶龍知道時機已至，把金鼠的謊言和盤托出來，補加一句解釋：「所有人都知道，金銀珠寶是沒有氣味的，狗也嗅不出來，老鼠的鼻子比不上貓，更加比不上狗，怎能嗅得出金銀珠寶？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金鼠這種動物，有的只是金毛鼠而已，你只要下令捕捉三幾百頭金毛鼠，把最有型的小鼠揀一百幾十頭出來，跟金子交換，我就可以拿去塞責，總算是有了交代，至於那些老鼠能否替渣耶哥皇帝嗅出金銀珠寶，那就要看他的運氣了！」

爪哇皇帝「瓜白」聽了，喜形於色，

說：「渣耶龍，你眞是我的好女婿！」

渣耶龍忽然說：「啓奏皇上，我把一籮金子奉送，只是一個開端，日後還有比較黃金更加有份量的東西，拱手相送。」

「還有一些品物比較黃金更加値錢嗎？是否貓眼石？」

「不是貓眼石，我的意思指柬埔寨這個國家。」

爪哇皇帝「瓜白」大吃一驚，說：「你的意思是想出賣你的哥哥了，是也不是呢？」

「不，我並非是想出賣他，我這樣做，只是爲了柬埔寨的人民着想，我認爲我比較他更加適合做柬埔寨的皇帝。說得更淸楚一些，不如這樣說，我很愛三公主仙蒂，你招聘我做駙馬之後，我把柬埔寨的國土奉送，那時爪哇的國土比較原來的國土大得多了，你沒有兒子，三個女兒當中，仙蒂最得你的歡心，你百年歸老之後，承繼權必然是她，如果她生兒育女，那就更加振振有詞的繼承父業，我是她的丈夫，豈不是等於我順理成章的變成柬埔寨皇帝？其實不必等候到你仙遊之後才做那邊的皇帝，只要你征服柬埔寨之後，册封我做小王，那就一切順利，到時你做大王我做小王，豈非形勢大好，足以統治萬邦？」

這番話自然使皇帝「瓜白」聽得進耳，他早已想把區區的爪哇擴大版圖，在東南亞稱雄，得到渣耶龍相助，當然是樂極忘形了，不單是一連設宴三日，使渣耶龍的地位提高，還立刻替他跟仙蒂成親，打算利用她的美色把這個充滿野心的青年勇士一顆心整個俘虜過來，變成征服東南亞的一員虎將。

可笑得很，這一連串的意外事件在爪哇那邊發生，柬埔寨皇帝渣耶哥，茫無所知，一個月後，派出去的一艘龍舟從爪哇回來，他上船看看，發覺兩大籮金光閃閃的「金毛鼠」，誤會牠是有本領嗅到金銀珠寶的「金鼠」，縱聲大笑，如在夢中。

掘出金銀珠寶銷匠慘死

渣耶哥係一國之尊，他認爲是絕對準確的事情，講了出來，沒有人反對，故此他毅然搬出一籮金子，換取兩籮金毛鼠，喜出望外，召集羣臣研究如何驅鼠尋金，仍然沒有人反對。

有一個老臣子叫做「葛洛」，毅然說：「鼠的性格靈活，善鑽，或者眞的有本領尋到金銀珠寶，亦未可料，最成問題的是我們根本上不知道金銀珠寶收藏在那一處，整個吳哥窟縱橫各有三哩，如果驅鼠尋覓，一千頭金鼠也沒法把之塡滿，依微臣的愚見，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把牠們加以分配，放在每一個大堂或細房，三頭到五頭，關上了房門，絕不給以飲食，原來住在該處的人，先行搬出，安排妥當之後，過了十天八天，然後分別開門入內巡視，任何一個地方所囚禁的金鼠，少了一頭兩頭，便即反映出哪個地方的地面之下必有秘密通道，看看地面的泥土是否鬆動，那就有可能追擒牠，亦即有機會找到地下的藏寶。」

渣耶哥皇帝大感興趣，想了想，說：「照道理說，老鼠不易嗅到金銀珠寶，再者，金銀珠寶乃係銅質石質，老鼠就算嗅到它也不會走向該處，你憑甚麼道理說它有可能鑽入地室下的藏寶洞呢？」

葛洛聽了，不慌不忙的回答：「收藏珠寶所在的地方，一定有些空隙，決不會密不通風，由於地室下有空隙之處，老鼠可能知情，懷疑那邊有食物，故此急急忙忙的鑽了去，此是微臣的忖測，是否如此，尚難定奪！」

雖然這種說法只是忖測之談，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驅鼠尋寶，不妨試試，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果然在第七個妃子居住的房間之內，少了一頭金鼠，皇帝渣耶哥喜出望外，立刻召集大臣戰將，監督一批人馬，不分朝夕的發掘。

入地五十尺過外，有一個鋤頭掘到一些硬物，錚的一聲，拔起鋤頭看看，那個用鋼鐵打造的鋤頭崩了一截，顯然有些不尋常的東西擋住去路，細心搜索，便即發現一個巨大的鐵箱，收藏的日子已久，它的外邊滿是鐵銹。

奇怪的是鐵箱沒有鎖，箱子的四週上下脗合，無法撬開，不過，捧起它來看看它太過輕了，可能是空的箱子。

搜掘的人不敢妄作主張，飛報皇帝，渣耶哥驚喜交集，召見大臣葛洛，三兄弟也在場，一起監視，另行召見鐵匠設法弄開它，鐵箱的蓋終於打開了，果然不出所料，箱內空空如也，渣耶哥氣得目瞪口呆，當場暈倒，各人趕快施救，另外召見御醫。

當晚的子夜，皇帝已經復元，三兄弟密密的計議，渣耶哥長嘆一聲，說：「這一次眞是弄巧反拙！鐵箱之內必然有金銀珠寶，可惜它被先王拿去，直到今時今日，我才發覺一種秘密，原來吳哥窟的金銀珠寶已經全都拿走，在父皇病逝之前，沒有半句話留下。這個假局被揭穿了，外邊的人知道我們沒法找到金銀珠寶，可能發兵侵犯，我在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弱點，眞是笨到無可救藥！」

三爺渣耶龍說道：「皇上息怒，雖然掘到一個空的鐵箱，太過掃興，不過，尋寶的希望不單是沒有中斷，反而濃厚得多！有一件事情你們大概忘記了，我們此行乃是追踪金鼠的，找到了鐵箱，看不見金鼠，牠的屍體也沒有出現，可能是另有秘密。」

「有甚麼秘密呢？」

「照我看！埋藏在泥土之間的鐵箱，可能不單是一個，還有另外幾箱，甚至有十幾個鐵箱，藏在更深之處，金鼠發覺鐵箱沒有食物，牠逼於向更深的地方鑽動，

故此在鐵箱之旁找不到牠的屍體，我們不妨繼續發掘，也許有更新的綫索，不過，這一次搜掘必須是極端秘密的，絕對不能夠讓外人知情。」

「爲甚麼要嚴守秘密呢？」

「當然是有道理，我才這樣說，首先，我從悲觀的方面着想，既然第一次搜掘，空空如也，假如繼續搜掘，仍是白費氣力，豈不是更加被人恥笑？再其次，眞的掘出寶箱，太多人知情，却又有些不妙，所有人垂涎珠寶，只要一百幾十個勇士叛亂，可能弄到全城大亂！如上所述，可見掘到珠寶抑或沒法掘到它，總是有麻煩，索性守口如瓶，那就沒有後患，兩位兄弟以爲我的見解是否有些道理呢？」

「大有道理！明晚我們三個人一起搜掘，這個消息，半句不能洩漏！」

他們三個人說做就做，當晚立刻搜掘，越掘越深，一直深入到乏力再掘爲止，他們的心血不是白費，果然在更深的地洞之內，搜索得到一個鐵箱，箱外有鎖，三個人喜出望外，盡快把它送到地面。

他們都很累了，想起了前途，興奮到忘形，立刻召見鎖匠何勒，帶了工具前來，把它弄開，看看鐵箱之內有些甚麼。

鐵箱的箱蓋打開了，赫然是珠寶，可以說是無價寶，他們驚喜到說不出話來。

何勒也很高興，喘息着說：「恭喜大王，千辛萬苦，果然找到這麼多的珠寶，今晚還有甚麼池方是要借重小人的沒有？如果沒有，小人告退了！」

「不，你還有些地方可以帮忙我們的，下邊可能有另外一些鐵箱，需要你開鎖，請你留下來，另有賞賜。」皇帝渣耶哥說。

鎖匠何勒只好留下。

三皇爺忽然開口：「何勒，你的體魄强壯，倒不如協助我們一臂之力，回到洞穴再找一遍吧，請你做開路先鋒！」

何勒聽了，心上一震，皇帝與二個皇爺都站在眼前，他那裏敢抗命呢？只好硬着頭皮參加掘寶的工作。

兩個時辰之後，四個人都走到地面，除了大鐵箱之外，再找到三個鐵箱，其中有一個特別沉重，叫鎖匠先行把它的鐵鎖弄開。

果然所料不差，鐵箱打開，放在箱內的東西，果然是金器。

照理一個鐵箱滿滿的放置金器，已經不錯了，可是，金器的價値比起珠寶就相差得太遠了，故此他們把目光投在另外的兩個鐵箱上面，仍是叫鎖匠何勒開鎖。

何勒有本領把它打開，揭開了箱蓋一看，全是貓眼石，桃紅鑽以及翡翠石，其中有些綠油油的翡翠石還是保存原來的形狀，沒有雕琢，製成玉器，可見收藏它的時期必然是很匆忙了。

三皇爺做夢也想不到這件事情居然錯有錯着，憑着金鼠之力，眞的找到幾箱珠寶，驚喜交集，反而說不出話來。

皇帝以及皇爺都沒有做聲，鎖匠何勒乘機開口，希望告退，皇帝渣耶哥向他望了一眼，稍停，勉强點頭答應，說：「三弟，你送他出去吧！」

渣耶龍聽了會意，把鎖匠送到外邊，剛剛離開宮門，只是走了十多步，他就拔出佩刀，把鎖匠攔腰砍劈，只是一刀，便即把這傢伙送進地府。

皇帝以及兩個皇爺還沒有想出甚麼巧妙的主意去利用那些金銀珠寶，殘夜將盡，只好各自歸寢。

鎖匠何勒的屍體在翌日被人發現，那個地方距離宮門不遠，有些人比較精明，即時想起，必然是他開罪了宮內最有權勢的人，然後有如此凄慘的收場，跟着想到行兇的人可能是皇帝，鼓噪不已，渣耶哥逼於派出御林軍鎭壓。

那晚三兄弟同在宮內飲宴，談及此事，渣耶火冷然向大哥說：「皇上，昨晚你叫三弟送客的，料想鎖匠何勒一定死在他的手上！」

渣耶龍冷然說：「不錯，那個鎖匠確是死在我的刀下。我逼於殺人滅口！」

「爲甚麼你要殺人滅口？」渣耶火粗聲粗氣的說。

「再簡單也沒有了，如果我們任由鎖匠照常過活，萬一他口疏，或者酒後失言，弄到盈千累萬的人湧入宮門索取寶物，豈非糟透？爲了柬埔寨的國運着想，不能不殺他！」

「哼！」渣耶火在旁很沉重的哼了一聲。

皇帝担心兩人同室操戈，趕快勸告兩人不要爭吵，還是談論正事好些，才把火氣冒升的局面壓制下來。

有了金銀珠寶就可以招兵買馬，鞏固國防，不過，到甚麼地方招兵買馬？柬埔寨的人早已躭於逸樂，無力一戰，還是向外邊招募精兵好些。

皇帝渣耶哥有這個主意，三皇爺乘機進言：「啓稟皇上，上次我到爪哇購買金鼠，發覺那個島很多美女，爪哇皇帝瓜白還把三公主賜給我伴寢，可否趁這個機會升她爲正式的妻子，乘機在爪哇招募兩萬精兵呢？我跟那邊的悍將卡東交過手，發覺他們確是堅强有力的戰士，不論武官抑或普通戰士都可以一戰，索性在爪哇招募好了，有我鎭壓，他們離鄉別井走到柬埔寨，一定不敢叛變！」

「好，那就由你策劃吧！」

過了幾天，三皇爺就名正言順的遠赴爪哇，看看丟冷了的妻子仙蒂，同時送上一批金銀珠寶給皇帝瓜白，又再瞞住仙蒂跟皇帝密商。

他很冷靜的說：「皇帝，上次我答應跟你合作，施展妙計，企圖推翻渣耶哥，建立一個我的朝廷，現時已經略有成就，今日我到貴國招募精兵，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準備跟入侵的國家一戰，其實是預先

爪哇皇帝瓜白，不得善終，欣賞舞技之際，從女婿手中接過一杯毒酒，一飲而盡，就此魂斷迷宮。

放下一隻棋子，隨時推翻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皇帝瓜白怎會不明白他的意思？聽了此言，喜形於色，說：「我征服了柬埔寨，一定封你做柬埔寨的皇帝！」

世界上的事情，千變萬化，三皇爺的詭計果然十分順利，更難得的是他名正言順，奉旨定婚，他把三公主帶返柬埔寨之後，還有兩萬精兵，威風凜凜，看來就像是另外一個皇帝，許多人依附他，原因是他在外邊散佈謠言，令到一般人相信當晚鎖匠死於宮門是皇帝醉後所殺！

卡東將軍胸部中了一刀

他無所不用其極的破壞皇帝信譽，竭力培養屬於他自己的黨羽，一切都是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的，他簡直沒有把大哥擺在心上，二弟渣耶火也是大不重視的，他最忌的一個人只是「卡東」！

卡東是他的眼中釘，這傢伙不單是他的對頭人，而且以前追求過他的妻子仙蒂，如果有機會，他必然設法把這個人殺掉，怎樣製造機會呢？這個問題，不易解決，一來因爲卡東是爪哇皇帝瓜白派出來的武官，不能夠無緣無故濫殺無辜，二來卡東本人亦有許多爪牙，隨時發動攻勢，別說兩萬精兵一起撲攻皇城，引起叛亂，即使五千精兵出擊，也是不容易對付的，因此他感到心煩意亂。

偶然他從一個馬戲班的藝員口中獲悉，將有盛大的馬戲班在東南亞各地輪迴演出，心生一計，先行找到心腹的人暗中策劃，然後把這一項計劃變成事實，企圖在一場飛刀表演的雜技當中，趁住卡東沒有防範，把這傢伙殺掉。

負責拋出飛刀的人叫做「江貴」，奉命苦練，百發百中，果然依計行事，皇帝渣耶哥根本就是喜歡趁熱鬧的人，每逢馬戲表演，一定興緻勃勃的欣賞，那時他還沒有坐在帝位，到了他已經登上了帝位，碰着從印尼渡江而來的馬戲班入境，不肯放過，索性召見馬戲班的負責人「金必多」，談妥條件，叫他們進入皇宮之內的廣場表演，包括最危險的空中飛人在內。

還沒有做出空中飛人的表演之前，已經出事了，由於前排的觀衆全是皇族中人以及帶兵官，「卡東」身型高大，座位比較突出，很易辨認，江貴出場表演飛刀絕技，很輕易的拋出飛刀，刀鋒有毒，向卡東身上拋擲，插入胸部，卡東倒下來，引起一場騷動，江貴乘機逃走，很明顯的是一項尋仇的勾當。

三皇爺早有預謀，下令各人不准離座，馬戲班繼續表演，騷動只是三幾分鐘就平息下來，可是，他的期望並無達到，因爲卡東也有預防，雖然中刀倒地，只是震了一震。

他的身上先用繩子把橡皮板箍緊，圍繞正面和側面，恍如一個硬殼，把胸腹包裹得緊緊，背後有很堅實的木料擋住，因爲他坐的是一張靠背椅，換言之，他雖然坐下來有說有笑，前面、背後以及側面都受到保護，他不怕別人暗算，因此能够死裏逃生！

儘管如此，他中了飛刀，仍然是受到震撼的，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他向左邊倒下，坐在隣室的人正是二皇爺渣耶火，他發覺卡東被人暗算，拔出佩刀，在旁守護，威風凜凜，有如天神，沒有人斗胆向他挑戰，卡東從昏亂中鎭定下來，看見守護他的人是二皇爺，不勝感激，掙扎着想站起來。

二皇爺渣耶火突然對他說：「卡東，暗算你的人未必是孤軍作戰，如果他們有十個八個人，發覺你完全沒有受傷，聯手進攻，秩序大亂，反而不美，你索性躺在地上，我派人把你抬出去，一口氣把你抬到你的軍營之內，那就安全得多，看完了馬戲表演，我再來看你，記得這一點，別人問及此事，你切勿說出眞相，推說酒後吹風突然暈倒好了！」

匆匆的說了幾句，二皇爺招了招手，立刻有幾個親信份子走近，還帶了竹床，把卡東抬走，卡東的黨羽趕快走過來接應，不必細表。

二皇爺渣耶火早已感到形勢不妙，原因是他認爲三弟野心勃勃，大哥沉迷女色，整個大局遲早必有變動，早就想跟外來的帶兵官聯絡，培植私人的勢力，碰上了這個機會，他當然不肯放過。

馬戲班表演完畢，二皇爺渣耶火匆匆忙忙的離座，走出宮門，策馬疾馳到卡東的營帳之外，另有衞兵通報，卡東走出來相迎。

兩人在卡東的營地之內相敍，卡東設宴欵待，舉杯痛飲，地上放下一塊橡皮板，上有一刀，卡東說：「那個刺客立心要我的一條賤命，倘不是我有這一塊板保護，那就完了，橡皮板厚達兩寸，如果它薄了一點，刀鋒刺穿了它，我亦喪生，因爲刀鋒醮了劇毒。」

「你怎樣知道它有毒呢？」

「因爲那塊橡皮板變色，如果刀上沒有毒，它决不會變色，此外，我還可以做一個試驗給你看。」

說到這裏，他揮了揮手，講了句話，二皇爺渣耶火聽不懂爪哇的話，只見一個衞兵牽狗入內，跟着看着卡東拔出橡皮板上面插着的一把刀，向牠拋過去。

卡東拋刀的手法快而準，狗兒吃了一刀，立刻倒地打滾，滾了幾滾，寂然不動，定眼看時，牠的膚色逐漸變黑，顯然中毒身亡了，二皇爺不自覺的驚呼了一聲，說：「刀鋒有毒？看來江貴不是普通的雜技藝員。」

「他究竟是怎麼身份的？」

「我暫時沒法回答你，不過，他現時仍然留在馬戲班內，我展開深入調查，遲

早必然查得出來。」

「皇帝對這件事情的觀感如何？」

「他只是知道一個將軍暈倒，沒有再問。」

「三皇爺的態度怎樣？」

「這傢伙簡直把這件事情沒有擺在心上，可鄙之至！」

因爲卡東聽了這一句話沒有做聲，二皇爺頗爲詫異，說：「你是否懷疑這件事情是由三皇爺主使的？」

「確有這種想法。」

「你是他帶來的第一員武官，統領兩萬精兵，怎會疑心他派人向你行刺？」

卡東聽了，氣湧如山，冷笑一聲，說道：「二皇爺，你誤會了，我並非他帶來的，我是爪哇皇帝瓜白派來的，並非協助他，而是監視他！此外，他上次到爪哇，已經跟我交過手，我打輸給他，他以爲我戰敗，含恨在心，俟機報復，又因我以前係三公主仙蒂的戀人，他以爲我仍是對她念念不忘，那些宿怨加起來就是我致命的因素，不過，我對他只是懷疑而已，沒有生擒江貴之前，我不會這樣快就做出結論的。」

「對，先決的原則就是生擒江貴，現時你切勿到外邊走動，還要吩咐營內官兵，散佈謠言，說你身上受重傷，沒法走下床來。至於調查江貴的身份，我盡快對你說知。」

「好極了，我們衷誠合作！」最後，卡東很認眞的說。

柬埔寨皇帝渣耶哥遠征印尼，大獲全勝，俘獲美女，奴隸，還有大批金銀珠寶，功成而歸。

連場血戰魔頭全部喪生

三天之後，二皇爺微服私行，找個機會，在林中的哨兵崗位跟卡東見面，把江貴的身份說出來，這傢伙一直是三皇爺手下做一級武官的，半年前辭退，留在家裏，苦練飛刀，顯然是另有所圖了，不過，他喜歡遠遊，武功不弱，苦練飛刀以及空中飛人的絕技，希望加入馬戲班暢遊東南亞各地，也是有可能的，無論如何，必須把他生擒，不過，他晚間甚少到外邊活動，馬戲班當中高手甚多，不易伏擊，如果我們把活活的亂箭射死，依然查不出甚麼，還是另想辦法好！」

卡東想了想，說：「像他這種人，必然是酒色之徒，那就容易抓他了，聽說柬埔寨有些娼寮是半明半暗的，不妨揀這種地方下手！」

「對，我眞是笨拙，爲甚麼不會想到這一招呢？」也許他有些地方是經常逛逛的，只要處有女人，我就有辦法抓他！」

兩人再度密密計議，可笑得很，江貴絕不知情。

在新月如銀的一晚，江貴跟三個藝員走向一處高級的娼寮，吃吃喝喝，盡情享樂，在美人窩裏面玩到殘夜將盡，然後走出來，打算在天曉之前回到馬戲班的營地睡覺，五個人俱是武林高手，而又身上有刀，至於他，還有八把飛刀，認爲沒人敢捋虎鬚了，殊不料他們五人只是走了一程，突然發覺前面有兩隻大猩猩擋住去路。

ㄊ個人當中有一個馴獸師在內，他喚做「高能」，向同伴說：「如果我不是看錯，前面眞的是兩頭大猩猩！」

「的確有兩隻大猩猩，毛茸茸的十分可怕，你快些走過去收拾牠！」

江貴有些生氣，說一句硬話，「高能」無可奈何的走過去，可是，局勢有變，不管他怎樣的大聲呼喝，那些大猩猩仍是無動於衷，有如一座山似的屹立。

「高能」提心吊胆的走過去，站在牠的面前。他想看清楚那兩隻大猩猩是否活人扮演，這個主意不錯，可惜他走得太近了，站在前面的大猩猩沒有異動，站在第二綫的另外一隻大猩猩，居然可以徒手放箭，一枝黑色箭桿的短箭脫手飛出來，高能慘叫一聲，便即倒下，臨死前喊了一聲：「猩猩是假的！」隨後寂然不動。

這句話飛進了江貴的耳朵，立刻醒悟，向後飛奔，另外的幾名藝員都是他的心腹，拔刀向猩猩欲劈，掩護他撤退。

江貴只是逃命，冷不提防他轉身飛奔，仍然有人擋住去路，一共有二三十人，個個握着特別闊大的擋箭牌，並無其他武器，逐步向他逼近。

江貴心亂如蔴，明知對方所握的盾牌是山上的籐造成，飛刀沒法刺破它，白白的拋擲，他仍是使勁的拋出飛刀。

八把飛刀拋盡，沒有一個人受傷，他咬牙切齒的決一死戰，拔出佩刀來，向人叢撲攻。

這一把刀是皇宮裏面有名氣的寶刀，乃係三皇爺貼身之物，因爲江貴效忠，斗胆行刺，贈送給他，江貴的刀法異常刁鑽，以爲那把寶刀可帮他突圍而出，怎料他連劈ㄊ個籐牌之後，對方已經把他引進林木之內，分別散開，有人從樹頂拋下一個漁網，他就變成網中魚，除了倒地打滾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當然是束手被擒了。

他覺醒之際，看見他置身的地方係一個大堂，四枝巨型的紅燭，熊熊高燃，還有些人聲作响。

他定神一望，坐在大堂正中的人，竟然是卡東，登時嚇得魂飛魄散，摸摸身邊，寶刀以及飛刀都失落了，只好硬着頭皮站起來。

就在這時，二皇爺渣耶火含笑走近，說：「江貴，不打不相識，你本身確是一條好漢，不過受人蒙蔽而已，讓我打圓場，使你跟卡東將軍言歸於好，好嗎？」

江貴那敢抗命？不斷的點頭。

轉瞬間，他就從階下囚變成座上客。

二皇爺先行敬酒，跟着把三皇爺的不法行爲說了一個詳盡，最後，勸告他棄暗投明，而且清清楚楚的對他說知，如果他執迷不悟，眼前就是死路一條。

江貴心亂如蔴，半晌沒有開口。

二皇爺向卡東望了一眼，說：「卡東將軍決不會計較私仇，因爲他跟你並無仇恨，你何必隱瞞事實做別人的替死鬼呢？你把幕後人說出來，他不單是不再跟你結怨，還送你一百兩金子，令你遠走高飛，生死之間，由你自行選擇，再好也沒有了，爲了你一家大小着想，你應該懂得怎樣做！」

事情發展到這裏，江貴長嘆一聲，把三皇爺吩咐他苦練飛刀下毒手的眞相和盤托出來。

卡東一直都沒有做聲，直到這時，然後開口：「江貴，庭階上面有黃金一百兩，我叫人把金子送到你的住宅，不過，送金的人一共有二十個，留在府上附近監視，直到你達成任務爲止，你可以照常住在馬戲班，也可以返家歇息，三日之內，一定要把三皇爺引出來，由我們出擊，在那一個地方下手，你自行決定，然後通知我們，達成任務之後，你可以全家走開。」

二皇爺又道：「江貴，最好你現時立刻想出個辦法來，佈局殺三皇爺！」

句句緊逼，江貫無可奈何，說：「他早日約我在茶亭之內計議，打算進兵印尼，日期是明天中午，我把茶亭的地點說出來，你們自行想辦法對付他，總之，我跟他在茶亭見面之後，略談談幾句，借故走開，你們的伏兵如潮湧入茶亭，他一個人必然應付不來。」

「就這樣辦！」二皇爺很冷靜的說。

到了茶亭約會的一天，江貴單人匹馬在那個地方恭候。正午，遙見三皇爺施施然走近，他迎上去說：「三皇爺，小的有機密事情相告，請移步走入茶亭。」

進入茶亭，四望無人，江貴很率直的說：「三皇爺，有人企圖殺你！」

「我知道了，行刺我的人就是你！」

「不，我那裏有這種胆量？再者，你是我的恩人，我決不會忘恩負義，今天我的身上，甚麼刀子也沒有，顯然我絕無害人之心！」

「混賬，爲了保護我，同時爲了保護你自己，怎會不帶寶刀，甚至不帶飛刀？分明是你受人所托，向我倒戈！那晚你被人抓去，我早已知道你被逼出賣朋友了，快些叫伏兵走出來！」

江貴嚇到渾身顫抖，想走，却又脚軟，稍爲怠慢，茶亭外邊已經伏兵齊出，喊殺連天。

三皇爺哈哈大笑，說：「伏兵果然出來了，倘不是我的靈機妙算，預先在高崗放了一百名弓箭手，今日必然死於伏兵的刀劍之下！」他說的確是事實，伏兵快要攻入茶亭，高崗上面一陣箭聲，飛箭如蝗，區區的三十個伏兵，全部中箭身亡。

江貴嚇到脚軟，沒法走動，他心知肚明，即使走出去也是死在亂箭之下，索性跪地求饒，三皇爺怒火攻心，揮刀一劈，江貴就人頭落地。

這一次佈局擒虎，反而損兵折將，卡東後悔不已。他依然沒有露面，一切動靜，只靠二皇爺在外打聽。

不久，二皇爺對他說知，三皇爺已經煽動皇帝渣耶哥遠征印尼，大軍即將出發，造了十艘戰船，準備下海。

「爲甚麼向印尼進軍呢？」卡東有些困惑。

二皇爺說：「大哥眞是昏庸，竟然聽從三弟的勸告，認爲印尼不堪一擊，打算揮兵遠征，擄刧財帛和美女！」

「那麼，這個昏君死期到了，即使他沒有死於海戰，歸途也會遇襲身亡。」

「誰有力量襲擊他呢？」

卡東很冷靜的說：「襲擊他的人正是爪哇皇帝瓜白！」

聽了這句話，二皇爺頓有所悟，說：「原來你是他派來做臥底的！」

「一點也不錯，事成之後，你的三個兄弟只是留下你一個，你就是柬埔寨的皇帝，切勿洩漏天機！」

局勢緊逼，二皇爺考慮之後，終於閉嘴不言。

接下去的日子充滿了血腥味，首先，渣耶哥率領大軍遠征，三皇爺同行，二皇爺留守柬埔寨，跟着一戰成功，歸途中遇到伏擊，皇帝死於亂軍中，果然是爪哇的皇帝瓜白登場，跟三皇爺同返柬埔寨的首都「金邊」，大宴羣臣，兼且表演各種舞蹈，精彩百出，可是，三皇爺親自敬酒之後，「瓜白」喝了登時斷腸喪生，宮內發生混戰，整個局面混亂，無可收拾。

卡東認爲時機已至，跟二皇爺出頭，率兵攻打，三皇爺揮軍作戰，血戰了三個月之久，他終於不敵，棄城逃走，以爲搶了戰船出海就可以突圍而出，怎料在船上三公主敬他一杯酒，然後說：「這種斷腸酒無色無味，不易覺察，當時你用它毒死我的父親，現時輪到你喝這杯酒了！」

他聽了這句話，腸內如絞，知道所言非虛，獰笑說：「好，我們同歸於盡！」

他集中全身力量，拔刀砍殺仙蒂，隨即斷腸而死。

整個局面敉平之後，二皇爺順理成章的坐上帝位，他送走卡東將軍時依依不捨地說：「我把朝政弄好之後，立刻到爪哇看你，那時你必然是爪哇的新君了！」

他看見卡東將軍率領萬多兵卒，分別乘坐大大小小的戰船離去，想起了宮廷之內洒了那麼多的鮮血，才奪取帝位，不禁凄然淚下。

爲了在宮中超渡亡魂，他不停的削減宮姬，增加僧侶，另外增建佛塔，最巨的佛塔有四個臉孔，分別朝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四個佛像的臉孔都是父親的顏臉，作爲永久性的紀念品。

那個佛像就是柬埔寨有名的「四面佛」，至今仍然屹立於斜陽芳草中。金銀珠寶藏在何處？却無人知曉。

（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不老神仙和心禪長老在少林寺築台鬥法，訂下兩派存亡，誰勝就領那一派依附得勝的那一派，結果是白蓮教不老神仙用七煞琴音將心禪長老的禪功震碎，屍骸變成灰飛烟滅，無我大師自知有滅門之禍，便掌擊自己天靈蓋而死，以身殉佛，不老神仙正在得意，徐廷封從屍灰中取出心禪的手掌，證明不老神仙還未得勝，因他訂明要對方變成灰燼，才能獲勝，這樣才挽救了少林派滅門之禍，不老神仙因見雲飛揚在場，又和他比試天蠶神功，死於雲飛揚手下，自己知道白蓮教被護法天地雙尊導成邪教，臨死托雲飛揚替他清理門戶，對付天地雙尊……

宦官弄權勢　商議除奸臣

老頭兒銅鑼緊接一陣亂敲，年青人不由自主的一陣亂爬，爬完第一條竹竿，接爬上第一條竹竿頂着的第二條竹竿。

「好——」老頭兒叫得震天價响，脚一挑，將地上的另一條竹竿挑飛半空。

那條竹竿正好落在第二條竹竿上，不偏不倚。

老頭兒手中的銅鑼沒有停下，年青人的動作也是，越爬越高，越過了第二條竹竿，再爬上第三條，一直爬到竿頂上。

鑼聲這才停下來，年青人也好像這才發覺人在那麼高，怪叫一聲，閉上眼睛，猴子也似縮起身子，這一動，竹竿立時一陣幌動。

三條竹竿接連差不多有六丈高，年青人那樣子懸着，當眞是驚險萬分，儘管搖幌，又是拍掌，喝采不絕。

年青人展顏一笑，雙目一睜，翻身竹竿上「金鷄獨立」，接在竹竿上打出了一套「醉八仙」。

這套拳打來滑稽，難度也甚高，在平地上打來已經不容易，何況在竹竿上。

年青人沒有喝酒，打來却醉態可掬，滑稽至極，只看得衆人又驚又笑。

徐廷封亦微笑，他看得很用心。也看出這個年青人身懷絕技不是一般的江湖賣解。

他當然也看出年青人一面正氣，也所以面上才有笑容。

拳套終於打盡，年青人雙拳收腰，收得却顯然急了一些，立時倒翻下來。

衆人脫口驚呼，憶蘭更不由自主搶出，年青人身形將近着地，腰身突然一挺，一個風車大轉，正好落在地上，雙脚立得穩穩的，那有甚麼事。

他伸手輕拍憶蘭的面頰，接將憶蘭捧回原位，還掏了一把花生放進憶蘭小手中，然後三個觔斗，落在場中，正好接下掉下來的兩條竹竿，往地上一插，抱拳一轉。

衆人大聲喝采，不由自主將銅錢拋出，老頭兒連聲多謝，銅鑼一翻，身子與之同時「滴溜溜」地轉，正好將拋來的銅錢都接在銅鑼內。

憶蘭看着，一雙小手落在身上，才省起身上並沒有銅錢，正要鑽出去找徐廷封，年青人已出現在她面前。「小妹妹，借你手上的糖葫蘆給我一用可以不可以？」

老頭兒這時候已將銅錢都接下，也正好轉到這邊，插口道：「千萬不要答應他，這個人饞嘴……」

話還未說完，憶蘭已然將糖葫蘆放在年青人手裏，老頭兒立時伸手掩住眼睛。

「你是要變戲法？」憶蘭問。

「你怎麼知道？」年青人含笑反問。

「我而且知道你一定會變得很好。」

年青人方要答話，老頭兒已分開掩着眼睛的手指，從指縫裏瞧出來。「變進肚子裏可就不好了。」

憶蘭搖頭。「我不相信你。」

老頭兒一縮肩膀，向衆人一攤手，衆人一陣笑，年青人也就在笑聲中將糖葫蘆拋起來，一面說：「看穩了。」

憶蘭瞪着一雙大眼睛，圍觀衆人也沒有例外，兩個錦衣衛也就在這時候擠進來，大模斯樣的交搭雙手，冷眼看着那個年青人。

年青人雙手翻飛，將那串糖葫蘆拋來拋去，繞場一周，又回到憶蘭面前，憶蘭仍然看到那串糖葫蘆，可是一眨眼便不見了。

年青人雙手同時握拳，放在憶蘭面前，憶蘭左看右看，叫：「在左手！」

年青人左拳一翻攤開，那裏有糖葫蘆，憶蘭接笑嚷：「在右手！」

「也不在。」年青人右拳亦一翻攤開，果然亦空無一物。

「在那兒。」憶蘭好奇的追問。

「當然在他的肚子裏了。」老頭兒歎着氣，大搖其頭。「叫他張開嘴巴，說不定還有些剩下來。」

年青人不等憶蘭開口已張開嘴巴，也是沒有。

「在那兒？」憶蘭上下打量年青人。

「他們其中一個的身上。」年青人環顧一眼。

憶蘭目光隨着一轉。「怎會的。」

「不相信？」

憶蘭搖頭，年青人打了一個「哈哈」，一個觔斗倒翻出去，再一個，翻落在那兩個錦衣衞面前，仍然是面向憶蘭。

憶蘭追前三步，伸出小手。「還我糖糖。」

「在這裏。」年青人轉望左面那個錦衣衞。「在這位軍爺身上。」

那個錦衣衞一皺眉，年青人手已抹在他腰上，順手一抽，果然抽出了那串糖葫蘆。

衆人看見是錦衣衞，如何笑得出來，憶蘭却是不管那許多，大拍手掌。

那個錦衣衞給年青人那麼在腰間一抹一抽，兩條眉毛便揚起來，怒形於色。

年青人却沒有在意，轉身方待走向憶蘭，那個錦衣衞的左手已落在他肩頭上，看來萬無一失，年青人的肩頭有意無意旁移，立時落空。

「小子——」那個錦衣衞一步搶出。

「你認識我啊？」年青人有些意外似的。

老頭兒同時大笑着走過來。「原來是認識的串同玩這個把戲。」

那個錦衣衞面色一沉，說道：「老頭兒——」

老頭兒一怔，傻了臉。「怎麼連我你也認識，這個嫌疑如何躲避喲。」

「老頭兒——」錦衣衞叱喝。「你在胡說甚麼，大爺甚麼時候認識你們。」

「你却是知道我叫老頭兒，我這個徒弟叫小子。」老頭兒一臉的詫異之色，完全不像在開玩笑。

「胡鬧！」另一個錦衣衞接着一聲喝罵。

老頭兒轉顧小子。「我早就叫你改過另一個名字的了，是不是，總是沒有人相信你叫小子。」

「我相信。」憶蘭接笑嚷：「小子，老頭兒。」

老頭兒開懷大笑，小子隨即翻身落在憶蘭面前。「小妹妹，葫蘆糖還你。」

「我叫憶蘭。」憶蘭接過糖葫蘆，咬了一口。「小子，你也吃——」

小子搖頭。「我要吃拳頭了。」

話口未完，那個錦衣衞已竄到他背後，一拳擊來，小子轉身閃開，笑顧。「何必這樣認眞？」

「你是吃了獅子腿，老虎心，斗胆捉弄大爺！」那個錦衣衞呼喝着拳脚展開，盡往小子身上招呼。

小子身形矯活，一面雙手亂搖，一面閃避，看似狼狽，却是閃避得恰到好處，那個錦衣衞拳脚雖然快，祇是不免處處落空。

「好小子，原來眞的有幾下子，難怪敢來尋大爺開心！」另一個錦衣衞隨亦撲出來。

小子若無其事，「醉八仙」身形展開，從容周旋在兩個錦衣衞當中，仍然只是閃避，並不還手。

圍觀衆人難得看見一場眞打，除了眞正怕事的，非獨不散開，而且吶喊助威。

憶蘭亦沒有離開，只是緊張的看着。

那兩個錦衣衞以二對一，好一會見非獨不能夠擊中小子，甚至連衣角也沒沾着，一張臉如何放得下，老羞成惱，一個眼色，拔刀出鞘。

衆人看見動兵器，慌忙散開，憶蘭却沒有事兒的，小子一眼瞥見連忙躍過來。「小妹妹，別再看了，快快回家。」

憶蘭看看那兩個錦衣衞，搖頭。「我可不怕他們。」

那兩個錦衣衞已然左右追近，雙刀齊舉，正要劈下，一聲喝叱已然傳來：「住手——」

徐廷封喝叱同時在人叢中跨出，不怒而威。

「爹——」憶蘭叫着奔過去，牽着徐廷封的袖子。「那兩個不是好人。」

徐廷封牽着憶蘭，繼續走前去，那兩個錦衣衞一見立時變了面色，收刀忙要施禮，徐廷封已然揮手道：「這位小兄弟只是變戲法，並無惡意，你們又何必這樣認眞。」

那兩個錦衣衞自知理虧，也素知徐廷封爲人，不敢分辯，垂下頭去。

「去——」徐廷封也沒有多說甚麼，揮揮手。

兩個錦衣衞如釋重負，齊吁了一口氣，慌忙退下。

老頭兒隨即走過來，連聲道：「了不起了不起。」接顧小子。「你就是沒出息，看這位大爺，隨便幾句話，事情便解決了。」

小子聳聳肩膀。「他們是同一條路的，當然容易說話解決。」

「眞的。」老頭兒偏着頭打量了徐廷封。

「老前輩——」徐廷封抱拳，道：「令徒身手不凡，若非手下留情，他們連拔刀的機會相信也沒有，用不着等到我來說話。」

「是不是？」老頭兒反問小子。「你這麼本領，怎麼不弄翻他們？」

「師父，你是喝醉了，徒兒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開罪朝廷中人。」

「朝廷中人？」老頭兒好像突然清醒過來，露出了恐懼的神態。

「兩位——」徐廷封再抱拳。「尚未請教高姓大名——」

「我不就是老頭兒，他不就是小子了？」老頭兒突然打一個寒噤。「你查根問底，是要找我們——」

徐廷封苦笑截道：「只是要跟兩位交個朋友。」

老頭兒有點受寵若驚，小子却冷笑。「不必了，我們江湖賣解的高攀不起朝廷中的貴人。」

他隨即走過去收拾東西，憶蘭跟着走過來，輕聲問：「小子，你甚麼時候再在這兒表演？」

「要是沒有人來找麻煩，每一天都在。」目光落在憶蘭的面上，小子又有了笑容。

「好啊——」憶蘭雀躍。「我明天再來。」

「最好不要跟你爺一起。」小子壓着聲音。

「爲甚麼？」憶蘭奇怪地。

「他氣派太大，有他在，誰還有心情來看我們表演。」

「我明白了。」憶蘭點頭。

徐廷封聽着不由莞爾，他看出這師徒是從二人身懷絕技，有心結交，但對方既然不大樂意，也不勉强，他相信緣份，若是有緣份，總會成爲朋友的。

也不知怎的，那剎那他突然又想起了傅香君。

× × ×

回到侯府已接近黃昏。

守門的侍衞看見徐廷封回來，神色都顯得有些怪異。徐廷封沒有在意，只顧吩咐憶蘭，說道：「洗乾凈雙手，爹再跟你玩。」

「一定的——」憶蘭當然開心了。

徐廷封隨即帶着輕快的心情步向大堂，進了大堂，才發覺有些不妥。

在大堂內的幾個家人神態都是怪怪的，呆在那裏，其中一個更是不停向徐廷封眨眼睛。

「發生了甚麼事？」徐廷封這句話出口，身後衣袂聲便急响，一股勁風緊接襲來。

只聽衣袂聲响他便知道來人的距離，脚踏七星，從容不迫的閃開。

襲擊他的是一個頭罩黑布袋，身穿黑布衫的人，身手也甚敏捷，一擊落空，凌空翻身，雙手曲指如爪，「猛獅搏兔」，再撲擊徐廷封。

看見這個人的出手，徐廷封經已心中有數，再見黑布長衫下露出的一角黃袍更加肯定，沒有硬接，倒退閃去。

這個人身形翻騰，緊追着徐廷封，拳擊、掌劈、再來鴛鴦連環脚，攻勢緊密而威猛。

徐廷封一退再退，後面已經是畫壁，只有還手，點到即止，守多於攻，連接十八招，借勢再來一招便索性連人帶椅翻倒地上。

黑衫幪面人顯然看出徐廷封的企圖，大笑住手，卸下黑布長衫，接將罩頭幪面黑布袋拉下，那之下，頭頂寶冠，身穿龍袍，赫然是九五之尊裝束。

與之同時，一個小太監與一羣錦衣衞從壁後兩路奔出，向着這個人跪拜地上，口呼：「皇上萬福——」

這個人事實就是當今天子朱厚照，他是孝宗皇帝的獨子，張皇后所生，十五歲即位，定年號正德，現年十九歲還不到。

中宮所出，又是獨子，自然視作奇世奇珍，張皇后痛愛不在話下，孝宗皇帝亦由於小時候曾經孤兒孽子的凄凉歲月，對這個獨子特別縱容，終於將他弄成了一個特等紈袴，雙料頑童，到大限將臨，發覺有愧於祖宗臣民，爲時已晚，唯有寄望於顧命大臣，輔之以正道，做一個明主。

在小皇帝朱厚照來說，這羣顧命大臣當然沒有侍候他的八個太監可愛。

這八個太監號稱「八虎」，也就是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劉瑾。本性有好有壞，本領有大有小，其中秉賦最狠毒、手段最狡猾的就是劉瑾。

顧命大臣要弄倒「八虎」，可是皇帝擺出了威風，「八虎」非獨沒有倒，反而冒起來，最得勢的是劉瑾，非獨被提昇爲司禮監，而且提督十二團營，東西廠以外再創設內廠，權勢之大，一時無兩。

司禮監可以爲皇帝代批奏疏，參預軍國大計，再兵權在握，劉瑾現在的地位已可以說穩如泰山。

皇帝這差不多已經將皇位讓給劉瑾的了。

做了三年皇帝，這個皇帝，也總算有些明白事理，也所以才會與徐廷封走在一起。

徐家世代忠君愛國，徐廷封也沒有例外，發現皇帝發奮圖强，更加積極。

好像現在這種玩笑，徐廷封仍然可以接受，對一個九五之尊來說，開這種玩笑雖然荒唐，但比起走馬逐兎，無論如何都安全得多。

徐廷封也清楚這個皇帝精力實在太過充沛，更明白皇帝現在開這種玩笑是另有目的。

他方待跪拜，皇帝已伸手扶住。「不必了。」

皇帝隨即坐下，帶笑搖頭。「你就是不肯用眞本領，幾下子便裝敗，一些趣兒也沒有。」

「皇上的武功事實越來越好。」

「再好也比不上崑崙派的入室大弟子。」皇帝大笑。

憶蘭就在這時候走進來，一見皇帝便笑了，揮着小手方待走過去，徐廷封已喝住：「憶蘭不得無禮。」

憶蘭立時省起了甚麼似的，跪下叩了一個頭。「皇上，憶蘭向你請安。」

皇帝伸手將憶蘭抱起來。「這次來得匆忙，可沒有給你帶來吃的玩的。」

徐廷封隨即插口：「皇上這次到來，未知道有何……」

皇帝笑截：「我只是突然省起已太久沒有跟你比武試本領，但現在看來，還是找你一起到城郊射獵來得有趣。」

「難得皇上有此興緻，微臣一定要奉陪。」

皇帝接問憶蘭：「你想不想去看看熱鬧。」

「當然想了。」憶蘭看看徐廷封。「可是爹一定不給我去的。」

「射獵是大人的玩意。」徐廷封轉問皇帝。「聽說鐵御史陸遷最近上了一道奏章，皇上看過了沒有？」

那邊的太監小德祿眼瞳中立時露出了緊張的神色，皇帝有意無意以憶蘭擋開小德祿的視綫，冷冷瞟了徐廷封一眼，漫不經意的回答。「那一個有興趣看這種東西，讓劉瑾處理好了。」

徐廷封鑑貌辨色，如何不明白，淡笑道：「不少人都將這件事掛在口上……」

「管他們那許多，明天早上，看你的箭快還是我的。」皇帝語重心長。

× × ×

人在馬上，皇帝非獨神采飛揚，而且顯得活力充沛，他胯下的絕無疑問是萬中選一的駿馬，但他的騎術只有令這匹駿馬更增添光采。

馬行如龍，人亦是人中之龍，那份氣氛，就是徐廷封亦自愧不如。

獵場中並無猛獸，只有鹿兔之類並無攻擊性的動物，皇帝在沒有多大選擇的餘地下，一向都是喜歡獵射奔鹿，那最低限度還能够得到一份追逐的刺激。

這一點顧命大臣當然不能够阻止，他們阻止皇帝冒險，總不能够連一點快感也不給皇帝。

而儘管獵場如此安全，隨同皇帝射獵的錦衣衛仍然數以百計，分開左右，遙遠保護，這也是皇帝的氣派。

小德祿這個貼身太監當然緊隨着，可是射獵一開始，便逐漸被皇帝與徐廷封拋離，他也已盡了力，但坐騎與騎術都有一段距離。

皇帝與徐廷封雙雙追着一隻奔鹿，彎弓搭箭，喝叱連聲，催騎如飛。

他們的箭幾乎同時離弦，疾如流星，正中鹿身，鹿負痛奔走更快，兩騎也追得更快，眨眼間便已將小德祿拋飛不見。

傷鹿急奔了一陣終於倒斃草叢中，皇帝與徐廷封亦在死鹿旁雙雙將坐騎勒停，齊皆收住了笑聲笑臉。

「廷封，你可知昨天差一點闖禍。」皇帝的語聲也變得深沉。

「鐵御史奏章一事？」

「奏章已落在劉瑾手上。」皇帝歎息。「劉瑾在我身旁也已安排了細作，你我以後說話得小心了。」

「是小德祿？」

「不錯——」皇帝目光一寒。「劉瑾安排這個奴才也可謂費盡了心思。」

「這個人實在太過份了，近日招兵買馬，東西兩廠勢力大增，兩廠以外又私設內廠，濫用私刑，朝中人人自危，若是再不加以控制，只有一發不可收拾。」

「如何控制？」皇帝苦笑。「他今日位極人臣，跋扈橫行，肆無忌憚，我當然要負絕大的責任。」

「這些——」

「經已成為事實，現在說來也沒有用，看見他自號九千歲亦可見他的野心，廷封，只看你了。」

「皇上放心。」徐廷封只有這樣說。

「我若是真的能够放心就好了。」

「鐵御史……」

「我怕亦無能為力。」皇帝有些悲哀。「希望他真的是鐵打的。」目光一轉，突然放聲大笑。

徐廷封不用看也知道小德祿已追上了，那剎那，不由亦有一種悲哀的感覺。

可是他仍然笑得出來，而且笑得很豪放，只因為他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够掩飾一切。

×　×　×

鐵御史陸遷當然不是鐵打的，他赤胆忠肝，嫉惡如仇，敢言敢為，所以被稱為鐵御史，讀書人出身，並無學過甚麼十三太保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橫練功夫護體，血肉之軀，這時候已然在英武門外被廷杖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橫飛。

兩旁兩列太監都是劉瑾的心腹，施刑的兩個更就不在話下，毫不留情。

陸遷忍不住慘叫沖聲，那兩個太監置若罔聞，打足了數目才停下來，按着陸遷手脚的四個太監也這才鬆手。

兩旁太監隨即一聲吶喊，雖然陰陽怪氣，仍然將陸遷的慘叫聲蓋過。

陸遷喘過一口氣，掙扎着，呻吟着，好不容易爬起了一半身子。

兩隊太監也就在這時候從殿內走出來，分列左右，當中走出了劉瑾。

這個人無論怎樣看外表，也不像一個壞蛋，若不是這樣，也得不到皇帝的歡心，爬到今時今日的地位。

他原是陝西興平人，本姓很怪，姓「淡薄」的「淡」，景泰年間淨身入宮，投到一個姓劉的太監門下，因而改姓劉，成化年間領教坊司，官妓都歸他管，所以頗好聲色的憲宗少不得他，甚得歡心。

憲宗的死據說是吃多了壯陽的金石藥，劉瑾多少也有些責任，可是並沒有追究他。

到孝宗，私生活非常檢點，用不着他這種人，將他撵到天壽山憲宗的陵墓「司香」，及至現在這個皇帝成長，生性貪玩，知道他這方面門路精通，才將他調回宮中，難得有這個好機會他當然不肯錯過，也實在費盡心思，新奇花樣，層出不窮。

在小皇帝的心目中沒有比他更可愛的人了，一即位他自然得勢，但爬到現在這個地位却也實在花了不少心血手段。

沒有現在這個勢力他也不敢自稱九千歲，朝廷百官大都讓他三分，這個陸遷居然非獨不讓，而且還來這個奏章，訴說他的不是，叫他如何嚥得下這口氣。

「你其實並不是鐵打的。」這句話出口，他便在鐵御史面前坐下。

後面已經有太監準備好椅子，完全配合他的行動。

「劉瑾——逆賊——」陸遷戟指大罵着。

劉瑾不為所動，莫說陸遷身受重傷，即使不是，而且斗胆有所行動，他左有皇甫忠，右有皇甫義，足以應付。

這兄弟二人乃皇甫世家之後裔，各用一雙判官筆，江湖上有陰陽判之稱，入宮多年，是大內五大高手其中兩個，被劉瑾網羅門下，現職內廠千戶，對劉瑾一片忠心。

他們當然不將陸遷放在眼內，只是隨口一喝：「住口——」

陸遷伸手一指，身子一栽，已昏倒地上，不用劉瑾吩咐，左右已經有太監提着水桶上前，將水潑在陸遷頭上。

陸遷受冷水刺激很快又醒轉，這一次，却已爬不起來，仍然瞪眼大罵，說道：「奸賊——」

「你的胆子倒是鐵打的。」劉瑾皮笑肉不笑。「你以為我不敢殺你？」

陸遷冷笑：「陸家三代忠良，身受皇恩，你要殺我，除非皇上下旨。」

「是麼？」劉瑾陰陰一笑。

陸遷方待說什麼，劇痛攻心，眼一翻，又昏迷過去。

劉瑾鼻子「哼」了一聲。「送他回家去——」

「是，九千歲——」左右四個太監應命上前將陸遷拖走。

劉瑾接問近身太監，說道：「皇上現在何處？」

「回稟九千歲，在豹房。」

「好——」劉瑾又笑了。「我們到豹

房，還有，叫常勝也走一趟。」

「是——九千歲。」

一聽這稱呼，劉瑾便大樂，雖然九千歲到一萬歲，仍然差一千歲，他並不着急，時機畢竟還未太成熟。

苦是連這個耐性也沒有，他根本就沒有現在這個地位。

×　×　×

豹房是皇帝的離宮別苑，在旃檀寺後面，羊房夾道那兒，專供皇極玩樂之用。

蓋造這座離宮別苑也是劉瑾的主意，由一個安南人阮德策劃。

這個阮德入中國經已四代，世世代代承應宮內大工，家傳絕技，到他這一代更加發揚光大，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再加上劉瑾手下太監指點皇帝的癖好，將這座離宮設計得當真是既新奇，又隱秘，更方便，表面看來左右兩列曲尺平房圍着一座大殿，平淡無奇，實則結構奇特，山窮水盡，柳暗花明，千門萬戶，處處可通，隋煬帝的迷樓亦不過如是。

戶部的錢，工部的料，中軍都督府徵發來的軍夫，要多少有多少，這座離宮很快便建成，皇帝還親自擬名，正殿叫「太素」，殿前大池叫「天鵝」，兩翼鈎連的密室原叫「虎房」，但後來皇帝發現老虎原來並沒有豹子的矯捷威猛，便改名「豹房」。

皇帝雖則仍然很喜歡這個地方，心情却實在已沒有了，尤其是現在。

這麼多年下來他又怎還會不清楚劉瑾的行事作風，明知道劉瑾一定會為陸遷的事到來一趟，小德祿入報，他一些也不覺得意外，反而因此鬆過一口氣，雖然他已經學會了忍耐，事情能夠早一些解決總是好的。

常勝的出現他也一樣不覺得意外，這個太監原就是劉瑾的心腹手下，現在更就是提督東廠。

他一向不大喜歡這個太監，却不能不承認這個太監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亦知道這也就是劉瑾寵愛這個太監的原因。

劉瑾將這個手下帶在身旁，絕無疑問此行非達目的不肯罷休，他只有希望劉瑾留有餘地，不要令他這個皇帝太難堪。

無論什麼時候劉瑾紅潤的臉龐總是堆着笑容，常勝却恰好相反，面色也總是大病初癒一樣，終年蒼蒼白白的，毫無血色，一雙眼睛却例外，滿佈血絲，眼圈亦是赤紅色，彷彿天生，又彷彿描畫上去。

他的年紀並不大，頭髮却白多黑少，兩條眉毛也是，有人說這是因為他所練的內功影响。

這種內功，據說是一種邪門內功，而不管怎樣，他給人的一向是一種邪惡的感覺。

小德祿知情識趣，立即退出，剩下皇帝與劉瑾常勝三人。

「陸遷勾結江湖黑道，暗中擴張勢力，密謀造反！」劉瑾單刀直入。

「有這種事情？」皇帝唯有裝做有些詫異的。

「內廠已查得真憑實據，請皇上立即下旨，予應得之罪！」

「密謀造反——」

「罪大惡極，非殺不可！」

「證據吧？」

」常勝就是證據，他負責調查此事，瞭如指掌！」

「哦？」皇帝皺了皺眉頭。

「事不宜遲，微臣已替皇上擬好聖旨，請皇上過目！」劉瑾聖旨在手，迫前。

皇帝接在手中，一看皺眉。「陸遷三代忠良，我看活罪難饒，死罪則可免，改判充軍塞外如何？」

「密謀造反，罪誅九族，所以只殺陸遷一人，微臣已經替皇上考慮到很多方面的了。」劉瑾隨即吩咐常勝：「還不為皇上磨墨？」

墨其實經已磨好，常勝應聲將筆送到皇帝手上，皇帝雖然知道這是有計劃的行動，接筆在手，仍難免一呆，一滴墨汁即時從筆尖滴下，在案上濺開了一朵墨花。

劉瑾目光一落。「你好不小心，還不向皇上請罪。」

「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常勝伸手抹向案面，那隻手掌刹那變成鐵青色，一抹而過，木粉飛揚，案面白了一片。

皇帝看在眼內，面色一變。

劉瑾接喝一聲：「退下——」

常勝退到劉瑾身後，劉瑾這才道：「皇上請——」

皇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終於道：「陸遷果真有造反之心，合該處死。」手中筆也終於落下。

×　×　×

陸遷回到家中又昏迷了一次，這一次醒轉，人也完全清醒過來，想得很多很遠，情緒突然變得很激動，眼蓋一陣急顫中張開，大呼：「丹兒——」

「孩兒在這裏。」一直侍候在床邊的陸丹急忙將陸遷扶住。

陸遷一顆心這才放下，咬牙切齒的。

「劉瑾這個奸賊——」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咽喉已然被怒氣堵塞住，陸丹忙勸解：「爹千萬保重，有的是機會。」

陸遷吁了一口氣。「這個奸賊權傾朝野，奏章只怕根本送不到皇上的手上。」

陸丹方要說什麼，陸遷話已經接上：「今日他將我杖責八十，雖然洩過一口氣，但以他為人的陰險毒辣，只怕不會就此罷休。」

「有孩兒在，爹大可以放心。」陸丹劍眉飛揚。

陸遷目光落在陸丹的面上搖着頭叮囑。「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他清楚這個兒子天生俠骨，好打不平，而且明辨是非，自幼被他送上武當山更學得一身武功。

他時常以有這樣的一個兒子為榮，也雖然只得這一個兒子他並沒有像一般人那樣放縱溺愛，否則根本就不會送上武當山去，事實他亦時常鼓勵陸丹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這一次不同。

「別人怕劉瑾，孩兒可不怕！」陸丹握着拳。

「大內高手林立，劉瑾身旁不乏能人，你隻手單拳，孤掌難鳴，又起得了多大作用？」

「只要孩兒小心謹慎——」

（未完・三）

「鷹飛江南」故事續篇

鷹飛江南

高皋·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不知道魯椰娘和婁仁奎是師兄妹，他曾將她二師兄劉炎昌殺掉，故魯椰娘假意說回青城山大家順路，便一起同行，在劍門關的前面山溝，被她推下去，幸她的婢女嬌嬌暗中將他救入山洞養傷，並將她的身世告知，原來嬌嬌也是受害者，被魯椰娘買下當妓女，她在咸陽東頭開設妓院！一是打探三宮藏劍經的下落，二是爲劉炎昌復仇。郭子羽才知上當，因傷重不能去找方玫，只好匿在洞內養傷，發現洞內有機關，有一高人死在洞裏，已成骷髏，還有二本秘笈，一本是「萬毒眞經」，一本是「易容術」，嬌嬌讚研毒經，郭子羽學易容術……

易容回鋏谷

西安北門外的北關，是一個十分熱鬧的所在，因爲關咸大道貫穿其間，頻繁的交通爲北關帶來了繁榮。

北關的客棧十分之多，但不如霍家巷的「不歸店」來得出名。

一語露原形

不歸店並不是什麼好聽或吉祥的名字，投宿住店，一去不歸，還有什麼客人肯上門？

不過據不歸店的老闆解釋，那不歸二字是田園將蕪，胡不歸的意思，這塊「不歸店」的招牌還是五柳先生陶淵明的親筆呢。

因此店名雖是不好，却能名馳遐邇，引來不少好奇的客人。

這天傍晚時分，一名身着黃衫，手中拎着包裹的少年來到不歸店，他剛剛跨進店門，一名店小二已經迎了上來，道：「客官辛苦了，是打尖還是住宿？」

黃衫少年道：「住宿，有上房麽？」

店小二道：「有，有，客官請隨小的來。」

黃衣少年隨着店小二來到客房，待放好包裹，洗了一把臉，就到食堂進食，食堂裏面的客人不多，連他在內還不足十個人。

這只怕是拜店名之賜吧，一般出門之人對那「不歸」二字多少總有些忌諱。

那麽店裏的這些客人都是不信邪的了，能够不顧忌諱，以身犯險的，畢竟不是常人。

黃衫少年是有心人？還是一時好奇？北關的客棧那麽多，他爲甚麽跑到不歸店來湊熱鬧？

不管他爲甚麽來到這兒，打從走進店門開始，他就留上了心，對所接觸的人物，作了一番冷靜的觀察。

店小二中等身材，長相平凡，三十出頭的年紀，可能也會武功，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

櫃台裏面坐着一名半老徐娘，衣着樸素，粉脂不施，一張常開的笑口，與一對會說話的眼珠，會帶給客人不少好感。

看不出她有甚麽特殊之處，但黃衫少年總覺得她深藏不露，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除了這兩名店家，就是食堂裏面的七名客人。

隣近他左邊的是一名灰衣老者及一名黑衣大漢，右邊是三名四旬上下的彪形漢子，前面是一名青衫文士，後面是一位藍衫少年。

就他的初步觀察，除了那位背對着他的藍衫少年，這般人多半都是武林中人，可惜他的見識簡陋，瞧不出他們的來龍去脈。

武林人物的性格，大多是豪放粗獷的，三杯下肚，必然會喧囂不停，別看這間食堂的客人不多，同樣會鬧得天翻地覆。

但，除了咀嚼及杯筷相碰之聲，整個食堂竟然靜悄悄的，這不只是反常，更令人生出一股不安的感覺。

的確，這般客人確實有些坐難安席，他們時常在拿眼角餘光瞟向那一位灰衣老者。

莫非這位灰衣老者是一位威震寰宇的絕頂高人，還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絕世魔頭？

不管他屬於那一類，他能够威懾全場，自然絕不簡單。

此人面頰枯瘦，雙目深深陷入眼眶之內，但目光銳利，精芒迫人，內力之深，只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

對食客所顯出的怯懼之色，他似乎頗爲滿意，目光四週一瞥，然後對黑衣大漢嘿了一聲道：「游六：你可知道老夫爲甚麽要殺泰山五虎？」

那名叫游六的黑衣大漢道：「他們對冷老不敬，自然該死。」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道：「老夫問他們知不知道郭子羽那小子的下落，他們居然敢說不知道。」

此人當眞是語驚全場，除了櫃台裏面的那位半老徐娘，沒有一個不神色劇變，同時眼中射出一股驚悸的光芒！

原因是泰山五虎的名頭極响，在黑道之中是幾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據說他們五人聯手，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

如今爲了「不知道」三字，就這麽糊裏糊塗的傷在冷姓老者手裏，怎能不叫人驚駭不已！

最吃驚的不是這般心存畏懼的武林中人，而是那位丰神如玉的黃衫少年。

莫非他認識冷姓老者或泰山五虎？不，他不認識，甚至沒有聽人說過，他吃驚的原因，因爲他就是郭子羽。

他是前往彈經過鋏谷這兒途中，風聞不歸客的名頭，一時好奇，才到這兒來投宿，想不到在進餐之際，竟然又被扯到江湖恩怨裏面來了。

他原想找冷姓老者說話的，經仔細一想，他又忍了下來。

爲了「不知道」三字，一舉搏殺五條人命，顯然這位冷姓老者不是好人，在沒有弄清對方的用意之前，怎能自投羅網！

他沒有出聲，却有人接上話了。

「找人麽，這可難了，三山五岳，天下如此之大，翻子找白了，不見得就能找到一點消息，除非，嘿嘿……」

此人語聲雖是低沉，但音韻圓渾，歷久不散，內力之強，在當代江湖之中頗爲少見！

他就是坐在郭子羽前面一張桌子的青衫文士，估不到竟是一位武林高人。

由於他戴着一頂闊邊草帽，帽簷壓得很低，所以瞧不出他的長像，不過適才那幾句話分明是有爲而發，冷姓老者怎會聽不出來？

「朋友，你是誰？」

「不必管我是誰，我只問你有沒有銀子。」

「哈哈……老夫早該知道是你了，還是老規矩？」

「金字招牌，價碼不變。」

「好，游六，送給他五千兩銀子。」

青衫文士與冷姓老者是在做生意了，一句話就是五千兩銀子，這是什麽買賣？

游六掏出銀票送給青衫文士，他點一點數，然後伸手向郭子羽一指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咱們銀貨兩訖，往後的事你們看着辦。」

游六身形一擰，脚下一跨就到了郭子羽的身旁，道：「小子，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爺們動手？」

郭子羽對適才的這些發展及變化，完全如同墜入五里霧中，他既不明白冷姓老者這般人爲甚麽要殺他，對青衫文士更是莫測高深，因爲他從來沒有見過此人，爲什麽會被他指認出來？

他雖是十分詫異，神色上仍然是一片平靜，目光一抬，向游六及冷姓老者瞥了一眼道：「你們弄錯了吧？咱們素昧平生，更談不到甚麽仇恨，所謂盜亦有道，要

殺人須得說出一點理由。」

游六「嘿嘿」一陣冷笑道：「理由？有，咱們奉桃花追魂令殺你，你該認命了吧！」

「桃花追魂令？這必然是某一門派的信符了，你們是那一門派的？貴派的主人是那一位高人？」

郭子羽從未聽說「桃花追魂令」，所以還是一頭霧水，別人既是要取他的生命，他自然要問個明白。

誰知他語音甫落，竟然引起轟堂大笑，連那位滿面殺機的冷姓老者，也禁不住笑出聲來。

游六終於忍住笑大喝一聲道：「姓郭的，別跟大爺裝瘋賣傻，如果你連盟主夫人的桃花追魂令都不知道，你還混什麼江湖！」

這當眞是越說越玄，當今武林之中那來的甚麼盟主？不過游六既是這般說法，說不定眞有什麼盟主，於是他咳了一聲道：「也許是在下孤陋寡聞，倒叫各位見笑了，只是在下名不見經傳，怎會開罪貴盟主夫人？我看這多半是一個誤會，待在下有暇之時，當向貴盟主夫人解釋清楚。」

游六嘿嘿一陣狂笑道：「姓郭的，你還是去向閻王解釋吧，接招。」

語音未落，業已一拳搗出，獵獵的拳風挾着無比的暗勁，直奔郭子羽的太陽穴道。

此人出手一招就想要他的命，如果太陽穴當眞被游六擊中，他的一條小命就算擱在這裏了。

當然，不管游六這一拳如何剛猛，他用飛星迸雷手，洞玄指，以及六度無相掌都可以原封送回，只是他不想作無謂的鬥爭，因而脚下微一貫勁，便連人帶機一起滑退五尺。

游六一招走空，正待縱身追出，一聲叱喝忽然傳了過來：「住手。」

游六剎住身形向出聲叱喝者一瞥，原來是櫃台裏面的那位半老徐娘，他不由一怔道：「妳還是一位會家子？眞想不到，怎麼，妳想伸手架樑？」

半老徐娘道：「我才懶得管你們那些鷄毛蒜皮的閒事，但不得不維護本店的店規。」

游六道：「哦，你們是什麼店規？說說看。」

半老徐娘道：「很簡單，本店禁止鬪毆，凡是投宿本店的客人，咱們都有義務保護他們的安全。」

游六冷冷道：「好大的口氣，妳保護得了麼？」

店小二接口道：「客官這是把咱們掌櫃的看扁了，不要說她身負絕乘武功，單憑她是鎮西將軍的表侄女兒，你閣下惹得起麼？」

如果女掌櫃的身手驚人，游六不會在乎，但貧不與富鬪，富不與官鬪，武林盟主名震天下，畢竟是江湖草莽，如今涉及鎮西將軍，他就不敢擅作主張了。

「稟總護法……」

游六在請示，冷姓老者同樣也有顧慮，他略作沉吟，然後向女掌櫃的雙拳一抱道：「敢情掌櫃的是高人，老朽失敬，請問，姓郭的如果離開了不歸店呢？」

女掌櫃的道：「凡是投宿不歸店的客人，只要離開本店週圍十里之外，咱們就不再負有保護的義務。」

冷姓老者道：「好，咱們一定遵守不歸店的店規，游六，你過來。」

他附着耳朵作了一番交待，游六立即趨出店外，顯然，他必然是招集人手監視不歸店，以及準備待郭子羽離店之後全力攔截！

食堂上緊張的氣氛總算過去了，人們剛剛吁出一口大氣，一陣香風又帶進兩名動人的尤物。

她們是魯椰娘及紅紅，瞧她們滿身風塵，必然經過一段長途的奔走。

一進店門她們就瞧到了郭子羽，這主婢二人不禁神色一呆。

這一呆的時間十分暫短，在一聲歡愉的輕笑之中，魯椰娘領先走到郭子羽的桌前。

她拉開一條長機招呼紅紅坐下，然後柳眉一蹙道：「恭喜你，少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哦，自那天你失足墜崖，咱們幾乎翻遍了劍門關附近的地皮，總算吉人天相，你終於獲得平安，我那丫頭嬌嬌呢？你有沒有瞧到？」

這女人好可惡，睜着眼說謊話連臉都不紅，郭子羽如非已經知道她的底細，非再上她一個大當不可。

郭子羽的內心雖是痛恨這個女人，仍不動聲色的淡淡道：「託姑娘的福，在下摔在一堆腐草之中，所以得以不死，至於嬌嬌姑娘麼？在下就沒有瞧到了。」

一個不會說謊的人，最好不要嚐試，否則別人會一眼看穿。

郭子羽就是這樣，只要看他那面紅的窘迫之狀，就明白他是言不由衷。

「少俠，你當眞是沒有瞧到咱們的嬌嬌？」

魯椰娘是何等人物，郭子羽的謊言怎能瞞得過她，因而她這一句質問可以說是聲色俱厲。美麗的女人在發怒時是否還能保持美麗？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很難遽下定論。

魯椰娘是一個顚倒衆生的尤物，但是她發怒之時的形象，郭子羽却一點都不欣賞。

「姑娘，在下有點懷疑——」

他沒有回答魯椰娘的質問，倒提出了他的問題。

「你懷疑甚麼？」

「在下是被暗算打下山溝的，那出手偷襲之人，八成是姑娘的同謀，在下沒有猜錯吧？」

「你沒有猜錯，他是我的大師兄。」

郭子羽估不到魯椰娘會一口承認，不由神色一呆。

撇撇嘴，魯椰娘續道：「你殺了我的二師兄，難道咱們不該報仇？」

郭子羽道：「妳的二師兄是禿筆判生死劉炎昌吧？他受僱沮殺在下，在下只是自衞才殺他，怎麼，如果換在姑娘，難道妳會束手待斃！」

魯椰娘道：「好，這筆賬咱們以後再算，嬌嬌究竟怎樣了？」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我的朋友方玫呢？姑娘何不說出她的下落？」

魯椰娘道：「這是交換？」

郭子羽道：「可以這麼說。」

魯椰娘道：「她跟我大師兄在一起，不過你放心，我大師兄不愛女色。」

郭子羽沉聲又問道：「婁仁奎現在那裏？」

魯椰娘道：「這就難說了，他跟方玫下山溝去找你，就此一去不回，我怎知他在那裏？現在該你說了，嬌嬌呢？」

郭子羽道：「被我殺了，因爲她想將我生擒！」

魯椰娘面色一寒道：「姓郭的，咱們舊賬未清，又添新仇，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語音甫落，虹影急閃，兩柄銀虹短劍已左右向郭子羽的兩脅攻到，來勢之急，宛如驚雷閃電一般。

這是魯椰娘與紅紅的聯手合擊，她們恨不得一招之中，就將郭子羽捅兩個透明窟窿。

然而，她們的短劍剛剛刺出，兩股疾風忽然撞上她們的劍尖，她們不僅行兇不成，那股強大的勁力，幾乎將短劍震出手去！

魯椰娘心頭一懍，回頭叱喝道：「咱們是了斷私人過節，是那位多管閒事？」

女掌櫃的面色一沉道：「不歸店不准鬥毆兇殺，難道妳想破壞咱們的店規！」

魯椰娘似乎認識女掌櫃的，自然也明白此地的店規，她二話不說，抓起包裹逕與紅紅返回客房。

連台好戲演完了，看戲的似乎意猶未盡，青衫文士嘆了一口氣，回頭對郭子羽道：「小兄弟，你當眞殺了碰碰嬌？」

郭子羽道：「誰是碰碰嬌？」

青衫文士嘖嘖兩聲道：「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勿怪你會焚琴煮鶴了，那我就讓你長點見聞吧……」

女掌櫃的哼了一聲道：「時間已晚，各位應該歇息了。」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莫非這也是店規？好，不說，不說。」一擰身，逕向客房走去。

此時游六回來了，他還帶來四名高手，這四人身材高大，穿着血紅般的長衫，面目冷冰冰的，全身透着一股邪氣。

這自然是準備對付郭子羽的，看來他們是志在必得。

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郭子羽並未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只是他不明白什麼時候鑽出來一個武林盟主，盟主夫人又爲甚麼要他的腦袋。

他的性格是洒脫的，想不透就丢過一邊，好在不歸店安全得很，先睡一晚養足精神，才能應付明天的變故。

× × ×

天亮了還沒有多久，店門外就已人聲嘈雜，鬧哄哄的嚷成一片。

姓冷的老者聞聲出視，迎面遇到游六奔來，道：「稟總護法，天靈子要走……」（天靈子就是青衣文士）

姓冷的老者道：「他走他的，關咱們甚麼事？」

游六囁嚅地道：「可是天靈子已經走了……」

姓冷的老者怒叱一聲道：「游六，你是不是還沒有睡醒，怎麼說起話來顚三倒四的！」

游六道：「稟總護法，事情是這樣的，今早天剛亮的時候，天靈子第一個離店，接着魯椰娘主婢也走了。現在居然又有一個天靈子要走，所以引起守在門外的弟子疑心……」

姓冷老者愕然道：「會有這種事，好，你帶着紅衣四煞跟着這位天靈子，待離開不歸店十里之外再留他下來。」

游六道：「屬下遵命。」

姓冷老者遣走游六，他自己並不由前門出去，幌身一躍，逕由側面穿窗而出。

他是懷疑第一個出店的天靈子，猜想他可能是郭子羽所裝扮，但也不能放過第二個天靈子，所以聽游六留下第二個，他自己親身追趕第一個。

北關外的官道只有一條，那就是關咸大道，他斷定郭子羽去咸陽的可能不高，因而展開身形，一逕向東方追去。

薑是老的辣，第一個天靈子果然是走這條路，不過首先追上的不是他，而是魯椰娘主婢。

「喂，天靈子，走慢一點嘛，咱們結個伴，沿途也好磕磕牙，解個悶兒。」

天靈子眉峯一皺，這雙美囉動人的尤物，似乎引不起他的興趣，他脚下並未放緩，仍然自顧自的奔走着。

魯椰娘哼了一聲，忽然彈身一躍，以天馬行空之勢，攔在天靈子的頭裏。

「魯椰娘，妳待怎樣？」

「喲，好一個沒良心的，往日你來東頭，咱們娘兒幾個對你不錯，尤以弱弱對你更是情深義重，這些難道你都忘了？」

「這個……嘿，大爺有銀子！到那兒還不是一樣？我有急事待辦，請妳們讓開一點。」

「怎麼，有了五千兩銀子又想作怪了，囉，咱們四點紅在這兒，今兒個可以讓你樂個够。」

「打五千兩銀子的主意，實在告訴妳吧，昨夜我已經接濟西安城裏的朋友了，勸妳不要偷鷄不着蝕把米！」

「哼，別把老娘看扁了，你以爲我就只認得銀子？我是有求於你，四點紅免費奉送！」

「哦，魯椰娘會求人，這倒是一件稀罕事兒，求我什麼，說說看。」

「唉，姓郭的那小子殺了我的二師兄及嬌嬌，此仇不報何以爲人？但那小賊功力太高，合咱們主婢也難以討得好去，所以……」

「哦，原來爲了這個，那妳爲甚麼不跟冷老兒合作？」

「他，哼，狂妄自大，目無餘子，他那裏會把咱們放在眼裏，你不是一直希望玩玩碰碰嬌或四點紅麼？怎麼，天鵝肉就在眼前，你倒沒有味口了？」

天靈子忽然一把抓着魯椰娘的玉腕道：「此事我可以考慮，有人來了，別讓人破壞了咱們的好事。」

他們避入道旁的樹林之中，片刻之後，一名灰色人影已急馳而過，速度之快，宛如一抹輕烟。

魯椰娘一怔道：「是盟主的總護法冷泉，他這麼急急忙忙的做甚麼，莫非姓郭

的去了咱們的前頭？」

天靈子道：「這很難說，我看這樣吧，咱們綴着姓冷的，一定可以找到姓郭的，不過咱們千萬不能被冷老兒發覺，否則他認爲咱們會分他的功，說不定會先向咱們下手！」

魯椰娘道：「對，讓他們鷸蚌相爭，說不定咱們可以撿個便宜。」

語音一頓，接道：「現在紅紅是你的了！如果殺掉了姓郭的小賊，我答允讓紅紅陪你一年。」

天靈子道：「那我先行謝過了，咱們走吧。」

他們跟在冷泉的身後，待趕到臨潼，已是夕陽含山時份。

也許爲了招集人手，及向當地有關之人查問，冷泉不走了，天靈子一行也只得落店。

只是如此一來，天靈子可就爲難了，因爲他是郭子羽改扮的，他相信要不了多久，冷泉的手下一定會聞風而來。

其次就是那位紅紅姑娘了，對她那四點紅的名號，郭子羽有着好奇的衝動，因爲對碰碰嬌，他曾經身臨其境，那種美妙的享受，實在不是筆墨所能言傳的。

不過他不是一個好色兒，不習慣拈花惹草，雖然是情非得已，他仍有一種犯罪的感覺，那麽對於這位紅紅姑娘，他就更不敢招惹了。

待他們進餐之後，紅紅就先返回客房，魯椰娘輕盈的一笑道：「去吧，她在等你。」

天靈子（即郭子羽）微一遲疑，終於點點頭道：「好，在下告退。」

客房房門虛掩，桌上一燈如豆，蚊帳已經放下，只瞧到一堆脫下的衣衫，及一雙綉花鳳頭鞋。

那麽蚊帳之內必然春色無邊，只要他掀開蚊帳，不僅可以再度嚐到風流陣仗，也可以揭開四點紅的謎底。

然而他却面紅耳赤，手脚失措，在風月場中，他畢竟是個雛兒。

也許四點紅春心已動，此時由蚊帳內傳出一記嗯聲，它是由鼻音發出，雖然只是一個單音，却具有使人亢奮的魅力。

「來嘛，大爺……人家……在……等你……」

「哦，紅紅，我是在想……想……」

「在這般時辰，還有什麽好想的，來嘛。」

「不，紅紅，如果我想不出它的結果，會提不起興緻的。」

「唔，那是什麽事，告訴我，也許我能替你出個主意。」

「自然是姓郭的事了，對敵人咱們不能掉以輕心。」

「你怕鬥不過他？」

「如果跟姓郭的單打獨鬥，我自信估有六成勝算，再加妳們主婢相助，他就連半分活命的機會都沒有了，不過……」

「不過什麽？」

「妳有沒有聽過陰陽道？」

「聽小姐說過，不過小姐知道的並不太多。」

「那妳應該明白，如是他與方玫聯手，可以說天下無敵。」

「這麽說你就不必担心了，姓方的落在婁仁奎的手中，不會輕易的放她的。」

「姓方的不是那麽簡單，妳能担保她的確落在婁仁奎的手裏？」

「我雖然不敢担保，却親眼瞧到他們是一起下山溝的，而且再也沒有瞧到他們回來，就算她沒有落入婁仁奎的手裏，只怕也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郭子羽的心弦震動了，他後悔當傷勢好轉之際，爲甚麽不到山溝裏面找找？

其實他這項後悔是多餘的，如果方玫當眞遭到意外，待他傷勢好轉再去援救，早已來不及了。

他正在思緒紛亂之際，紅紅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不要想的太多，大爺，春宵一刻値千金啊。」

郭子羽果然不再多想，他掀開蚊帳，一指飛快的點了出去。

他制住紅紅的暈穴，讓她安靜的睡兩個時辰，然後迅速改裝，片刻之間他就變作是一個滿臉短髭，形貌粗獷的中年漢子了。

他收拾一下包裹就待穿窗而出，但目光却忍不住向橫陳榻上的人體投下一瞥。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所謂四點紅原來是……

這是一個尤物，也是一個奇貨，在軟紅十丈，芸芸衆生之中稱得是絕無僅有，要是瞧到那四點紅而不動心的，在男人中只怕找不出一個。

郭子羽是男人，而且血氣方剛，他自然也會衝動，差一點幾乎衝上床去。

畢竟他不是常人，馬到懸崖終於勒住了繮繩。

最後他收回目光，輕輕吸進一口大氣，再騰身穿出窗外，向城根急馳而去。

這天到達「敷水」，是華縣以東的一個鎮集，再過去就是「華陰」，他原想趕到縣城投宿的。

想不到這敷水鎮却設了關卡，來往的旅客正在排隊等待檢查。

這就怪了，他晨間離開華縣縣城，並沒有受到檢查，這兩鎮集反倒檢查行人來了。

不管怎樣，他一不欠稅，二不欠糧，更沒有做什麽違法之事，就讓他們檢查好了。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對青年夫妻，男的黑黑壯壯的，約莫三十上下，女的白白嫩嫩的，却挺着一個大肚子，看來已經足月，好像就要分娩似的。

女人生孩子是延續生命，以傳宗接代，這原是很自然的事，偏偏那男的愁容滿面，好像大禍就要臨頭一般。

郭子羽忍不住安慰他道：「這位兄台，大嫂快要分娩，待會檢查完了就在鎮上落店吧，如果金錢上有困難，小弟這兒還有些銀子。」

黑大漢雙拳一抱道：「多謝關懷，在下發愁的不是銀子……」

郭子羽一怔道：「那是爲了甚麽，只要小弟能帮上忙，兄台儘管說。」

黑大漢搖搖頭道：「閣下只怕自身難保，如何能够帮助別人。」

郭子羽原是俠義爲懷，想給別人一點帮助，聽黑大漢這麽一說，他自己似乎也

有了麻煩，不過這回他沒有問，因爲他已經瞧出端倪來了。

攔路檢查是些橫眉豎眼的獰惡大漢，却沒有一個穿公門制服。

對女人，無論老少全都放行，對年輕精壯的男人則一律留下，這是作甚麽，莫非是拉伕？

的確是拉伕，有些不願意的不只是遭到一頓毒打，還被繩索綁了起來。

強拉民伕，官府也不會允許，他們是什麽人，爲甚麽敢於如此橫行。

郭子羽存心要管這件閒事，因而越衆而出，他剛剛走出數步，兩名彪形大漢立即攔住他的去路，其中一名嘿了一聲道：

「怎麽，你想走。」

郭子羽道：「走不走是在下的自由，閣下豈不是多此一問。」

彪形大漢哼了一聲道：「碰到大爺你就沒有自由了，乖乖的站到那邊去，否則大爺就償你一頓鞭子。」

郭子羽平淡的一笑道：「好霸道，你們奉誰的命令拉伕？」

彪形大漢道：「盟主要建華山分壇，你可是不服？」

郭子羽道：「盟主？盟主一定是個大官了，在下怎麽沒有聽過這個名兒？」

彪形大漢向他的同伴看了一眼，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原來你不是道上的，那我就告訴你吧，咱們盟主公孫冠，在青城武會技壓羣雄，被各大門派公推爲武林盟主，如今要建華山分壇，由於人手不够，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郭子羽道：「原來如此，不過那也要看別人願是不願。」

彪形大漢道：「要是人人不願，咱們的分壇難道就不蓋了！」

郭子羽說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肯花銀子，僱人當不會有什麽問題的。」

彪形大漢說道：「你說得好，銀子你出。」

郭子羽冷冷道：「我出可以，叫公孫冠自己來拿。」

彪形大漢怒叱一聲道：「你找死……」語音未落，長鞭挾着勁風，迎面向郭子羽抽來。

此人鞭上的功夫不弱，可惜這一鞭却送到了郭子羽的手裏，而且它像是生了根，他用盡氣力也奪它不回。

另一名彪形大漢拔出一柄長刀，騰身上步，揮刀猛劈，但見刀光霍霍，招式倒也頗爲兇猛。

郭子羽哼了一聲，左手忽地一抓，便已扣着使刀大漢的手腕，右脚倏的飛起，這名彪形大漢立即慘嚎着摔了出去。

幾乎在同一時間，他右腕一帶鞭梢，將使鞭大漢拉得往前一栽，左脚跟着踢出，此人也趴到地上哼哈起來了。

他舉手投足之間，一連整治兩名武林盟主的屬下，現場登時大亂，十多名大漢一起向他撲來。

一不作二不休，這個樑子反正結定了，於是在一聲清嘯之後，他迎上了這羣惡人。

他沒有使用兵刃，只是使着一對拳頭，一路指南打北，或掌或指，片刻之間，十餘名敵人全部趴了下來。

這還是他手下留情，打趴了全部的敵人，却沒有一個喪失生命。

但這般人可就栽到家了，別人連汗毛都沒有少掉一根，他們却一起躺在地上。

這還不說，他們所強拉的民伕都逃掉了，浪費了時間不用說，又如何向上面交差？

其中一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勉強由地上爬起，他向郭子羽瞪了一眼，道：「朋友是想與天下武林爲敵了，你可知道此事的後果？」

郭子羽淡淡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在下的習性，後果怎樣就管不了那麽多了，何況你們又怎能代表天下武林？」

灰衣老者道：「朋友請留個名號。」

郭子羽道：「天靈子……」

「嘿嘿，姓郭的，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郭子羽三字是父母所賜，怎麽叫起天靈子來了？」

接話的是冷泉，這當是寃家路狹。

冷泉見他不答，再度得意的一笑道：「閣下易容之術的確高明，如果你不自承是天靈子，老夫必然會當面錯過，現在麽，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老夫動手？」

聽冷泉這麽一說，郭子羽大爲後悔，報出天靈子的名號，只不過是隨口說出，估不到竟然因而露出了馬脚。

不過他並不害怕冷泉，就算鬥他不過，也不能束手待斃，於是撤出長劍，道：「廢話少說，請賜招。」

冷泉摘下一對金筆，道：「盟主夫人發下桃花追魂令要殺你，這是你命該如此，須怨老夫不得。」

郭子羽道：「在下百思難解，不知道是幾時開罪貴盟主夫人的，前輩不能告訴在下，盟主夫人究竟是那位高人？」

冷泉道：「你居然連盟主夫人是誰都不知道，還敢行走江湖？」

郭子羽道：「在下孤陋寡聞，請前輩賜告。」

冷泉道：「丐帮帮主沙璞的師妹，桃花仙子柳桃兒。」

郭子羽愕然道：「是她？咱們往日以姊弟相稱，這只怕是一場誤會……」

冷泉哼了一聲道：「不要往臉上貼金，姓郭的，咱們派人殺你這不是第一次，難道你竟然如此愚蠢，一點都不明白？」

郭子羽錯愕半晌道：「她救了我，帶我去療傷，後來她又不告而別，看來我是開罪她了，唉，女人善變，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可怕！」

冷泉怒叱道：「姓郭的，你的語氣，對盟主夫人不尊敬，應該罪加一等，快接招。」

語落招出，勁風雷動，這一擊之威，不啻天河倒瀉一般。

郭子羽知道今日之事絕難善了，早已暗凝功力準備一搏，他身負數家之長，所習武功幾乎無一不是當代絕學，無論冷泉的功力多高，他自信足可一戰。

然而，他却想不到冷泉一筆點出，竟有如驚人的威勢，不由大吃一驚，急滑步錯身，險堪堪將這招避讓過去，但金筆縱橫，風雷四動，他使出混身解數，仍像風雨危樓一般。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少俊自告奮勇，挺身為惲夫人以劍換人的義舉，惲夫人也答應事了之後，協助他完成師傅的心願。岳少俊帶了吸金劍回客棧，還未見竺秋蘭回來，心裏很焦急，見房中留有女子的字條，約到瘦西湖一敍，連忙趕去，見是仲飛瓊，心裏有些敵意，經過她解釋之後，二人便稱姊道弟，岳少俊感謝她關懷自己，不要惹禍上身，便和她辭別，去雷塘舊苑和崆峒派以劍換回惲慧君，見祝巧巧和右護法斬半丁出面談判，岳少俊堅持人、劍互換，對方要先收劍才放人，爭持不下，岳少俊便將祝巧巧捉着，轉口以人換人，要斬半丁帶去見火靈聖母……

破崆峒劍法　遭火焰刀傷

祝巧巧從小就得乃母親傳，善使火器，又是從小嬌縱慣了，對人兇巴巴的，誰遇上了都讓她三分。

所以江湖上給她起了個火魔女的外號，其實她今年才十八歲，從來也沒有和男人接觸過。

這回給岳少俊握着手腕，先前覺得這是莫大恥辱，委屈得幾乎要哭，也恨不得立時掏出火龍鏢，給他來個穿心一鏢，拔出火靈劍，砍下他一雙手臂，才雪心頭之氣。

現在她和岳少俊並肩走着，漸漸她發現岳少俊扣着自己手腕，但握得不很緊，自己絲毫不感痛楚，尤其他說話時，總帶着微笑，笑得又那麼瀟洒！

她心裏忽然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再偷偷的側過臉去，看了他一眼，月光下面，覺得他並不討厭。

不，他人如光風霽月，俊逸不羣，該是許多女孩兒家夢寐思慕的情郎……

她粉頰漸漸起了紅暈，心頭哼道：「我才不呢！」

夜色中，一行人疾步奔行，約莫一盞熱茶的工夫，行經一片廣場，岳少俊覺得有些眼熟，等到越過廣場，迎面是一座宏偉莊嚴的廟宇，赫然是仙女廟。

斬半丁腳下絲毫沒停，領着岳少俊從東首一道便門走入，那是一條很寬的巷道，走不多遠，右邊圍牆下，有兩扇黑漆大門。

斬半丁急步走近門前，舉手叩了兩下銅環。

但見大門啓處，走出一個穿青衣的漢子，看到了斬半丁，立即躬身道：「右護法……」

斬半丁大袖一揮，沉喝道：「快些讓開。」

他讓岳少俊走入大門，然後一抱拳道：「閣下在此稍候，我這就進去通報。」

岳少俊扣着祝巧巧的手，舉步跨進大門，淡然一笑道：「斬老請便。」

斬半丁急匆匆往裏行去。

就在此時，只見東首一個月洞門裏，人影飛閃，一下湧閃出十幾個人影，往四週散開，遠遠把岳少俊，祝巧巧，小翠三人，圍了起來。

岳少俊回頭朝祝巧巧笑了笑道：「祝姑娘，妳最好叫他們別輕舉妄動，萬一傷了芳駕，教在下如何向令堂交代呢？」

祝巧巧平日對人頤指氣使慣了，如今當着崆峒派許多屬下之人，自己被人家扣着手腕，這使她有多難堪，雙目望天，一聲不作，心裏忽然間又恨透了岳少俊，恨不得打他兩個耳光，把他門牙都打下來才稱心！

這時，迎面兩扇朱漆中門，緩緩開啓，斬半丁在中門現身，一張臉色，沉得十分難看，敢情是被火靈聖母痛罵了一頓，沉聲道：「聖母請岳公子進去。」

岳少俊舉目望去，中門內又是一個寬敞的天井，石階上一排五間，中間是一個大廳，此刻燈火輝煌，人影幢幢！

當下回頭看了祝巧巧一眼，笑道：「姑娘可以馬上看到令堂了，只好再委屈一回了，請吧！」

祝巧巧心裏恨透了他，但不知怎的，只要看到他溫文的笑容，心頭小鹿就會怦然跳動。

她依然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跟着岳少俊，跨進中門，越過天井，踏上石階進入了大廳。

岳少俊右手依然握着祝巧巧的手腕，但兩人並肩行來，却像一對情侶，一雙很好的小兩口子！

尤其岳少俊昂首闊步，走的十分瀟洒，使人覺得他好像絲毫也沒有把崆峒派放在眼裏。

其實，他心裏自然有數，這裏是火靈聖母祝靈仙落脚的地方，火靈聖母和崆峒山主姬靈運是同門師兄妹，在崆峒派中，身份極高，自己進入這座宅子，無異闖進了龍潭虎穴。

因此他外表雖然故作瀟洒，內心却相當凝重。

大廳上首一張高背靠椅上，坐着一個面目冷峻，臉型尖瘦，身上披着紫紅大氅的老婦人，看去約莫五十出頭，雙目宛如兩道冷電，極為懾人。

他身後垂手侍立着四名中年青衣女子，腰間各繫紅穗長劍，中間兩人一個手捧一柄火形古劍，一個手捧一根紫藤鳩杖。

肅靜得空氣就像凝結了一般！

岳少俊身後緊跟着兩個人，一個是小翠，另一個則是崆峒派的右護法斬半丁。

火靈聖母祝靈仙坐在上首，她自然看到自己女兒被岳少俊手拉手的走了進來，而且進了大廳，當着她的面，岳少俊依然沒有放開祝巧巧的手。

這對她來說，是大不敬，也使她大失面子的事！

這一瞬間，她尖瘦的臉上，罩了一層嚴霜，冷厲的道：「年輕人，你當着老身，還不把巧巧放開？這成何體統？」

岳少俊朝上略一躬身，說道：「這位大概就是火靈聖母祝前輩了，在下此來，並不是叩謁聖母來的。」

他並未放開祝巧巧的手腕。

火靈聖母道：「老身要你放開我的女

兒。」

岳少俊溫文一笑道：「聖母諒察，在下要令嫒受此委屈，實是情非得已，求見聖母，只是希望以令嫒換一個人，因此在聖母未俯允所請，在下不能放開令嫒的手腕。」

火靈聖母臉有鬱怒，厲聲道：「老身要他們釋放小翠回去，約定今晚以劍易人，你爲什麼扣住老身女兒的手腕。」

岳少俊道：「不錯，以劍易人，是貴派開出的條件，祝姑娘要在下先交劍，後放人，在下覺得此事有欠公允，萬一在下交了劍，你們不放人，在下如何向惲夫人交代？」

火靈聖母大概因女兒在人手中，投鼠忌器，是以隱忍下來，沉哼道：「現在你交出了吸金劍，立時可以把惲慧君領回去了。」

岳少俊道：「以劍易人，是貴派說的，惲夫人並沒同意，崆峒派也算是江湖上一大門派，覬覦寶劍，擄人勒索，聖母不覺得於理有虧麼？」

「放肆！」火靈聖母沉喝道：「老身一大把年紀，要你來教訓我麼？」

岳少俊微微一笑道：「天下雖大，理只有一個，在下說的是理。」

火靈聖母要待發作，但還是忍了下去，哼道：「那你要待如何？」

岳少俊道：「在下覺得以人換人，才是最公平了。」

火靈聖母變了臉色，厲笑道：「年輕人，你以爲巧巧在你手中，老身就無可奈何你了？」

岳少俊冷然一笑道：「聖母大概想倚伏人多……」

火靈聖母氣怒已極，右手在靠手上一拍，厲聲道：「妳們去把這狂妄小子給我拿下了。」

站在她身後的兩名青衣女子倏地一左一右，閃身而出。

岳少俊道：「聖母可是不同意以人換人麼？」

火靈聖母怒聲道：「老身就是同意釋放慧君，也非把你這小子拿下不可。」

她話聲甫落，兩個青衣女子已然搶到岳少俊身前，各自揚手發招，五指如鈎，一扣岳少俊右腕，一抓岳少俊「肩井」，左右分擊而至。

就在此時，岳少俊只聽耳邊響起一個極輕的聲音喝道：「小心！」

岳少俊嘲笑一聲道：「就憑二位要拿下在下，只怕未必。」

說話聲中，突然身形斜退半步，右手放開祝巧巧，（他早已點了祝巧巧的穴道）雙手齊發，一下扣住了兩婢手腕，振腕一抖，把兩人一齊摔了出去。

他却在這一瞬間，以極快手法，用左手握住了祝巧巧的脈腕，看去他依然站在原地，和沒有動過手一樣。

兩個青衣女子幾乎連如何被人家摔出去的都不知道。

要知火靈聖母身邊這四位侍婢，都是自幼就進了崆峒派，由火靈聖母一手調教，一身武功，可說盡得崆峒派眞傳。

和火靈聖母名雖主僕，誼實師徒，尤其她們均已年逾四旬，猶未字人，終身伺候火靈聖母。

兩個青衣女子雖然沒弄清楚如何被人家摔出來的，但她們剛被摔出去四五尺遠，就不約而同的在半途中挺腰作勢，翻起一個觔斗，卸去被直摔的力道，倒飛回來，疾風颯然，依然回到了岳少俊的面前。

她們追隨火靈聖母，三十年來，何曾在甫一交手，就被人摔出去過，這一倒飛回來，就「鏘」、「鏘」兩聲，掣出了長劍，一左一右，劍尖斜指岳少俊。

岳少俊朝她們微微一笑道：「二位回來得很快，可是想和在下動兵刃麼？」

左首青衣女子鐵青着臉道：「你放開小姐，咱們放手一搏。」

岳少俊大笑道：「祝姑娘是在下的人質，在下豈能輕易言放？」

他在說話之時，右手早已暗中握住了劍丸，這時手腕一抬，「嗆」的一聲，射出一道劍光，軟劍掙得筆直，抬目笑道：「二位要和在下動手，不妨放手攻來，不用顧慮祝姑娘，她在岳某手中，和回到聖母身邊，一樣安全。」

右首青衣女子怒聲道：「姓岳的，你想用小姐威脅咱們麼？」

岳少俊微哂道：「笑話，在下說祝姑娘和回到聖母身邊一樣安全，就是在下可以保證她的安全，二位如若不信，不妨發劍試試。二位的劍尖，若能劃破祝姑娘一點衣角，在下不但立時放開祝姑娘，甘願束手就縛，聽憑貴派處置。」

兩個青衣使女幾乎不敢相信，這年輕人口氣竟有如此托大，她們就因祝巧巧在他手中，兩柄長劍雖然斜指着岳少俊，總是投鼠忌器，不敢出手。

火靈聖母端坐在上首，她自然也有點不信，憑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兩個女婢，雙劍在手，會刺不到祝巧巧一點衣角？

但看岳少俊說的不像有假，一時之間，也摸不透此人來歷，口中冷哼一聲道：「好，妳們就試他一招。」

兩個青衣使女巴不得試他一劍，就是礙着祝巧巧，遲遲不敢出手，此時聽到火靈聖母的吩咐，兩人發出一聲嬌叱！

身形閃動，本來一左一右的人，忽然移形換位，變成一前一後，雙劍驟發，避開祝巧巧，朝岳少俊電閃風飄般攻到。

崆峒劍法，素以輕捷著稱，兩人攻出雖然只有一劍，但這一劍，左右合擊，劍如靈蛇，一抖之勢，劍尖如雨，一下就籠罩了岳少俊身前、身後的十八處大穴。

一支劍尖罩住十八處大穴，你說她們發劍有多快！

但就在她們劍雨飛洒之際，岳少俊左手拉着祝巧巧，只斜跨了一步，就脫出兩人攻擊。

他這一步跨出之處，恰好是兩個青衣女子劍勢交會的空隙，兩支長劍遞到這裏，已經形成死角。

明明只要再刺前半寸，就可刺到他身上，就是再也無法往前刺出半寸。

兩個青衣女子簡直不敢置信，兩張鐵青的臉上，不期現出錯愕之色，因火靈聖母只要她們試他一招，因此就住手後退了一步。

火靈聖母一雙烱烱目光，只是注視着岳少俊，緊閉嘴唇，一言不發，似是正在

沉思之中。

岳少俊避開兩人一擊，瀟洒一笑道：「二位現在相信了吧？」

祝巧巧心裏雖然恨他，但兩個青衣女子剛出來之時，她不禁又有些替岳少俊担起心來。

後來岳少俊把她們摔了出去，她站在他身邊，依然沒有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心中却舒暢了不少。

因爲娘身邊四個侍女，在崆峒派算得上是一流身手的人，她們四人，武功高過她很多。

如今當着娘的面，被摔出去，自己臉上就好得多了，一時覺他不但人品好，武功更高！

他握着自己的掌心，彷彿有一縷暖洋洋的氣流，一直傳到自己心底深處，恨意竟然漸漸的消失了。

此時他又帶着她跨出兩女交擊的劍勢，她內心竟有洋洋得意之感！

火靈聖母突然沉聲道：「妳們再試他幾劍。」

再試他幾劍，是她在沉思之後發的命令，那是說，她依然想不出岳少俊避劍身法的路數。

才要她們多發幾劍，再試試他的身法，這回並沒限定招數了。

兩個青衣女子輸的實在不服氣，自然也想再試幾劍，也許可以挽回一些顏面。

她們本已退後的人，這回又倏然欺了過來。

左首一個沉喝一聲道：「你小心了！」長劍揚處，「雲龍三現」，一招三式，青光如練，閃電般迎面射到。

右首一個更不打話，身形一偏，欺到身側，手起劍發，青鋼劍快得如同風飄柳條，一下漾起四五道劍光，錯落刺到。

岳少俊左手拉着祝巧巧後退一步，但在後退之際，脚底下早已暗中換了一步，身軀一翻，兩人已從劍光隙縫中閃到了左首青衣女子背後。

這一步使的十分巧妙，兩個青衣女子竟似毫無所覺，等到劍光交叉，忽然不見了岳少俊、祝巧巧的人影。

左首女子霍地回轉身來，劍如飛鷹盤空，摟頭旋掃。

右首女子腰如柳枝，折地一彎，一道劍光環掃下盤。

兩人劍勢，配合佳妙，快到無以復加，但任你劍勢如何迅速，天下劍法之奇，無出「宋家百劍」。（宋家百劍出自天山逸叟）

岳少俊師父傳他的「避劍身法」，可以在「宋家百劍」之下，遊走自如，因此對兩個青衣女子的劍勢，自可以像逆水游魚。

帶着祝巧巧，忽進忽退，在前後數步之間，迴旋如意，兩柄長劍劍光如電，竟自傷他不着。

岳少俊本來還沒有十分把握，右手握着軟劍，準備必要時封架之用，此時也用不着了。

不，他近來新練金鐵口教他的一招劍法，頗有心得，平時倒也不覺得自己劍法如何精進。

這時在兩女劍光中閃動之際，才發現她們使的崆峒劍法，雖屬上乘劍術，却但有許多破綻之處。

如以自己新練的一招劍法，和她們動手，只要隨手一折，（劍勢一個彎曲）就可把她們破解無遺。

他有了這一發現，自然頗想一試，左手拉着祝巧巧，脫出兩人劍勢，大笑一聲道：「二位姑娘，在下已經讓過妳們每人三劍，這第四劍，在下可要不客氣了。」

兩個青衣女子連發三劍，都被他避開，豈肯住手，左首一個一掠而上，劍勢一圈，劍光束成一縷銀練，直點咽喉。

右首女子一個「盤龍繞步」，同時搶到側首，劍光顫動，洒出點點寒芒，向右側襲到。

岳少俊這回果然不再閃避，直立不動，直待兩人劍勢，快要及身，他右手才抬了起來。

劍尖（他軟劍被宋鎮山削斷過三次，已經沒有劍尖，所謂劍尖，只是長劍的前端部份罷了）朝前擺動了一下。（金鐵口教他的一招劍法，就是劍尖作三個曲折之狀）

這一左右撥動，看來平淡無奇，根本就不成章法，但其中却含蘊了玄奧莫測的變化。

但聽「嗆」「嗆」兩聲，兩個青衣女子急攻而來的劍勢，被他輕描淡寫的一撥，就撥個正着。

不，這一撥，就像四兩撥千斤，不但把兩人劍勢撥開，而且都站不穩脚步，一左一右往旁跌撞出去了兩三步之多。

火靈聖母先前看他施展「避劍身法」，極似雪山派「天衣身法」，還當他是雪山派門下，心中正感奇怪。

此時驟覩岳少俊隨手一劍，就把自己兩個侍女震退，這一下，直看得她一張老臉，流露出驚異之色，右手一抬，沉喝了聲：「退下。」

兩個青衣女子正待振劍再攻，聽到喝聲，立即長劍一收，斂手後退。

火靈聖母雙目精芒閃動，望着岳少俊，問道：「年輕人，你是天山門下？」

岳少俊正待說「不是」，但繼而一想，宋老爺子據說是天山門下，天山劍法，天下無敵。

自己單身犯險，爲了救惲慧君，說不得只好誑她一誑了，心念轉動，這就應了聲道：「正是。」

火靈聖母臉色微變，半晌沒有說話，接着微哼一聲道：「好吧，你放了祝巧巧，老身立時釋放惲慧君。」

她口氣果然軟下來了。

岳少俊收起軟劍，躬身道：「多謝聖母。」

果然左手一鬆放開了祝巧巧的手腕。

小翠心頭一急，低聲道：「岳相公，你不能放她，他們萬一不放小姐呢？」

岳少俊道：「不會的，火靈聖母祝前輩望重江湖，豈會言而無信。」

說話之時，右手隨即在祝巧巧肩頭輕輕一拂，解開了她受制穴道，拱一拱手道：「祝姑娘，在下多有冒犯，還望姑娘恕罪。」

祝巧巧粉臉忽然一紅，一言不發，就像小鳥投林一般，翩然朝火靈聖母身邊飛

撲過去，口中低低的叫了聲：「娘。」

她這一舉動，看得右護法靳半丁和火靈聖母身邊四個侍女都大感意外。

以祝巧巧的爲人，平日就是沒人惹她，只要她看你不順眼，都不會輕易饒過你的。

這回，被岳少俊扣着手腕，從雷塘舊苑找上仙女廟，這一放開她手腕，不和你拚命才怪！

那知岳少俊一鬆開了手，她却沒有向岳少俊拚命，只是飛一般撲入火靈聖母懷裏撒嬌。

這連火靈聖母都覺得奇怪，一手把她攬入懷裏，藹然道：「巧巧，乖女兒，妳受了委屈了。」

祝巧巧一顆頭埋在火靈聖母懷裏，低低的道：「沒有。」

這「沒有」二字，低得像蚊子叫，只有火靈聖母可以聽到。

這下，火靈聖母明白她的意思了，她這句「沒有」，不是在替姓岳的年輕人說話了麼？

不覺抬目看了岳少俊一眼，暗自點點頭，一面朝靳半丁吩咐道：「右護法，你去把惲慧君放出來。」

靳半丁躬身領命，正待退下。

突聽屏有人接着冷聲地說道：「不用了。」

這聲音一聽就可以推想得到說話的人有着極大的憤怒，因爲話聲冷峻之中含有極深的怒意！

在火靈聖母下榻之處，有誰敢對她這般說話？

靳半丁猛然一驚，倏地直起腰來，沉喝道：「什麼人？」

小翠已經聽出那是老夫人的聲音，一時心頭大喜，急忙暗暗扯了岳少俊一下衣袖，低聲說道：「岳相公，是老夫人到來了。」

岳少俊抬目看去，果見惲夫人，一身藍布衫裙，手仗長劍，滿臉怒容從屏風後走出。

她身後隨着一人，臉色蒼白，雙手下垂，畏縮的跟着惲夫人走出，正是惲府花匠王四。

最後是惲慧君，秀髮披散，同樣手仗長劍，押着王四隨後。

三人魚貫從屏風後現身，靳半丁看得臉色大變，不待火靈聖母吩咐，朝階前喝了聲：「來人！」

但見從廳前立時湧進四五個手執雪亮鋼刀的青衣漢子，一齊向廳上散開，包圍上來。

火靈聖母四個侍女，也同時掣劍在手，配合湧入廳來的五個武士，採取包圍之勢，但因火靈聖母沒有下令，誰也不敢出手。

火靈聖母放開摟在懷裏的祝巧巧，臉色一沉，望着岳少俊冷冷的道：「你們果然是約好了來的。」

岳少俊道：「在下本來是代表惲夫人到雷塘舊苑去的，你們沒有釋放惲小姐回去，惲夫人關心愛女安危，親自趕來，也是人之常情。」

小翠早已迎了上去，叫道：「老夫人，小姐。」

惲慧君把王四交給小翠，吩咐道：「小翠，妳好生看住他。」

話聲一落，兩道秋水般眼神，轉到了岳少俊的身上，臉上立即綻起笑容，嬌柔的道：「岳相公，謝謝你。」

火靈聖母沉着臉，冷冷的道：「這裏不是你們敍舊的地方。你們有話，且等出了我這座院子再說不遲。」

惲夫人哼了一聲，目注火靈聖母，問道：「妳就是崆峒派人稱妳火靈聖母祝靈仙了，淮揚派和貴派同屬武林門派，素來毫無過節可言，你們刼持小女，擄人勒索，江湖上還有道義麼？」

火靈聖母冷然道：「本派僱人打撈貞姑劍，化了不少人力財力，結果一無所獲，却被令嫒得去，如講江湖道義，吸金劍自然歸還本派，老身要你們以劍易人，這有什麼不對？」

惲慧君冷哼一聲道：「劍是我從一個漁夫手中買來的，既沒從你們崆惲派中巧取豪奪，你們憑什麼要我交出劍來？」

火靈聖母沉聲喝道：「小丫頭，三十年來，還沒有人敢在老身面前如此放肆過，本來，老身看正天山老人份上，答應了姓岳的，釋放妳回去，現在妳娘既然趕來，那好，老身難得到淮揚來，正好會會你們淮揚派的人……」

惲夫人凜然道：「客隨主便，妳劃出什麼道來，老身絕不推辭的，不過我要在這裏先了斷一件事……」

說到這裏，突然回過頭去，沉喝道：「王四，你說，你收受了什麼人的賄賂，胆敢出賣小姐？」

王四雖然穴道受制，但因當着火靈聖母和右護法的面，四週又是崆峒派的人，胆子不覺一壯，大笑道：「惲夫人，在下沒有收受什麼人的賄賂，在下實是崆峒派的人。」

惲夫人冷笑一聲道：「很好，你是崆峒派的人，到我們淮揚派去當花王，那是臥底去的了。」

說到這裏，臉色倏地一沉，目光冷峻，厲聲道：「江湖黑白兩道，都有一項極嚴肅的規定，就是臥底者死，你大概不會不知道吧？老身那就當着貴派的人，先處置了你……」

王四先前還是有恃無恐，但聽到最後一句，心頭一緊，急忙叫道：「右護法，救……」

他「命」字還沒出口，惲夫人揮手一掌，用重手法擊在他心脈之上，冷然道：「便宜了你，落個全屍。」

各門各派處置臥底的人，就得五刀分屍，手段雖然殘忍了些，但也是含有以警來茲之意。

惲夫人只以重手法震斷他心脈，較之五刀分屍便宜了。

靳半丁及時喝道：「惲夫人且慢！」

惲夫人冷然道：「老身這處置錯了麼？那麼老身倒要請教靳老護法，如果此人是淮揚派派在貴派臥底，你靳老護法又該如何處置呢？」

靳半丁被她問得一時答不上話來。

惲夫人哼了一聲，目光回到火靈聖母身上，說道：「火靈聖母，妳劃道吧，老身了斷這場過節，就要失陪了。」

「很好。」火靈聖母霍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花白頭髮拂拂自動，回身朝侍立身後的捧劍侍女招了招手。

那侍女立即趨前一步，雙手捧着古劍，躬身呈上。

火靈聖母右手一伸，握住劍把，鏘的一聲，掣出一柄寒光逼眼的長劍，冷峭的說道：「你們只要有人接得下老身三招，就可以離去。」

惲夫人道：「老身自當奉陪。」

長劍一指喝道：「强賓不壓主，火靈聖母，妳發招吧！」

岳少俊一抱拳道：「夫人且慢。」

惲夫人說道：「岳相公，你有什麼事情？」

岳少俊道：「夫人且退，聖母這三招劍法，還是由在下來接吧。」

惲夫人說道：「不，岳相公只管和小女後退幾步，老身要親自領教她的崆峒絕學。」

岳少俊並沒後退，接着道：「聖母千金祝姑娘是在下逼着來的，因此激怒聖母，這三招劍法，自該由在下承接，夫人不妨暫作旁觀，若是在下接不下來，再由夫人出手好了。」

他先前還當惲夫人不會武力，故而自告奮勇，代惲夫人前往雷塘舊苑赴約，及見惲夫人手仗長劍，救了惲慧君，由屏風後走出，始知惲夫人武功不弱。

但他因仲飛瓊一再叮囑，不可開罪火靈聖母，好像火靈聖母武功高不可測，心中就有先入之見，認爲惲夫人可能不是火靈聖母的對手。

自己新近學會的一招劍法，變化玄奧，連素有「武林第一劍」之稱宋老爺子的劍招，都可以接得下來，要接下火靈聖母三招，自然也不是難事。

正因爲他心中有此想法，故而堅持由他來接火靈聖母三劍。

火靈聖母等得不耐，沉聲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岳少俊不待惲夫人答話，搶着道：「在下自不量力，願意接聖母三招劍法試一試。」

「嗆」的一聲，從掌心射出一道劍光，軟劍當胸，施了一禮。

祝巧巧聽得心頭一急，瞪了他一眼，大聲道：「你是找死。」

她口氣雖然恨恨的，但語聲甚重，分明是嫌他不該强自出頭。

火靈聖母冷聲說道：「很好，你小心了！」

喝聲甫出，長劍朝前一指，抖手之間，就捲起幾道劍光，精芒冷電，繽紛飛舞，幾乎使人不辨虛實，莫測眞幻！

岳少俊和人對敵經驗，總嫌不够，眼看對方這一劍出手就有這般奇妙，一時不知如何封架才好。

百忙之中，不管它管不管用，軟劍起處，使出金鐵口教他的那招劍法，劍尖朝前輕作曲折之狀。

這眞叫做歪打正着，他根本不知封解對方劍勢，軟劍隨便朝左右撥動了一下，耳中就聽到「鏘」「鏘」兩聲金鐵交鳴！

火靈聖母這招劍光繚亮的精妙招數，不但立被化解無遺，而且還把對方長劍直盪開去。

惲夫人眼看岳少俊搶着出手，不好阻攔，但因火靈聖母絕非易與之輩，深怕岳少俊接不下來，因此就站在他身後，並未退下，萬一岳少俊遇險，她就可以隨時出手搶救。

此時看到岳少俊使的劍招，十分簡易，毫無章法，但却輕而易舉的把火靈聖母的長劍摒開，心中暗暗驚異，這就緩緩的退後了兩步。

火靈聖母沉哼一聲，長劍凌空連點而出。

這一招劍法宛如風雨飄到，點點劍芒，隨風流動！

她手中一柄劍，就似化成了百十點寒星一樣，劍花錯落，朝岳少俊上下左右，亂洒下來！

岳少俊若要舉劍封架。那是萬萬措手不及的，但他有了上一招的經驗，胆氣一壯，依樣葫蘆，又使了金鐵口教他的那一招劍法。

手中軟劍，一連朝前使了三個曲折之狀後劍尖緩緩朝前遞去。

他方才只使了一個曲折之狀，就把火靈聖母長劍盪開，其實只使半招，這回三個曲折，劍尖筆直朝前遞出，才是完整的一招。

這一招看去雖無多大變化，但足以破解「宋家百劍」，火靈聖母劍法縱然奇詭絕倫，但若和「宋家百劍」相比，自然不會遠甚。

但聽一陣密如連珠的「叮」「叮」輕響，眼前像疾風暴雨的一般劍法，刹那盡歛！

岳少俊一支斷了劍尖的軟劍，却並未停止，依然緩緩的向火靈聖母胸前遞去。

他若是出手稍快，早已刺進火靈聖母的胸膛，洞穿胸背了。

火靈聖母一柄長劍巳經盪開，胸前門戶大開，就算要回劍自救，都巳不及！

但岳少俊遞出的長劍十分緩慢，這時距離她胸口，還有尺多遠，只遙遙是指向前胸而巳。

這在岳少俊而言，只不過依照劍訣施展，並非有心如此，但在火靈聖母看來，他巳經破了自己劍勢，劍尖還在緩緩遞出，指向自己前胸，分明是有意折辱她了！

這一下，直氣得火靈聖母滿頭白頭髮根根豎立，臉色獰厲得懼人，口中沉嘿一聲，左手豎立如刀，電閃般朝岳少俊當胸劈出。

祝巧巧看得大驚失色，忍不住尖叫一聲：「娘……」

也差幸她這一聲尖叫，火靈聖母劈出的手掌，距離岳少俊還有兩尺光景，就一招手收了回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岳少俊一招劍法，堪堪使出，就發覺火靈聖母劍勢巳被自己悉數化解，正待撤劍。

就在這一遲疑之際，火靈聖母一隻手掌，巳然劈在他胸口之上，一時但覺如被燒紅了的烙鐵，印了胸口一般，忍不住大叫一聲，踉蹌後退。

其實火靈聖母左掌距離他前胸還有兩尺來遠，就巳收了回去，並未眞的印上胸口，眞要被她手掌印上了，岳少俊就得當

場被活活劈死！

惲夫人、惲慧君看得心胆欲裂，同時閃身而出，扶住了岳少俊。

惲夫人低聲問道：「岳相公，你不要緊吧？」

岳少俊但覺渾身如同火燒一般，強自忍耐着，低哼了一聲，道：「在下還不要緊。」

火靈聖母已把長劍交給了身後侍女，揮揮手道：「你們可以走了。」

惲夫人讓小翠和惲慧君扶着岳少俊先行，自己手仗長劍斷後，望着火靈聖母憤怒的道：「祝靈仙，今晚之事，淮揚派會永遠記着的。」

火靈聖母冷哂一聲，說道：「那很好，不論何時何地，老身都會接待你們淮揚派的人。」

惲夫人沒有多說，轉身說道：「咱們走。」

火靈聖母說過放他們走，自然不會受到任何攔截和狙擊，很快就退出了仙女廟邊上的大宅。

惲慧君、小翠兩人半抱半扶着岳少俊走到半途，岳少俊早已昏迷不省人事。

惲慧君只覺他身子熱得燙手，側臉看去，他臉色也紅得異樣，雙目緊閉，呼吸急促已是奄奄一息！

不由大吃一驚，一時全身打顫，尖叫道：「娘，他……」

眼角淚水奪眶而出。

惲夫人聽得心頭一緊，急忙趕上兩步，問道：「岳相公怎麼了？」

惲慧君雙手抱着岳少俊，流着淚道：「他傷得很重，已經昏迷過去了，娘，妳看怎麼辦？」

惲夫人眼看女兒這副模樣，心裏完全明白，忙笑着道：「孩子，瞧妳急成這樣子，咱們淮揚派，在大江南北，是以治傷出名，快些趕回家去，立時打發惲義到甘泉山去請易伯伯來替岳相公治療，易伯伯的醫道媲美華陀，他一定會治得好的，妳只管放心好了。」

「只管放心」這四個字聽到惲慧君耳裏，心頭固然放寬了許多。但粉臉上却羞得熱烘烘的，不敢多說。

不過片刻功夫，便已趕到家中，惲慧君、小翠兩人，抱着岳少俊，送入跨院臥室，放在床上。

惲夫人取出淮揚派治傷聖藥「八寶紫玉丹」，輕輕撥開岳少俊牙關，用溫水調好，壓住舌根，灌了下去，一面回頭吩咐道：「小翠，妳快叫惲義去一趟甘泉山，去請易二老爺子來一趟，愈快愈好。」

小翠答應一聲，轉身急步走了出去。

惲慧君低頭之際，發現岳少俊右胸衣衫有尺許長、三分寬一條焦痕，好像是給燒紅了的烙鐵劃過一般。

從長衫到裏面的內衣，都燒成了灰，已可一眼看到肉體，不覺輕咦道：「娘，妳快看，他中了火靈聖母的暗器呢！」

惲夫人道：「讓娘來看看。」

她解開岳少俊衣衫，只見他右首胸前，同樣有一條尺許長，兩分來寬的焦痕，連皮膚都被灼焦了，但是顯然不是暗器所傷。

惲夫人用手指在焦痕四週輕輕按了按，覺得骨骼似乎並未受創，但也看不出這條焦痕，究竟是何物所傷？

惲慧君道：「娘，這是什麼東西所傷的呢？」

惲夫人搖頭道：「娘也看不出來，但他骨骼並未受傷，大概練的是什麼外門陰功，傷及內腑，才會昏迷不醒。咱們的『八寶紫玉丹』，是治傷聖藥，只要一口氣在，都可醫得好，何况惲義已經趕去了，易伯伯最多半個時辰，也可以趕來了。」

說到這裏，不覺歎了口氣道：「唉！妳爹也眞是的，出去好幾天了，還沒回家，要是妳爹在家，就會看得出岳相公的傷勢來了。」

惲慧君道：「娘，爹的醫道，比易伯伯誰高？」

惲夫人笑道：「那自然易伯伯高了，大家不都叫他易華陀麼？」

惲慧君道：「眞急死人，易伯伯快些來才好。」

接着又抬頭道：「娘，岳相公服了咱們的『八寶紫玉丹』，爲甚麼還不醒過來呢？」

惲夫人笑道：「藥剛灌下去，藥性還沒行開呢？等藥性行開了，自然就會清醒過來，慧君，妳受了幾天委屈，沒有好好的休息，這時才不過三更剛過，妳還是先回房去歇一回，這裏有娘和小翠守着。」

惲慧君那肯回去，扭扭肩道：「女兒不累。」

她坐在床沿上，只是注視着岳少俊的臉色。

惲夫人自然看得出來，女兒的一顆心已全放在岳少俊的身上了，她當然贊成，像岳少俊這樣的人品武功，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女兒眼光眞不錯，一面含笑道：「也好，再有半個時辰，易伯伯也可以來了。妳既然不累，那也試進去梳洗梳洗，換件衣衫，瞧妳蓬頭垢面的，大概已有好幾天沒洗臉了。」

惲慧君應了一聲，站起身道：「好，娘，我去。」

說着往外行去。

惲夫人道：「還有，現在已經回到了，妳該把面具收起來了，都是妳爹，花朵般的女兒，偏要妳整天戴着那勞什子，看了就使人討厭。」

惲慧君咭的笑道：「喂，戴着這面具才好呢，出門在外，從沒有人看過女兒一眼。」

惲夫人咄咄的道：「女孩子就像一朵鮮花，要人人都欣賞才好，沒人看妳，就是沒人欣賞……」

說到這裏，忽然輕「哦」一聲，問道：「岳相公知道妳戴着面具麼？」

惲慧君輕盈的轉了個身，說道：「他才不知道呢！」

惲夫人道：「岳相公沒見過妳眞面貌，還能和妳談得來，可見這孩子是個品行端正之人……」

惲慧君不待她娘說下去，羞急的叫了聲：「娘，我不來啦！」

一陣風般往裏奔了進去。

一會兒工夫，她已經梳洗完畢，急匆匆的從後面走出，前後不過一盞茶的時間，惲姑娘可就像換了一個人啦！

不是麼，她進去的時候，還是扁臉塌鼻，面貌平庸的人，這回她盥洗了走出，已經變成了一個令人眩目的少女。

瞧，她那張紅裏透白的小圓臉上，配着彎彎的黛目，清澈的大眼，玉管似的鼻子，紅菱般的嘴唇。

不但美，而且嬌，就是不像從前的惲慧君了。

原來淮揚大俠惲欽堯，只有這麼一個掌上明珠，她又經常來往武進，揚州之間，弄她出多招蜂引蝶，託人重金覓到了一張昔年巧手書生製作的人皮面具，掩去本來面貌。

戴上這張面具，就變成扁臉塌鼻，雖然還不算得太醜，但也是十分平庸的女子了。

閒言表過，却說惲慧君走近榻前，一眼瞧見岳少俊仰臥床上，兩頰火紅，氣息依然十分微弱，昏迷不醒，不覺翠眉深鎖，嬌聲的道：「娘，他服下『八寶紫玉丹』，快有半個時辰了，怎麼還沒有醒過來呢？」

她取下面具來，原希望他醒來之後，看到自己，好讓他驚喜一下，他依然昏迷不醒，叫她如何不又驚又急。

惲夫人口中「唉」了一聲，低低的道：「看來這孩子傷得眞還不輕，連咱們紫玉丹都好像失了效一樣！」

惲慧君臉色慘變，兩眼含着兩泡淚水，問道：「娘，妳說他要不要緊？」

惲夫人安慰道：「岳相公傷勢雖重，只要易伯伯來了，他是傷科聖手，什麼傷治不好？妳也不用焦急……」

話聲未落，只見門簾掀處，小翠一下衝了進來，口中叫道：「老夫人，小姐，易二老爺子來了。」

她手中還捧着一隻朱紅漆的小藥箱。

惲夫人聽得一喜，忙道：「快請，快請。」

只聽有人呵呵一笑道：「老夫已經進來了。」

隨着話聲，走進一個身穿錦團長袍的老人，連連拱手道：「方才聽惲義說，有一位岳相公負了重傷，弟婦要兄弟連夜趕來，想必傷勢非輕。」

這人瘦高個子，皮膚白皙，頦下有一把花白山羊鬍子，說話聲音宏亮，步履從容，正是名滿江淮的淮揚三傑中的老二，人稱爲易華佗的易清瀾！

惲夫人襝衽道：「深更半夜，驚動二伯，實因岳相公傷得很重，只好請二伯來瞧瞧了。」

惲慧君早已一躍而上，拉着易清瀾的衣袖，說道：「二伯伯，你快瞧瞧，他要不要緊，怎麼會一直沒有清醒過來？」

易華佗看了惲慧君一眼，笑道：「小慧，妳別急，先讓二伯瞧瞧再說！」

惲夫人道：「瞧你這孩子，急成這個樣子，二伯趕了三十多里夜路，也該應跟二伯坐下來歇息才是。」

一名使女送上香茗。

易華佗一手撚鬚，笑道：「不要緊，這岳相公既然傷得很重，還是先看看傷勢再說。」

他不待惲夫人開口，接着問道：「他是被什麼人打傷？」

惲夫人道：「火靈聖母。」

「火靈聖母？」

易華佗舉步走近榻前，一面回頭，一邊問道：「他怎麼會惹上崆峒派祝靈仙的呢？」

惲夫人道：「此事說來話長，二伯那就先看看他傷勢，我再詳細奉告了！」

易華佗問道：「弟婦可曾餵他服過『八寶紫玉丹』麼？」

惲慧君搶着道：「餵過了，那是半個多時辰以前的事，二伯伯，咱們的『八寶紫玉丹』功能起死回生，怎麼服了藥，會一點功效都不見呢？」

易華佗沒有作聲，伸手掀開岳少俊衣襟，目光一注，不覺失聲道：「這是『火燄刀』所傷！」

惲慧君站在他身旁，問道：「火焰刀是暗器麼？」

易華佗道：「火焰刀是一種離火內勁，威力雖不如『太陽神功』，但殺傷之力甚強，只要被它擊中，不但鋒利如刀，可將人隔着衣衫皮肉，切斷敵人內臟。在外表上，只有一條極細的焦痕，不容易看得出來，而且它的火力奇強，可以灼傷敵人臟腑，甚至把人五內焚毀，當場斃……」

惲慧君不禁流淚道：「二伯伯，你看他傷勢如何？還有救麼？」

易華佗道：「老夫說的，只是『火焰刀』的威力而已，但這位相公是被火靈聖母擊傷的，那就還有藥救。」

惲慧君道：「爲什麼呢？」

易華佗道：「火焰刀雖是火門中最厲害的一種功夫，但它是純陽的功夫，練的人必先經『少陽神功』，『三陽神功』，而至『太陽神功』，循序漸進，如今據說『太陽神功』已經失傳，練過『三陽神功』，就開始練『火焰刀』，基礎終嫌稍差一些，何況這施展『火焰刀』的祝靈仙，傷人之時，又剛好在晚上，女人練『火燄刀』就有陽極陰生之象，再加傷人在晚上，又是陰盛陽衰之時，故而也許還有一綫生機……」

惲慧君聽說岳少俊只有「一綫生機」，但覺心頭一緊，一下撲到惲夫人懷裏，哭道：「娘……」

抽抽噎噎的說不出話來。

惲夫人抱着女兒，輕輕替她理着秀髮，強忍一腔酸楚，安慰說道：「孩子，岳相公生得有如光風霽月，相貌端正，絕不會是夭折之相，二伯一定會替他悉心療治的。」

易華佗細心的把了岳少俊的腕脈，和仔細的察看了他膚色、五官，然後又側着耳朶，貼在胸膛上傾聽了一回，一直沒有開口。

惲夫人，惲慧君母女二人，更不敢打擾，只是愁眉淚眼的望着他，只希望從他的口中說出一句：「傷勢尚無大碍」的話來。

但易華佗就是緊閉着嘴唇，蹙緊雙眉，一言不發。

惲夫人忍不住問道：「二伯，怎麼樣？岳相公是不是有救？」

易華佗攢攢眉道：「這情形很難說，被『火燄刀』擊中的人，十有九……」

（未完・廿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假扮成郭天威，和朱盈盈，常九跟踪白玉仙，一個斷腿文士也跟白玉仙一道，但後來白玉仙連夜獨自北上，而斷腿文士却留在百家集的大盛客棧中，蕭寒月等人料那斷腿文士必和白玉仙那個組合有淵源，決定到客棧和他談談。三更天，蕭寒月來至斷腿文士房中，斷腿文士顯得無限感慨，視死如歸的樣子，蕭寒月問他是否與白玉仙之間有過一段纏綿的情意，他並不否認，但白玉仙現在離他而去，無法挽回這段情，他叫蕭寒月把一個絹袋交給白玉仙……常九，朱盈盈說服蕭寒月打開絹袋看個究竟，內裏竟只是一幅圖畫……

甘冒兇險入虎穴　畫舫會見二先生

陳抱山接道：「聽常兄的口氣，咱們進入了鍾山之後，完全靠隨機應變了。」

常九道：「不錯，應對之間，要三位自作主意，隨機應變……」

蕭寒月接道：「好！我明白了，陳兄，和敵人接觸之後，你和盈盈盡量不要離開我，隨時準備動手。」

朱盈盈微笑點頭。

常九道：「我要先走一步，希望能在進入金陵地面，碰上閑雲大師和墨非子，我會盡量想辦法和三位保持連絡，如果有困難，我會留下地鼠門的暗號。」

蕭寒月點頭笑道：「你要多多保重。」

常九道：「多謝關心了，蕭兄弟……」

目光轉注到朱盈盈的臉上，接道：「江湖上不比王宮，時時留心，自珍自重……」

「我知道，我會小心的，常叔叔別忘了和我們連絡……」

常九微微一笑，轉身而去，飛身躍上屋面，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

蕭寒月望望天色，道：「現在，我們好好的去睡一覺，養足精神之後，再上路。」

× × ×

踏上了金陵地面，蕭寒月立刻寒起了一張臉，一股冷酷的威嚴，使路客行人，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行近金陵城門口處，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陽光。

突見一個藍衫文士，緩步行了出來，剛好攔住了準備進城的陳抱山，低聲道：「萬兄，不用進城了。」

陳抱山微微一怔，忖道：糟了，這人一開口叫我萬兄，也許是個熟人，我却認不出來，豈不是要立刻拆穿內情？

但聞蕭寒月冷冷接道：「爲什麼？老夫要到城中雨花樓喝一杯……」

藍衫文士低聲笑道：「郭兄，二爺賜宴，佳餚美酒，尤勝雨花樓中十倍。」

蕭寒月心中一跳，暗忖道：二爺！難道今天晚上，就要見到了領導這個組合的眞正首腦了？

見到了，可以放手一搏，這是蕭寒月心中早有的打算，但眞的就要見到了，却突然產生出一種說不出的緊張情緒。

藍衫文士笑一笑，說道：「幾位請跟我來吧！」

蕭寒月咬咬牙，壓制下激動的心情，冷冷說道：「咱們一路行來，早該食用酒飯了，希望不要太遠。」

藍衫文士道：「不會太遠，郭兄，在下帶路了。」

轉身向外行去，陳抱山、蕭寒月等魚貫隨行身後，朱盈盈緊行一步，追在蕭寒月的身側，望着蕭寒月。

蕭寒月沒有理她，只冷冷的望了她一眼。

朱盈盈笑一笑，領悟了蕭寒月的示意。

藍衫文士直行停在巷口中的一輛馬車前面，笑道：「三位請上車吧！」

假扮萬長青的陳抱山心中一動，低聲道：「怎麼？我也要上車麼？」

「是……」藍衫文士緩緩的說道：「三位一路行來，定是十分辛苦，二爺特別吩咐，要派車來接諸位。」

蕭寒月冷哼一聲，登上蓬車，朱盈盈、陳抱山也跟着上車。

蓬車立刻向前行去。

車簾低垂，看不到車外的景物，但蓬車奔馳如飛，速度相當迅快。

陳抱山道：「郭兄，咱們現在還沒有找到蕭寒月，見了二爺，眞不知要如何回話？」

蕭寒月聲音冷漠，微帶怒意的說道：「找到蕭寒月老夫可以立刻取他性命，但找不到蕭寒月如何能怪老夫？」

陳抱山道：「郭兄，小弟怎敢怪你，但奇怪的是，蕭寒月離開京口，明明是向金陵來的，怎麼會一下消失了，我就不信他會七十二變，化陣清風消失了？」

蕭寒月道：「這和老夫無關，我只管殺人，不管找人。」

「是……是……」陳抱山說：「我只是覺得這一趟出來的十分窩囊，那麼大的幾個人，竟然找不到，對二爺實在不好回話。」

蕭寒月冷哼一聲，未再回答。

突然間，一隻滑溜的小手，伸了過來，握住蕭寒月的手腕，耳際間響起了朱盈盈的聲音，說道：「蕭大哥，他們問到我，我要怎麼答覆？」

蕭寒月低聲道：「說是我的門下。」

朱盈盈笑一笑，緩緩把身軀偎入蕭寒月的懷中。

想到她金枝玉葉的身份，受到如此虐待，油生愛憐，不自覺的抱緊了朱盈盈的嬌軀。

奔馳的蓬車，突然停了下來，朱盈盈也驚覺的坐正了身子。

車簾啓動，那藍衫文士早已站在車前，笑道：「郭兄、萬兄、請下車吧！」

蕭寒月步下蓬車，發覺地方很熟，原來，停身處，正在玄武湖邊。

夜幕低垂，天已到掌燈時分，四外凄清，一艘小巧的畫舫，靠在湖邊，燈光隱隱，由艙中透了出來。

藍衫文士笑道：「諸位，請上畫舫。」

蕭寒月心中忖道：這玄武湖水勢不大，就算登上畫舫，也不用怕他們了，略一打量，舉

步登上畫舫。

萬長青緊隨而上，朱盈盈正待舉步，却被那藍衫文士伸手攔住，道：「小兄弟，你在這裏等一等吧！」

「我……」朱盈盈楞了一下，說：「爲什麼？」

藍衫人笑道：「二爺沒召見你！」

蕭寒月回頭望了那藍衫人一眼，冷冷道：「放他上來。」

藍衫人一呆，道：「郭兄，二爺只召見你和萬兄。」

蕭寒月道：「我知道，二爺責問，由我承担，放他上來。」

藍衫人道：「這個……」

蕭寒月右手一抬，道：「要不要試試我的無影之毒……」

藍衫人疾快的向後退了一步，道：「郭兄，使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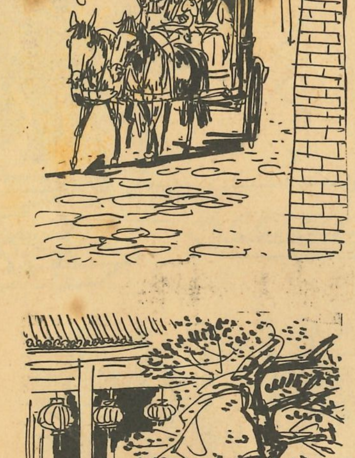
朱盈盈舉步一跨，人已登上畫舫。

蕭寒月道：「守在艙外。」

朱盈盈點點頭，道：「是！」

假扮郭天威的蕭寒月眞的氣勢萬千，相形之下，陳抱山就有些難與比擬了。

舉步行入艙中，蕭寒月流目四顧，眼光及處，不禁一呆。



只見船艙一角，坐着一位白衣麗人，柳眉鳳目，神情莊嚴，正是白玉仙。

此時此地相遇，完全出了蕭寒月的意料之外，心中忖道：看樣子，這丫頭，也是被二爺召見了？

心中念轉，人却大步行到一張錦墩前坐了下來。

大約白玉仙也不喜歡寸草不留郭天威這個人，只看了一眼，竟未出言招呼。

陳抱山隨後入艙，目光一掠白玉仙，立刻抱拳，道：「白姑娘……」

白玉仙微微頷首，道：「萬兄……」

陳抱山接道：「蕭寒月行踪飄忽，我和郭兄一路尋去，竟然未見他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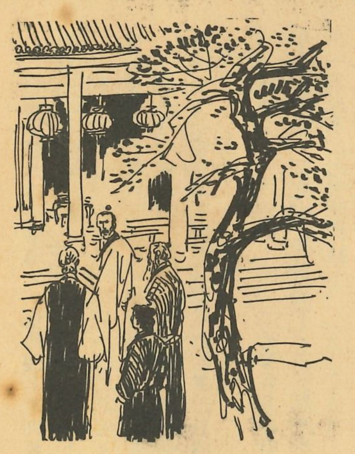
白玉仙目光一掠郭天威道：「蕭寒月隨行之人中，有一個地鼠門中的高手，精於易容潛踪之術……」

「這就難怪了，郭兄對此事十分不滿，兄弟無能，眞不知如何向二爺交代？」陳抱山看着白玉仙，察看她的反應。

那知白玉仙只是淡淡一笑，未再回答。

畫舫開動，馳向湖心。

蕭寒月心中暗道：這玄武湖面積不大，水亦不深，週圍的房舍也不多，有什麼花樣好耍呢？



但見白玉仙平靜的神情中，透出一股憂苦之色，不禁心中一動，忖道：難道此行還會有什麼凶險不成？怎不和她攀談一下，探出一些內情，一旦鬧翻時，最好能突然出手，制住這個丫頭，也少去一個勁敵。

對白玉仙的武功，蕭寒月早已心中敬服，視作勁敵。

但見白玉仙神情冷峻，大有不屑與言的嚴肅，必須得想個法子，一言中的，引起她的關心及興趣才成。

論江湖經驗，蕭寒月固不如人，但智略才慧，却是人所難及，略一沉吟，心中已有計較，冷冷說道：「萬兄，你把解毒藥物，交給了那個缺了一條腿的書生沒有？」

陳抱山略一沉吟，答回道：「交給他了，不過……」

蕭寒月接道：「不要担心，那解藥最多只能保他三七二十一天不死。」

陳抱山接說道：「郭兄用毒之能，天下第一……」

果然，白玉仙忍不住了，急急接道：「萬兄，那缺腿書生姓什麼？」

陳抱山故意沉吟了一陣，道：「好像是姓黃吧……」

「他……他在什麼地方冒犯了你們……」情急之狀，溢於言表，顯然，白玉仙對昔日情侶，仍然有着很深的感情。

「百家集……」蕭寒月冷冷的接道：「他認得老夫，出言不遜，老夫只好賞他一記無影之毒了。」

白玉仙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他還能活多久……」

蕭寒月想了一下，道：「今天不算，還有廿個晝夜好活。」

白玉仙道：「如果小妹想向郭兄討取一些解藥，郭兄肯不肯給小妹這個面子？」

蕭寒月冷冷一笑，道：「玉仙姑娘的面子，郭某怎敢不給，只是……」

「我知道，寸草不留一向是不肯吃虧，小妹會有一報！」

蕭寒月突然側耳傾聽。

白玉仙道：「二爺的畫舫快到了。」

蕭寒月心中一動，道：「就在這小小的畫舫之上會面……」

白玉仙神色間閃掠過一抹訝異，道：「二爺的畫舫，難道你還沒有去過？」

「哦！又是那艘畫舫……」

其實，他根本沒有見過，形勢所逼，只好隨口亂說了。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白玉仙、郭天威、萬長青，請登舟淨手……」

「淨手……」蕭寒月心中暗道：「見二爺，還要淨手，是什麼意思？」

郭天威、萬長青都未提到這些，心中大惑不解。

白玉仙突然站起身子，揚手熄去燭火，行近蕭寒月，低聲說道：「你不是郭天威，說，

你是什麼人？……」

蕭寒月心知破綻已現，無法隱瞞，也以極低的聲音，道：「蕭寒月……」

白玉仙急道：「你來送死麼？」

「那倒也未必，放手一戰，還不知鹿死誰手？」

白玉仙道：「跟我身後，看我舉動，碰碰你的運氣，能不能避過今夜。」

舉步向前行去。

蕭寒月告訴了陳抱山、朱盈盈。

三個人緊隨在白玉仙的身後。

只見一艘平底大船，早已泊在那艘小巧畫舫旁邊。

白玉仙舉步跨上大船，蕭寒月緊跟身後。

大船頭上放着一個銀盆，盆內有水，白玉仙在盆內洗過雙手，推開艙門，行入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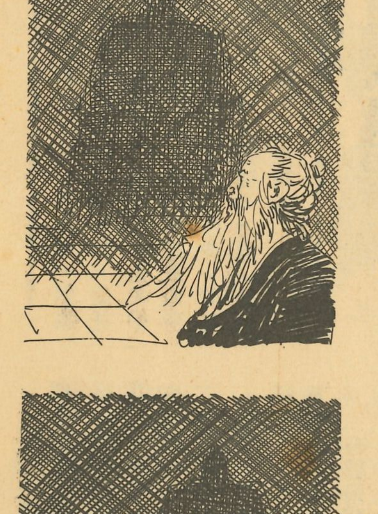
蕭寒月等依樣施爲，也推門行入艙中。

艙中一片黑暗，不見燈火。

蕭寒月暗中提氣戒備，而且示意陳抱山、朱盈盈戒備應變。

玄武湖的水不深，但因這艘大船是平底，就像在湖面上蓋座房子一般。艙室很大，一股濃重的酒菜香氣，撲入鼻中。

白玉仙緩步行到一張圓桌前面坐下，蕭寒月、陳抱山，也跟了過去。



艙室中雖未燃燈火，但四週的垂簾已然捲起，星光隱隱，景物可見，圓桌上已擺了酒菜。

蕭寒月等緊旁白玉仙坐下。

那清冷的聲音由一角傳來，道：「多了一個什麼人？」

蕭寒月道：「天威門人小珠兒！」

那人冷哼一聲，未再多說。

蕭寒月存心一戰，已不怕再露破綻，冷冷說道：「二先生怎不現身，郭某人尙是貴賓，似這等待客之道，郭某就要告辭了。」

初生之犢不畏虎，只有蕭寒月處在這神秘莫測之境中，仍然有此等胆識，白玉仙突然對蕭寒月生出了一種敬佩之感。

只聽一陣低沉的笑聲，傳入耳隙，道：「郭兄，我就在你對面不遠處坐着，閣下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蕭寒月凝聚目力望去，果然發覺對面不遠處坐着一個隱隱的人影。

他穿着一身黑衣，連面孔也隱藏在一片黑色的布幕之中。

但這些並非是蕭寒月感覺奇怪的地方，蕭寒月吃驚處是他發覺了，在那人影之前，似是還佈有一道黑色的幕紗，才使他那人影看起來模糊不清。

兩個聲音、口氣，都有着顯著的不同。至少，這艘平底畫舫中，除了那位二先生之外，還有一個隨行的從衛。

默算敵情，判測他們的停身之處，準備出手時的攻襲方向。

那低沉的笑聲，又響蕩耳際，道：「郭兄毒技精湛，殺人易如反掌，可惜……」

「那不能怪我，你們找不到蕭寒月，要我如何下手？」

「嗯……」二先生平淡的說道：「如若郭兄見到了蕭寒月定能殺了他麼？」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那我祗好盡力施爲……」

二先生接道：「郭兄就當我是蕭寒月，施展用毒手法，看看能不能殺得了我？」

完全出人意外的變化，蕭寒月、陳抱山，都聽得呆住了。

白玉仙雖有相助之心，但却有着無法下手之感。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二先生這話是什麼意思？」

二先生冷冷說道：「你自負用毒之能，天下無雙，我要你見識一下，天下之大，尙有不懼奇毒之人。」

蕭寒月道：「如若在下無影之毒，傷了二先生，要在下如何交代？」

二先生道：「郭兄放心，如若你傷得了我，郭兄不但可以平安離開這裏，而且，在下還將奉上紋銀十萬兩以壯行色，如是郭兄傷不了我呢？」

蕭寒月心中忖道：看來，那郭天威說的倒是實話，他還是客卿身份，未加入這個組合，未露破綻，不禁胆氣一壯，道：「二先生要郭某如何，但憑吩咐。」

「好……」二先生哈哈一笑，道：「你無法傷得了我，就要拜入我的門下，出任萬毒堂之主……」

蕭寒月心中忖道：尙未翻臉之前，何不多套他一些內情出來。當下說道：「二先生盛情可感，但是在下如任萬毒堂主，原堂主又置何處？」

二先生笑道：「想不到寸草不留，竟還有如此一副好心腸，看起來，江湖上的傳言，倒是不可全信了。」

蕭寒月心頭一凜，道：「二先生如若眞能避開在下的無影之毒，想來用毒之技，亦甚高明，貴門既有萬毒堂，那位堂主亦必二先生所選任，他豈肯甘願相讓？」

二先生道：「武功修爲，到了某一種境界，不但寒、暑不侵，而且，可避百毒，說一句不怕你郭兄見笑的話，用毒之道，在我的眼中，不登大雅之堂……」

蕭寒月接道：「二先生瞧不起用毒之人，貴組合中，爲什麼又要成立萬毒堂？」

二先生說道：「問的好，用毒之技，雖然無法對付第一流的高手，但用來對付二、三流的江湖人物，却是很有奇效，我雖不喜用毒，但……」

（未完．卅八）

齊雲飛傳奇故事

鐘聲魅影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被軟禁在相國寺，不能外出，寺外有一個集市，擺賣攤檔應有盡有，見到鄭慧珠和荷花也在此處買物，便托她通知鄭學禮來寺一敍，他便轉入寺內，心裏對弘海將度虛的屍體在午夜火化，正在懷疑，又發現度千的屍體掉在假山石洞中，便去大雄寶殿告知弘達等人，他們懷疑是他所幹，從房中搜出他佩的劍有血漬，檢查度千左胸口致死的傷痕，便證實是他所殺，將他關入的地牢內，此時牢內關着一個叫弘寬的老僧，說是被誣蠛與易筋經抄本有關，此時外面彷似有人鬧事，不知何故，弘達又將他放出，齊雲飛覺得眞是有寃難訴……

相國寺脫險　徐州城遇襲

齊雲飛想得入神，乍聞敲門聲，竟吃了一驚，幾乎自澡盆裏跳了上來，定一定神才問道：「誰呀？什麼事？」

外面有人道：「齊施主，飯菜已弄好，請問你幾時要吃！」

齊雲飛隨口道：「就放在門外吧，在下要吃便自己去拿！」經此一攪，他無心再胡思亂想，匆匆洗好澡，穿上弘達送來的衣服，邊想道：「弘達這老禿顱不會在飯菜裏面下毒吧！」



回心一想，弘達若要取自己的生命的，何必放自己出地牢？因此他立即開門，捧起放在地上的食物，木盤裏放着三碟齋菜，一碗湯，一大碗白米飯，此外竟還有一壺酒。

齊雲飛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吃個精光，剛掛上佩劍，便聽見一個步履聲，他轉頭望去，弘達已立在房外，合什彎腰，垂下眼皮唱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齊雲飛鷂子翻身的，轉過身去，戟指道：「老和尚，你要殺便殺，何必假猩猩，使這種手段！」

「阿彌陀佛，施主何不先聽聽老衲解釋！」

「好，你快說！」齊雲飛一跕脚，屁股坐在桌上，態度十分無禮，弘達不以爲忤，走了進來，回身再把門關上，齊雲飛忍不住譏道：「你要說些什麼入不得別人耳朵的話！」

弘達抬起頭來，苦笑一聲，道：「老衲知道施主必會生氣，這自難怪，只是……唉！」

他忽來一聲長嘆，齊雲飛忙說道：「好呀，你別來這一招，晚輩聽你解釋就是了！」

「老衲得先向施主道歉，剛才老衲這樣做，實是不該……」

齊雲飛怒火又升上來了，叫道：「好呀，老和尚，枉你是出家人，還是一寺之主，明知不該做的事，你還要做，不怕死後下阿鼻地獄乎？」

「阿彌陀佛，老衲實有不得已的苦衷，請施主原諒！幸好施主吉人天相，只受了一個時辰之苦，已屬不幸中之大幸，亦免增老衲的罪孽！」

「請挑重要的說，晚輩不耐煩再聽這種廢話！」

弘達道：「今早敝寺召開大會，施主是已知道的了，這次會便是爲了施主而召開的！」

「爲晚輩而召開的？」齊雲飛忍不住插腔問了一句。

「是的，便是藏經樓那件案子！」弘達道：「老衲覺得施主不像兇手，而且又沒證據，所以主張放人，但……却遭師弟們反對！」

「難道你身爲主持人竟無此權力！」

「老衲雖有此權力，但若一意孤行，豈不要弄至衆叛親離？」

「他們爲何反對！」

「理由很簡單，因爲如今寺內的武功數你最高，而你又恰好在事發後被淨心師叔發現在藏經樓下！」弘達吸了一口氣才續說下去。「老衲雖力排衆議，但最後大家仍決定將施主的活動範圍縮小，並提議派人日夜守着你！

「當下老衲便選出幾個師弟及弟子專責調查眞相，但他們只肯給三個月的時間，過了三個月若找不到別的嫌疑者，便要殺施主爲度虛報仇！」

齊雲飛冷笑道：「要殺齊某可也不太容易！」

「老衲在他們壓力之下，最後只爲施主多爭取到一個月的時間，偏偏一散會，你又成爲殺死度千的嫌疑犯！」弘達嘆了一口氣，道：「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教老衲如何再袒護你！」

齊雲飛冷聲道：「所以爲了達到繼續保持你的地位的目的，便將我投進那連鬼見了也害怕的人間地獄？」

弘達臉色微微一變。「老衲這也只是權宜之計而已，當衆師弟們怒氣稍息後，便必會放你出來！」

「只怕我沒這般長的命！說不定今天晚上我便自殺！」

「阿彌陀佛，施主請勿胡言亂語，老衲看你絕非短命之相？」

齊雲飛冷冷地道：「老和尚幾時改行做看相的，好啦，你只把我關押了一個時辰，他們的怒火便立即消了？」

「這……施主又有所不知了，嗯，此亦是施主洪福齊天也！」弘達老臉發熱，道：「施主在汴梁有個好友叫鄭學禮的是不是？」

齊雲飛暗中罵起自己來：「啊，我爲何忘記了學禮兄？」

「令友帶人到敝寺索人……結果老衲再憑此，跟舍師弟爭論一番，後來令友又利用官府之力……咳咳，老衲更有理由，所以便放施主出來。」弘達說至此，趕緊再加上一句說，「施主如今可隨時離開敝寺！」

「眞的？」話出了口，齊雲飛登時有了悔意，是以立即板下臉來，問道：「晚輩有兩句話想問主持，希望主持能據實回答！」

弘達道：「若老衲能够答的，一定答覆，施主請問……」

「第一，貴寺之中，誰最思疑晚輩是兇手的？」

「這個人數可不少……」

齊雲飛忙道：「如此在下改換一下，誰是主張處置晚輩最力的？」

弘達沉吟了一下，道：「施主想來報仇？」

「在下還能來麼？」齊雲飛道：「他既然殺不了我，我又何必殺他！」

「阿彌陀佛，善哉！施主有此襟懷，實令老衲尊敬！」弘達壓低聲言道：「此事弘德師弟主張最力。」

「弘海呢？」

「他懷疑是你做的，但並無表明要如何處置你。」

「好的第二個問題，今日藏經樓內的人是不是全部在裏面，他們不用開會？」

「照理應該全部在樓內，除了出來大解外！」

「最後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請問主持，你心日中可有嫌疑者！」

弘達苦笑一聲，搖頭道：「老衲自小出家，青燈木魚作伴，腦筋遲鈍，至今尚毫無頭緒，施主，如今老衲也有一件事求你！」

齊雲飛一怔，問道：「你有事求我，是什麼事？」

「請你以後莫再來相國寺，免得老衲難做人！」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除非有什麼值得我來的事，否則不用你說，我也不會來！」

弘達一本正經地道：「老衲想聽你肯定的答覆。」

「主持是害怕晚輩來此，會令你難以爲人？」

「請施主替老衲設想一下，假如敝師弟們要求再把你捉住，老衲可就左右爲難了！」

齊雲飛心頭一動，立即道：「如是這樣，晚輩答應你就是。」

弘達目光一亮，道：「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弘達噓了一口氣，又喧了一聲佛號。

「如今施主可以離開本寺了，不過有關敝寺失掉易筋經一事，請施主幸勿透露出去，否則日後本寺永無寧日。」

齊雲飛心想易筋經乃練功至寶，學武之人無不希望得到之，甚至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和不擇手段，以冀得逞，如此則相國寺永無寧日矣！相國寺無寧日，影响頗大，起碼那些在此賺錢的升斗小民便苦矣，是故他立即答應弘達，然後抱拳向他告辭。

弘達一直送他至鐘亭，才道：「老衲與施主年紀相差雖巨，但一見如故，可惜此事……唉，佛說一切隨緣，當眞沒錯，希望來生有緣再見。」

齊雲飛乃重義之人，聞言後熱血一湧，今日的怨氣早已消得七七八八。「老和尙眞要與晚輩相見，也有辦法，我不進相國寺，難道你不會出去！」

弘達合什說道：「一切隨緣，豈可强求！」

× × ×

齊雲飛一走出相國寺，便見到鄭學禮和一羣壯健的家丁！鄭學禮奔了上來：「齊兄你有沒有吃了什麼苦頭，快告訴小弟，我帶人去跟他們理論！」

齊雲飛忙道：「鄭兄好意，小弟心領，事過天晴，無須節外生枝，咱們回去吧！」他邊說邊向鄭府的家丁揮手致意。

鄭學禮轉身道：「咱們回去吧，便宜了這些禿顱？」

衆人立即轉身走回鄭府，路上鄭學禮道：「小弟聽見敝堂妹報的訊，便立即趕來，這些和尙竟然說你已離開，但小弟心想假如吾兄離開相國寺，絕對不會就此離開汴梁，證明賊禿騙小弟，所以去找蔡大人……」

齊雲飛道：「蔡大人是誰？」

「蔡大人是布政使，嘿嘿，那些和尙看了蔡大人的親筆信之後態度立即軟化！」鄭學禮得意地說道：「出家人終究也是人！」

齊雲飛道：「你怎能這般缺德。」

「沒錯嘛！出家人還是人，還沒修成正果，要不然就叫佛不叫人了！」

說着已至鄭府，鄭學禮的叔叔鄭英在廳裏等候，見到齊雲飛回去才噓了一口氣，齊雲飛忙行禮道：「多謝叔叔關懷。」

鄭英笑道：「幸好你回來，要不然禮侄還不知要如何着急哩！」

齊雲飛向鄭學禮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鄭英道：「禮侄平日心高氣傲，唯獨佩服你，希望你替我勸勸他，好好……」

鄭禮禮截口道：「好好讀書，明年大比榜上有名，才可光宗耀祖嘛！」

「唉，你嘴上懂得說，但心還是這般野，你爹把此責任交給愚叔，若是你沒有寸進，教愚叔如何向你爹交代。」

齊雲飛道：「小侄盡一份力勸鄭兄就是，請叔叔放心！」

鄭英大喜，道：「賢侄先去休息，待我替你接風！」

「不敢……小侄幷無吃到什麼苦頭，叔叔時間寶貴，店務繁冗……」

「唔，就算不接風，也該請你好好吃一頓！」鄭英哈哈大笑。「我也得多謝你，答應替我管教舍侄！」

齊雲飛這才覺得答應得太輕率，忙道：「小侄只答應勸鄭兄，鄭兄讀不讀書在乎他，小侄可沒法勉强！」

「禮侄，你聽見沒有，你若再不好好讀書，可要連累了飛侄！」

鄭學禮連忙恭聲應之，却暗中瞪了齊雲飛一眼，齊雲飛故意氣他。「學禮兄，若是你有朝一日得金榜題名，不但光宗耀祖，而且連小弟也深感榮耀，希望吾兄努力！」

鄭學禮還未作出反應，鄭英巳喜道：「飛侄也有此感，眞令我意外，我有個提議，希望飛侄莫怪！」

齊雲飛一怔，忙問道：「叔叔有何提議？」

鄭英道：「旣然飛侄也認爲金榜題名是光宗耀祖之事，那麼何不留下來，陪舍侄一起讀書，將來也好圖個功名！」

齊雲飛失笑道：「小侄連鄉試也未考過，要金榜題名，尙須多久？」

「姜太公八十才爲周之丞相，飛侄如今風華正茂，何懼太長！」

齊雲飛道：「可惜小侄有師命在身，尙有事要辦，無法久留，叔叔美意小侄只能心領矣！」

鄭英頗爲失望，當下道：「飛侄年少有爲不同舍侄，我自知不敢多言，請先入內休息吧！」

齊雲飛忙又謝了，鄭英叫道：「來人，快備一份厚禮，替我送到蔡大人的府上去！」

齊雲飛跟在鄭學禮身後，邊行邊忖道：「我還道鄭家與蔡大人有親戚關係，原來只是財能通神！」

鄭學禮帶齊飛雲到書房坐下，丫環捧上香茗，齊雲飛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問：「鄭兄，小弟只叫你到相國寺相見，爲何你帶了這許多人去？」

鄭學禮一怔，隨即哈哈笑了起來，齊雲飛訝然問道：「鄭兄因何大笑！」

「一定是那丫頭……哈哈，原來如此！」鄭學禮越說越是得意。

齊雲飛怒道：「鄭兄再不說淸楚，小弟便要生氣了。」

「齊兄，你知不知道，那丫頭告訴小弟，說齊兄讓相國寺那些賊禿扣住，齊兄偷偷向她通訊，所以她匆匆趕回家，目的便是爲了要小弟帶人去把你搶出來！」鄭學禮道：「是故小弟不敢怠慢，立即帶了二十多個人去相國寺救你！」

齊雲飛心頭一動，腦海中泛起鄭慧珠的倩影來，鄭學禮見他不作聲，問道：「這些事，是不是那丫頭揑造的？相信齊兄一定不會對她說得這般嚴重！嘿嘿！齊兄，你知道她爲什麼要說得這般嚴重呢？」

「當然是爲了救小弟！」

「她爲什麼要救你？」

齊雲飛見他神色甚爲曖昧，便瞪了他一眼，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她救人精神正該讚賞，有何不對？」

「嘿，吾兄是眞傻，還是假裝的？」

鄭學禮笑道：「你不是魯男子吧！」

「鄭兄開什麼玩笑？」

「小弟最瞭解舍堂妹的爲人了，她自小嬌生慣養，眼高於頂，肯爲齊兄如此奔波緊張，又想出那些話來，迫使小弟立即趕去，必是因爲看上了齊兄！」

齊雲飛心頭一跳，嘴上却道：「鄭兄千萬莫亂說，免得影响令妹芳譽！」

「小弟知道齊兄已有了個柳三小姐，那丫頭是沒指望的了！」

齊雲飛道：「小弟心情不佳，鄭兄請勿再開玩笑！」

鄭學禮收起嬉笑，正容問道：「好啦，齊兄，你到底跟相國寺的和尙有什麼瓜葛？」

「那有瓜葛……」齊雲飛本不想告訴他，但鄭學禮對他有恩，實在不能不說，便道：「不過是司空業請小弟替他送一封信到相國寺給一個老和尙而已！」

「司空業。」鄭學禮十分奇怪。「齊兄追上他！是他請你替他辦事的？」

齊雲飛有點結結巴巴地道：「也不算是什麼……反正小弟要來汴梁，只是順道而已！」

「奇怪，那厮怎會這般大量，與齊兄做起朋友來？」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小弟也不知道與他是友是敵……唉，世事眞的難料！」

「哈哈，齊兄幾天不見，似乎有了極大的轉變！」鄭學禮眉頭一掀。「旣然你是去送信的，爲何相國寺的和尙要把他扣起來？」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才道：「小弟到相國寺交了信，因爲內城巳關閉，老和尙請小弟在寺內過宿，小弟無可無不可的，便留了下來，不料那夜相國寺有個和尙被殺害……」

鄭學禮恍然道：「他們懷疑是齊兄殺的？」

「那還不止，次日又有一人被殺，當時寺內的和尙都在前殿開會，後來死了人，自然又懷疑是小弟殺死他的，所以他們便……」

「那些賊禿沒有過份難爲你吧？」

齊雲飛不想多說，便淡淡地道：「這倒沒有！」

「齊兄爲人小弟最爲清楚，人並非是你殺的，若是你殺的，他們也必有該殺之處，這無疑問，但齊兄可有懷疑是誰幹的麼？」

「小弟如在迷霧之中，沒法理出一絲頭緒來！」

鄭學禮道：「小弟却認爲司空業很值得懷疑！」

齊雲飛心頭一跳，問道：「鄭兄爲何有此看法？願聞其詳！」

鄭學禮訕訕一笑，道：「此只是小弟的感覺而巳，小弟覺得司空業此人氣量不大，他不可能完全不與你計較，現在表面上和好，也許只是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一是他還未想到一個報復的好辦法，二是時機未至！」

齊雲飛心頭又是一跳，覺得他所說的跟自己心中所想的有點脗合，不由衝動起來。

度虛與度千是不是司空業殺死的，那個進藏經樓偸經，後來跟自己對了一掌的白袍人，是不是司空業喬裝的？他托自己送信到相國寺，目的是不是要嫁禍自己和利用自己？

這幾個問題似走馬燈般，在他腦海中飛轉，他越想越遠，假如司空業城府眞的這般深沉，那麼自己失陷在梅宣廉家裏，也許亦是他的一個陰謀！

「第一個陰謀是使自己先陷於險境，他再出面救人，使自己感恩圖報，以利他進行第二個陰謀，利用自己送信到相國寺去！

假如上述的推測沒錯，那麼他的目的亦很簡單，借刀殺人，以洩其心中之恨！

想到此，他又想到另一個問題，司空業爲何會恨上自己？從他的口中得悉，他不認識柳擷紅，換而言之，他不是自己的情敵，那麼剩下來的，只是約戰鐵塔這件事而巳！

這件事雖然令司空業失臉，但其實自己亦有損失，仇恨不該會這般深！

那麼這有什麼事，使他如此憎恨自己，而且非殺死自己而不足以洩恨？

齊雲飛想了一陣，腦海中靈光一閃，驀地豁然明白，因爲自己威脅他，要把他的事抖出來，所以他非殺了自己不可！

司空業是職業殺手，而且曾受僱於圓緣，刺殺黃彪、安容等人之外，尙去鄂西殺柳舞風！非如此不足以解釋，齊雲飛越想越覺得有理，亦越來越怒，禁不住一掌擊在茶几上！

鄭學禮吃了一驚，問道：「齊兄，何事如此憤怒？」

「齊某決不會放過你——司空業！」

鄭學禮道：「原來眞的是他，齊兄，若用得着小弟的地方，但請開口！」

齊雲飛感激地道：「多謝鄭兄，不過小弟自信還能對付得了他！嗯，韓鐵衣兄有否再來！」

「沒有，他三月十五日中午離開後，至今不見他們一對啦，他是跟田中郎一齊去找你的！聽韓兄的語氣，田兄好像也是個人物！」

「不錯，他是五虎斷門刀的新任掌門！」齊雲飛隨口答之，「鄭兄認得司空業吧？」

「不但小弟認得，家裏的家丁也有不少人認得他！」

「假如他來汴梁，請鄭兄派人注視他的行動！」

「這個不用你說，小弟也會派人去辦的！」

話音一落，忽然有個嬌嫩的聲音問道：「大哥要派人去辦什麼事？」

鄭學禮向齊雲飛打了個眼色，道：「丫頭，還不快進來！」

原來是鄭慧珠，只聽她嬌嗔道：「誰要進去，爹叫小妹來通知你，請你跟齊……齊大哥到花廳晚飯！」

鄭學禮故意道：「你不進來，咱們便

不去！」

齊雲飛瞪了鄭學禮一眼，打開房門，說道：「原來是鄭小姐，今日雲飛能得自由，全是小姐仗義，在下正想親自向小姐致謝哩，多謝小姐相救之恩，在下銘感五內！」

鄭慧珠粉臉緋紅，俏聲道：「齊大哥你……這算得了什麼？小妹不過代你轉述幾句話而已！」

鄭學禮瞪眼道：「但根據愚兄所知，小妹子並非轉述，而是自作主張，亂下命令！」

鄭慧珠臉色更紅。「大哥你……你老愛欺侮我，我告訴爹去！」

齊雲飛忙道：「不管如何，在下都感激小姐，異日必有以報！」

「誰要你報答！」鄭慧珠轉身過去，如燕子般飛去，「大哥，小妹已把話帶到，去不去由得你！」

鄭學禮對齊雲飛道：「齊兄，看來你的煩惱不少！咱們去吧！」

兩人聯袂到花廳，只見鄭英已在相候，連鄭慧珠也來相陪，齊雲飛與鄭英寒暄了兩句才坐下，就在此刻，鄭英的兩位妻妾也自內堂出來，六個人吃至起更後，鄭英妻妾才退席回去！

齊雲飛十分拘束，隱隱覺得鄭英如此安排，另有含意，因此他見鄭慧英吃飽之後，仍不退席，便長身道：「叔叔，在下身體疲乏，更兼頭有點痛，請恕失陪！」

鄭英一怔，隨即道：「要不要找個大夫來看看？」

「不必，好好睡一覺，諒必沒事！」

「禮侄，你送飛侄進房休息吧！」

鄭學禮送齊雲飛到客房，笑道：「齊兄是假裝病吧？」

「鄭兄，小弟有一事求你，假如令叔眞有此意，將來請你在適當的時機下，向他……咳咳！」

鄭學禮道：「那丫頭自作多情，活該，她也不照照鏡子，憑她那副德性，怎配得上『銀劍白龍』？」

「鄭兄，小弟不是跟你開玩笑！這種事全靠一個緣字，與外貌無關，而且令堂妹毫無疑問是個美人！」

鄭學禮的確很想齊雲飛能看上自己的堂妹，並非爲了堂妹，最大的原因是希望能多些與齊雲飛在一起！

當下鄭學禮也知道無望，便跟齊雲飛閑聊起來。齊雲飛道：「鄭兄請回去休息吧，小弟今夜的確累了！」

「那好吧，明早小弟再來找你！」

「不，小弟明早便要告辭了！」

「齊兄何必這般急離去？嗯，要去那裏？」

「還沒有目的地，弘達說得有理，一切隨緣吧！」

鄭學禮道：「小弟祝齊兄早日報却大仇，屆時希望你能來汴梁，讓小弟爲你慶祝一下！」

齊雲飛道：「鄭兄，小弟一定來請你喝酒！」

×　×　×

次日一早，齊雲飛便離開鄭家，鄭學禮特地在家裏選了一匹良駒，再配上馬鞍、鐙、韁、鞭，還悄悄在鞍下塞了一錠黃金。

齊雲飛騎馬出城，策馬而轡，那馬不斷搖頭甩頸，齊雲飛十分詫異，後來才發現那錠黃金，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覺得鄭學禮眞是個好朋友！

齊雲飛出了城，心中很想找司空業證實一番，但人海茫茫，何處覓敵踪？在這種情況下，齊雲飛很自然便南下了，因爲他心上人在東南方。

到了朱仙鎭，齊雲飛撥馬東進，準備由豫東入皖區再進蘇杭！

這天來至商丘，已是三月下旬，天氣逐漸和暖，齊雲飛準備在此歇一歇，順便買兩件薄衣，好在路上更換。

商丘城十分繁盛，百貨商品應有盡有，齊雲飛買了兩套衣服，到一家豪華酒樓午飯，這酒樓在商丘上十分著名，但出入的人都是非富即貴，除此之外，只有武林人物了！

齊雲飛剛到樓上，便見到一個熟人：「雙龍入雲」謝游天！

謝游天曾去汴梁準備觀齊雲飛與司空業之戰，後來此戰不成，他便一直留在汴梁，直至昨日才到商丘，他跟齊雲飛說不上熟，只能稱爲點頭之交，不過兩人聞名已久，又在幾個場合見過面，是以彼此對對方的面貌都不陌生！

齊雲飛本想裝作看不到謝游天，走到另一端去，不料謝游天已先向他打招呼了：「齊少俠一個人來，謝某正感獨飲無聊，何不坐下來共飲！」

齊雲飛稍一猶疑，立道：「在下固所願也，不敢請耳！」他拉開椅子，就坐在謝游天對面。

謝游天立即呼小二過來，吩咐小二再擺一副杯箸。「齊少俠喜歡喝什麼酒？」

齊雲飛反問道：「謝兄，如今喝的是什麼酒？」

「謝某喝的是狀元紅！」

「正合在下之口味！」

謝游天再叫了一壺酒和兩碟小菜，道：「齊少俠，所謂相請不如偶遇，來，咱們邊吃邊談！」

謝游天今年三十六歲，他相貌雖不英俊，但五官端正清秀，儀表翩翩，風流倜儻，也是長年穿白衣，望之仍如三十許人！此人武功高，外表又中看，因此聲名甚盛，不過心高氣傲，氣量也狹，齊雲飛素來對他有點敬而遠之！

當下兩人互敬了一杯後，齊雲飛便問道：「謝兄一人在此還是在等朋友？」

「謝某專程去汴梁欲睹少俠之身手，可惜失望而歸，在丘梁在朋友家盤桓了幾天，昨日才到商丘！」

「大俠住在此？」

「非也，謝某準備去皖西蒙城探親，路經此地，歇一歇脚！」謝游天挾了一塊魚片放在嘴裏，反問道：「少俠何事來商丘？」

齊雲飛心頭一動，道：「小弟四處蹓躂，是爲了找尋司空業！」

謝游天一怔，問道：「少俠鍥而不捨，莫非與他有仇？」

齊雲飛哈哈笑道：「只是爲了跟他一戰！」

謝游天好勝之心極强，時找武林高手

切磋比武，聞言目光神采連閃，問道：「司空業的武功有過人之處，還是另闢蹊蹺，少俠一定要跟他比鬥？」

齊雲飛道：「在下只知其武功不會在我之下，但我要找他比武的原因，正是謝兄所說的第二點！」

謝游天目中神采更加璀璨，急問道：「此人藝出何門，其武功到底有何特別之處？」

「好在其所有之武功，好像都是爲了殺人！」

謝游天一怔。「此話怎說？」

「他把殺人視爲一種藝術，而他的武功正像畫家之技法！」

謝游天道：「謝某還是不明！」

「畫家的技法是爲了畫畫或者說爲了使一張畫畫得更好，司空業的武功也是如此！爲了更好地殺人！」

謝游天這次總算明白。「此人看來嗜殺成性……咦，這又不對，他若果如少俠所言，爲何那天在鐵塔甘願不鬥而退？」

齊雲飛道：「謝兄還有點不明白，他是好殺，不是好鬥！而且他明退也許爲了暗進哩！」

「少俠之意說他會暗中殺你。」

「在下不敢肯定，不過心中總有此感覺！」

謝游天喝了一口酒，說道：「少俠還未答謝某剛才那句話：司空業是何派的子弟？」

「據他自稱是巫山神姥的徒弟！」

「巫山神姥爲人頗爲正派，怎會教出這樣的徒弟來？」

「世事難預料，甚麼事都有可能產生的！」

謝游天哈哈一笑。「聽少俠這樣說，謝某心癢之至，也恨不得找他比一比鬥一鬥！」

齊雲飛舉杯道：「若是謝兄先找到他的，尚盼不要把他殺死，免得在下遺恨終生！」

這句話，聽得謝游天心頭舒暢，因爲這樣說齊雲飛無異認爲謝游天武功遠在司空業之上，是以他哈哈大笑，一飲而盡，道：「謝某也想說此一句話！」

他笑聲未了，忽然香風一閃，一人道：「好呀，原來你在此處逍遙快活，却忘了自己的諾言！」

齊雲飛一抬頭，只見一個身穿紅衣，年紀二十五六、臉目姣好，眉帶風情，身段玲瓏浮凸的少婦，自梯間上來，向自己這邊走來。他們一怔，心想自己不認識她，那知謝游天已向她苦笑。

那少婦來至桌前才知道齊雲飛是謝游天的朋友，臉上登時有尷尬之色，齊雲飛只道她是謝游天的妻子，便長身道：「大嫂請坐！」

謝游天滿面尷尬，少婦則臉泛紅潮，怔在那裏作不得聲，齊雲飛忙呼小二加添杯箸坐位！

謝游天輕咳一聲：「待謝某來介紹，這位是新近聞名武林的『銀劍白龍』齊雲飛少俠；這位則是紅衣大娘的首徒『紅衣女俠』鍾姑娘！」

這刹那，齊雲飛才警覺他倆不是夫婦，不由大覺魯莽，亦甚尷尬，二人默站了一陣，謝游天才道：「少俠跟女俠請坐，小二過來一下！」

小二走過來，謝游天問道：「鍾女俠喜歡吃甚麽東西？」

「小妹無所謂！」

謝游天再點了兩個小菜，輕咳一聲，道：「鍾姑娘怎會來此！」

「小妹剛路過要回家……是呀，巧得很啊！」

齊雲飛問道：「原來女俠是紅衣大娘的高足，令人不勝羨慕，不知女俠是否認識一個喚鄭慧珠的女子？」

「她是賤妾之三師妹，怎會不認識？」紅衣女俠神態略爲輕鬆，雙眼帶着一抹異彩地問：「少俠跟敝師妹相熟？」

「只是認識而已，伊乃敝友之堂妹，因而曾見過幾面！」

「風聞少俠挑戰司空業，不知勝敗如何？」紅衣女俠忽又笑了起來：「賤妾不懂說話，請少俠莫怪，這還用說，自然是少俠得勝！」

齊雲飛笑道：「多謝女俠瞧得起，可惜司空業不肯成全在下！」

謝游天答道：「司空業不敢上陣，結果這場武是比不成了！」

紅衣女俠道：「可惜！少俠近年來名動江湖，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竟能調教出這樣的高足來！」

「女俠請諒，家師不許在下洩露他的名字！」

三人閑聊了一陣，酒菜再送上來，紅衣女俠忙着吃東西，談興較小，而齊雲飛見他倆神態有點不對，吃了一陣便長身告辭了：「承蒙謝兄欵待，下次再相見，一定要由小弟作東，你倆慢吃！」

謝游天道：「齊兄若有事要先行，謝某也不敢挽留，後會有期！」

齊雲飛再向紅衣女俠抱抱拳，便下樓返回客棧。他決定明早再上路，躺在床上，又因心潮洶湧沒法入睡，便索性憑窗而望。

忽然齊雲飛發覺謝游天與紅衣女俠並轡在街上馳過，像是跑向城門！他倆衣服一白一紅，十分注目，很多路人都轉頭而望，齊雲飛覺得他們態度曖昧，那紅衣女俠一上樓對謝游天說的那句話，證明他們關係不比尋常，但後來兩人却都拘束，這事反顯得有事，但她又不是他的妻子或親戚，難道是他的秘密情婦？

齊雲飛忽又啞然失笑，因爲他自己的事都顧不了，還何來的閑情逸緻管別人的閑事？

這天他都在客棧中渡過，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就是在回憶相國寺的情景！

弘達爲何冤枉弘寬？啊不，那時候弘達未當主持！弘寬在那人間地獄中渡過二十一個寒暑，實是一項奇蹟，偏偏他又不承認學過易筋經！

至此，齊雲飛又想到一件事，司空業與弘海相熟，會否在某種情況下，弘海無意中向他透露了易筋經的秘密？那麼司空業的嫌疑便更大了！」

可是度虛臨死之前在地上畫下了兩條「血蛇」，又是甚麼意思？假如他是告訴度千誰是兇手，那麼「血蛇」與司空業又似乎扯不上關係！

「血蛇」到底代表甚麼事和人？齊雲飛帶着這個謎進入夢鄉！

次日已是三月廿五日，齊雲飛一早便結帳出店，他是在城裏買齊了必備之物品，便放轡而馳，一路望東而去！

暮春雨節，天氣雖然不冷不熱，但淫雨霏霏，路上不好走，待到得徐州城，已是三月廿九日！

齊雲飛進城時，已是暮色蒼茫，正想找家客棧歇脚，不料迎面走來田中郎。

田中郎攔住齊雲飛的馬首，笑道：「天下雖大，寃家却路狹，當眞沒錯！」

齊雲飛微微一笑，道：「田兄爲何在此？嗯，韓兄是否與你一道？」

「韓兄已在數日前跟小弟分手了！」田中郎道：「小弟站在街頭，吾兄豈好意思還坐在鞍上？」

齊雲飛跳下馬來，道：「田兄難道要請小弟喝酒？」

田中郎一怔，隨即哈哈笑道：「正是如此，幸勿拒絕！」

「這種天氣喝酒，正是好日子好時機，小弟豈有拒絕之理！」

田中郎大喜，道：「如此甚佳，請齊兄跟小弟來！」他在前洒開大步而行，齊雲飛拉馬走在他後面，不久便見田中郎在一家客棧門口。「齊兄可在此歇宿，與小弟爲伴！」

齊雲飛沒有反對，在田中郎隣房闢了一室，田中郎道：「齊兄自己安頓一下，等下子小弟再來邀你！」

齊雲飛見到他便大覺頭痛，奈何他像寃魂一般纏着自己，但求少點機會與他在一道，聞言正喜，道：「小弟想先洗個澡！」

過了一個時辰，田中郎才來找齊雲飛。「酒菜已在小弟房中，請齊兄過去！」

齊雲飛跟他到房中，只見中間放着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七八個菜，魚肉鷄鴨齊全，尚有兩小罈酒！他吃吃一笑。「田兄爲何如此破費！」

「就怕請不到齊兄，請坐！」田中郎先爲齊雲飛倒了一碗酒，然後爲自己也倒了一碗，道：「你我兩人不該用酒盞，用碗較合！」

「田兄海量，小弟難及萬一！」

「咦，齊兄爲何突然如此客氣，來，先乾一碗！」田中郎豪氣地一仰頭，一口氣把那碗燒刀子喝光！

齊雲飛自然不會失禮，亦照樣把酒喝乾，這樣子喝酒除了鬥酒量之外，還鬥內功，內功深厚精純的人，酒在肚子中時，也可要酒精煉化一部分，這樣便不易醉倒了！

田中郎讚道：「齊兄好酒量，痛快痛快！這鷄腿嫩得很，請齊兄嚐嚐！」說着爲齊雲飛挾了一隻鷄腿。

齊雲飛心中暗暗納悶，忖道：「田中郎葫蘆裏賣甚麼藥？他一味獻殷勤，必有所圖！」

那知田中郎邊飲邊談天，只是天南地北講些江湖經歷，武林秘事和傳聞，他口才雖不見得好，他語氣肯定而又充滿自信，另有吸引人的地方，齊雲飛逐漸拋開心事，開懷暢飲起來。

喝了一個更次，齊雲飛才想起一件事來：「田兄，韓兄在何處與你分手？」

「在魯西南的鄆城！」

「你倆去鄆城有何貴幹？」

「找你嘛，想不到踏跛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田中郎忽然大笑起來。

齊雲飛聽出他話中另有含意，忍不住問道：「原來田兄請小弟喝酒，是另有用意！」

田中郎臉上發熱，嘴上却不承認。「你我一場朋友，喝一頓酒算得了甚麼？別在門縫裏看人，把人瞧扁了！」

「如此小弟便放心飲了！」

「正該放心！」田中郎又爲他斟了一碗。兩人你一口我一口，你一碗我一碗地喝起來，最後那兩罈子酒都給他喝光了！

此刻兩人都已有幾分醉意，田中郎忽道：「齊兄，小弟有一事求你，盼請你答允？」

齊雲飛哈哈大笑。「小弟早料到你有此一着了，小弟若說不答允，難道你便眞的不說！」

田中郎訕訕地笑：「小弟新近閉了一次關，自認武功有些進步，希望再與吾兄比鬥一場，請齊兄千萬勉強一下！」

齊雲飛笑道：「你我之架不是已打過了，而且亦已分出了勝負，還有甚麼好打的！」

田中郎臉色一變，澀聲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昔日敗者，今日可能勝之，昔日勝者，今日亦可能敗之！」

齊雲飛笑道：「然則田兄必然是具十足之把握矣！」

田中郎一挺胸，朗聲道：「天下間之比武豈有人敢說有十足把握者，蓋世事時有變化也，即所謂陰溝裏翻船！不過小弟雖無十足把握，却有七成之把握！」

「如此小弟便讓你得勝吧！」齊雲飛笑道：「畢竟比武結果出現意外的情況並不多見！」

田中郎臉色一沉，道：「齊兄這是甚麼意思？」

「小弟認輸就是，何必比武！」

田中郎甚是不悅。「請齊兄尊重小弟，也請尊重你自己！」

「小弟不是說笑！」

田中郎霍然長身而起。「齊兄不是說笑，那更可怒也！須知小弟也非尋常人，我要人家這樣讓的麼？」

齊雲飛苦笑一聲：「田兄英武過人，武林地位也不低，何必還苦苦爭這些虛名呢？」

田中郎臉色大變，冷冷地道：「昔日家師在生之時，尚不曾如此教訓我！你是甚麼東西！竟敢用此種口吻來訓導我！」

「不敢！」齊雲飛頓了一頓才道：「小弟並無教訓吾兄之意，請息怒！」

田中郎道：「此怒難免，除非齊兄接受我的挑戰！」

齊雲飛酒醒了一半，沉吟道：「假如小弟不接受挑戰呢？」

「不管你接不接受，這一戰一定要打！」田中郎言畢再加了一句：「還有一個辦法，可以免却一戰！」

齊雲飛大喜，道：「願聞其詳！」

「請齊兄與小弟到鐵塔，當衆宣佈你輸給小弟！」

齊雲飛臉色一變，但仍隱忍不發，澀聲的笑道：「田兄不是說過，不用人家讓麼？」

「你當衆宣佈已經在今夜在徐州敗在田某手中，幸得田某手下留情，才留得一條命……」

齊雲飛也長身而起，怒道：「田兄不覺過份？」

田中郎臉色不動，冷冷地道：「兩條路，任齊兄擇其一！」

「假如小弟不作選擇……」

田中郎雙脚一錯，在齊雲飛身旁滑開，斜飛立在門口，道：「假如齊兄不作選擇，此戰便在現在打！」

齊雲飛臉色再一變，他本來甚看得起田中郎，覺得他不但武功高，而且辦事穩重，頗有一門之主作風，但料不到他心胸如此狹窄，對勝負聲名看得這般重，當下輕輕一嘆。「田兄苦苦相迫，小弟若不答應，令田兄失望事小，讓人以爲小弟未戰便已心生畏懼則事大矣！」

田中郎哈哈一笑。「如此說來齊兄是答應小弟的挑戰了？」

齊雲飛道：「不錯！時、日、地都請田兄決定！」

「此時此地有何不可？」田中郎傲然道：「此處地方雖小，但在高手眼中，方丈之地，已可容天！」

齊雲飛道：「小弟可否反對，第一，小弟連日趕路，精神疲乏，此刻比鬥，讓田兄佔盡了便宜，齊兄也勝之不武；第二，此處是田兄之房，佔了地利，也不算公平……」

田中郎臉色一變，道：「如此不如由你決定吧！」

「小弟提議，明早辰時，咱們出店再覓地而戰……」

「在什麼地方？」

齊雲飛道：「到城北吧！隨便見到何處地方適合，便在那裏，豈不更佳，而且絕對公平！」

田中郎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希望齊兄不會失約失信！」

齊雲飛怒道：「大丈夫重信諾，輕生死，田兄若是信不過小弟的，何不徹夜守在小弟房外！」他邊說邊走前，來到田中郎身前，道：「請田兄讓開，小弟要回房休息了！」

田中郎沉吟了一下，道：「好，明早小弟去找你！」言畢閃開，目送齊雲飛出房。

齊雲飛返回自己的房間，心中如壓上一塊鉛石，悶悶不樂，他雖然喜歡管閑事，好奇心也重，但對這種純粹爲了爭聲名的比武，甚不感興趣，奈何被人苦苦相迫，不能推却？加上自己剛約戰司空業，也難以拒絕別人的挑戰！

他和衣躺在床上，浮想聯翩，不能成寐，乃盤膝于床，運功調息，過了頓飯工夫，才逐漸進入忘我境界……

× × ×

三月三十日，清晨。

齊雲飛剛盥洗完畢，房門被敲响，他只道是店小二進來拿水，便道：「進來，門沒門！」

房門打開，推門的却是田中郎，齊雲飛冷冷地道：「田兄一急至此，令人震驚，此刻尚在卯時！」

田中郎道：「小弟來請齊兄到外面共進早膳，吃相同之物，這才公道！」

齊雲飛聽出他話中有諷刺之意，却一笑置之，與他結帳出店，先找了一家茶居，進早點，然後乘馬出城。

此刻城外路人尚不多，只有偶爾的菜農挑菜進城，因此馬行甚速，不久來到一座村莊外，齊雲飛見有一座樹林，乃遙指道：「田兄，那樹林頗大，在裏面比門，不會驚世駭俗，正是個好地方！」

田中郎心中忖道：「齊雲飛爲何要在此處？城北此地是他挑的，現在又指此林，莫非他對這一帶地形十分熟悉？」

齊雲飛見他沉吟不語，知其不喜，忙道：「小弟只是提議，田兄可以反對！」

田中郎道：「那樹林如此靠近村莊，人來人往的，終不是好地方，若閑雜之人太多，不能使咱們盡展所能，便沒有意思了！」

「請田兄出主意！」

田中郎拍馬前行，齊雲飛在後面跟隨，兩人又馳了一陣，見附近地勢十分平坦，沒一個好戰場，便繼續前進，又馳了數里，晨風吹來，帶着一絲腥味，田中郎心頭一動，「呀」地叫了一聲，催馬前行更急。

再過一陣，齊雲飛在馬上便遠遠見到一片白光，原來徐州距微山湖只有五十里路，兩人馬快，竟已來至附近。他心中忖道：「莫非田中郎打算在湖上比鬥？」心中雖有疑問，却沒開口問！

馬行甚速，眨眼間便來至湖邊，只見湖邊蘆葦甚高，有的甚至幾及人高，田中郎把馬勒住，揮鞭指道：「小弟認爲在此一戰最有意思，未知齊兄以爲然否？」

齊雲飛笑道：「小弟沒有意見，但憑田兄主意！」

「就此決定吧！」田中郎在湖邊策馬慢行，來至一叢特高的蘆葦前，翻身下馬，走進蘆葦中，抽出寶刀，刷刷一陣亂砍，那些蘆葦紛紛斷折！

齊雲飛一見，暗道：「這果是個好主意！」便也抽劍閃了進去，兩人砍了一陣，已清理出一個兩丈寬，一丈長的曠地來，田中郎道：「差不多了！」

齊雲飛把外衣解下拋開，慢慢退開，立在田中郎對面。「田兄請！」

「請！」田中郎倒抱刀柄，抱一抱拳，立即轉臂抱刀於懷，凝神靜氣，準備應戰。

齊雲飛見他在刹那之間便集中精神，淵停嶽峙，頗有氣吞牛斗之勢，心中暗暗佩服，也不敢怠慢，將長劍升高幾寸，眞力貫注，全神準備！

此刻已是巳時，陽光照下，枯褐的蘆葦，似塗上一層黃金，春風吹來，蘆葦幌動，如金蛇狂舞，這是個動人的景色，可是跟場內的氣氛却極不襯合！

忽然那兩尊石像復活了！齊雲飛與田中郎同時標前，一個刺出長劍，另一個寶刀急劈！

刀沉劍尖，刀劍相觸之後，齊雲飛手

腕一圈，長劍自刀下斜削過去，這一劍使得甚是巧妙，但田中郎更妙，只見他手腕一沉，寶刀護手便撞在劍刃上，長劍彈開之後，刀刃如猛虎下山，直取齊雲飛的左肩！

齊雲飛讚了一聲好，收身退步，扭腰橫跨了一步，田中郎劈出的那一刀經巳落空！

「好，再吃我一刀！」田中郎一刀迫退對方，未待齊雲飛採取攻勢，第二刀又再劈出！

這一刀去勢更疾，陽光之下，猶如一道白光乍閃，齊雲飛巳覺刀芒透體而來！他心頭一跳，暗道：「田中郎功力果然比上次有進步！」心念未了，人巳退後了七尺！

田中郎第三刀又至，但這一次齊雲飛迴劍一格，刀劍相觸時，劍並不彈開，貼着劍脊滑下，削對方之腕！

這一劍大出田中郎的意料，忙不迭後退。

齊雲飛尖嘯一聲，絕招如江濤奔滾，一招緊接一招，向田中郎攻去。

田中郎不愧是五虎斷魂刀的掌門，邊退邊架，退了七尺，巳接下了齊雲飛了七劍！

齊雲飛七劍過後，舊力巳盡，田中郎覷準他新力未生的一瞬即逝的良機，一刀劈出！

兩人在一年前巳交過鋒，彼此都頗瞭解對方的功力，因此越鬥越快，只聽珠走玉盤似的叮叮响聲，刀劍相碰巳不下七八十次！

過了百招，田中郎漸落下風，一陣風吹來，他腦子倏地一清，忖道：「他劍本快，我五虎門的刀法素以兇猛辛辣見稱，豈可以己之短，對敵之長！」主意一定，力注寶刀，盡力一盪！

「噹」的一聲巨响，寶刀把劍彈開，田中郎再一挽刀，只見半空洒下一片白光，如天網下降，罩向齊雲飛頭頂！

齊雲飛暗吃一驚，長劍急刺，但田中郎不爲所動，寶刀仍然劈下！

刀勢乍看似慢，其實極快，而且把方圓一丈之內都罩住！這份氣勢，一般人見之，不需應戰也巳棄甲而逃！但齊雲飛不愧是名師高足，加上天賦奇稟，這生死一髮之間，他心頭反而格外平靜。

只見他長劍微微一動，劍尖巳指向對方手腕，假如田中郎不顧一切劈下來，他這隻手便先報銷了！

田中郎臉色微微一變，刀子橫偏七寸，去勢不竭，但他動齊雲飛也隨他動，迫得他咬一咬牙，掄臂挪開！

齊雲飛暗鬆一口氣，可是田中郎刀子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斜劈下來，取其腰側！

這一刀隨勢而發，速度之快，一時無兩，齊雲飛大吃一驚，生怕迴劍招擋不及，是故頓足倒飛！

田中郎如離弦之箭飛前，口中喝道：「那裏跑？」寶刀如長虹般直捲！

齊雲飛一退再退，身子巳飛進蘆葦之內，田中郎緊跟而進！可是由于齊雲飛是後退，蘆葦對他便沒有影响，田中郎就不同了！他走得急，見及人高的蘆葦撞向面來，心中不由一慌，寶刀下意識地橫劈，把面前的蘆葦砍掉！

高手相鬥，所掙不過是一蹤即逝的良機，齊雲飛見狀雙腳頓住，長劍自刀底穿進！

這一劍猶如毒蛇出洞，待田中郎發覺巳來不及，勉强一擰腰，衣角巳經裂開，他反應迅速，一個倒飛，雙腳落地又轉身向蘆葦蕩飛去。

這一着大出齊雲飛意料，因爲田中郎是向湖中的方向飛去，那裏縱然沒有湖水，也一片泥濘，行動不便，不過不管如何，他還是追了過去。

只見田中郎身子如大雁一般，在齊雲飛身前一丈，向前飛去，一飛二丈七才落下，此刻巳至湖邊，忽見他又飛起，齊雲飛更是詫異，忖道：「莫非他想與我在湖中水戰？」

心念一動，齊雲飛立即站住，不敢冒進，只見田中郎立在湖中，露出一顆頭來，道：「齊雲飛，你有胆過來再跟田某一戰否？」

齊雲飛慢慢走前，道：「只怕小弟沒有立在湖中的本領！」

田中郎哈哈笑道：「湖邊有兩艘破船，齊兄不用驚異！」

話音剛落，齊雲飛忽然覺得後背風聲颯然，此刻無風，突有異聲，自是有人偸襲！

他想也不想，立即盡力向旁一移，只見三柄藍汪汪的小飛刀在他肩旁飛過，沒入蘆葦中！

齊雲飛大怒，喝道：「田兄，這是什麼意思！」他邊說邊轉過身來，只見迎面又有三柄藍汪汪飛刀，離自己面前不過三尺！

齊雲飛急切間來不及以劍格，只得又向旁橫移三尺，接着揮動長劍，向飛刀來處奔去！他動了眞怒，去勢極快，飛落曠地，再向外射去！

就在此刻，也見蘆葦外面有一灰影閃動，便大聲喝道：「站住！」住字音落，他亦射出蘆葦蕩！

只見藍光連閃，更有幾柄飛刀飛來，齊雲飛身子一伏，只見一個灰衣人飛上自己的坐騎，催馬向東馳去！

齊雲飛立即奔向田中郎的坐騎，但那灰衣人心思縝密，只見他一回身，又發出兩柄飛刀，這次不是取人，而是取馬！只聽「噗噗」兩聲，飛刀射在馬身之上，那馬希聿聿悲嘶了一聲，便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齊雲飛又驚又怒，拔出馬身上的淬毒飛刀，如離弦之箭般射出，疾奔幾步，脫手把飛刀拋出！

那飛刀直取灰衣人後背，可是力道不足，在他背後兩尺處墜下，「噗」的一聲，掃在馬臀上，那馬一蹶，把灰衣人跌了下來。

齊雲飛歡呼一聲，立即追前。

灰衣人不敢回頭，盡力馳前，齊雲飛雖然未曾見到他的面貌，但那背影，却使他越來越覺得眼熟，更是苦追不捨，就在此刻，背後又有異响！齊雲飛吃了一驚，連忙回首！

（未完・五）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關莉爲猛鷹的土人醫好了槍傷，他們要救那二個土女，爲死者復仇，司馬洛、關莉要救利炳炎博士，於是一起行動，由土人和猛鷹帶路，直抵史比高的營地，先將巡邏的人基夫捉着，再引誘史比高派來支援的恐怖份子用弓箭射死，使史比高以爲單純是土人尋仇報復，想救回兩個土女，便出動主力去攻擊土人，被司馬洛用炸藥將匪徒全部炸死，然後和土人去進攻他們的總部，勝利地將史比高槍殺，救出利博士，關莉和靈猴坐一部車子先行，司馬洛和利博士的車子發生爆炸，他們事先走避，倖免於難……

分頭行動　深入調查

「我根本不認識他們，」利炳炎博士說：「我與他們是無仇無怨的！」

「他們祇是受人主使的，」司馬洛說：「他們用不着與你有什麼仇怨，也可以做這種事情！」

「靈猴是可以的，」林鈴說：「這個人，我相信他會爲了金錢的代價而做任何事情，但是關莉呢？司馬洛，你對她的評價是相當高的呀！」林鈴這樣講，却是以事論事，而並沒有諷刺的含意。

在司馬洛能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莫先生巳經先開口，他說：「我對她的評價也是相當之高的，我也曾經用過她，照我的觀察，她也不是會輕易做這種喪盡天良的事情的，除非是爲了一個重要的理由。」

「你們找不到他們嗎？」利炳炎博士說：「像你們這樣大，這樣有力的一個組織？」

「我們正在找，」莫先生說：「這不是講一句話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過我們還算有一個最佔優的地方，就是他以爲你們兩個巳經死了，就不會提防我們正在找他們。」

「但是仍然沒有他們的蹤跡。」利炳炎博士說。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說：「他們殺死了史比高。史比高是一定也有一個後台的，史比高他們死了，後台一定立刻知道，因爲史比高那裏無疑是一定有無綫電與後台聯絡的，史比高的後台亦有向他們尋仇的可能性，他們不能不盡可能小心一些，躲藏起來。」

「利博士，」李敏說：「你不知道你的運氣是多麼好！」

利炳炎博士說：「我知道，我大難不死，我的運氣是很好！」

「你不知道，」李敏說：「關莉他們不是用飛機在高空拍下了哥馬拉山的照片嗎？他們是關莉的後台，他們是有實力的，不然怎樣會有這樣一架飛機可以動用？他們是不能夠肯定你確是在那山上，不然的話，他們就根本用不着關莉出動了，他們既有飛機飛過那上空，就可以用飛機投擲炸彈。假如他們肯定了你是在那裏的話，他們就可以投擲炸彈，把那個地方炸爲平地了。」

「這個——」利炳炎搔着後腦，「我猜我的確是運氣很好的！不過——一個可以用飛機的後台？」

「是的，」莫先生說：「飛那麼高的飛機，應該是軍用飛機，有些什麼人可以動用軍用飛機飛過這個地方的上空呢？這個我們也是正在調查之中。」

「此外，」李敏說：「我們也在調查有關靈猴的一切人物，有關關莉的一切人物，甚至有關那個早早就巳經死去了的女孩子小芬的一切人物。」

「現在，」莫先生說：「我們是正在展開着緊密的調查的工作的，我們與你舉行這個會議，祇是要看看你還沒有什麼提供，例如關莉會是替什麼人做事的，而史比高的後台又是什麼人。」

「我恐怕我在這方面，是幫不了你們了。」利炳炎博士說：「我的確是不知道的！」

「那麼，」莫先生說：「現在，我們就暫時散會吧。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快些找到綫索，而另一方面，利博士，你繼續住在這裏，由我們保護着！」

「我不能與我的家人聯絡一下嗎？」利炳炎博士問。

「最好就是不要了，」莫先生說：「你應該是仍然失蹤未找回的，而對於某些人來說，你則更是已經死掉了，你暫時不能夠出現。」

頓一頓。「但是當然，再過一陣子，假如我們還是找不到什麼綫索的時候，我們却是可以讓你出現的——這是震驚策略，使他們兩方面都大亂方寸。」

他站起來，表示結束會議，大家離開，利炳炎博士自然是由莫先生的兩個手下護送到他在此地的「宿舍」。

跟着，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也是一起離開了。

李敏一面走着，一面對司馬洛說道：「你那位女朋友，眞是工於心計，而且也胆大心細，她知道你對史比高身邊的人最熟悉，也有辦法對付他們，而且利炳炎博士是你見過的，你認得——她可能沒有見過利炳炎博士本人，見到了也不能肯定，而因爲利炳炎博士認得你，他是肯跟你走的。難得的是她有胆量利用你。」

「我會找到她的！」司馬洛說。

「我們會找到她，」李敏說：「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總之我們是已經插手了，我們就要一齊合力來辦這件事情，不能單獨你一個人去做了！」

「總之我們會找到她的！」司馬洛說道。

「找到她的時候，」李敏說：「你又會怎樣做呢？」

「殺死她！」司馬洛說。

「你眞能做得到這件事情？」李敏問道。

「妳看着好了。」司馬洛說。

「來吧，」林鈴說：「別爭了，跟我來，我請你們去喝杯咖啡！」

× × ×

莫先生所擧列幾個調查方法，都是頗爲有效的，而在道理上，亦的確是有所根據。

果然，在兩天之後，他們已經有了綫索，首先就是在飛機方面的。

那架高空飛行的飛機，而又要有高空拍照的設備，的確不是普通人所能夠擁有，而應該是屬於軍部的。

這樣的飛機，而又可能飛到那個區域的，就祇有一架。

是一架美國製造的飛機，向美國購買的，在那個日子的幾天之內，這架飛機祇出動過一次，是去進行空中的拍攝照片任務，是爲了繪製新的地圖，有空中拍攝的照片來作爲比較，地圖就可以準確得多。

這一次飛行，飛機却飛到了哥馬拉山的上空去了一趟，那是爲了一個叫哈利的美國黑人的請求。

哈利是一個前職業籃球員，目前在A國做籃球教練。

他與飛機上的美國人員（因爲這是美國的飛機，需要聘用美國的科技人員）混得很熟，就提出這個要求。

由於都屬同鄉，而且這個國家，在世界軍事戰略上都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所以那些技術人員就也沒有什麼所謂，既然他要，就幫他這個忙好了。

事後，他們亦沒有放在心上，由於並沒有引起什麼事件——他們所知的事件。

關於這是哈利的資料，莫先生這個組織則是有的。

哈利的幻燈照片打出來，而旁邊的燈幕上出現有關於哈利個人的文字資料。

「唔，這個人不是好像伙！」李敏說：「因爲械刦案在美國入過獄，與黑社會有密切聯絡，隨同籃球隊在外國演出的時候是乘機活動，海洛英藏在籃球的裏面，海關緝到了，但無法證明毒品是誰放進去的，籃球隊則是心裏有數，請他離去，以後哈利的犯罪及與犯罪有關的紀錄……簡直可以寫一本厚書！這兩年，哈利則是在A國做了籃球教練，似乎安定下來了。」

「這種人是不容易安定下來的，」司馬洛說：「籃球教練的薪金也是必定不够他的花用，他在那裏一定有另一些勾當，他是替粉紅豹體育會工作……粉紅豹體育會……」

他一按電腦有關這個粉紅豹體育會的資料便出現了，這就是電腦的方便之處。

「唔，粉紅豹體育會，」林鈴說：「有不少國際恐怖份子滲入，雖然已有百多年歷史，實在則是已經變質了，懷疑那些人是利用這個有信譽的體育會做幌子，如此就比較容易用體育會參加球賽的名義到處去……」

「這位哈利先生，」李敏說：「是値得訪問一下了，我們一起去！」

「我也剛剛查到了那個死去了的小芬的哥哥的所在。」司馬洛說道：「先找誰呢？」

「分開來好了，」李敏說：「我們去找這位籃球好手哈利，你去找小芬的哥哥，何必浪費時間呢？」

「這也好！」司馬洛說。

× × ×

哈利也許不會滿足於籃球教練的收入，但是他對籃球特別感興趣，這是一定的，不然的話，他也不會有資格成爲職業籃球員了。

哈利平時還是以籃球作爲消遣，也許是用以作爲一種健身的方法。

他是粉紅豹體育會的籃球教練，因此他是其中一個最有權在任何時間進出粉紅豹體育會籃球場館的人。

這天晚上深夜，他就獨自一人在籃球場館中，開了燈，穿了球衣，在那室內的籃球場中練球。

深夜而祇有一個人，球聲是特別響的，不過場館附近並沒有什麼屋子，所以也無所謂了。

他以美妙的姿勢把球一次又一次地投向球籃，好像玩魔術似的，不論用的是怎樣的姿勢，球都還是能够入籃。球聲雖吵，也有間中一停的時候。

當哈利一停下來時，他就聽到了不大尋常的聲音，那就是外面的停車場中，那

度鐵門關上的聲音，他進來時是把鐵門打開着的。

不過他也不覺得太害怕。他祇是提高聲音叫道：「是誰來了？」

沒有人應，跟着就是場館入口的門關上的聲音，而且還下了門閂。

這樣，他就是被困在場內了。

不過，門閂是在裏面開關的，他要出去，還是可以開門出去，而把門關上的人亦是必須留在門內，不能够關上了門而出去的。

「是誰來了？」哈利不耐煩地喝叫着問，他很生氣進來的人不理睬他。

來人終於出現了，通過兩座看台中間的走道走出來，就是林鈴和李敏。

哈利詫異地看着她們：「你們是誰？來幹什麼？」

「我們是來殺你的。」李敏說。

哈利哈哈笑起來，說：「妳們在開玩笑。」

「試一試就知道了。」李敏說。她也抓起了場邊一隻籃球，向球籃方面一丟，但是她却不是投籃，而是把球擲向球板，球在球籃上一撞，就彈回她的手中，這是要很强的手勁才能做到的，也因此，球撞在球籃的框上，發出很響的聲音，整隻球板也震動起來。

這就使哈利覺得不很妙了，因爲有這樣的氣力的男人也不多。跟着，李敏又再把籃球向球板投出。

這一次，籃球撞着球板，却是向哈利的身上直射回來，哈利雖然是一個籃球高手也不敢去接。不過，他是一個籃球高手，自然也是不會給撞中的，他一側身就閃過了。

球彈起，林鈴在這邊接住了，又傳給李敏，李敏又再投出，這一次是向哈利直射過來。

哈利又閃過了，球撞在看台上，彈回來，在場中彈來彈去，滿座亂滾，哈利呆呆地看着她們。

「唏！」哈利說：「你們究竟在攪什麼鬼？」

「我們是來殺死你的。」李敏說：「你的利用價値已經完了。」

「我不明白你在講什麼！」哈利說。

「哥馬拉山的事情，」李敏再講一次，「你的利用價値已經完了！」

這話使哈利吃一驚，馬上向左踏出一步，但馬上又停下來了。

因爲，他是要走向看台邊的座位上的那堆衣服，然而給他發覺林鈴已經比他快一步，林鈴已經在他的衣服旁邊坐了下來。哈利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因爲他是有帶槍來的，而他的槍，就蓋在他的衣服下面。

「對不起，」李敏說：「我們跟你是沒有私仇的，我們祇是奉命！」

哈利咽了一口口涎，手中拿着的籃球此時就一抛出去，直射向林鈴。但是林鈴輕鬆地擊出一拳，就擊中了那隻籃球，把球擊開了。

那隻籃球又是滿場飛，後來又停了下來。

「球是孩子玩的東西，」李敏說：「你不能擲中我，我也不能擲中你，所以，還是不要玩球了！」

「你——究竟想怎樣？」哈利問。

「我們來打打看，」李敏說：「也許你是可以打敗我的！」說着就一躍而前。

哈利小心應付，一則是爲了他知道李敏這個女孩子是本領非凡的，二則是他知道自己雖然是一個籃球好手，但是在打架方面，却又並不是一個特別好手。也許，他可以憑他强壯而高大的身裁取勝？他到底比李敏高出了一個頭以上。

李敏到了身邊，哈利便向她擊出一拳，身裁太高，却不一定就是佔優的，他要打李敏，即使是李敏最高的頭部，拳頭還是要沉低一些，因而也不能太用力，亦不能够如理想之中那麼快。

李敏的身子一閃，又閃進了他的腋下，跟着一脚踢出，就踢中了哈利的腿子的中段，哈利痛得「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他一跛一跛地跳開，先讓自己的腿子的痛消除了，然後再上前。

這一次他很生氣，雙拳迅速揮動，向李敏亂擊，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像許多西方人一樣，而不大懂起脚。

假如他起脚也許會佔優得多，因爲他腿長，可以踢得遠。但他就是不大懂。

而李敏的身子比他矮得多，很容易就閃過他的拳頭。

跟着，李敏在他一直拳擊空了時忽然飛起一脚，脚尖踢中了哈利暴露的腋下，以李敏的身裁，這樣做倒是很方便的。

哈利痛得側起了身子，李敏的脚又在下盤橫掃一記，哈利的雙脚便離地，整個人飛起，然後「隆」的一聲跌倒在地上，這一下跌得他的盤骨的關節也歪了，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爬不起來。

「開槍呀！」李敏叫道：「開槍！」

哈利一時不明她所指，跟着望向林鈴，才知道林鈴已把他在衣服下面的手槍取了出來，正指着他。

「不，不要！」哈利哀鳴道：「讓我先與里昂先生講清楚！他不能够這樣的，我看有些誤會了！」

「里昂先生？」林鈴問：「誰是里昂先生？」

「妳們當然是里昂先生派來的！」哈利說。

「但是我們也聯絡不到里昂先生，」李敏說：「你也聯絡不到里昂先生！」

「我那個秘密電話號碼呢？」哈利說道。

「你有嗎？」林鈴說：「這倒可以試一試的。」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也是已經找到小芬的哥哥，他潛進入這個男人的屋子裏，這個中年男人正在家中的廳子裏喝着一杯酒，看樣子心情很差。

這個人是叫潘志中，也是一個惡人，亦殊非善類，也不是一個低手，不過因爲他是正在喝着酒，而且心情不大好，所以也有點疏虞了，竟然給司馬洛潛進了他的屋中也不知道。

司馬洛是從屋後進來的，手中拿着槍，出現在走廊的前頭，沿着聲音說：「潘先生，把你的手擧起來！」

潘志中慢慢地轉過身來，看着司馬洛

，問道：「你是誰？你來幹什麼？」

「我說把手舉起來！」司馬洛再一次命令。

「別胡說吧！」潘志中不屑地說。

司馬洛爲之氣結，又不能就此向他開槍。司馬洛說：「潘先生，假如你不是喝得很醉，就是胆子大得出奇了！」

「兩樣都不是，」潘志中說：「我根本不用槍，你用不着搜我的身。而且，假如你是打算殺我的話，那即使我把脚也擧起，你也還是要殺我的！」

司馬洛相信這個人是酒喝得太多了，所以才會這樣胆大，而通常，一個人喝了太多的酒，總是特別難攪的。

司馬洛一步一步上前，潘志中又在杯中倒了一些酒，說：「你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好了！」

司馬洛的腦子一轉。既然這個人是喝了太多酒，那他就應該用對付酒徒的方式去對付他了，最好用的是激將法。

於是司馬洛說：「潘先生，你有一個妹妹叫小芬，是不是？」

「那又如何？」潘志中說：「假如你是來找她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她已經死掉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她的死，就是你的一個榜樣，假如你不想死，那你就最好乖乖地招供！」

「你……？你命令我做事？」潘志中雙眼圓睜，瞪着司馬洛。

「我說：」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想跟你的妹妹走上同一條路的話，那你就最好——」

潘志中的手一揮，手中的酒瓶就向司馬洛擲過來。司馬洛以第一時間放了一槍，酒瓶就在空中成爲了碎片，這樣的槍法，似乎是應該足以壓倒潘志中的了，但是並沒有。

潘志中跟着吼叫一聲，就整個人向司馬洛飛躍過來。

司馬洛大爲狼狽，想不到潘志中對他的槍毫無恐懼，而他又不想槍殺潘志中，因而槍在他的手中，也是有等於無了。

他閃過了潘志中的一拳，潘志中就一脚踢中了他的槍，使他的槍也飛出了窗外去。

司馬洛連忙還以一拳，擊中了潘志中的臉，把潘志中打得向後跌了回去。司馬洛就趁這個機會跳出窗外，因爲潘志中被他打倒了在廳子的另一邊之後，也是立即跳出窗外，顯然是要拾他的槍。

兩個人差不多一齊到達，司馬洛快了一些，彎身去拾槍，才摸到槍時，那槍却給潘志中一脚踏住了。司馬洛又立刻放棄了拾槍，而一拳擊在潘志中的肚子上。

假如司馬洛是硬要奪槍的話，就不容易從潘志中的脚下搶回出來，但是這樣擊一拳又不同了。潘志中痛得身子也彎曲了，隨即司馬洛又一拳擊中他因彎身而低下來的下顎，使他打着轉跌開了。

潘志中跌開了，就踏不住那把槍，於是司馬洛就可以把槍拾起來。

潘志中再站穩了身子的時候，司馬洛的槍已指着他。司馬洛說：「好了，潘先生，不要亂來！」

「我要殺死你！」潘志中狂叫着，又像蠻牛似的衝過來，司馬洛祇好又一閃閃開去。

「媽的！」司馬洛叫道：「你再發神經，我就不客氣了，你這個人也眞沒有血性，那些人等於是害死了你的妹妹，你値得這樣爲他們盡忠，拿性命來拚？一個人生就祇可以死一次而已！」

潘志中忽然呆住了。他說：「什麼人？我爲什麼人盡忠？」

「找你妹妹做事的人，」司馬洛説道：「你妹妹已爲他們送了命，你還要跟着走。」

「我並不是爲他們做事，」潘志中說：「我正在找他們，而無從着手，——但你究竟是誰？你究竟來幹什麼？」

「我來找那與你的妹妹合作的人！」司馬洛說。

潘志中懷疑地打量了他一遍，握緊拳頭咆哮道：「假如你是騙我的——哼！」

司馬洛沒好氣地看着他：「這也是我正想講的話——假如你是騙我的話——」

「你是什麼東西？」潘志中說：「爲什麼我要騙你？」

「我是正在找尋與你妹妹生前合作的人。」司馬洛說。

「爲什麼？」潘志中問。

「因爲我有些帳要跟他們算的！」司馬洛說。

「那你就是找錯了人了，」潘志中說：「因爲我也正是找他們算賬，我却找不到！」

「爲什麼？」司馬洛問：「你似乎是應該找殺她的人呀。」

「已經找到了，」潘志中說道：「但是這個兇手已經死掉了，你大概也知道吧？所以，我就要與這些跟她們合作的人算帳。」

「這樣公平嗎？」司馬洛說：「你的妹妹應該知道自己冒的是什麼險！」

「假如你是與那些人一路的，」潘志中說：「那你最好是現在就把我殺掉，因爲你不殺我，我就殺你了！」

「我不是那一路人，」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遷怒於那些與她合作的人。」

「第一是因爲我早已宣佈過，不要攪我的妹妹，她不知天高地厚，有些事情不是她够資格去幹的，她也去幹。我是要使她做一個正經人——做哥哥的，誰不想自己的妹妹正正經經地做人呢？第二，他們也不該把她的屍體丟在——」潘志中一咬牙，似乎不想說下去。

「丟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罐頭廠，」潘志中說：「一間製造狗罐頭的工廠，她差點就成爲了狗的食物。廠裏的檢驗原料的時候及時發現了。狗罐頭廠！他們可以把她埋了，可以把她燒掉，可是——怎樣都可以，就是不應該把她丟在罐頭廠！我——我一定要殺死他們的！」

「你的妹妹與人家合作做什麼事情，你難道不知道的嗎？」司馬洛說：「要到她死了之後才來鬧？」

「我有我自己的事做，」潘志中說：「我還是剛剛從外地回來的。」

「怎麼你的妹妹的屍體發現的事情我

又會不知道呢？」司馬洛問。

「我是有我的一些辦法的，」潘志中說：「這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我也不想張揚，我祇是悄悄把她埋葬了就算——但你是什麼人？爲什麼你一定要知道呢？」

「我就是與他們合作的人。」司馬洛說。

「那你殺死我好了！」潘志中說。

「你不明白，」司馬洛說：「我也是上了當，一如你的妹妹。我們爲他做成功了一件事，他們却在我的車子裏裝炸彈，我差點就給炸死了！因此，我也要算這筆帳！」

「誰？」潘志中瞪着他問：「這些人是誰？」

「關莉妳認識嗎？」司馬洛問。

「沒有聽過她的名字，」潘志中說：「但你告訴我她在哪裏，讓我去找她！」

「我知道她在哪裏，就用不着來找你了，」司馬洛說：「靈猴呢？」

「靈猴怎樣了？」潘志中問。

「靈猴就是另一個與我合作的人！」司馬洛說。

「靈猴——他是我的朋友！」潘志中說。

「我不知道靈猴這個人也會有朋友。」司馬洛說。

潘志中的眼睛狐疑地閃動着：「還有誰？」

「沒有別人了，」司馬洛說：「而且是你的朋友靈猴去負責處置你妹妹的屍體的，他還答應過，他會好好地安葬你的妹妹！」

「靈猴——他會這樣做？」潘志中的眼睛睜得更大。

「潘先生，」司馬洛說：「由於你在我的槍嘴的面前也敢發脾氣，我相信你不是說謊的，所以，讓我告訴你一些事情吧。我們先回到屋裏坐下來如何？」

他對潘志中伸出手，潘志中很勉强地才和他一握。

他們回到屋裏，司馬洛就對潘志中講出了這件事情的大略經過。

潘志中兩眼發直，望着地面。

「我不知道關莉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我也不知道靈猴是在什麼地方，但他們都是我要找的。既然你是靈猴的朋友，你知道靈猴在什麼地方，就讓我先找靈猴好了！」

「你去找你的關莉，」潘志中說：「靈猴留給我！」

「別傻吧，潘先生，」司馬洛說：「你够力量對付這些人嗎？他們有並不簡單的後台。」

潘志中還是咬牙切齒，揮舞着拳頭：「充其量，我與他們同歸於盡好了！」

「這也是不值得呀，」司馬洛說道：「對這種人，爲什麼還要再賠上一條性命呢？」

「那你認爲應該如何呢？」潘志中問道。

「現在不是殺死靈猴那麼簡單，」司馬洛說：「我要的是靈猴的後台。你，潘先生，與這些人亦不是全無關係的吧？你會不會有所顧忌？」

司馬洛這一問亦不算是不過份，因爲潘志中也自認他乃是靈猴的朋友，與靈猴當然是有些共同的地方的。

「我現在已經沒有這些朋友了，」潘志中說：「我不管靈猴的後台是什麼人，總之我要的就是靈猴，什麼人制止我，這些人就不值得顧忌了！」

「很好，」司馬洛說：「那你就看看我來對付靈猴好了，你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我對付給你看好了！」

「爲什麼不讓我來對付給你看？」潘志中問。

「因爲你太生氣了，」司馬洛說：「你很可能一動手就弄死他，那你就不會有什麼剩下來給我了，但我則是不同的，我一定有一些剩下來給你的，我用完了，你還是可以再用！」

「好吧，」潘志中遲疑着，終於說：「我們可以試一試如此吧！」

司馬洛又對他伸出手，說：「一言爲定？」

「好吧。」潘志中說着，祇好伸出手來與司馬洛一握。

× × ×

潘志中到底是靈猴的朋友，靈猴的幾路，他是明白的，因此他可以把司馬洛領到靈猴躲着的地方。那是說，靈猴應該在的地方。

那間荒郊中的屋子，司馬洛與潘志中來到的時候，屋中已經沒有人了。

「他逃走了，」潘志中說：「他剛剛還是在這裏的，我可以嗅到他的氣味！」

「什麼氣味？」司馬洛問：「因爲他並沒有注意到靈猴是有一股什麼特殊的氣味！」

「我的鼻子很靈，」潘志中說：「那陣酒味，他喜歡喝的這種酒！」

他指着一隻酒瓶，「酒瓶塞住了，酒味是不會溢出來的，但我還是可以嗅到，證明他剛剛還是在這屋裏喝着酒的，我們來到，他才逃出去了！」

「而且他還沒有機會開車走掉。」司馬洛說。他入門之前已經注意到屋外有一部汽車，這種地方，通常是要用汽車來往的，屋外沒有汽車，通常就表示人是不在家，屋外有車，即是說人在家了，然而現在則是車在而人不在。

「他一定在林中躲着，」潘志中說：「我們分頭出去找他！」他拔出手槍來。

「小心點，」司馬洛說：「他那奪命索不是好玩的！」

「他的把戲我還不清楚嗎？」潘志中說：「而且，他還沒有到我的身邊，我就已經可以把他嗅出來了！」

「但你也得小心別把他殺掉！」司馬洛說。

「這個我也是不會的。」潘志中說。

他們分頭出了屋外找尋靈猴，而後來還是司馬洛最先找到他。

司馬洛是沒有潘志中那種靈敏嗅覺的，然而他却有一種感應的能力，他可以感覺到靈猴已經來了，而且，那細碎的聲音亦使他驚覺。

繩子「呼」的一聲套過他的頭，向他的頸子上一勒勒下來。司馬洛的手已同時一伸伸上去，使靈猴的繩子要連同他這隻手一起套住，而並非單單套住他的頸子。

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仍是很不利的，但他却是有備而來，他的手一舉時袖內彈出了一條裝好在那裏的利刀的刀鋒。靈猴的繩子一勒下來，就給這條刀鋒割斷了。

靈猴本來是用盡了氣力這樣一勒的，簡直打算把司馬洛的頸子也勒斷，而頭顱跌下來，但繩子斷了，他猛地向外一張的手就拉了一個空，使他失去平衡而踉蹌地退後。

司馬洛的身子一旋，就飛起一脚，踢中他的下頷。

這一脚使靈猴整個人離地飛起，再跌在地上。

他急急地爬起身，司馬洛又到了，一拳擊中他的鼻子，他又跌了出去，撞着一棵大樹，給大樹撞了回來。

司馬洛沒有握槍的手就迎着他，在他的肚子上一連擊了好多拳。

靈猴在地上倒下來，痛得彎着腰在喘氣。

這時潘志中亦出現了。

潘志中在靈猴的身邊蹲下來，伸手搜搜靈猴的身子，從靈猴的身上找出了一把刀子。這就是靈猴除了那奪命索之外的另一件武器，這一步亦是做得很好的，如此，就可以解除了靈猴的反抗力的威脅了。

靈猴還是痛得未有機會出聲，由於司馬洛動手打下去的時候乃是毫不留情的。

「怎麼了？」潘志中把刀子從刀鞘中拔出來，搖擺着問道：「靈猴，我是你的朋友，怎麼我來找你，你却要這樣避開我呢？」

「你——是跟司馬洛同來的，」靈猴說道：「我不是避你，我只是不要讓他亂來！」

「唔，你要避開他，」潘志中說：「那即是說，他對我講的是眞話了！」

「他對你是說慌的！」靈猴慌忙地叫道。

「你當然是做了一些對不起他的事情才要避開他的呀，」潘志中說：「又不見他避你？」

「他的事——與你無關，」靈猴說：「你爲什麼要帮他呢？」

「我不是帮他，」潘志中說：「我們祇是有相同的目標罷了。他有他要做的事情，而我呢，我不過是要弄清楚，究竟是誰把我的妹妹放到狗罐頭廠裏的！」

「那不關我的事，」靈猴說：「是他幹的！」

「你雖然是我的朋友，」潘志中說：「然而你這話我却並不相信。你的爲人，以及司馬洛的爲人，比較起來，就很明顯了！」

「你不相信我，那你還問我幹什麼？」靈猴說。

「做人要爽爽快快，乾乾脆脆，」潘志中說：「我祇是要你親口承認，清清楚楚！」

「這事是司馬洛做的！」靈猴說。

「你的刀子很鋒利，」潘志中說：「是可以把你的皮肉一塊一塊割下來，割到祇剩一副骨頭的！」

「等一等，」司馬洛說：「在你開刀之前，先讓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可以嗎？」

他說着，一隻手輕輕搭在潘志中的肩上，握槍的那隻手却迅速揮動，槍管在潘志中的後腦上擊了一記。

潘志中沒有提防，因此也完全沒有機會閃避，身子一軟，便暈了過去。

司馬洛這一下却又不是擊得很重的，潘志中相信自己並沒有暈去很久，他很快就醒過來了，而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經在樹林的另一部份，被縛在一棵樹上，不能動彈。

司馬洛在他前頭不遠的地方蹲着，至於靈猴，則是祇看見頭部冒出地面。

「唏！」潘志中叫道：「你在幹什麼的？」

「你別吵。」司馬洛揮揮手喝着：「我在做我的工作！」

潘志中破口大罵起來，拚命掙扎，假如他能把繩子掙斷的話，他又會來那一套連手槍也不管的野蠻手段了。

但是，他却無力把這繩子掙斷，而且因潘志中太吵，司馬洛便走過去，把一條手帕塞進潘志中的咀巴，於是，潘志中就不能再做聲了。

司馬洛又走回靈猴的身邊去。這時，潘志中就可以看到，原來靈猴是給司馬洛塞進了一條幾乎是垂直伸進地底的水管裏裏，祇有頭部伸出來。而由於水管的直徑與他的身子差不多少，他給塞了進去，就不能動彈，雙手貼着身體被困着，等於被縛着，而這一縛，比任何繩子更加牢固。

靈猴正在哀鳴着：「你先把我放出來，你把我放出來再談好了！」

「你講了再算！」司馬洛的手指指着他的鼻子，說：「靈猴，你不要忘記，我是已經帮了你很大的忙的了，假如我把你交給潘志中的話，你現在已經失去了許多肉了！」

「先把我弄出來。」靈猴還是恐懼地哀求着。

靈猴這個弱點，却是連他的朋友潘志中都不知道的，就是有相當嚴重的懼窄症。於是，他就很害怕他會再給更深地塞進渠內，既黑暗又不能動彈。

「靈猴，」司馬洛說：「你好好地招供了的話，我就既把你弄出來，亦不會把你交給潘志中了。這樣優越的條件，你都不接受嗎？」

「好吧，好吧，」靈猴哀鳴道：「你要知道什麼，你問好了！」

這邊，被縛在樹上的潘志中則是氣得快要爆炸了，司馬洛竟然出賣他，用他來與靈猴講條件，假如靈猴再進一步合作的話，又會不會把他交給靈猴處置呢？

但是後悔已經太遲了。

在快要爆炸似的憤怒之中，潘志中也不大聽得清楚司馬洛與靈猴是正在講什麼，他祇知道靈猴正在招供，而他則是氣得快要爆炸了。

假如他是有心臟病或者血壓高之類的病的話，他可能已經病發而死了，他氣得簡直眼前一陣紅色的霧遮蓋住。

後來，他發覺司馬洛已經與靈猴談完了，又向他這邊走過來。潘志中又拚命掙扎着，希望能掙斷繩子而撲到司馬洛的身上，他當然是不成功的。

司馬洛說：「好了，你別急好不好？這是苦肉計。靈猴知道他反正要落在你的手中的話，他還會對我講什麼嗎？當然是要給他一些希望的！」他把潘志中咀巴的手帕拉出。

「噢，原來如此！」潘志中說。

「司馬洛！」靈猴在那邊吼道：「你這骯髒的狗！你怎樣可以不講信用？」

「我祇是應用你那種標準的信用，」司馬洛說：「就像你作好心狀，把我放上一部車子，原來車子却是裝了炸彈的！」他一面說着，一面解下潘志中。

靈猴在那邊惡毒地罵着，司馬洛與潘志中則相顧微笑。

潘志中說道：「現在，他是交給我了嗎？」

「都交給你了，」司馬洛說：「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告訴了我，他對我是已經沒有用處了。我給你一個提議：靈猴這個人，最怕黑和窄，那水渠是處置他的好地方，如何應用，就要發揮你自己的想像力了。」

「謝謝你！」潘志中說：「這種事情，我是懂得怎樣做的了！」

「還有一個提示，」司馬洛說：「到了這個地步，你就不能心軟了，他不能够活下去，他活下去，你就要死了，他的後台是不會放過你的！」

「你放心好了，」潘志中說：「我怎麼會心軟？我又不是女人！」

「此外，」司馬洛說：「我這件事情，你也不適宜宣揚，因爲這樣會使你成爲一個知道得太多的人，也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這一點倒是令我有點遺憾的，」潘志中說：「糟塌我妹妹的人，我不能够公開把他處決。不過，想起來，到了現在，面子又有什麼重要呢？我的妹妹，反正也是活不過來的了。」

「你能够明白就好了。」司馬洛說：「我信任你，所以才把他交給你，本來保險的方法是應該把你和他一起帶走的！現在，我要走了。」

「你這樣體貼我，我不會忘記的，」潘志中說：「你有什麼用得着我的地方，隨時找我好了！」

「我會記着的。」司馬洛說。

司馬洛離開了，他並不留下來看潘志中怎樣處置靈猴，他是大略也可以猜得到的。

×　×　×

司馬洛回到總部與林鈴及李敏會合的時候，他也可以見到那個黑人籃球健將哈利。

哈利已給她們帶回來了。

「對哈利的同黨而言，哈利是神秘失踪了，」林鈴說：「他對我們招供出來的秘密太重要，我們不能放他，讓他告訴他的同黨他已經透露秘密。我們又不能把他殺掉滅口，因爲殺掉他還是要留下屍體，會使他的同黨起疑心，而且，殺人滅口亦不是我們有興趣做的事情，所以，把他捉回來，讓人們以爲他是神秘失踪好了，像哈利這樣一個人，他有很多理由會神秘失踪，他的同黨不見了他，一時也不易肯定是爲了什麼？」

「幹得很好！」司馬洛說。

他踏入那房間中，也有機會與哈利面對面了。哈利正沮喪地坐在那裏，看見又有一個人出現，亦是毫不樂觀，因爲他知道，這個人對他也同樣是不會有什麼益處的。

司馬洛按了電腦，電腦的螢幕上就出現了記錄下來的哈利的全部口供，假如司馬洛認爲看得不够清礎，他是還可以聽聽這些口供的錄音版本的，但他相信已經够清楚了。

哈利也在看着那些記錄。他是毫無興趣的，他祇是希望這些人相信他的話，不要再麻煩他。

司馬洛終於說：「這與我所問到的也差不多，我相信他是講眞話的。」

哈利舒了一口氣，相信就好些了。不過，司馬洛對他却又是另有一些問題要提出來的。司馬洛說：「你認不認識一個叫靈猴的人？」

哈利搖搖頭：「沒有聽過！」

「關莉呢？」司馬洛問。

「也沒有聽過。」哈利又搖搖頭。

但口講還是不滿意的，司馬洛用幻燈片把這兩個人的照片打出來。哈利還是搖頭：「沒有見過這兩個人！」

「但是，」司馬洛說：「他們的後台都是與你相同的呀，他們都是與你的里昂先生聯絡的！」

里昂先生，也就是哈利在籃球場館中時向林鈴及李敏招供出來的後台。

哈利那件空中拍照的事情就是替里昂先生做的，里昂先生是一位法國人，就是他聘用哈利做籃球教練的，哈利拍到了那些照片之後就是亦給里昂先生。

但是哈利說他找不到里昂先生，里昂先生可以找到他，但是他找不到里昂先生。他甚至不知道那些照片是作什麼用途。

靈猴的招供亦是差不多的。

他也是知道有這位里昂先生。他與關莉辦好這件事情之後就分手了，他知道關莉是這位里昂先生所聘用的，但他本人則祇是受聘於關莉。

這件事情完畢了之後，關莉把酬勞付給他之後，就離開了。

關莉要找靈猴，會比較靈猴容易，並不是說靈猴不肯供出如何可以找到關莉，而是，他可以找到關莉的地方，司馬洛亦知道（因爲司馬洛與關莉本來就很熟的），但是關莉都不在那些地方。

除此之外，靈猴就不知道關莉是到何處去了。

關莉還不知道司馬洛是沒有死掉的，因爲靈猴亦不知道，假如關莉知道了的話，她是沒有理由不通知靈猴一聲的。

關莉不是正在躲避司馬洛，那爲什麼她會失蹤了呢？

也許她是正在進行着另一件重要的任務？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就更非要快些找到關莉不可了。

靈猴知道得並不多，他不知道爲什麼要殺死利炳炎博士，不知道捉住利炳炎博士的史比高是替誰工作，亦不知道關莉這個後台里昂先生又是什麼人。

司馬洛反而比靈猴知道得更多。

司馬洛相信，靈猴的忠於關莉，可能

乃是基於一種單戀的心情。他愛慕關莉，然而又知道關莉不會在男女關係的方面喜歡他，於是就一味愚忠了。

不過現在，靈猴這個人已經成爲了過去的人物。

由於靈猴這個人實在太危險，所以司馬洛亦不敢留他活着做餌。

司馬洛對哈利說：「這位里昂先生是什麼人？」

「我已經講過了，」哈利說：「他是一個神秘人物。很有錢，但我對他知道得並不很多！」

「他組織的這個體育會，」司馬洛說：「目的又是什麼呢？」

「吸收那些不滿現實的憤怒青年，」哈利說：「利用他們進行恐怖活動。凡是示威遊行等等都去參加，而乘機在其中煽動暴亂！」

「這些青年之中會不會有人知道里昂先生的下落呢？」司馬洛問。

「這不大可能了，」哈利搖搖頭：「我是指揮他們的，他們有事都是來問我，他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

「你又是爲了一個怎樣的理想而做這件工作的呢？」司馬洛問。

哈利苦笑：「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種有什麼理想的人，我做事祇是爲了錢。我是美國人，旅行特別方便，而我又有辦法替他們找到武器。」

「你肯承認是爲了錢做事就最好了，」司馬洛說：「這就是一個讓你賺大錢的好機會，你祇要能够帮助我們捉到里昂先生，那你的利益眞是難以計數！」

「我不是不想賺這錢，」哈利苦着臉說：「我所知道的我已講出來了，我用以和里昂先生聯絡的那個秘密電話也對你的兩位小姐講出來了，她們用那個電話，也找不到他！」

哈利招供出來的那個電話號碼，林鈴和李敏的確是已經用第一時間去查過了，但是並無用處。那原來只是一個電話服務處的電話，哈利打電話去，留下話，當里昂先生打電話去問時，知道哈利找他，假如里昂願意的話，就會來與哈利見面，或者是打電話給哈利。

哈利旣已失了蹤，即使打去留話，里昂也是不會回覆的了。而那個電話服務社，是祇要付出費用就肯爲君服務的了，服務社中人根本不知道，亦不需要知道里昂先生是誰。

「你再想淸楚一些，」司馬洛說：「爲了這個發財的機會想淸楚一些如何？反正你在這裏面有的是時間，又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好吧，」哈利頹喪地說：「我試試好了！」

司馬洛又與林鈴及李敏離開了，因爲他也是並沒有甚麼新鮮的問題可以問哈利的。

司馬洛說：「我們的組織，對里昂這個人是也知道一點的！」

「但是知道得不够！」林鈴說。

「事實上。」李敏說：「這個人的資料，很快就會陳舊了。他上一次可能是替一些人工作，現在，他又會是替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人工作了！」

「但還是替人做走狗！」林鈴說：「一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不錯，里昂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有一個時期，他是替中東一些國家購買軍火，這些生意是一本萬利的，而有趣的是，交戰的雙方都是光顧他，而且，謠傳戰爭事實上亦是因他的挑撥而引起的。此外，他還常常供應一些根本就失靈的軍火，這樣一個人，自然引起了很多人仇恨，他就兩次被人暗殺，都沒有成功，後一次傷得很重，但是並未死掉，以後就沒有人親眼見過他死掉，祇知道這個人仍然存在，也仍然在活動着，傳說他在療傷時已經順便爲自己動過整容手術，而把面貌改變了，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新面貌是怎樣的，因爲他出現時總是化了裝，這樣方便他在必要時逃走。一把化裝除去，就無從辨認。

他所做的生意已使他成爲了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還是繼續做下去。

「也許他是心理有些問題，」司馬洛說：「這樣有錢，爲甚麼還要做呢？可以改行而不改行，有本錢做正當生意而不做正當生意！」

「你的女朋友關莉又如何呢？」李敏說：「她假如要賺錢的話，亦是不需要和這一類人混的。」

「她本來就是心理有些問題，」司馬洛說：「現在則顯然是變本加厲了，但無論如何，都是不能放過她的。」

他們已經到達了司馬洛停在路邊的車子。

「呀，」李敏說：「又換了一部新跑車，眞漂亮！」

司馬洛是喜歡車子的，他現在這一部，果然是很漂亮的新跑車。

不過，司馬洛的臉色一沉，當李敏正要伸手去摸時，他說「不要碰！」

他急迫的語調使李敏立刻機警地把手縮回來了。

司馬洛經過車子的旁邊，繼續前行，林鈴和李敏便亦跟着繼續前行。司馬洛低聲說：「我這車子的裏面有一隻炸彈。」

「是你的保安設備？」李敏問。

「不是，」司馬洛說：「這不是我裝的炸彈，幸而，利炳炎博士的發明很有貢獻！」他從袋裏掏出一隻小型的電子計算機似的東西來，又說：「他加了一些改良——假如測到有炸彈的話，不但有數目字燈顯現，並且還會震動起來，讓我們知道的！」

「那你設法把炸彈拆掉！」李敏說。

「博士說這是最不智的行爲，」司馬洛說道：「尤其是，車子保險公司是會賠的！」

他又掏出另一隻電器，這一隻則明顯地乃是無綫電遙控器了，這時他們已經走遠了一些。

司馬洛說：「馬達可以由遙控制發動試試，許多富豪的車子都是如此的，恐防給恐怖分子裝了炸彈。」

他們躲在樹後，司馬洛伸出遙控器，扭動了。

那部跑車的引擎果然響了起來，不需要有人坐在上面亦發動了，跟着「隆」的一聲，車子果然爆炸了，幾乎變成了一大

塊廢鐵，火舌四射。

假如司馬洛是在那車子裏的話，他此時就已經是正在升上天堂——或者是正在降下地獄去了。

「豈有此理！」李敏氣憤地道：「是誰弄這骯髒的把戲的？」

「我看，」司馬洛說：「是關莉的消息很靈通，現在，她已經知道我是沒有死掉了！」

「唔，」林鈴說：「看來，我們又得回到總部裏面，去做一些研究工作了！」

× × ×

他們要研究的乃是那些炸藥是甚麼來路，因而也就進一步可以知道放炸彈的人是誰了。

原來現代出廠的炸藥已經有了一種新的「跟蹤」的方法，就是其內混入一些微細的小粒，每一廠，每一批所含的小微粒都不同，爆炸過後，這些小微粒是仍然存在的，祇要取到這些小微粒加以檢驗，就可以知道這些炸藥的來路，以及最後是到了甚麼人之手了。

靈猴也是一個擅長裝炸藥的人，但這一次的炸藥則顯然不是他所裝的，因爲靈猴在此之前是已經死掉了。

也許是靈猴的失蹤使關莉發覺情形有所不對？照司馬洛他們所知，靈猴的屍體並沒有出現。

總之，關莉是神通廣大的，司馬洛沒有死亡的事情顯然並未張揚，而且，連利炳炎博士的親朋亦是還未有機會知道利炳炎博士是已經安全回來了，關莉却是已有所覺。

莫先生這個組織裏面有的是一流的科學家，他們很快就檢驗出了，這些炸藥乃是來自本市的一間星光化工廠的。

「星光化工廠並沒有報告炸藥失竊，」莫先生說：「那麼看情形，炸藥是廠內的人取出來的！」

「他們要炸藥有甚麼用處呢？」司馬洛問。

「化工廠常常都要研究新的產品，」莫先生說：「這些研究之中，有時是要用炸藥的。」

「現在是化工廠的本身有可疑呢，抑或是其中一些職員有古怪？有些人是有權動用炸彈的，」李敏說：「假如是這些人把炸藥拿去了，那化工廠就很久都不會發現失竊了。」

「這化工廠本身也有可疑的地方！」莫先生說着，又按電腦，電腦中打出有關這工廠的資料，這些資料則是從稅務局及商業登記等等那裏的記錄轉過來的。他一面分析道：「在這幾年之內，它幾乎沒有做過甚麼生意，購入原料，然而這並沒有生產和銷出甚麼，因此呈報的帳目，一直是虧得很厲害，沒有人會如此做虧本生意的！」

「是爲了甚麼原因呢？」李敏問。

「一就是製造私貨，不報帳而賣出去，」莫先生說：「假如是如此的話，那就是小事了。另一就是，這裏根本是給利用作爲某種不尋常的科學研究的場所，這就是大事了。」

「這星光化工廠的老板是誰？」林鈴問。

「就是提到老板，」莫先生說：「才使我相信是後一種可能性較高。星光化工廠的老板是林星光，他三年前已經住在醫院裏，沒有出過來，他病得很厲害，根本沒有精神處理他的龐大生意，而他又沒有兒女帮助他！」

「因此，」司馬洛說：「他的生意是任由自生自滅了，替他處理化工廠的人，就可以爲所欲爲。」

「是的，」莫先生說：「也可能是化工廠的經理在做古怪，不過同時，亦可能是在經理的上頭，林星光的律師或是會計師在做古怪，這種事情，一時之間是不容易查出來的。」

「但是，」李敏說：「要快點查出來的話，却是也有一條捷徑可走的！」

「你是說潛入那裏面去探一探？」莫先生問。他是很容易可以猜到李敏的心事的。

李敏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而當夜，他們三個人——林鈴、李敏及司馬洛就動身潛入星光化工廠了。

他們穿上了黑色的夜行衣，輕易地爬過了星光化工廠外的鐵絲網。

他們發覺這鐵絲網並沒有通電，亦沒有接上甚麼防盜設備，雖然他們的消息來源則告訴他們，這化工廠的裏面是有一些武裝的守衛的。

他們進入了鐵絲網內之後，就發現雖然沒有科學的防盜設備，却有一些天然的防盜設備，就是一些兇惡的大狼犬。

他們進去了之後，在那草地上摸索着前進，忽然之間，毫無聲息地，就有四隻巨大的狼犬好像炮彈似的直射而來。

這些顯然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狼犬，兇猛而毫無所懼，就是因爲牠們毫無所懼，所以牠們並不吠。牠們祇是攻擊，一衝過來就是向咽喉直咬。

幸而司馬洛都是身手不凡的人，沒有那麼容易受制的。

司馬洛是第一個遭到襲擊的人，那隻巨大的狼犬向他撲過來，嘴巴咬向他的咽喉，司馬洛就立即一拳把牠擊開了，隨即放了一槍。

但這一槍却並不是「砰」然而響，而祇是發出「嘶」的一聲噴氣的聲音。

原來這槍是發射一種痲醉藥針的，而這痲醉針乃是由氣體逼出來。司馬洛這一針射進了狼犬的身體，針上的痲醉藥立刻生效。

那隻狼犬企圖再跳起來一撲向他，却跳不起身，祇能够做到軟弱地動了一動身子而已，跟着牠就在地上一軟，不動了。

同一時候，林鈴和李敏亦放槍了，她們也是放同樣的痲醉針手槍。

司馬洛亦一旋身，再向另一隻狼犬放了一槍。因爲他們祇有三個人，而來的狼犬則有四隻，因此司馬洛是一個人對付兩隻。

這些狼犬雖然中了痲醉藥針，但衝勢仍未能止住，他們三個人每人都是輕輕一閃，讓狼犬滑過身邊，就解決了問題。那些狼犬滑過去了之後便倒在草地上，不再動彈了。

三個人都舒了一口氣。

（未完・四）

魔魔斷魂簫

瀟湘客・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志中，石小玉、洪立一同前往魏忠賢的官邸，守門武士正想擋駕，丁志中道出是斷魂簫的門下後，守門武士這才返身飛奔入內稟告，正巧谷太監走來，就由各太監領着三個年輕人進花廳，見到魏忠賢之後，丁志中向他陳述牟大海，古如山是公孫泰的手下，也即是赤城山莊弟子，而最近京城內接連發生幾件血案，均是他兩人所爲，但牟大海、古如山却誣說是斷魂簫幹的，正說間石小玉出手撒出鐵蓮子，使暗伏屋頂的人滾落下來，接着大漠雙妖立現，與石小玉激鬥起來。魏忠賢在旁假意勸他們不要動手，但石小玉等人拚力對敵，以求速戰速決。

一招玄玉掌　雙妖陣上亡

原來「大漠雙妖」海瑞，海青二人，係同胞兄弟，不但是天生異稟，而且自幼獲異人傳授，精於採補，並擅長各種迷神藥物。

高強的武功，再加上神奇的迷神藥物，等於如虎添翼，關外地區，被他們汚辱過的良家婦女，不可勝數。在關外橫行多年，從未遇過敵手，因而獲得「大漠雙妖」的綽號。

石小玉既然深知對方底細，自然不敢掉以輕心，儘管她在默運玄功，但一雙美目，却儘在對方二人的身上，不停地掃視着。

海青（黑衣老者）入目之下，邪笑道：「小妞兒，別挑精揀肥，咱們兩兄弟功夫都差不多，也都能憐香惜玉，待會，一定伺候得妳欲仙欲死就是……」

話未說完，他的長劍驀地出鞘。

隨長劍出鞘之勢，一蓬粉紅色的霧氣，也電疾地向石小玉兜頭罩落。

但石小玉早已蓄勁待發，因而不等那粉紅色霧氣近身，人已身劍合一地向一旁閃避。

不！石小玉閃避是假，想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行誅殺海瑞（黃衫老者），才是她的眞正目的。

由於她與海瑞之間，不過四五丈距離，在她施展馭劍術的情況之下，但見精虹一閃，海瑞連「不好」的念頭都沒轉完，就已經身首異地。

平心而論，海瑞的個別功力，縱然是遜於石小玉，所差也不會太多。

依常情來說，石小玉不可能這麼輕易得手的。

但問題却在海瑞根本沒想到，這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會有這「神來之筆」。

同時，他也自信，憑乃弟海青的身手，再加上那種神奇的迷神藥，已經是穩操勝券，毋須他再費神，而樂得在一旁瞧熱鬧。

當然，天道好還，他的惡貫滿盈，也是原因之一。

但石小玉這意外的行動和豐碩的收穫，却沒獲得丁志中，洪立二人的喝彩，而只換來海青一聲驚怒與悲憤交迫的厲叱。

原因是，洪立深知那迷神藥粉的厲害，正和丁志中搶佔上風位置，而與牟大海、古如山二人展開一場遭遇戰。

海青厲叱聲中，也施展馭劍術，向石小玉疾射而來。

而石小玉也在挾戰勝餘威，直撲向海青。

兩下裏勢急勁猛，但見兩道精虹，有如游龍夭矯似地，一觸而分，一分再合……令人目眩神迷，而那森寒劍氣，使得遠在十來丈外觀戰的魏忠賢，也爲之直打哆嗦。

當兩道精虹第五次接觸時，發出一聲裂帛爆响，隨即一齊消失。

海青身軀搖幌了一下，然後徐徐地倒了下去。

石小玉雖然俏臉煞白，却仍然手橫長劍，靜立如山。

另一邊，丁志中，洪立二人雙戰牟大海，古如山的惡鬥，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這一組，洪立年紀雖輕，却比對方兩人中任何一人的身手都高，至於丁志中，雖然身手較差，但在百招之內，也足能從容應付。

也由於他們的惡鬥尚未超過百招，因而儘管激烈，却仍然是一個勝負難分的平局。

但石小玉以雷霆萬鈞之勢，連番獲勝之後，牟大海、古如山二人心中已有脫逃之意。

兩人以眞氣傳音交換了意見之後，古如山突然飛身而起，振劍向石小玉撲了過去。

這是一個非常意外的行動。

因爲，武林中，只要是行家，都知道馭劍術的威力雖然强大，却也是最消耗眞力。

而且，施展過馭劍術之後，必須調息過一陣子，才有再戰之能。

石小玉方才以馭劍術連創兩個功力與她差不多的强敵，儘管她誅殺海瑞時，用了心機而省却不少氣力，但其眞力的消耗也非常之大。

此情此景，依常情來說，石小玉已等於是一個沒有自衞能力的平常人。

因此，牟大海才於與古如山以眞氣傳音交換了意見之後，決定乘機將石小玉殺掉。

這是一個非常狠毒的如意算盤。

因爲，只要殺了石小玉，剩下來的丁志中、洪立二人，就可從容解決，而原來一敗塗地的局面，也將立即扭轉過來。

在這刹那之間，不但牟大海向石小玉疾射而來，那位行踪詭秘的西廠總管谷均也由暗影中疾射而出。

當然，丁志中、洪立二人發覺牟大海的意圖之後，也雙雙怒叱着飛身攔截。

這是一個非常驚險而又緊張的刹那。

三方面的行動，儘管有先後之分，但其中的差別却是非常微小的。

說得實在一點，這三方面的行動，幾乎算得上是同時發動。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人影飛閃中，發出一聲悽厲慘號，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僵住了。

石小玉仍然俏立如山，但她的長劍却抵着谷均的前胸，披唇微哂着。

她的旁邊，橫躺着被腰斬的牟大海的屍體，和呆若木鷄的古如山。

原來就在這刹那之間，她不但殺了牟大海，點了古如山的穴道，也將那居心叵測的谷均嚇得直打哆嗦。

這情形，使得丁志中，洪立二人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並抬手拭去額頭冷汗，洪立並一翹大姆指，笑道：「石姊姊，妳眞行！」

其實，石小玉比洪立還小兩歲，不過在外表上看來，早已像一位大小姐了。

人，就是這麼不可思議的動物，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別人將他的年齡估低一點，尚未成年的，却希望別人將他當作大人才窩心。

目前的石小玉，就是在這種心理之下，很開心地接受「石姊姊」的稱呼。

只見她嫣然一笑，但却立即俏臉一沉，向谷均冷笑道：「谷均，別以爲我不敢殺你。」

谷均身軀一抖，道：「石姑娘，我……我是一番好意……」

「好意？」

「是的……我……我怕牟大海乘機傷害你……」

石小玉收回長劍，冷冷地一笑道：「好！我姑且相信你！」

谷均躬身苦笑道：「多謝石姑娘。」

石小玉俏臉又是一沉，沉聲說道：「不用謝，但我命令你，從現在起，必須接受我的指揮。」

「是！這是老朽的光榮。」

「少廢話，去叫魏忠賢過來。」

「是……」

這時，洪立走到仍然躺在地下的海青身前，踢了一脚，道：「別裝死，起來……咦！」

原來海青早已死翹翹啦！只是全身不見一絲血漬。

洪立繼一聲驚咦之後，扭頭向石小玉笑着問道：「石姊姊，這老鬼是怎麼死的呢？」

「我賞了他一記玄玉掌。」

「啊……你已經練成了佛門絕藝玄玉掌……」

「現在還談不上練成，我師祖說，最多只能算有七成火候。」

「石姊姊，我好羨慕妳。」

「不用羨慕，我可以請我娘，也將玄玉掌傳給你。」

洪立樂得一躬到地，笑道：「石姊姊，我先謝啦！」

須知玄玉掌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佛門絕藝，可剛可柔，具有無堅不摧的威力。

像這情形，怎不教洪立樂得一躬到地哩！

這時，魏忠賢已在谷均的陪同下，走了過來，向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石姑娘有何令諭？」

石小玉却向丁志中道：「師哥，我要乘機調息一下，你跟他說。」

「好的。」丁志中點首問道：「師妹

，古如山如何處置？」

石小玉道：「我已廢了他的功力，我們帶他一起走，要他帶路！」

洪立接着說道：「石姊姊，我替妳護法。」

石小玉嬌笑道：「謝謝你！本門武功，別走途徑，調息不必打坐，同時還有反擊敵人的力量……」

說完，立即以長劍拄地，站在那兒調息起來。

丁志中目注魏忠賢，沉聲說道：「魏公公我有話交代，是必須立即要作的，請聽好。」

魏忠賢正容說道：「老朽恭聆。」

「有關公孫泰意圖造反的事，還要我說明嗎？」

「這個……不……不必了。」

「那麼，立刻俑妥致肅州駐軍首領的公文，命令他協助辦理善後工作，注意，只要他辦理善後，有關元兇首惡，由我們負責消除。」

「是！」

「要谷均率同兩個西廠高手，隨同我們趕赴肅州。」

「是！」

「馬上去辦！半個時辰之內，我們必須出發！」

「半個時辰？」

「不錯。」

「好！老朽馬上去辦……」

「還得另外準備五匹長程健馬。」

「是。」

「記着，如果走漏消息，讓公孫泰漏網，回頭我唯你是問！」

魏忠賢又是一個哆嗦：「這個……老朽不敢。」

丁志中揮揮手：「好了，去辦你的事，我在這兒等着。」

「是、是……」魏忠賢喏喏連聲地退走了。

丁志中轉身向古如山，沉聲說道：「古如山，方才我所說的話，你都全部聽到了？」

「唔……」古如山垂頭喪氣，像隻鬥敗的公鷄。

「以你多年來的罪行來說，本該當場處死的……」

「我倒是希望你能立刻殺了我。」

「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賴活，你爲甚麼反而求死啦？」

「如果有人廢了你的武功，你將會作何感想？」

「廢了武功，還是可以好好地活下去的，只要你能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古如山截口冷笑道：「夠了！還是省點精神吧！」

丁志中也冷冷笑道：「你不愛聽不要緊，但必須乖乖地替我們帶路。」

「你們已有洪立幹嗎還要我帶路？」

「洪立不便帶路，這道理，你多想想，就會明白的……」

洪立是公孫泰的徒弟，也是最受寵愛的徒弟，儘管由於公孫泰的倒行逆施，屢諫不行而不得不棄暗投明，但如果帶領公孫泰的敵人去勦山，不但於心不忍，情理方面也說不過去。

所以，不用洪立帶路的道理，至爲明顯。

古如山輕輕嘆了一聲，沒接腔。

魏忠賢和谷均帶着兩個西廠武士，匆匆地走了過來。

丁志中注目問道：「都準備好了？」

「是的。」谷均搶先回答。

「公文呢？」

「由老朽親往，並携有魏公公令箭，可以不備公文，以便爭取時間。」

這兩個平時不可一世的權奸，顯然是心悅誠服了。

此刻，不但表現得非常恭敬，也居然想到要爭取時間起來。

「好！」丁志中點首讚許，却又忽有所憶地問道：「對了，古如山等人，應該還有同夥在這兒？」

谷均諂笑道：「少俠明鑒，他們是有四個助手在這兒……」

「人呢？」

「方才，已押入地牢，以免他們走漏了消息。」

「好！好！多謝你顧慮週到。」

魏忠賢插口笑道：「少俠，這也是爲我們自己着想，站在老朽的立場，只求順利的蕩平這一場大刦，事平之後並請少俠能高抬貴手，口下留情就足感盛德了。」

丁志中正容說道：「放心，我不會管朝廷的閑事，但却希望閣下今後處理公務時，務必多爲天下蒼生着想。」

魏忠賢連連點首道：「多謝少俠金諾！老朽敬謹受教。」

丁志中臉色一沉，道：「別只是口角春風，如果你口不應心，今後，我會隨時找你的麻煩……」

魏忠賢連連躬身道：「老朽不敢，老朽不敢……」

丁志中走近正在替石小玉護法的洪立身邊，悄聲說：「洪兄弟，你暫時留在魏公公身邊，協助他處理可能突發的意外事故。」

「好的，」洪立以誠懇的語氣接着說：「丁大哥，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能答應我。」

「請說，只要是我能辦得到的事情，一定不會教你失望。」

洪立道：「我想……請丁大哥轉請令師，對家師能夠網開一面，給予老人家一個自新的機會……」

一旁的古如山截口冷笑道：「你別他媽的貓哭耗子假慈悲……」

丁志中喝道：「閉住你的狗咀！」

古如山冷笑道：「不說就不說，此行，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嘿！」

丁志中不再理會古如山，只是目注洪立，正容說道：「兄弟，這問題，算是茲事體大，我不敢貿然承諾，但我一定向家師請求……」

石小玉也睜開眼來，含笑說道：「我也會代你向我娘請求。」

洪立淒涼地一笑道：「多謝丁大哥，石姊姊。」

石小玉道：「我想，我娘也一定會答應，但問題却在令師武功太高，當彼此拚命搏殺時，那後果是很難預料的。」

丁志中道：「不論後果如何，洪兄弟

的心意已經盡到，我們也盡力成全他就是了。」

「是的。」石小玉點點頭道：「好！咱們也該起程了……」

× × ×

在沉沉夜色之中，一行七騎快馬，啣枚疾馳。

馬上是七位武官，但實際上，這七位武官，就是丁志中，白鳳儀，石小玉，谷均和兩個西廠高手，以及古如山等七人所喬裝。

當然，他們之所以喬裝成武官，是爲了掩人耳目。

六盤山位於甘肅中部，山勢甚奇險，須經六重迂迴盤道，才能到達山頂，故名爲六盤。

而甘肅省係以甘、肅二州而得名，又當隴山之西，故簡稱爲隴。

由於甘肅省地形狹長，有如駱駝，一般人爲了便於區分，而有隴東隴西之稱，六盤山即爲隴東隴西的分界點。

由北京赴六盤山，取最簡單的捷徑，也在二千里以上，所以，丁志中等此行，算得上是一段遙遠而急促的旅程。

好在他們有着一個身爲西廠總管的谷均，沿途獲得不少的方便。

尤其是馬匹方面，在晝夜兼程急趕的情況之下，必須沿途更換才行，有了谷均同行，則不論是驛站、軍營，或官署，隨時都可以更換坐騎。

因此，路程雖長，他們却僅以不到四天的時間，趕到隴東的肅州。

在肅州，他們沒落店，却在軍營裏休息了一整天，直到當夜三更過後，一行人才繼續他們的行程。

× × ×

赤城山莊位於六盤山第四盤一旁的一個峽谷中。

要由盤道中通往峽谷，必須經過一段長約里許，無比險峻的人工棧道。

所以，儘管赤城山莊一直是西北地區的綠林總舵，但由於它地勢險峻，兼以莊主公孫泰武功高強，手下高手如雲，不但官兵無法進勦，俠義道中人也對之無可奈何。

而這，也正是促成公孫泰野心日漲，在全國各地設立分舵，招兵買馬準備造反的原因。

這是一個寂靜的黃昏，寂靜得連西北地區那種慣見的，挾着滾滾黃沙的狂風也停止了。

一代梟雄的公孫泰，晚餐剛罷，正負手佇立庭前，仰望西天的斑斕彩霞，狀至悠閑。

悠閑的姿態，加上他那瀟洒出塵的儀表，煞像是一位滿有修養的山林隱士，誰會想到他會是個滿身血腥，野心勃勃的強盜頭兒哩！

也不知他想到了甚麼得意的好事，他那張清癯的臉上，忽然浮現一抹神秘的笑意。

一個青衫飄拂的中年文士快步走了過來，向着公孫泰笑着問道：「莊主有何吩咐？」

公孫泰頭也不回地反問道：「北京有消息送來嗎？」

「有，剛剛才收到。」

「怎麼說？」

「恭喜莊主，在兩位海老爺子的神威之下，石小玉、丁志中、白鳳儀都已經伏誅。」

其實，這是丁志中和洪立所玩的花槍，也就是挾持那已就擒的古如山的助手，利用他們原有的飛鴿傳書系統，傳回來的假消息，目的在使公孫泰安心。

「很好，」公孫泰轉過身來，拍拍青衫文士的肩膀，笑道：「好好幹，將來一統天下之後，你就是我的開國軍師。」

「多謝莊主！」青衫文士諂笑着。

「還有嗎？」

「有，西廠總管谷均，已持魏公公密函，率領隨員六名，兼程向這兒趕來。」

「是甚麼事？」

「信中沒有說明，只說一切由谷均面陳。」

「對了。」公孫泰精目一轉，道：「兩天前由肅州出發的那七個武官，莫非就是谷均等那一行？」

「很可能。」

「奇怪？甚麼重要事必須叫谷均親自趕來呢？」

「莊主毋須費心，一切等谷均到達之後，就自然明白了。」

「說的也是……」

一名勁裝漢子，在門口躬身稟報：「啓稟莊主，山下有飛書傳到。」

青衫文士搶先問道：「甚麼事？」

「啓稟軍師……」

「別嚕嗦，直截了當的說。」

「是……那七名，啊……不……是六名……那六名武官已進入山區。」

勁裝漢子口中的武官，也就是丁志中等那一行人！

由於快接近山區時，已毋須古如山帶路，暫時將古如山安置下來，才由原有的七人減爲六人。

青衫文士沉聲說道：「傳令下去，隨時報告他們的行踪。」

「是！」

勁裝漢子躬身一禮，快步離去。

公孫泰沉思着說道：「看情形，準是谷均那一行人。」

「是的。」青衫文士附和着。

「只是，怎麼會少了一個呢？」

「這個……可能是其中有人水土不服，半途病倒了。」

「唔……岷山，你猜猜看，谷均此行，究爲何事？」

「屬下猜想，九成九是爲了有關莊主大擧起事的問題。」

「對，對，我也正是這麼想……」

公孫泰方自得意地點着頭，一縷嬝嬝簫音，也隨之劃空傳來。

公孫泰和他的軍師臉色微微一變，却都沒有說話。

此時，夜幕巳經下垂，山區顯得一片寂靜。

在寂靜的山區中，傳來的簫音，更是格外清楚。

他們聽出來了，簫音來自約莫半里外的一片原始森林中，吹奏的是杜甫的「兵車行」，婉轉淒清中，似乎隱隱地含有殺

伐之聲！

公孫泰似乎是自語似地低聲說：「莫非是斷魂簫？」

青衫文士注目問道：「莊主以前見過斷魂簫嗎？」

「沒有，也沒有聽過她的簫音。」

「據說，斷魂簫的簫音，能傷人，甚至能殺人於無形之中。」

「不錯。」

「但目前傳來的這簫音，却並無甚麼出奇之處。」

「唔……」

「所以，目前……這簫音可能不是斷魂簫。」

「不是斷魂簫，等閑的人能進入山區，走到那原始森林去吹簫嗎？」

「這個……」

「所以，我斷定九成是斷魂簫，岷山立刻傳令，加强戒備，我要親自去搜查一下。」

「是……」

青衫文士恭應聲中，那報訊的勁裝漢子又跑了回來。

這回他報告的是那六個武官已進入登山大道，而且也表明了身份，是來自北京的西廠總管谷均。

聽完報告之後，公孫泰向青衫文士沉聲說道：「岷山，你一面下令戒備，一面代表我下山迎客，我必須先去森林裏搜一搜。」

也不等青衫文士的反應，說完之後，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青衫文士也苦笑快步離去。

約莫炊許工夫過後，表面上以谷均為首的六名武官，已在公孫泰的軍師任岷山（即青衫文士）前導之下，進入議事廳，而公孫泰也適時趕了回來。

由公孫泰那陰沉的臉色上，不難想見，他此行顯然並不順利。

雙方一番客套後，谷均首先問道：「莊主！方才聽任老弟說，這兒已發現神秘簫音？」

「是的，我判斷她就是那斷魂簫湯紫烟。」

「方才，莊主搜查的結果如何？」

「沒見到人，我一到達那原始森林，那簫音也隨之中止。」

「那就奇了。」插口的正是軍師任岷山。

谷均笑道：「其實，也沒甚麼奇怪，是莊主天威，將斷魂簫嚇跑了。」

「多謝谷公公謬獎！」公孫泰注目問道：「谷公公此行是否帶有好消息？」

「有。」谷均含笑說道：「消息非常的好。」

公孫泰道：「在下恭聆。」

谷均由一旁的助手手中，接過一個黃綾包裹，雙手送到公孫泰身邊的茶几上，含笑道：「這是咱家帶來一點薄禮，敬請莊主笑納。」

公孫泰拈鬚笑道：「谷公公，咱們已經是一家人了，何必破費。」

谷均謙笑道：「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莊主先行打開瞧瞧。」

那黃綾包裹內，還包着好幾層油布，裏面赫然是兩顆人頭。

儘管那兩顆人頭經過石灰泡製之後，已有點變形，却仍能一眼就認出來，是「大漠雙妖」海瑞海青兩兄弟的人頭。

公孫泰入目之下，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只見他雙目中神光暴射，霍地站了起來，戟指着谷均怒叱道：「谷均！你敢消遣我！」

石小玉連忙攔在谷均身前，嬌笑道：「消遣你又怎樣？」

「妳……妳是誰？」

「石小玉。」說話間，她已卸下套在外面的戎裝。

石小玉這一報出姓名，丁志中、白鳳儀二人也同時採取行動，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這一來，情況急轉直下，等於已眞相大白，公孫泰即使再笨，也心知他派到北京去的人，已經是全軍覆沒了。

公孫泰氣憤交迸之下，發出一串洪烈狂笑道：「好！好！高明！高明……」

丁志中截口笑道：「如不高明，怎能輕易進入你的根本重地來？」

公孫泰目光一掠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冷笑說道：「進來容易，要出去可就難了。」

「不見得！」

「哦，你們兩個，就是丁志中、白鳳儀？」

「不錯。」

「另兩個呢？」

「是谷公公的手下。」

「據老夫所知，你們一行，本來是七個，那另一個是你們師傅湯紫烟？」

「不是……」

「那是誰？」

「是你的徒弟古如山……」

公孫泰幾乎肺都氣炸了，切齒怒叱着：「這畜牲，居然敢背叛我！」

丁志中淡然一笑，說道：「你寃枉他了，古如山已經被廢除武功，被我强迫前來帶路，在進入山區之後，才將他另行安置下來。」

「北京城，是你師傅主持？」

「不！是區區在下。」

「大漠雙妖是誰殺的？」

「是我小師妹殺的。」

「你說的是石小玉？」

「不錯。」

「她？」公孫泰似乎有點不相信，目光烱烱地，在石小玉身上注視了很久，才冷笑一聲道：「待會，老夫要好好的消遣消遣你們。」

丁志中披唇一哂道：「但願你能有這種本事。」

公孫泰目注谷均冷笑說道：「谷均，老夫一向待你不薄，想不到你居然也會出賣我……」

丁志中截口笑道：「公孫泰，別怨天尤人了，請冷靜一點，聽我一言。」

「有屁快放！」

「目前，赤城山莊已被官軍包圍，你相信嗎？」

「不信！你們六個，都沒有逃過我的耳目，如有大批官軍前來，我早就獲得消息……」

「我再告訴你，官軍是化整為零，並喬裝成平民身份前來的，你如不信，何妨派人去查詢一下……」

不用派人查詢，那報訊的勁裝大漢又跑來，適時證實了這一消息。

公孫泰冷冷地一笑道：「那批酒囊飯袋，人數再多，老夫也沒放在眼中。」

「公事已經大致說明，現在，該談談私事了。」

「私事？什麼私事？你我之間，有何私事可談？」

「有人託我帶口信給你。」

「誰？」

「洪立。」

公孫泰冷笑一聲，說道：「老夫不愛聽。」

「但我必須要說。」丁志中正容說道：「看在洪立的情份上，我尊你一聲前輩，公孫前輩，洪立曾經一再請我懇請家師網開一面，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

「放屁！」

「良言逆耳，我也知道你聽不進去，但洪立是對你的一片孝心，所以，不論你能否聽得進去，我都必須轉達，公孫前輩，目前，我們已進入你的心腹重地，外面又被官軍包圍，請冷靜的考慮一下，你能有幾分勝算？」

公孫泰冷靜下來了，居然淡淡地一笑道：「繼續說下去。」

丁志中正容如故地說道：「家師已經答應了洪立的請求，只要你公孫前輩能够放下屠刀，免去這一場殺刦，不但是對你公孫前輩不究既往，所有手下人，也都請朝廷收編整訓，使他們能有報效國家的機會。」

「條件够優厚，還有嗎？」

「沒有了，現在我敬候前輩一言。」

「那麼，老夫告訴你，你白說了。」

丁志中苦笑道：「公孫前輩……」

公孫泰截口接道：「不用說了，叫你師傅出來。」

大廳中人影一閃，丰姿依舊的湯紫烟，已經俏立當場，嬌聲說道：「大莊主，我已經來了。」

公孫泰目光深注地問道：「妳就是斷魂簫湯紫烟？」

「不錯。」

「老夫跟妳無怨無仇，妳為何要一再的跟老夫作對？」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這够了嗎？」

「够是够了，只怕妳還沒有這個本事呢……」

「有沒有這個本事，馬上就可分曉，公孫泰。」湯紫烟俏臉一整，道：「我所要說的話，方才都已由小徒說明，目前你我之間，已毋須廢話……」

「是啊！」公孫泰邪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咱們是該早點上床才對……」

湯紫烟俏臉一沉，却沒發作。

公孫泰邪笑如故：「湯紫烟，老夫生平不近女色，但見了妳這位艷名久著的大美人，却早已怦然心動，按捺不住啦！」

湯紫烟仍未作聲，却「嗆」地一聲，亮出一枝澄如秋水，約莫二尺長短的短劍來。

公孫泰訝問道：「怎麼？不用簫？」

湯紫烟點點頭道：「不錯，今宵，不用簫，也不用馭劍術，我要以傳統的武功，憑這兩尺青鋒，一雙肉掌，教你接受應有的懲罰。」

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說道：「公孫泰，眼前的事，必由你我二人一戰解決，任何人不許插手。」

接着，扭頭向她的愛女喝道：「小玉，聽着！凡是在這現場四週的人，誰敢妄圖生事者，一律格殺！」

石小玉嬌應一聲：「得令。」

「這大廳够寬敞。」湯紫烟美目橫掃着，沉聲說道：「旁邊的人，都退到牆邊去。」

雙方的人都悄然後退，大廳中央，已只剩下湯紫烟、公孫泰二人。

公孫泰邪笑道：「大美人，這場地，够咱們玩個痛快淋漓的……」

湯紫烟冷然道：「請！」

「這眞是相敬如賓呀！」公孫泰一面亮劍，一面邪笑道：「老夫先請……」

一聲嬌喝由廳外傳出：「且慢！」

隨着話聲，一道人影，疾射廳中。

那是一位外表看來約莫四旬上下，却是風韻猶存的黃衣婦人。

她一到現場，立即向公孫泰嫣然一笑道：「莊主，這第一場請讓給我。」

別瞧她已步入中年，而又貌僅中姿，但她這嫣然一笑，却是洋溢着無限風情，使得現場所有的男人，都為之怦然心動。

公孫泰沒接腔，只是微微點了點頭。

「多謝莊主！」黃衣婦人扭轉身，面對湯紫烟，一面解下她繫在腰間的黃綾軟帶，一面沉聲說道：「湯紫烟，不認識我吧？」

「我正想請教。」

「人家都叫我覃大姊……」

「覃大姊？妳就是穢名遠播的關外騷狐覃九娘？」

「別說得這麼難聽，一個女人，如果不騷，還能算是女人嗎！再說，妳也是女人，妳如果不騷，石小玉那小雜種又怎會生下來……」

湯紫烟厲叱了一聲：「閉嘴！」緊接着，向公孫泰叱問道：「公孫泰，你怎麼說？」

「你說呢？」

「我說過，由你我一戰解決，不許有人插手。」

「那是妳自說自話，妳想想看，我答應過嗎？」

「你……」

「夫人，別氣壞了身體，」公孫泰拈鬚笑着道：「現在，我特別介紹一下，覃大姊是我的貴賓，她的要求，我不能不答應，而妳與她之間的仇恨，又實在是太深了……」

「有何仇恨？」

「兩年以來，妳所殺掉的本莊各地分舵的負責人，以及『大漠雙妖』，全都是她的老相好……」

覃九娘插口笑道：「莊主，看你說得多難聽。」

公孫泰笑道：「這有甚麼不能說的，妳覃大姊不是也常常强調，痛恨那些滿口

仁義道德，却是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僞君子嗎！」

也不管對方的反應，立即向湯紫烟笑道：「夫人，我雖然沒承諾甚麼，但對妳方才所說的，還是深表贊同，現在，妳不妨叫令媛執行妳的命令，咱們兩個，也該活動一下了。」

湯紫烟沉聲說道：「不！我必須親手宰這妖婦……」

湯紫烟不讓石小玉出手，是有她的原因。

由於覃九娘名氣猶在「大漠雙妖」之上，其武功也決不會低於「大漠雙妖」。同時，覃九娘所用兵刃是一條黃綾軟帶，是奇門兵刃，使用這種兵刃，必須有最精湛的內力才行。

儘管湯紫烟深知愛女巳盡獲自己眞傳，但由於火候，經驗仍嫌不足，深恐其吃虧，才決定由她自己出馬。

公孫泰苦笑道：「行！我這個人，別無長處，但服從閨令是最徹底的……」

此人一開口就佔便宜，似乎是想激怒湯紫烟。

但湯紫烟却是涵養功夫到了家，對於對方的瘋言瘋語，充耳未聞，只是向她的愛女沉聲說道：「小玉，你們都全神戒備着。」

石小玉嬌聲說道：「娘！我們都巳準備好啦！」

覃九娘嬌笑道：「湯紫烟，後事都交代好了……」

湯紫烟冷然說道：「你少廢話，進招吧！」

「好！恭敬不如從命，」覃九娘嬌笑聲中，手中黃綾軟帶有如毒蛇出洞，筆直地射向湯紫烟的胯間，並邪笑道：「這一招叫直搗桃花源……」

「下流東西！」

湯紫烟清叱聲中，嬌軀一閃，同時揮劍向那黃綾軟帶斜劈。

她使的短劍是寶刃，通常情況之下，都能斷金削鐵，目前她更是貫注了精湛的內家眞力，這一劈，試想是何等威力。

但事實上却大大的出人意外。

一聲裂帛爆响過處，那黃綾軟帶，僅被劈斷約莫三分之一，而且，更出人意外地，由破損處一個折轉，向湯紫烟攔腰捲了過來。

湯紫烟嬌軀再閃，避過了這意外的一擊。

覃九娘蕩笑道：「好人，腰勁兒十足，我吃不消啦……」

她口中邪話連連，一條黃綾帶却有如夭矯游龍，在湯紫烟的四週飛舞着。

湯紫烟的短劍，却像暴風雨中的閃電，飛快地閃動着。

雙方兵刃偶一接觸，必發出一聲裂帛似地爆响。

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搏鬥。

這也是一場精彩絕倫，而又別開生面的搏鬥。

旁觀的人，誰也沒法預測這場惡鬥的結果，勝利究將誰屬。

就當這全場凝神觀戰的同時，公孫泰却悄然欺近石小玉身前，邪笑道：「小妞兒，老夫陪妳玩玩……」

石小玉嬌聲叱喝道：「誰還怕了你不成！」

石小玉的話聲提得很高，她的用意自然是藉以向乃母示警，對方巳有羣毆之勢，必須速戰速決才行。

惡鬥中的湯紫烟怒聲叱道：「公孫泰，你要不要臉！」

覃九娘搶先嬌笑道：「臉有甚麼用，能值幾文錢一斤！」

公孫泰巳與石玉交上手，並邪笑道：「老夫雖然不愛女色，但對你們母女倆，却特別例外，竹子筍子，照單全收……」

石小玉雖然是一枝武林奇葩，得天獨厚，武功特高，但比起公孫泰來，火候方面，却差了一段距離。

因此，雙方一經交手，她就感到壓力奇重，而落下了風。

旁邊的丁志中、白鳳儀、谷均和兩個手下等五人，在目前情況中，根本帮不上忙。而事實上，也不容許他們有帮忙的機會。

因爲，以公孫泰的軍師任岷山爲首的五個高手，巳向他們發動攻擊。

而且，那五個人的個別功力，決不比他們五人中的任何一人爲低。

好在他們早有應付羣毆的安排，那就是五個人以背相向，圍成一個小圓圈，聯手拒敵。

因此，對方攻勢雖强，一時之間，却也奈何不了他們。

但對方多的是人，五個不行，又增加五個，在壓力大增的情況之下，他們也僅能暫時勉爲撐持。

綜觀三組戰況，除了湯紫烟那一組難分勝負之外，其餘二組，都是羣俠處於下風，而且情況極爲嚴重。

其所以造成目前羣俠方面的嚴重情況的主因，是「知彼」的功夫不够。

儘管湯紫烟事先曾對對方的實力下過不少功夫，却忽略了一個功力幾與她相等的覃九娘。因此，在他們自以爲計劃嚴密，部署週詳，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消滅對方時，却因忽然冒出一個覃九娘而成滿盤皆輸之勢。

就當石小玉、丁志中等人咬牙苦撑時，湯紫烟那邊，也傳出了不利的訊號。

只聽覃九娘格格嬌笑道：「湯紫烟，只要妳再能支持盞茶工夫，我才眞的服了妳……」

湯紫烟沉聲叱道：「妖婦，今宵絕對是有我無妳！」

儘管她們兩人的語氣都沒有必勝信念，但聽在其餘羣俠耳中，却在心中更蒙上了一層陰影。

公孫泰並揚聲笑着說道：「覃大姊，湯紫烟是老天爺的傑作，妳可千萬別傷了她……」

覃九娘嬌笑道：「莊主放心，我一定將她毫髮無損地交給你……」

湯紫烟揚聲說道：「小玉、志中聽着，任何意外的情況，都不可影响你們的鬥志，你們師祖馬上就會趕來……」

她的話中，顯然含有某種暗示，但羣俠們的心情，可更沉重起來。

覃九娘也揚聲笑道：「湯紫烟，即使是老尼姑趕來，也救不了妳……倒呀……

倒呀……哈哈哈……」

湯紫烟眞的倒了下去。她並未受傷，那一枝短劍，也仍然握在手中。

很顯然，她是受了覃九娘的迷神藥物的暗算。

這情形，對其餘的羣俠們來說，等於是當頭挨了一記重擊，如非是湯紫烟最後那兩句話在支持他們奮勇苦戰，幾乎連精神都完全崩潰了。

公孫泰得意地笑道：「石小玉，還不棄械投降！」

石小玉一面盡力撑持，一面冷笑道：「作夢！」

公孫泰的詞鋒轉向谷均：「谷公公，一錯不能再錯，趕快棄械投降，我可原諒你……」

丁志中沉聲喝道：「谷公公，我也提醒你，一錯不能再錯，你要拿定主意。」

另一邊，覃九娘正在以香帕揩拭額際汗珠，一面嬌笑道：「湯紫烟，往日威風何在？」

她欵擺柳腰，輕移蓮步，走向湯紫烟身前，俯視着邪笑道：「喲！眞個是天姿國色，我見猶……」她口中那「我見猶憐」的「憐」字尚未出口，寒芒閃處，人頭巳經落地。

湯紫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覃九娘之後，立即以身劍合一之勢，射向公孫泰身前，一記「玄玉掌」，將公孫泰擊得連退五大步，但她得理不饒人，跟踪而上，凌空揚指，點了公孫泰的五處要穴。

這變化，太意外，也太快速了。憋足了一肚子窩囊氣的石小玉，强敵一經乃母擊退之後，立即振劍撲向正在圍攻丁志中等人的那十個高手。

但見寒芒閃處，人頭紛紛滾落，刹時之間，那十個高手全告了賬。然後，她才飛射乃母身邊，嬌笑着問道：「娘，您沒事吧？」

湯紫烟格格嬌笑道：「我不是好好的嗎！」

「娘，方才，我好担心。」

「敵人太强，也太毒，我不得不將計就計，使點詐術。」

「娘，爲甚麼不殺了那老賊？」

「孩子，妳忘了洪立的請求了？」

石小玉苦笑道：「我眞被這場惡戰累昏了頭啦！」

白鳳儀笑問道：「師傅，師祖她老人家，眞的會來嗎？」

湯紫烟嬌笑道：「傻丫頭，我是故意那麼說，以使你們安心的，否則我一倒下去，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公孫泰吐出一口瘀血，冷笑道：「湯紫烟，妳好卑鄙的手段！」

湯紫烟笑笑道：「有道是：兵不厭詐，兩軍對壘之間偶然使了點甚麼手段，又算得什麼。」

公孫泰頹然一嘆，沒再接腔。

此刻的公孫泰，臉色煞白，嘴角沁血，站在那兒搖搖欲倒，似乎刹時之間，老了二十歲以上。湯紫烟向石小玉說道：「小玉，餵他一粒小還丹。」

「是……」

石小玉嬌應着，掏出一隻小玉瓶，傾出一顆鴿卵大小的黑色藥丸，餵向公孫泰口中。

但公孫泰却偏頭避了開去，並冷然說道：「我心領，這點傷勢，我捱得住。」

湯紫烟沉聲說道：「小玉，强行灌下去！」

「是……」石小玉熟練地，左手捏住公孫泰的下巴，使其張開嘴來，右手眞力微凝，小還丹巳射入他的喉中。

公孫泰眼淚都迸了出來，吞下小還丹之後，怒聲道：「湯紫烟，妳爲甚麼不殺了我？」

湯紫烟正容說道：「公孫泰，以你平日的作爲，即使碎屍萬段，也不爲過，但我如果殺了你，沒法向洪立交代。」

「你……毀了我的事業，廢了我的功力，還要假仁假義的……」

「隨你怎麼說吧！公孫泰，你一生之中，沒作過一件好事，但因收過一個好徒弟，才使你免去一死。今後，希望你多加反省，重新作人。」她頓住話鋒，美目環掃現場中那些死狀奇慘的屍體，喟然一嘆道：「經過這一場殺刦之後，希望江湖上有一段太平日子好過。」

石小玉拉了拉她的衣袖，悄聲說道：「娘，我們該走啦！」

「是的，該走了。」湯紫烟目注谷均，笑了笑道：「谷公公，這兒的善後事宜，只好偏勞你啦！」

谷均諂笑道：「夫人言重了，咱家理當効勞……」

在愛女愛徒的簇擁，和谷均的恭送之下，湯紫烟快步走出大廳……

（全文完）

天地一沙鷗

（本文承自第38頁）

無儔的劍罡，無邊的仇恨，佐以「蝶戀花」的身法以及毫無保留的內力，形成了無堅不摧的一股力量，只聞「嗆」地一聲，兩劍皆在刺耳的碎裂中斷成無數塊鋼屑，向四下激射，歐陽不平蹬蹬連退五步，仍然坐在地上，而「八荒居士」也退了五大步，然而，却屹立不動。

乍看起來顯然是公孫浩然技高半籌。

此刻文蘭悲呼着奔上去扶歐陽不平，道：「不平哥……你有沒有受傷？」

「還好……只是血氣翻湧……」

而此刻朱七等人巳把數十個次流護院傷的傷，不敵而逃的也都溜了，朱七一看小門主和公孫浩然有此結局，疾掠而至，揮扇向公孫浩然的後腦上掃去。

但是，公孫浩然的身子站了一會，鮮血巳自他的頸部湧出，立刻濕透了全胸的衣衫，而且身子向前仆下。

屍身仆地，即未再動一下，但背上的嬰兒却大聲啼哭起來，這景象眞是世間至慘的一幕。

杜宇爲人何其聰明？又是岐黃高手，正因爲人太聰明，不免有翻手覆雲覆雨的雄心，正是所謂：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

（全文完）

千門奇俠故事

大財團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假扮財經記者打電話問繆仁傑，外國財團派人調查有關興隆集團的事，得不到答覆，張雪兒告知非國財務公司駐本市的總經理柯吉突然失踪，游天虹連忙去找非國財團的副總裁招平，見李探長也在他們的辦事處，知道柯吉已死，警方懷疑會不會是招平做的手脚，經過游天虹面對面的和招平查詢，那數十億元的貸欵，本來有記錄的，但被人毀滅，懷疑只有柯吉才能毀滅這些證據，柯吉和興隆集團的關係絕不尋常……而這邊繆仁傑回家向父親繆隆證實是否他殺死柯吉，繆隆只承認派大隻廣去協助柯吉自殺，這是柯吉要求的……

化敵為友　一網成擒

利可卿又伸手過去，捉住繆仁傑的手，誠懇地說：「仁傑，你可知道為什麼我要介紹你認識我爸爸嗎？我的目的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希望你從他那兒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這也是許多人連發夢也希望可以得到的。」

繆仁傑很感動，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他越來越發覺利可卿常非關心他。可惜，目前他的處境彷彿陷於一個泥沼之中，一時之間實在無法自拔！

剛才聽了利可卿這一番肺腑之言，繆仁傑也感到有些慚愧，因為事實上利可卿已帮了他一個大忙，就是從中促成他與她父親之間的合作。

雖然生意上的事，成敗得失暫時尚在未知之數，但是這件事無疑等於給他注射了一服興奮劑，不但令他一夜之間揚名於當地商場之上，同時亦令到「興隆」的股票起死回生。所以對繆仁傑來說，才可以眞眞正正稱得上「名利雙收」。

可惜繆仁傑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利可卿看見他怔怔地想得出神，忍不住又說道：「有時我也覺得：做生意雖然可以賺大錢，但對個人、家庭，尤其是夫妻之間的感情，往往會造成極大的障碍。假如兩者任由我去選擇，我寧願放棄名利。這也可能由於我是女性之故，尤其是我爸爸，只得我這麼一個女兒，情形就好像你一樣，有多少被迫的。想到商塲上的複雜，我眞恨不得與你雙雙携手私奔，逃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

雖然利可卿好像婆婆媽媽的，但繆仁傑不但絕不討厭，更聽得興奮莫名，因為他更蠢、更鈍也可以聽得出她已經愛上了自己。

尤其是利可卿最後那一句，好像利針一樣，刺進了繆仁傑的神經系統，也彷彿給予他一種十分創新的啓示！於是他那頹喪的眼神之中，刹那間又充滿光采！

「可卿，妳眞的肯放棄一切嗎？」繆仁傑突然變得認眞起來，興奮地問道。

連利可卿也難免感到有點意外。

她怔怔地問：「難道你也這麼想過？」

「是的，不瞞你說，我已開始有些厭倦目前的生活方式。坦白說吧，要不是那一次在隣埠結識了妳，恐怕由那時候開始，我已放棄了

一切！」

「你捨得嗎？聽說你父親在興隆集團這個大財團之內，佔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權。」利可卿又說道：「而且，你又是他的唯一的兒子。」

「我只怕捨不得的是妳！」繆仁傑差些兒興奮得毫不保留地，把不應該說的也都說了。還好他頓了頓之後，總算未提及他的家事以及興隆集團危機的事。

利可卿又夢幻似的說：「有時我在想：一個人營營役役，也不過只可以在這世界上生活數十年而已。就拿我倆來說，最多也只可以活多五六十年，要是為名為利，我們可能中途出岔子，說不定會一點兒快樂也沒有，就此悒悒寡歡地離開這世界。到頭來試問又有什麼意思呢？倒不如讓我倆趁住年青，快快樂樂地相對，那怕一朝一夕，也總算不負此生啊！」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他明知說謊，因為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這樣想過。但他也要這麼說了。

事實上繆仁傑也逐漸發覺自己的確由利用，而眞眞正正地愛上了利可卿。不過，由於他父親交給他的責任太大，所以他從未想過與利可卿拋下一切，雙雙去私奔。如今對方既然主動地提出，也彷彿提醒他。

利可卿得到了他的反應之後，顯得有點興奮：「你眞的也想過與我單獨相處？」

繆仁傑感慨地點點頭：「人生苦短，能快快樂樂地相對，總好過為名為利而拚得筋疲力倦啊！」

「難得你也想得這麼通透。不過，我却替你担心！」

「担心？你替我担心什麼呢？」繆仁傑心中有事，難免又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你的担子太重了，我担心你放不下啊！」利可卿說。

繆仁傑苦笑道：「那當然須要經過小心的安排才可以。」他又問：「妳是否眞的下定決心？」

「不！我只是有這種構思，從未好好地想過怎麼樣去安排和進行。」利可卿又說：「何況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我未跟你談過之前，又怎會有進一步的想法呢！」

繆仁傑也覺得，這些日子以來，他已感到有些厭倦，包括了他所面對的一切；要是眞的可以與利可卿拋下一切逃避現實，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在另一方面，繆仁傑也有不少顧慮，包括公事和私事方面的。

公事方面當然是涉及興隆集團與菲國財務之間的金錢借貸；從繆隆的態度忖測，只怕這件事發展下去，可能十分麻煩。後果也很難想像。

至於私事方面，繆仁傑既渴望與生母重聚，却又不可以讓他父親繆隆知道。所以他只覺得非常矛盾。現在難得利可卿主動地作出這麼大胆的建議，只要他想深一層，就覺得這件事值得認眞考慮。

繆仁傑又對利可卿說：「這件事暫時必須保密──」

「不！不是暫時，而是自始至終都要保密。」利可卿說：「只要你眞心愛我，而又肯下定決心，我也會作出最大的犧牲。」

「可卿，我不但相信緣份，自問也非常愛妳，但我妳二人的處境都非平常人可以比擬，所以我們必須小心安排好一切，然後才可以在秘密情況下進行。」

「我了解你的心情，也很高興你作出決定。」利可卿激動之中，也力持鎭定，然後低聲說道：「那麼，我們就由現在開始策劃；除了我倆之外，不許讓第三者知道。」

「一定！」繆仁傑彷彿刹那之間已找到了一個十全十美的解決辦法，所以他好像下了很大決心似的，緊緊地捉住利可卿的雙手。

他看看時間不早，本來想與利可卿一齊吃晚飯，但是那個約他來這裏的神秘勒索者，他父親繆隆以及大隻廣等人的印象，紛紛湧到他的腦海中來。所以繆仁傑只好暫時借了一個藉口，匆匆離去！

利可卿也看得出他心事重重，但沒有追問下去，只約了後會之期，就與他告別。

繆仁傑回到家裏，立刻就跑進書房去質問他父親：「為什麼你派人跟踪我？」

繆隆一怔：「你說什麼？」

「對方不肯出現，只給我電話。」繆仁傑說道：「原來他懷疑我帶人去，所以不允出面見我。後來我無意中發現了大隻廣，一定是你派他去的。」

「是的，但我只吩咐他暗中保護你，這有什麼不對？」繆隆又說：「你也應該明白，萬一你被人暗算，叫我怎辦？」

「嗯──」繆仁傑也覺得自己剛才太過無禮，他嘆了一口氣：「但是，對方却因此而有了藉口。」

繆隆也在嘆氣說：「那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他彷彿什麼事情都能知道似的。」

「正因為他知得太多，所以我才担心。」繆仁傑說。

繆隆忽然之間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問道：「你可是約了利可卿？」

「不！我沒有約過她啊！」

「那麼，她為什麼也在山頂大酒店的咖啡座之內出現？」繆隆瞪住繆仁傑問道。

繆仁傑也知道一定是大隻廣等人向繆隆報告的，否則他怎麼會知道呢？

繆仁傑只好照實說道：「可卿只是剛巧約了女友在那兒喝下午茶，並非我約了她。」

「嗯──」繆隆深沉地束着雙眉，一聲不响地沉默下來；他彷彿在細心地分析一些什麼似的。

這時候，客廳外面的電話又响了起來，下人接聽之後，說是找繆仁傑的。繆仁傑接聽過後，回頭就匆匆外出。

× × ×

繆仁傑把他的汽車開進了一間大酒店的停車塲去，他彷彿早已知道他父親會派人跟踪他，所以離開了他的汽車之後就急急跑進酒店樓下的商場中去。

繆仁傑從商場內一些商店的櫥窗中，憑玻璃的反映他可以見到後面果然有人跟踪他；那些人雖然閃閃縮縮，但繆仁傑也可以認得出他們是大隻廣的人。

繆仁傑本來也認識他們，大可以直斥其非；但回心想想，他們都是由繆隆請回來的，當然百份之百服從大隻廣和繆隆的指揮。今次的行動也肯定是繆隆的主意。繆仁傑若無其事地轉進一處咖啡座，跟踪他的人以為有人約了繆仁傑在此相會，所以先在外面徘徊，後來再與同伴會合後才進入咖啡座去。但是繆仁傑並未出現在咖啡座之內。這時他們才知道中計。

原來咖啡座另有出口，那後門不但可以通往停車場，還可以到酒店大堂去。負責跟踪繆仁傑的人於是兵分兩路，有人急急趕往停車場，也有人衝向酒店大堂那邊。但是兩者皆撲空；而最奇的，就是繆仁傑的座駕車仍然停在一個停車位之內，就是不見了他的人。

大隻廣一邊吩咐一名大漢守望在停車場之內，一邊就親自帶人到各處去尋找繆仁傑的下落。其實，繆仁傑此刻正坐在一輛「計程汽車」裏面。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事前的默

契。繆仁傑在電話中接受了神秘客的指示，成功地擺脫了大隻廣等人的跟踪。

他現在是坐着的這一輛計程汽車，一點也不似是僞裝的；司機戴上了黑眼鏡，看來年紀也只不過三十餘歲吧了。他依足電話中所講的一樣，按時在停車場一個出口處接走繆仁傑。但從表面上看來，外人根本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計程車之內只有司機一人，那男子看來十分鎭定，甚至當繆仁傑坐上後面座位時，他還問道：「先生，你想到那兒去呢？」

繆仁傑反問道：「不是你約好我嗎？那麼，我可能上錯車了！」

那司機笑了笑：「錯有錯着，何必焦急？」他又從望後鏡中瞥了繆仁傑一眼：「你父親怎肯放你出來？」

「少囉嗦好嗎？我已經不是孩子了。」繆仁傑三番四次被對方要脅，想想心裏也難免有些生氣：「你到底想怎麼樣，快些說吧！」

「你太年青，衝動是難免的。也難怪你一直受到繆隆那老狐狸愚弄。」

「你別再浪費時間了，還是談談我們之間的事吧。」

「你先打開那個信封看看吧！」

「信封？」繆仁傑又是一怔！

「對了，就在你座位背後，轉過身去你就會見到。」

「嗯——」繆仁傑轉過身去，果然見到後面車窗放着一個信封。

與此同時，繆仁傑又無意中見到後面有一輛可疑汽車亦步亦趨地跟踪他們。於是他心裏想：那車子上的人可能就是大隻廣他們。所以他裝成若無其事的，只取過了擱上車窗後面的信封。

信封中顯然有些東西，拆開後果然有一些影印本——是他童年時與生母洪六姑所映的照片的影印本。

繆仁傑忍不住抬頭問道：「你三番四次用電話要脅我，就憑了這些？」

「不！這些照片有什麼用呢？」司機笑道：「反正照片中人根本不似你。其實我們的目的不是錢！」

「既然不是爲了錢，又是爲了什麼？」

「我們只想約你出來，把一些事實告訴你知。」

「什麼事實？」

「繆隆是個大老千，你也不是他的骨肉！」司機說。

「你胡說八道！」繆仁傑有些生氣地咆哮起來：「我不明白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何必生氣呢？」那司機反而顯得氣定神閒的，依然以一般速度開着他的車子說：「我今次對你所講的每一句說話，都只是爲了你好。當然，你可以不聽我的，但我保證你會後悔。」

「他媽的！」繆仁傑一怒之下，立刻撲向前面：「你快些停車，否則我會殺了你！」說着他竟用雙手握住了對方的頸項！

但是就在這時候，突然之間背後有些硬物抵住了繆仁傑的背脊：「小子，不要亂動！乖乖的坐好吧，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繆仁傑吃了一驚！

他回頭瞥了一眼，只見座椅後面開了一個洞，有一隻手握住一支槍，由那洞孔中伸出，槍管正好對準了他的腰部。原來行李箱內收藏了一個人，座椅中有一方塊竟然是活動的。

繆仁傑既然知道了對方此番是有備而來，自然不敢再輕舉妄動了。

他乖乖地坐回原狀，跟住又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來自背後：「你這傻瓜，怪不得那老狐狸會這麼喜歡你了，原來你不但衝動，也不肯用腦，的確是個替死鬼最佳人選啊！」背後藏身於行李箱內的人又說：「其實你應該感謝我們才對，憑住你這些本領，試問怎麼可能知得那麼多。我就認爲你只在夢中做人。」

繆仁傑惟有沉住氣問：「你們既然說我不是繆隆的兒子，到底又有些什麼憑據？」

「我們知道你悄悄出錢請人四出找尋你的生母洪六姑，是嗎？」坐在司機位的男子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嗯——」繆仁傑雖然也明知對方可能知得很多，却不置可否地支吾着。

來自背後的聲音告訴他：「洪六姑不但是你的生母，也是最了解繆隆爲人的，你何不去問問她？」

繆仁傑忍不住說道：「我根本還未找到她，如何可以問她？」

「那個私家偵探完全沒有她的消息嗎？」那人問道。

「是的，我一直未有這方面的消息。」繆仁傑嘆氣道。

「會不會是繆隆派人殺她滅口？」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因爲洪六姑可能是唯一能令你相信繆隆爲人的人。」

「嗯——」繆仁傑呆住了一陣，終於又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不妨坦白的告訴你，最初我們的目的是想藉此向你勒索一點金錢；但現在我們發覺有些事情似乎比金錢更爲重要，就是良心上的責任——」

說話的是坐在司機位上的男子。不過他還未說完，已經引得繆仁傑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我倒是頭一次聽到這麼有良心的勒索者。」繆仁傑說道：「其實你們也不必再轉彎抹角了，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們大概是來自隣埠的，對嗎？」

戴着黑眼鏡的司機首先一怔！

背後的人說道：「好傢伙，算給你猜對了。」然後他又揚聲對司機說：「把他帶回我們的臨時總部去！」

繆仁傑偷偷望向車後，發覺那車子仍然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由於他一直以爲那是大隻廣的手下，所以他表現得十分鎭定。

他沒有反抗，反而態度輕鬆地說：「兩位可是黃益先生派來的？」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那司機說着又把車子開到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

就在這時候，車子急速拐彎，開入一間車房裏去。

車房門迅速關上，僞裝的計程車亦已停了下來。

繆仁傑大吃一驚：「你們到底想怎麼樣？」他怔怔地問。

僞裝計程車司機落了車：「你不是說過，要知得比較更多嗎？現在我們就是爲了滿足你的。」

躲在行李箱內的人，也握住一柄手槍，由裏面出來。

繆仁傑雖然有點吃驚，但他仍未感到絕望，因爲他想像到大隻廣他們遲早會想辦法入來救他出去。唯一令他担心的，就是大隻廣他們不知道有沒有目睹他們的「計程車」駛到這兒來。

司機和持槍男子首先一邊要脅着他，一邊用黑巾將他雙眼綁住，然後才分左右挾着他，走進裏面去。

裏面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繆仁傑雙眼雖則被黑巾幪住，也可能感覺得到，這是一間修車廠；因爲他不但可以嗅到一些汽油的氣味，足下經過之處，也彷彿沾染了油污。

身邊的人終於停了下來。

繆仁傑以爲他們下一步一定是挾持他進入一部升降機之內。却想不到左右兩邊的人都放開手，但又沒有給他任何指示。

他不明白這兒的環境，所以他暫時也只好呆立不動。

這時候他又彷彿聽到身邊有人耳語；但絕對不是跟他耳語，却是剛才那二名男子在低聲商量什麼似的。

最後繆仁傑又被人帶走。

不過這一次，對方却分左右挾持着他，不斷地在那裏繞圈子。到底這是什麼用意？

繆仁傑有些心煩，也感到頭暈。

他忍不住對身邊的人說道：「你們不要這樣好嗎？我即使認得這裏的環境，也決不會對你們不利的。」

對方那二名男子好像給他說穿了心事，其中一個說道：「我們敢做的事，絕不怕你報復。我們現在只是帶你去一個地方！」

繆仁傑即使更蠢，也明知他們「虛張聲勢」，尤其是他雙目被綁，什麼也看不見時，人的頭腦就會變得更加清醒。

他肯定他們從未走出那間屋，來來去去也只不過是那數方丈的地方而已。

終於他被人安置在一張椅子之上。

這時出現了第三個男人的聲音：「繆公子，你好？」

「你是誰？」繆仁傑道：「爲什麼不讓我見見你！」

「那是遲早的問題。」那男子距離他大約只有兩三呎左右：「我們如此無禮，實在也是迫不得已的事，請你原諒！」

「我們從不認識，你何必這樣對待我？」繆仁傑故意說道。

「本來我們只是一番好意，但却想不到你竟向我們動粗。」說話的是那個司機。

「算了！」第三個男子分明是一個主腦人物；他好像有無上的權威，只要他開口，身旁二名大漢就不敢亂說話了。然後他又很客氣地對繆仁傑說道：「我們只是看不過眼，所以才出來帮帮你，希望你最好不要把我們好人當賊辦！」

繆仁傑心裏生氣，忍不住說：「這也叫做帮我？」

「你被繆隆利用，不久之後，你只是做他的代罪羔羊，要是我們不出面帮你，難道你會知道麼？」那主腦說。

「就憑你們這幾句話，我會相信是事實嗎？」繆仁傑又說：「你們不過想憑住一些偶然得來的照片，賺多少錢而已，又何必把事情弄大？」

「如果你這麼想，那你又錯了。」那人說道：「借一幀照片向你勒索，只是掩人耳目的藉口而已，若非如此安排，只怕瞞得過你那個假的父親繆隆，也瞞不過他派在你身邊的耳目啊！」

「然則，你們又是什麼人？」繆仁傑忍不住又問道。

「……」對方最少也有三個人在場，但却沉寂得出奇，竟然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後來繆仁傑傾耳細聽，才發覺那幾個人正在耳語。

不久之後他又可以聽到那個主腦人的聲音：「你剛才不是對我的同伴說過，猜到我們是來自隣埠麼？」

「我只是亂猜而已！」繆仁傑明知處於下風，自然不敢嘴硬。同時在這刹那間，他也想起一個綁票的故事：有個富翁之子被人綁票，肉票認得綁匪之中有個是他認識的，當堂大喜過望，立刻跟他招呼。豈料其他在塲的綁匪同黨知道他們互相認識之後，担心將來有綫索可供警方追尋，所以，就索性把肉票殺了，以絕後患。

以上這個著名的綁票故事發生於當地上流社會，繆仁傑想想就覺得心寒，故此他只好盡量掩飾自己較早時的想法。這當然是無可奈何的事。

那人笑道：「不瞞你說，我們的確是來自隣埠。」

「那麼，你們是———」

「我不知你怎麼想，不過不管你怎麼想也好，我可以在這裏告訴你，我的老闆以前是你父親的老拍檔。」

「嗯——」繆仁傑故意說道：「你把我弄得糊塗了，什麼老拍檔？你可否解釋得清楚一些？」

「相信當年你還未出世，但當時他在某地與我老闆合作在江湖中混。你猜他們幹的是什麼工作？——老千！」

「老千？」繆仁傑又是一怔！

「對了，他們合作騙人，你信嗎？」

「不信！」繆仁傑毫不考慮地說。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現在先讓我告訴你一些事實吧！」那人又說：「我老闆曾被他出賣，所以你父親一直以爲他死掉了，却想不到我老闆因禍得福，不但未死，却反而因此入了正當的行業。說到這裏，你也許猜到了一些前因後果吧？」

「嗯——」繆仁傑故作沉思，才訥訥地問：「然則你老闆現在又是做盛行的？」

「哈哈，你眞聰明！」那人笑了起來：「眞是虎父無犬子，可惜你和繆隆的父子關係並非眞的，所以你的聰明根本與他無關。你想探索我的老闆是誰，我不會輕易告訴你的。如果你仍有辦法猜得到，那是你的本事。」

「既然你要我相信你，偏偏你又不肯信任我，閃閃縮縮的，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們主動把你們父子的關係說穿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你知所抉擇；也可以說是要向繆隆報復！」

「如果我根本不相信你的說話呢？」繆仁傑說道。

「那麼，我們只好將你的身世公開，讓你的生母出來作證！」那人又說：「相信你一定也知道，你的生母就是洪六姑吧？」

「可惜她已失了踪。」

「那只不過是暫時的，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一直在懷疑這是繆隆幹的好事。」

繆仁傑幾乎跳了起來：「你說什麼？」

「當然，我們暫時沒有證據，否則早已設法把她救出來，讓你們母子團敍。」

「你們的確令我感動，不過我希望你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因爲不但我父親會到處派人找我，警方也可能正在四出找我；你們何必自尋煩惱？」

「警方找你，大概是因爲菲國財務公司經理被殺。」

「你怎麼知道？」繆仁傑不禁有點吃驚起來。

那人笑道：「我們當然知道，我們還查出菲國財務公司有三十億元私人貸歀至今下落不明，於是他們總公司派人到本市來調查，有人担心被人追回這一筆巨債，所以派人殺死柯吉。」那人頓了頓又故意問：「你可想知道眞正的兇手是誰？」

「嗯——難道你知道？」

「哈哈，我當然知道，他就是繆隆派出的人！」

「這是你胡猜而已！」

「胡猜？」那男子冷笑一笑：「我帶你過去隣房吧。」

於是繆仁傑又被人分左右挾持，帶到隣房去，他果然可以聽到兩個男人在交談，即使他眼睛仍被黑巾幪住，仍可以認得出其中一個正是大隻廣。

大隻廣怎麼會在這裏？他不是來救自己嗎？奇怪！

「黃老兄，你眞的是肯收留我到隣埠去？」大隻廣問。

「是的，而且保證你的生活不成問題，唯一的條件就是你要親口把一些事實告訴繆仁傑先生，然後我們會用偷渡的方法，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把你帶離本市！保證連警方也沒奈你何。」

「嗯——」大隻廣顯然也作過一番審愼的考慮。終於他也答應與對方合作，「好吧，只要能安然離開本市，以及解決以後的生活，你老兄要我怎樣，我也答應。」

「那好極了，」有人在房內夾指一彈：「帶他入來。」

繆仁傑被人押入房內，隨即有人替他解開那條黑巾，刹那間他幾乎也張不開雙眼，等到他能看見事物時，他首先見到的正是大隻廣，剛才他並未認錯人。

大隻廣一點不感到意外，他只抱歉地說：「總經理，很對不起！這是迫不得已的事，要不是繆隆太過心狠手辣，我亦無意背叛他。不過事到如今，我倒不怕將一些事實對你說出來，也許會對你有多少好處。」

繆仁傑要不是親眼見到、聽到，他實在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爲一向以來，大隻廣對繆隆都是最忠心的。

大隻廣又說：「遠在繆隆查知你偷偷到隣埠去見你生母之後，就派我的手下去追殺洪六姑，所以她的失踪並非偶然的事。」

繆隆已在繆仁傑的面前承認他另有一個生母，爲什麼他又要派人殺她，所以繆仁傑十分懷疑。

他瞪住大隻廣說：「你殺了柯吉，怕警方找你，這份心情我也了解，但你不應該亂說話啊！」

大隻廣竟然舉起了三隻手指：「我敢發誓，我所講的全是事實，」他又說：「繆隆雖然未有詳細說明他爲什麼要殺洪六姑，但我知道他很担心洪六姑再見你，所以他吩咐我的手下，一定要殺死她，却想不到當我派人到隣埠去的時候，洪六姑已失了踪，同時這班江湖中人也因此而結識了我們，以後我們總算做了朋友，故此今次所發生的事，絕非偶然的。」

繆仁傑聽大隻廣說得情詞懇切，也有些相信他的話。

繆仁傑想了想之後又問：「那麼他叫你跟踪我這又是什麼意思？」

大隻廣道：「繆隆要我三番四次的跟踪你，絕非爲了保護你，而是除了監視你之外，就是殺人滅口！」

「殺人滅口？」繆仁傑又是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所謂『殺人滅口』，並非叫我殺你，而是首先查出約見你的人是誰，意欲何爲，必要時，就得把對方殺死。」大隻廣又感慨地說：「不過講眞的，我已感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即使警方放過我，我良心也彷彿受到譴責。」

繆仁傑覺得大隻廣言之有理，柯吉已不是他第一個殺害的人，但幕後主使大隻廣的繆隆，似乎深謀遠慮，還要繼續殺人滅口，也難怪大感廣反感。

繆仁傑回頭看那個被大隻廣稱爲「黃老兄」的男子，忍不住問道：「閣下來自隣埠？」

「是的。」那男子笑了笑，「剛才對你如此無禮，希望你原諒。」

「你說你們與繆隆有仇，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很久以前家兄與繆隆同是一個集團中人，合作撈偏門，當時他姓苗，並非現在所姓繆，亦非叫做繆隆。本來根據一般江湖上的道義，彼此很應該『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豈料出了事之後，他竟不顧而去，還呑掉了大家合作所得，改名換姓，逃之夭夭！」那男子說。

「聽你所講，令兄大概就是黃益先生吧？」繆仁傑問。

「你很聰明，我正是黃益的弟弟黃同，這些全都是現在所用的姓名，情形與繆隆一樣，都改過了。」黃同又說：「我們僥倖由某地脫罪後，改名換姓，到隣埠去混，獲得大撈家黃昌的賞識，由於他無兒無女，於是收我兄弟二人爲子。黃昌死後，他的事業亦順理成章地，由家兄執掌。本來一個人發財立品，既然一切已成爲過去，現在又擁有一家賭場，冷靜一點就不應該跟人翻舊賬。不過人之所以稱爲人，大概因爲人是有良知的。當我們查悉這裏一位『大企業家』繆隆原來就是當日某地的大老千苗龍時，我們就決心要進一步去了解他。後來竟然發覺他的佈局十分驚人。」

「什麼佈局？」繆仁傑故意問道。

「他明知這裏是個冒險家的樂園，所以決心在這兒佈下一個大騙局；首先他利用與柯吉叔侄的特殊關係，貸得一筆巨款，在本市作漁翁撒網式的投資，又水銀瀉地似的作出大規模收購行動。目的無非引人注意而已！」黃同又說：「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聰明地派人四出散佈謠言，訛稱興隆集團的資金乃某小國總統夫人的錢，等到某小國總統夫人否認其事之後，他又叫人傳出『這是金三角毒品大王』的合法企業。大家都明知這是一個不管制外滙市場的都市，商場中人自然信到十足，同時亦紛紛上當。」

若像以前一樣，繆仁傑一定恨不得揍他一頓，但是現在他的心情可不同了。

他只希望知得更多，所以他很有耐性聽下去。

黃同吸了一口香煙，輕輕嘆息道：「雖然開賭場也算是撈偏門，但我們開的是合法賭場，絕非騙人的。我們就爲了揭開繆隆的陰謀詭計，已花了不少金錢和時間，至今也總算有一些結果，最低限度也查到了幾項比較出乎意外的，例如你不是他的親生子，他只不過利用你做代罪羔羊。」

繆仁傑眨了眨眼睛，卻未反駁黃同，要是以前他還相信繆隆，相信此刻他已一拳打得黃同面掂咀腫。

但是現在，他不但相信了黃同的剖白，還印證了一些事實，就是繆隆未屆退休年齡便「退位讓賢」，讓他坐上總經理的位置。另一項事實就是：柯吉被殺，菲國財務公司有五十億元下落不明。

凡此種種，的確也顯示繆隆老謀深算，隨時準備逃離本市，然後讓繆仁傑來承擔一切後果。

大隻廣這時也忍不住揷咀道：「事到如今，我以爲你也很應該向他攤牌了。」

「是的，我的確有如大夢初覺！」繆仁傑深沉地嘆了一口氣：「我一定要跟他算算這筆賬。」

「不！你又錯了！」黃同立刻就說：「你回去公然與他算賬，等於提醒他，他可能殺了你滅口。如果我是你，我會將計就計，讓他罪有應得。」

黃同回頭又對大隻廣道：「你也要暫時忍耐一下，先回去向繆隆交代，以免引起他的疑心。」

大隻廣道：「他要我跟踪總經理，我回去如何交代？」

「就說他悄悄會見一名神秘人物吧！」黃同說道：「當然，你也要想好一個故事，以便向繆隆交代。」他又對繆仁傑說。

繆仁傑想了想，說道：「他不知道，我渴望再見到我的生母洪六姑，我不如就說我委托的私家偵探已有了初步消息吧！」

「好吧！暫時就這樣決定。」黃同看看腕表，「時間不早了，你們再不回去，繆隆可能生疑啊！」

的確令人意料不到，他們在短短時間之內，竟由敵對的關係，演變成互相照應。總算得是化敵爲友。

× × ×

繆仁傑還未返抵家內，大隻廣首先回到了繆隆的身邊去。

大隻廣依照黃同教他的一套，向繆隆做了一次假報告。

繆仁傑爲了避免引起繆隆的疑心，也回到家裏去。

豈料繆仁傑還未坐下來，繆隆就對他說道：「你出去之後，柯伯有過電話找你。我問他什麼事，他又支吾地說沒有事。」

繆仁傑心裏想：柯松柏會不會有了洪六姑的消息？

他還未作出任何反應，繆隆又說：「菲國財務公司的事，可能有了意料不到的發展。但在電話中我擔心有人偸聽，所以我不敢問柯伯。我只對他說，你回來之後，會給他電話。」

繆仁傑於是乘機致電柯松柏，然後相約見面。

他在電話中也不敢多講半句話，回頭只對繆隆說道：「他說有事要見見我，相信十之八九與你剛才所講的一樣，我現在就要出去一會兒。」

「好吧，你早去早回，切勿令我擔心。」繆隆說道。

繆仁傑獨自駕車外出，按照約好的地址找柯松柏。

他不知道繆隆會不會派人跟踪他，原則上他仍然處處提防，因爲繆隆派來的未必會是大隻廣。

繆仁傑左閃右避，終於在一個多層停車場的另一出口處，改乘一輛計程汽車，趕到約好的地方去。

那是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柯松柏在電話中所講的，就正是一幢半新不舊的多層住宅樓宇。

繆仁傑正想伸手去按門鈴，無意中發覺大門半掩，心裏十分驚奇！

他輕輕推門入內，發現屋內一片凌亂，又吃了一驚！

繆仁傑正想揚聲叫出柯松柏的名字，忽然感覺到那邊房間裏彷彿有人。

他放輕脚步，走到房門口，只見房內同樣一片凌亂，明顯地被人搜索過。奇怪的是房內又好像見不到有人。

繆仁傑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走了入房；豈料正當他踏進了房內不遠處，門後突然有人撲出，用一根木棒向他後腦襲擊！

還好繆仁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身形急忙一偏，那條木棒却擊落他的肩膊之上，幸好力道有限，他只痛了一陣，回身已抓住了對方的手臂。

就在這刹那間，繆仁傑固然萬二分驚奇地呆住了，就是對方也感到非常意外！

「噢！怎麼會是你呢？」

「奇怪！妳怎麼也在這裏？」

原來襲擊繆仁傑的並非是別人，正是利可卿。

利可卿怎麼會在這兒出現？繆仁傑的確想不明白。他正想追問，利可卿已一邊帶他到另外一間房去，一邊對他說道：「是柯伯撥電話叫我來這裏的，但是當我來到這裏時，發覺他已經被人殺死了。」

繆仁傑果然瞥見這間房的地上躺了一具男子的屍體，那人正是柯松柏。

「妳怎麼也認識柯伯？」

「我只偶然在你公司見過他一次，所以知道他是你的心腹助手之一。大約一小時前，他突然致電我家裏，在電話中說了許多關於你父子的話——」

「他怎麼說？」繆仁傑開始覺得事情可能會對他非常不利。

「嗯——」利可卿欲言又止：「不管怎樣，只要你相信我眞心愛你已經夠了。」她又惶恐地望望外面：「我們先離開這裏，回頭我再向你解釋好嗎？」

「離開這裏？」繆仁傑望望地上躺着的屍體，「我們還未弄清楚是誰殺死柯伯的呢。」

利可卿道：「這些事情還是讓警探們去查吧，何況我到這裏來之後，我已感到中了人家佈下的圈套，如果再不離開這裏，被警探抓住的話，那才是水洗也不清啊！」

繆仁傑也覺得利可卿言之有理；萬一警方人員此刻趕到，看見了這種情形，就算他如何解釋，對方亦未必會相信。何況這件事萬一宣揚出去，以後即使證明他是清白的，相信對他和興隆集團也一定有影响。

想到這裏，繆仁傑決定暫時不管這裏所發生的事，先偕同利可卿離開這裏再說。

豈料就當他們正想拉開大門出去時，一陣警車的呼號傳來，一輛滿載住警員的警車，已停在樓下門外。假如他們這時落樓，正好與警車上跳下的警員相遇，屆時一定會被警員住加以盤問。

因此繆仁傑有點焦急地說：「我們可能不及了。」

但是利可卿的態度反而出奇地冷靜：「快些跟我由後門走；無論如何，我們也不可以落入警方之手。」

「後門？」繆仁傑有些喜出望外：「這裏有後門嗎？」他對這間屋的環境，根本是不熟悉。

利可卿沒有回答他，只急急由走廊走到後面去。

穿過厨房部份，果然見到一度後門，他們就由那兒走了出去！

後門外面雖則有一部專供下人們用的電梯，但他們不敢乘搭，只沿住梯階逐層走下去。

利可卿認爲這樣才可以避過警方人員。

也眞的虧了她，要是沒有了利可卿，繆仁傑這刹那間才不知如何是好。

利可卿像個很冷靜、很有經驗的女偵探，帶着繆仁傑由後門走了出去。外面是一條後巷，靜得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利可卿左張右望，彷彿仍在担心被人伏擊似的。

他們繞到大街前面，只見那輛警車仍停在大厦正門的馬路旁邊。

大厦正門有二名武裝警員留守。

利可卿躱在街口轉角處，回頭問繆仁傑：「你坐什麼車子到這裏來？」

「我自己的自用車。」繆仁傑指指大厦不遠處對面的馬路一旁，又說：「車子就停在那兒。」

「那還好。」利可卿也認得了那邊有一輛豪華房車是屬於她男朋友的：「那位置並不太接近柯伯居住的大廈，你只要小心點，繞到對面行人道去，把車子開過來這裏接我，那就行了。」

繆仁傑道：「我們何不一齊過去？」

「不！這樣比較容易引人注意。」利可卿又說：「我想過的事情不會錯的。那邊停了一列汽車，警方的注意力暫時只針對大廈內部，不會理會外面的事物。快些去吧！」

繆仁傑只好繞到大廈的行人道上，閃閃縮縮地進入他的汽車裏面去。然後才把車子開到路口彎角處，把利可卿接走。這時他才知道利可卿自己沒有開車到這兒來，只是乘搭計程汽車而已。

無論如何，繆仁傑也覺得事情突然，所以他忍不住一邊開車一邊問道：「是什麼人致電召你來的？」

「就是柯伯自己，在電話中他還自稱：『我是柯伯啊，利大小姐，妳還認得我麼？』但他又提醒我說：『我是仁傑的親信，我有件非常之重要的事情，立刻就要見見妳；這件事無論對妳、對仁傑本身也非常之重要。』然後他又說出了他的地址，要我立刻趕來。」

繆仁傑道：「那麼，柯伯見了妳之後，講了一些什麼？」

利可卿道：「我按址找到那兒去的時候，只見大門虛掩，於是我入去，叫了幾聲也沒有反應。我以為人在房內，想不到我找到的，卻是一具死屍！」

「看情形，柯伯死了不會太久，因為不久之前他才給我電話。」

「那就奇怪了，為什麼他既約了我來，又要約了你來？」

「他可能有話要說，可惜他還沒有說，已經被人發覺他的企圖。」繆仁傑又說道：「毫無疑問，對方一定不希望妳知道太多。」

「是的，我也這麼想。」利可卿沉着說：「你以為兇手是什麼人？」

「我也想不到。」繆仁傑反問道：「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嗯——先到我家去。」

剎那間繆仁傑也變得六神無主，所以他並無意見，就把車子開往利家去。

沿途上繆仁傑不斷小心翼翼地注意後面，看看有沒有人跟上來。

同時他也一直在想：誰殺了柯伯？目的又何在？

事情來得似是突然，但當繆仁傑想深一層就覺得一點也不突然。因為柯伯是柯吉的叔父，柯吉被殺，說不定有人怕他知得太多，所以連他也一併殺了。

那麼，殺死柯伯的兇手應該是由繆隆派出的！

繆隆可能不想警方找到柯伯，以及從柯伯那兒知道貸欵的來龍去脈，所以殺人滅口，也是十分合理的事。但繆仁傑總覺得這樣未免太過殘忍了。

不過無論他怎麼想都好，就是沒有對利可卿說了出來，他只是暗自忖測而已！

到了利家，利可卿本來想帶繆仁傑到樓上她的閨房裏去。豈料當他們進入了這一幢花園洋房之後，立刻就有個下人對利可卿說道：「老爺正在見客，他吩咐不要讓人進入他的書房去。」

利可卿覺得奇怪！

她怔了怔，反問道，「是什麼人客？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那個僕人道：「大約也有五十歲了。」

那剎那間，繆仁傑的視綫已遙望過去。原來透過花園，屋內一個窗口出現了一個婦人的影子，在繆仁傑的眼中看來，彷彿就是他的生母洪六姑。

繆仁傑渾身一震，他彷彿觸電似的，整個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受。

當時他心裏想：為甚麼會這樣呢？利格時難道也認識他的生母洪六姑？

他正在胡思亂想，利可卿回頭看看，也感到他的神色有異，不禁出奇地問：「仁傑，你不舒服嗎？」

「不！我……我只是……」繆仁傑訥訥地不知該說些甚麼好。

利可卿道：「其實看見了這種情形，不但你會覺得驚奇，我更加感到驚奇；爸爸從來沒有任何事情要瞞住我的，為甚麼他——」

利可卿沉吟地想了想，一手拖住繆仁傑就往屋子裏面走。但是，一名利家下人卻提醒她：「老爺吩咐任何人也不可以入去的。」

「住口！」利可卿生氣地瞪了他一眼：「妳再嚕囌我就叫妳給我滾出去！」

那女僕也知道利可卿的大小姐脾氣，自然不敢再說甚麼了。

只見利可卿帶住繆仁傑，閃閃縮縮地穿過了前面的花園，到了一間房間的窗口外面，就分別側着身子，竊聽着屋內人的談話。

這時候，繆仁傑和利可卿都可以分別聽到一男一女在書房裏面的交談。那男子分明是利格時，至於那女子的聲音，繆仁傑也認得，他果然就是洪六姑。

洪六姑的聲音說道：「……我萬二分感謝你的好意，但我總覺得你這一回表錯情了。」

「為甚麼妳會這樣說？」利格時道：「雖則我妳之間，一切已成了過去，但是男女之間不一定要結婚的，因為我覺得結婚只是一種緣份，一切必須由上天作出了巧妙的安排，然後才可以結為夫妻。但是人與人之間，假如沒有緣份的話，即使結了婚，也會分離的。以前我妳不管誰對誰錯，也總算曾經相愛過——」

利格時說到這裏的時候，顯得十分真摯，甚至連躲在窗外的繆仁傑和利可卿，也可以感覺得到他真情流露，連帶聲音也有點發抖。

而洪六姑那方面又怎麼樣？

繆仁傑和利可卿看不見房間裏面的情形，只是彷彿聽到了洪六姑的飲泣之聲。

利可卿有些甚麼感受繆仁傑暫時不知道，但是對繆仁傑本人來說，這是連他自己發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利格時過去竟然愛過他的生母，而且聽他們現在的語氣，還好像愛得很深似的，這是百份之百的意外。

洪六姑哽着咽喉道：「別提過去的事了，我是個不祥的女人，還好你當年沒有成功，否則，萬一讓你追求到我的話，你可能沒有今天的成功。」

「誰說的？」利格時說道：「假如我娶了妳，說不定還要比現在更成功，更富有呢。不過，我覺得一個人並非一定要富有才幸福，同樣的理由，也不一定要有許多錢才算是成功。相反，有些人儘管很窮，但卻很幸福。所以我認為：幸福的定義並非是有錢，而是心境的快樂。」

「不要再說這些廢話了。」洪六姑似乎顯得很不耐煩似的，「我兒子的女朋友，是否就是你的女兒？」

「對啊！而且，她還是我唯一的女兒。」利格時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一直以來，我都把可卿視如珠寶，但事前，我真的是發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是妳的兒子。這也算是天意吧！」

「是的，我也只好信是天意。」洪六姑也在嘆氣！「我知道你在鼎力支持仁傑，但這並不等於支持我，所以我才會說你表錯情。」

「仁傑是妳兒子，他主持下的興隆集團有困難，我從旁出一點力，這也算不得甚麼。」

「不！你錯了。興隆集團一來不是他的，二來，他年少無知，根本也不知道那祗是一個局——」

「等一等！」利格時搶住截住她的話頭，問道：「妳說甚麼『局』？我不大明白妳的意思。」

「那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老千局。」洪六姑又說。「你知道我為甚麼當年不肯與繆隆相處下去麼？」

「我只以為你們婚後意見不合。」

「不！我甚麼都可以容忍，偏偏就是不可以容忍他去設局騙人。所以我雖然生下了孩子，也決心要離開他。想不到他竟然死性不改，今次這一個局，更加不惜出賣自己的親生骨肉，利用我的兒子，也是他唯一的兒子去做替死鬼！」繆仁傑聽到了這裏，自然明白他的話是甚麼意思。同時也不再懷疑繆隆的老千身份。但是，為甚麼洪六姑會來了這裏。

這時他又聽到洪六姑說：「格時，幫幫我，救救我這個唯一的骨肉好嗎？」

「嗯——那妳想我怎麼樣做？」利格時問道。

洪六姑道：「我知道他一直在找我，但我不想見他。」

「為什麼？難得他有這一份孝心啊！」利格時道。

「他太過相信繆隆，要是我讓他委託的人找到了，繆隆的手下會追殺我。」

「未必吧！俗語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過去你們畢竟也有過一段情啊！」

「請你留心聽我說好嗎？相信這世界上，再也沒有誰比我更加了解繆隆這個人；他這種人一向是表面一套，內裏又是另一套。正因為我太了解他，所以我才替仁傑担心，萬一他一走了之，仁傑的責任就大了。後果如何，相信你也不難想像得到。」

利格時道：「說得坦白點，我對他們父子二人都不大了解，只不過憑我感覺，我倒覺得仁傑這個年青人很不錯，要不然我也不會讓可卿跟他來往啊！」

「正是由於這緣故，所以我很希望你透過令千金讓仁傑明白他目前的形勢，早早作好準備，以免中了繆隆這老狐狸的詭計。」

「嗯——這本來也很簡單，可卿一向很聽教，只是不知道仁傑會不會相信這一番忠告而已——」

豈料利格時話猶未完，仁傑已現身於窗外，揚聲答道：「我當然相信啊！」房間裏面的利格時和洪六姑都感到意外地吃了一驚！

繆仁傑這種突如其來的行動，連帶利可卿也感到有點手足無措，結果他們都雙雙繞進了屋子裏面去了。

繆仁傑非常激動地擁抱着他的生母洪六姑痛哭起來。

利格時這時反而變得非常冷靜，他一邊將書房的窗門關上，一邊示意利可卿跟他到書房外面去，同時順手將房門掩上了。雖然他一句話也沒有說，誰也明白他這樣做的目的無非讓洪六姑可以單獨與繆仁傑相聚。

繆仁傑花了不少錢，用盡千方百計亦無非希望找回生母洪六姑，想不到却會在這裏無意中重逢。

洪六姑泣不成聲！

繆仁傑哽咽道：「媽媽，妳不要再傷心，剛才你們的話，我在外面已經聽得非常清楚，以後我們也不會再分離了。」

「你真的肯離開繆隆？」洪六姑淚眼汪汪地瞪住他！

「我怎麼會不肯？一切我都明白了。」

「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不是眼見被人利用做替死鬼，我早已經悄悄離開了本市。」

「我真是發夢也想不到繆隆這傢伙竟然會如此心狠手辣，柯伯也分明是他派人去殺死他的。」

「柯伯？可就是柯松柏？」

「是的，妳也認識他嗎？」

「不！只是有個私家偵探找到了我之後，要求我與一個叫柯松柏的中年人會晤，因為委托他們四處找我的人正是這中年人，後來我查知他是興隆集團中一名高級職員，擔心他是繆隆派出的心腹助手，找我的目的無非為了追殺我，所以我並沒有接受他們的安排，反而急急來找利格時，想不到——」

「派柯松柏去請私家偵探找尋妳下落的人是我，這件事可能已被繆隆知道了，所以才會不放過柯伯。」

「仁傑，既然一切你都明白了，你還是快些走吧！」

「是的，本來我早有此意，只是因為找不到妳。現在既然找到了，我一定要跟妳生活在一起，遠遠離開繆隆那個老狐狸。」

「但是，萬一他知道了——」

「他不可能知道，而且也沒時間讓他知道，因為興隆集團外強中乾，目前正是危機四伏之際，只要我能及時脫身，已是一種福氣。」

「那就好極了，我們現在就去找利伯伯商議一下。」

洪六姑說着，已過去將書房的門打開。

書房外面就是樓下的客廳，但是廳子裏連下人也找不到一個。

繆仁傑和洪六姑正想轉上二樓去，卻無意中聽到利氏父女二人的談話聲。原來利格時和利可卿正在樓下一間客房之內交談。

「……可卿，妳已經不是孩子了，女生外向，只要妳是真的愛上了仁傑，我也不會阻止妳跟他們一齊走。不過，到外國去生活，可能很苦，一定要帶足夠的金錢才可以。」

「爸爸，你放心，就算你沒有錢給我，相信仁傑也有，何況我本身也有很多珍貴的首飾，都是你每年在我生日時送給我的。」

「傻女，那些東西只可以留作紀念，怎麼可以拿去換錢呢？」利格時又說：「不管仁傑是否有錢帶走，我也決不會讓你空手跟他走的。其實據我從有關方面得到的資料顯示，興隆集團欠下大筆外債，我也有些後悔不應該為了妳的緣故，而盲目去支持仁傑。」

「那現在怎麼辦？」

「只要仁傑跟妳走，興隆集團的底牌被揭開，我就有大條道理與他們中止合作計劃。」

利可卿仍然担心地問：「我怕連累到你。爸爸，要是我和仁傑走到外國去的話，會不會牽連到你身上去？」

「不會的，妳放心好了，我有最好的律師，我就找出足夠的藉口與他們拆夥，」利格時忽然又很担心地說：「我怕他們母子二人以後不知對妳怎樣——」

「爸爸，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仁傑真心愛我，」利可卿激動地說：「只是我走了之後，只留下你一個人，我反而不忍心。」

「妳只不過先走一步，爸爸料理好業務上的事之後，自然會來找你們的。」

繆仁傑這時已忍不住走了入來：「對了，利伯伯，我們只是先走一步，希望不久之後，你也來會我們！」

洪六姑也入來了。這一次，利格時反而不

感到意外，他反而問道：「你們母子二人都談好了吧？」

「是的，」洪六姑抹了一下眼角留下的淚水，欣然說道：「我總算守得雲開見月明，到了外地之後，我一定會好好的侍候我的兒子和未來媳婦，格時，你大可以放心啊！」

「那就好極了，」利格時深情地瞪住洪六姑，「希望你們順利離開本市到外地生活。」

繆仁傑道：「我已經想過了，爲了安全起見，固然要瞞住心狠手辣的繆隆，也要瞞過有關當局，我認識一些專幹非法偷渡的人，回頭我先返回辦公室處理一些財務上的事，立刻去找他們談談。」

繆仁傑講的人正是黃益的弟弟黃同，以及大隻廣他們，但是利格時聽了之後，認爲他們也靠不住，於是他只叫繆仁傑設法把可以調動的現金，盡量帶走，至於偷渡離境的事，他也有門路。

各人商量妥當之後，繆仁傑先走了。

× × ×

張雪兒的辦公室十分熱鬧，除了千門奇俠游天虹之外，還有數名警方人員，包括了林浩探長等高級警官們，他們都是應邀而來的。

最近當地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令到警方十分頭痛。例如菲國財務公司當地負責人柯吉之死，牽涉到該公司數達一百億元的貸欵，其中最少有數十億元下落不明，又例如隣埠警方要求追查一個叫「洪六姑」的女人的下落等等。

正當警方毫無頭緒之際，私家偵探張雪兒和她的男朋友游天虹已憑着他們在黑白兩道的人緣關係，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今天林浩探長他們應邀而來，也正是要充份了解這些事情的幕後眞相。

張雪兒首先交代了繆隆和黃益的關係。她說：「繆隆原名苗龍，黃益本叫王蔭，他們的原名與假名所採用的英文字母拼音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們可以輕易由某地分別遷居到本市和隣埠去，他們原是一個老千集團的成員，偶然一次失手，黃益變了甕中之鼈，而繆隆則僥倖逃來本市，後來還憑着他的機靈頭腦，在本市商場上大展身手，要是他運氣好的話，再過一年左右，繆隆就可以順利完成他的金蟬退殼之大計，屆時繆隆必可挾巨資逃往海外隱居，一切法律的責任，則由他的義子繆仁傑承担。」

游天虹在旁插咀道：「妳應該交代一下，繆仁傑實際上只是一名不知名的孤兒，自小由繆隆收養，所以他只算得是繆隆的義子，而非兒子。」

「是的，」雪兒又說：「繆隆想不到他的老拍檔王蔭神通廣大，入獄後不久即成功逃出該地，與其弟逃到了隣埠，獲一名叫黃昌的大撈家收養，分別改名爲黃益及黃同，黃昌死後，黃益順理成章地繼承一切。後來偶然一個機會，他查得本市一名商人繆隆，亦即他舊日的拍檔苗龍，决心要等機會向他報復，也許因果循環吧，機會終於來了，黃益得悉仁傑開小差跑到隣埠消遣，便决定利用這千載一時機會，千方百計要揭開繆隆的騙局，後來黃益又知道繆仁傑另有一生母洪六姑，更希望得到洪六姑合作，早日揭開繆隆的底牌之外，更可以敲繆隆一筆，却想不到一個更大的騙局已在幕後進行中。這就叫做一山還有一山高！」

林浩探長不耐煩地說：「小姐，不要再講故事了，我們只希望快些知道一些證據和事實，以便去抓人。」

游天虹插口道：「聽人講故事你應該聽全套的，探長，這個故事不妨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猜猜那個黃雀是誰？」

「大概就是黃益兄弟二人吧！」林浩道。

「不！」游天虹與張雪兒交換了一個眼色，「我們現在就去看看故事的眞正結局吧！」

原來游天虹和張雪兒早已安排好一切，於是各人一齊離開了張雪兒的私家偵探社。

× × ×

繆仁傑提了一筆巨額的外幣存欵，偕同利可卿和洪六姑悄悄落了一艘漁船，準備偷渡到外地去，却想不到上了船之後才發覺利格時也在船上。利格時身邊的人把繆仁傑綁了起來，洪六姑和利可卿却無動於中。

利格時笑道：「戲已經演完了，我們都是好演員，你想知道內容嗎？」

「你們原來都是老千。」繆仁傑氣極了。

「不，眞正的老千是繆隆，他利用你的無知佈下一個商業大騙局，這件事讓我知道了，湊巧本市地產不景，我徹底失敗了，只是掩飾得好，於是靈機一觸，佈下了這一個『千上千』的反間之計，」利格時說着又指指洪六姑她們：「她們都是我的妻女，也是一流好演員，但你絕對不是繆隆之子，所以他不會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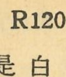
這時突然有聲音來自船艙外：「錯了，犯法的人永難逃出法網的！」跟住出現的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原來幹偷渡的船家正是游天虹的朋友劉勝，利格時當然要上當了，結果所有人都無法逃脫，利格時也被查出是派人先後殺死木匠史堅如和賀英母親等人的主謀。而殺死柯吉叔侄等人的則是繆隆和大隻廣他們。

殺人者死！到頭來他們都治了應得之罪。

最可憐的，當然是繆仁傑，他的確只是一個孤兒，自小由繆隆收養，所以他連眞正的父母是誰，也不知道。至於黃益，他在隣埠，這件事對他似乎沒有太大的影响，但私底下能把繆隆底牌揭開，他也總算是報了仇。

游天虹和張雪兒又建了一功，但是，同類的大騙局到底是否仍存在着？天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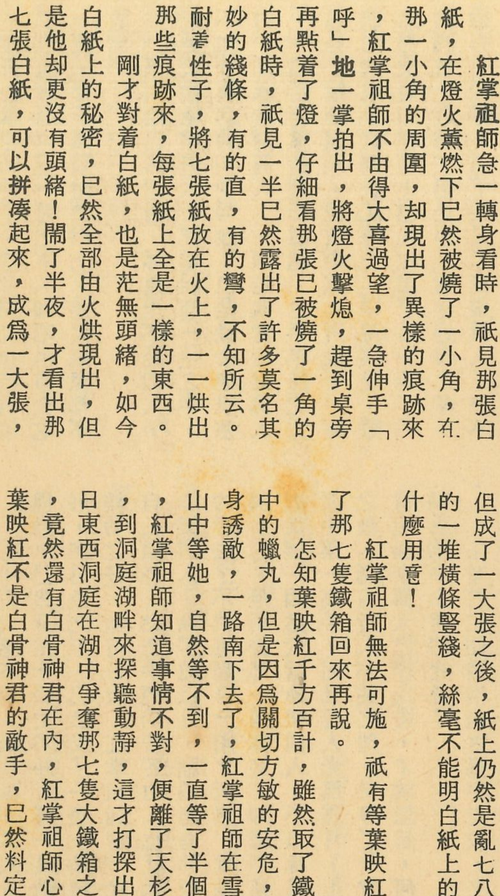
（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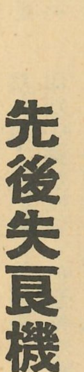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映紅離開旋風島找到了骷髏洲，準備過去，却見一比丘尼中了藍蛛毒，忙爲她斷臂療傷，見有人匿在蘆葦中，是來追趕那比丘尼，便轉去跟踪那人，直到一處瀑布山上，又發現洞隙中那黃毛怪手的精光眼看着她，使她失去的記憶恢復，記起自己是葉映紅，但不知方敏現在何處……而方敏在骷髏洲上被那巨人捉住，掛在洞口旁奄奄一息，適遇七禽大俠馬算子、馮瑩因追查七隻鐵箱下落來到此地，因追趕一個人來到蘆葦中，懷疑那人在骷髏洲上，反遇到方敏，將他救出，因方敏固執不聽馬算子的勸告，馬算子一怒離去……

前後追踪至　先後失良機

紅掌祖師急一轉身看時，祇見那張白紙，在燈火薰燃下已然被燒了一小角，在那一小角的周圍，却現出了異樣的痕跡來，紅掌祖師不由得大喜過望，一急伸手「呼」地一掌拍出，將燈火擊熄，趕到桌旁再點着了燈，仔細看那張已被燒了一角的白紙時，祇見一半已然露出了許多莫名其妙的綫條，有的直，有的彎，不知所云。耐着性子，將七張紙放在火上，一一烘出那些痕跡來，每張紙上全是一樣的東西。

剛才對着白紙，也是茫無頭緒，如今白紙上的秘密，已然全部由火烘現出，但是他却更沒有頭緒！鬧了半夜，才看出那七張白紙，可以拼湊起來，成爲一大張，但成了一大張之後，紙上仍然是亂七八糟的一堆橫條豎綫，絲毫不能明白紙上的是什麼用意！

紅掌祖師無法可施，祇有等葉映紅取了那七隻鐵箱回來再說。

怎知葉映紅千方百計，雖然取了鐵箱中的蠟丸，但是因爲關切方敏的安危，以身誘敵，一路南下去了，紅掌祖師在雪峯山中等她，自然等不到，一直等了半個月，紅掌祖師知道事情不對，便離了天杉坪，到洞庭湖畔來探聽動靜，這才打探出當日東西洞庭在湖中爭奪那七隻大鐵箱之際，竟然還有白骨神君在內，紅掌祖師心知葉映紅不是白骨神君的敵手，已然料定她凶多吉少。他雖是宇內四邪之一，行事邪毒，但對葉映紅，却是呵護備至，親若父女，不禁大爲後悔自己何不與葉映紅一起赴洞庭湖一行，以致她生死未明？

難過了一陣，又打探出白骨神君已向南去了，心想好歹也要爲葉映紅報仇，便也一路南下，竟然也來到了貴陽，不過因爲他遲動身半個月，等他到貴陽時，葉映紅已然喪失了記憶，和方敏兩人，在昆明笻竹寺巧遇佛門高人百丈禪師，又取道北上了，所以他始終未曾遇到葉映紅，祇是在貴陽城中轉了一轉，一無所獲，連夜出城，再向雲南進發。

紅掌祖師此次南下，本是漫無目的的，怎知無巧不巧，當他出了貴陽城之後，誤打誤撞，竟然來到了那個古墓之旁，他一見古墓地勢如此之奇，心中便是一動，暗忖這類古墓，極可能其中埋藏着奇珍異寶，何不趁機發掘一番，也不虛此行！

正向古墓走去，突然聽得一陣哈哈大笑，從古墓中走出一個人來，回頭道：「老馬，你徒弟的傷勢，我看也差不多了，我還有事，咱們再見了吧！」

在石墓之中，另一個聲音道：「牛鼻子，你請便罷！」

紅掌祖師聽得兩人一問一答的語音，心中已然暗暗吃驚，因爲那兩人講話之際，中氣充沛，語音嘹亮，顯然是內功絕頂的高手！

紅掌祖師將身子一掩，躲在一棵樹旁，屏住了氣息，他本身輕功絕佳，動作之間，一點聲息也沒有，祇見離墓而出的，乃是一個道士，年紀看來甚大，也未見他身形如何展動，便已向前滑出了三丈開外

，離得紅掌祖師近了，紅掌祖師也巳看清了他的臉面，這一看之下，却不由得大吃一驚，身子緊緊貼在樹上，連大氣兒都不敢出！

原來他巳然認清，那道士不是別人，正是武當極樂眞人！紅掌祖師一生之中，不知曾遇到過多少强敵，但是最令他胆寒的，却祇有兩個人，一個是武當極樂眞人，一個是旋風島魔母溫魂。他早年在北方遇見了極樂眞人，被極樂眞人所敗，一路追向南來，直到長江邊上，才得逃脫，雖然那次他的輕功，也就此出了名，得了「活閃電」之稱，但是想起當年逃命之際，猶心有餘悸，這下再見了極樂眞人，怎不令他神魂皆冒？

一面心中害怕，一面在盤算着，若是被極樂眞人發現，該如何應付，陡然間，又是一呆，原來極樂眞人在滑出了三丈開外之後，突然一回頭，向着古墓，獰笑了一下！一下獰笑，本來不足以令得紅掌祖師大吃一驚的，但這下獰笑，竟然出現在正派第一高手，武當極樂眞人的臉上，紅掌祖師不由得心中愕然，暗忖剛才還聽他親親熱熱，在和古墓中人道別，爲什麼一轉眼之間，就這樣咬牙切齒，像是恨不得將古墓中人，置之死地一樣！

紅掌祖師在那一年遇到極樂眞人，爲極樂眞人所敗之後，巳然在行爲上檢點了不少，自從聽得極樂眞人在武當山上，閉關不出，才又漸漸故態復萌。他雖是邪派中人物，但是却深知極樂眞人爲人正派，絕對不應該這樣子在背後對人獰笑的！莫非那道士不是極樂眞人？

心中正大惑不解，祇見極樂眞人身形幌動，巳然身在十餘丈開外，再一展動身形，在月色之下，巳然成了一個小黑點，輕功之好，無可名狀，紅掌祖師暗忖除了自己以外，道家中輕功著名的，也就祇有極樂眞人，除了他以外，誰還能有那麼快的身法？不禁感到自己剛才所想，實是匪夷所思，但對於那一個獰笑，却總不免耿耿於懷，因爲武當極樂眞人，不但身爲正派中第一高手，而且爲人光風霽月，正大之極，焉有背人獰笑之理，又等了一會，肯定極樂眞人巳經走遠，才敢想起，何不到古墓中去看個究竟？

主意打定便悄悄向古墓中走去，才一來到近前，便聽得墓中傳出一陣女子的笑聲，道：「師傅，我傷勢巳痊癒了，血手印功夫雖然厲害，但焉能奈何得了我？」

另一個男子說道：「吹大氣，若不是我及時趕到，祇怕你早巳在那所大宅之中了！」

那女子又道：「哼，師傅，我想天下會使血手印功夫的，除了紅掌祖師之外，再無別人，這事情非要上雪峯山他的老巢去問個明白不可，不然北天山弟子，由得別人欺負，再說出去，師傅臉上，也是大不光采！」

紅掌祖師在墓外聽到此處，着實吃了一驚，暗忖聽這兩人對答口氣，那語音蒼老的一個，竟像是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自己一路南下，並未以血手印功夫傷人，而那血手印功夫，乃是自己早年得自西藏拉薩，布達拉宮之中的一個密室之內，天下除了自己師徒兩人之外，再無人會，莫非竟是葉映紅這小鬼頭下的毒手？

祇聽得古墓中，那女子又道：「師傅，我傷巳好了，咱們也該走了，咦，師傅，你在想什麼？」

一面說着，一面巳從墓中先後竄出兩個人來，身法均極是快疾，紅掌祖師認出先出來的那個，正是乞兒打扮，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祇聽得他道：「我在想，咱們初來古墓時，遇見的那個女子，手中那柄綠色的寶劍，確非凡品，但不知怎地，竟然從來未曾聽人說起過！」

後出來的那個，是一個體格嬌小的女子，笑道：「管她呢，誰知道她是不是眞的喪失了記憶，或許是不肯說出自己來歷，祇是假裝的也說不定！」

馬算子正色道：「阿瑩，咱們要待人以誠，怎可胡亂猜疑人？那女子當眞是記憶全失，怎能假裝！」

和馬算子一起出來的，當然是馮瑩，她在石墓之中，足足養了半個多月的傷，才將血手印餘毒去盡，此時，傷勢仍未痊癒，可知那血手印功夫，在普天下毒掌之中，實在是最厲害的一種！

馮瑩見師傅責備，吐了吐舌頭，不再言語，回身封了古墓入口之門，紅掌祖師正掩在古墓近側，防不到馮瑩離了古墓，還會突然回頭，身形一現，他人雖未被馮瑩看到，但是月亮投下的長影，却巳被馮瑩看見，連忙一聲斷喝，道：「什麼人，在那裏鬼鬼祟祟地？」一面說，一面便躍了過來。

紅掌祖師知道難以躲過，而且來的祇是那少女，而並非馬算子本人，紅掌祖師心中也不會害怕，不但不退，反倒迎了上去，疾伸中指，向馮瑩肩頭點到，馮瑩向前疾撲而至，祇當自己師傅，名滿天下的七禽大俠在一旁，什麼人都不敢動彈，猝不及防，紅掌祖師出手又快，竟被點個正着，「咕咚」一聲，便跌倒在地，紅掌祖師明知此一來，一定要將馬算子驚動，立即踏前一步，一抬脚，便輕輕地踏在馮瑩的胸口，馮瑩此時，才看清對方，是一個五官端正，年約六十的老人。

馬算子聽得馮瑩喝問，向前撲去之聲，立即回過頭來，馮瑩巳爲人所制，不由得吃了一驚，抬頭一看，認出對方乃是宇內四邪之一的血手印紅掌祖師，祇當馮瑩早半個月所中的血手印，也是他所發出的，不由的怒道：「紅掌老兒，小徒與你何怨何仇，你要三番兩次，尋她的霉氣？」

紅掌祖師本來祇要脚底下一用力，馮瑩便必死於非命，但他也知道馬算子不是好惹的人物，更何況極樂眞人走出沒有多遠，若是這兩大高手，聯合來對付自己，萬萬不是敵手，因此也不發作，一笑道：「馬神醫此言差矣！我剛好在此路過，是令徒先動手，難道我束手就逮不成？」一面說，一面足尖一挑，巳將馮瑩挑了起來，就勢解了馮瑩的穴道。

馮瑩被他挑在半空，身不由主，向外跌出，被馬算子趕了上來，一把摟住，再定睛看時，紅掌祖師人巳在五六丈開外，心中暗道難怪當年極樂道長也追他不到，此人身法之快，當眞罕見。馮瑩大叫道：「師傅，別放過他，他剛才鬼頭鬼臉在此窺視，說什麼路過不路過，我中的那一下

血手印，若不是他下的手，還會有誰？」

紅掌祖師哈哈一笑，道：「馬神醫，這女娃子說話，算不算得準？我紅掌祖師難道對她下手，尚須偷偷摸摸不露眞面目麼？」

馬算子一想果然，宇內四邪的人物，個個自視甚高，對於後一輩武林人物，大都不屑出手，自然更不會偷下殺手，便沉着臉道：「小徒前半月，確是爲血手印功夫所傷！」紅掌祖師心中暗奇，葉映紅到洞庭湖去取七隻大鐵箱，爲何會來到此處傷了馬算子的徒弟？因爲他知道普天下會使血手印功夫的，祇有自己師徒兩人，所以毫不懷疑，便猜到了那葉映紅下的手。

但是葉映紅爲何會來到了貴州，其中曲折，却不是他所能想像得出的了！便道：「那可不關我事，半個月之前，我還在雪峯山哩！」

馬算子以武林前輩的身份，又深知宇內四邪的爲人，知道他們做了事，自己一定認，不像是一干黑道上的下三濫，不敢一人做事一人當，因此巳然相信馮瑩所中的那一下血手印，不是他所爲，但馮瑩却不肯相信，「呸」地一聲，道：「誰知道那時你是不是在雪峯山？今日非叫你吃我三掌才走不可？」

說着，身形展動，又向前撲了過去，紅掌祖師心中不禁勃然大怒，衣袖一拂，竟向前迎了上來，道：「久聞七禽大俠武功精奥，今日倒要領敎。」

眼看要和馮瑩相撞，突然身子向旁一側，左手横推而出，一股大力，將馮瑩推出五六尺去，再回頭看時，紅掌祖師巳然與師傅馬算子面對面而立，這才知道人家根本不屑與自己動手，而且自己不要說傷未痊癒，就算未曾受傷，此人動作如飛，也確然不是他的敵手，心中不禁大恨，叫道：「師傅，那一血手印，就算不是他下的手，也一定和他有關，別放他走了！」

她祇當兩人立即就要動手，怎知兩人相隔丈許，各自背負雙手，祇是站着，非但沒有動手的樣子，而且神定氣閒，倒像是兩個好友，各自閒步林間，仰頭賞月一樣，風範高絕！

半晌，老少神醫馬算子才道：「紅掌老兒，血手印功夫除你一脈相傳而外，天下再無人識，是何人暗中加害小徒，你一定知道，相煩指點，以明究竟！」他這話聽來客氣巳極，但其實咄咄逼人，極是厲害，因爲既然血手印功夫是對方一脈單傳，則分明是要紅掌祖師交出他的親人來！

紅掌祖師一聲冷笑，道：「笑話，天下之大，武學之深，焉有獨長之理？若是人人都受了血手印之害，都來尋我，打發起來，也嫌費事哩！」

那話講得更是難聽，馬算子「哼」地一聲，道：「如此說來，小徒之事，你是置之度外的了？」

紅掌祖師道：「當然！」

馬算子面色一沉，道：「紅掌老兒，天下沒有那麼便宜的事。」

紅掌祖師揚臉道：「然則怎地，要我領敎一下北天山的武功麼？」

此言一出，馬算子就算想要息事寧人，也巳然在所不能，祇有斬鐵斷釘地道：「不錯！」

他這裏一個「錯」字才出口，紅掌祖師人巳然後退丈許，道：「請賜招！」

馬算子道：「紅掌老兒，你不必客氣，還是你先出手的好！」

紅掌祖師知道眼前此人，是正派中將內家罡氣練成的有數高手之一，比白骨神君，不可同日而語，一不小心，在這荒郊之中，便要身敗名裂，一聽對方謙讓，毫不退後，凌空拔起，一掌疾壓而下，待到一掌拍出，才道：「好！」

下手快絕，馬算子見他掌心血也似紅，竟然一上來便使出他的看家本領血手印功夫，也是不敢怠慢，身子一沉，翻掌上迎，內家罡氣所幻的掌力，呼嘯嘶空而出，力道之猛，無以復加，兩人的掌力，在半空中相交，紅掌祖師心中便凜然一驚，馬算子也是一怔，原來兩人的掌力，路子完全不同。

馬算子掌力由內家罡氣幻成，剛猛無匹，純正無比，但是紅掌祖師的掌力，却是陰柔毒辣，截然相交，陰柔陽剛之間，相克相制，本無定理，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衰，但却是絕不能互濟的，也就是說，兩人祇對了一掌，心中巳然俱都知道，打到最後，若是到了比拚內力的階段，非到有一個身受重傷，絕對無法止住這場爭鬥，而且祇是在對掌的那一瞬間，紅掌祖師巳然明白了對方的內功，在自己之上。

但馬算子內家罡氣幻成的掌力，發出之後，祇感到對方所發的力道，柔軟無比，而且掌風之中，還隱隱夾着一股淡淡的腥味，知道對方的毒掌功夫，巳然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祇要被他手掌拍中，便是麻煩，因此這一對掌，分明是紅掌社師處了下風，立即一個空心觔斗翻了出去，馬算子也不再進攻。而趁勢向後退出了丈許，這一來，兩人變得相隔更遠了。

兩人各自站定之後，紅掌祖師冷冷地道：「北天山馬神醫內家罡氣，果然名不虛傳！」馬算子道：「不敢，紅掌老兒，你的血手印功夫，也厲害得緊哪！」

兩人竟然互相讚起對方的武功來，將馮瑩在一旁急得頓足不巳，道：「師傅，你和他多嚕嗦什麼？這傢伙是有名的活閃電，如要給他溜走了，可是個大麻煩！」

馬算子叱道：「阿瑩休得胡說！」

隨着一個「說」字，人便向前跨出了一步，這一步，便跨出了五尺有奇，紅掌祖師一見他向前跨來，也是一步跨出，兩人同時發動，紅掌祖師手臂一圈，便帶起一股大力，「日出三丈」，一掌由上而下，疾拍而下，人也隨之向前撲到，拍到了一半，身軀一沉，倏地改招爲「獨掌驚天皇」，反拍而出，祇聽得他手臂「格格」亂響，手臂竟然憑空長了三寸，那兩掌變招之快，疾逾閃電，馬算子在他甫出手時，巳然一劈空掌，本來那一掌，祇準備將紅掌祖師那一招「日出三丈」化去的，但是紅掌祖師變招奇快，不等馬算子那一招使老，第二招又到，而且在同時，使出了西藏密宗武功中的「伸縮骨」法，手臂突然之間，長了出來。

高手過招，本來沒有一點可差，在化解對方的招數之時，全都在刹那之間，算得極準，剛好化去，多用一分力，便不是高手，因爲打得久了，便不免吃虧，馬算

子內力雖在紅掌祖師之上，但紅掌祖師血手印的招式，乃是西藏密宗的秘卷之中得來，招式奇幻無比，却不輸於馬算子，這兩招連施，尤其是第二招「獨掌驚天皇」，更是厲害之極，馬算子祇覺得鼻際一陣腥風過處，對方的手掌，已將搭到了自己的肩頭，心中不禁一怔，急忙一側肩，趁勢手掌一縮，「呼」地一掌，反印對方心口！這一掌險中求勝，亦是非同凡響，紅掌祖師手臂雖然突地長出三寸，但馬算子一側肩，仍未能拍中，祇是中指指甲過處，「嗤」地一聲，將馬算子的衣服，在肩頭上撕下寸許寬的一條來。

紅掌祖師一掌未中，胸口感到一股大力壓到，立即後退時，馬算子一掌，已有二成力道，掃中了他的胸口，若是在其他地方，紅掌祖師還是可承受，但胸口乃人身之要害，紅掌祖師祇覺胸口一悶，知道不好，急忙調氣時，下盤業已不穩，「蹭蹭」地退出七八步去，方始站穩，而在他退出之際，馬算子一聲長嘯，身形拔起，已然使出了他七禽身法中的一式「鶴飛冲天」，凌空拔起丈許，身子一側，又改爲「鷹擊長空」，雙掌呼嘯排蕩，直向紅掌祖師壓到。

紅掌祖師祇見對方怪鳥也似，疾壓了下來，心中大吃一驚，下盤未穩，難以與那剛猛的掌力硬拚，祇得就勢雙腿一曲，身子一側，逕向旁滾了開去，這一滾，已然將來到那塊空地的泥沼邊上，馬算子兩掌掌風到處，砂石亂飛，一叢灌木，全被摧折，枝葉紛飛，殘枝四射，勁道之足，不可思議，紅掌祖師更是看得心驚，暗道此人其貌不揚，但是在武林中名頭如此之響，的確不是偶然，一個翻身，接了兩根粗如手臂，長約三尺的斷枝在手，向身後一看，離泥沼已不過四五尺，心生毒計，手向後一摔，將兩根殘枝，拋向泥沼之上，叫道：「好掌力！」身形掠起，覷得眞切，逕向泥沼上躍去。

那泥沼之爲物，不論人獸，一經陷入，就算學武之士，若不是練成了「凌空步虛」的本領，也不能出得泥沼，紅掌祖師敢於向泥沼中躍去，是因爲他事先丟了兩根枯枝，那兩根枯枝，浮在泥沼之上，一時還未曾沉了下去，所以他才有恃無恐，並以此引馬算子來上當，馬算子一見兩招不中，紅掌祖師向後退出，黑暗之中，確是未知紅掌祖師已然安排下了這樣毒辣的計策，身形疾沉，足尖略一沾地，雙臂一振，重又使一式「鶴飛冲天」，斜刺裏飛身而上，直向紅掌祖師撲去。

兩人一動上了手，兔起鶻落，快疾無倫，馮瑩在一旁，祇見兩條人影，此起彼落，倏分倏合，根本看不清是怎樣動的手，但是她却看清了紅掌祖師的下落之處，乃是泥沼，因此一見馬算子跟之飛身而起，便急忙叫道：「師傅小心，那塊地方乃是泥沼！」

但是馬算子的身法，何等快捷，等到馮瑩開口，他那一式「鶴飛冲天」，早已使出，而身子也來到了泥沼之上，其時，恰好紅掌祖師在一根樹枝上點了點足，身子也拔了起來，兩人在半空之中，高下相同，祇不過相隔丈許，馬算子一聽得馮瑩出言提醒，百忙中向下一看，果然不錯，心中不禁大怒，一提眞氣，身子向前一聳，雙手齊出，五指如鈎，隔空便抓。

隨着向前一抓之勢，身子也疾向紅掌祖師，撲了過去！

這一抓，在他的「七禽身法」之中，喚作「鷂子覓食」，是凌空進手的絕招，紅掌祖師見馬算子已被自己引到了泥沼之上，正在高興，突見敵人如飛而來，竟然能在空中從容轉折，凌空應敵，不由得嚇得神魂皆冒，知道弄巧成拙，百忙中一「血手印」反迎而出時，馬算子雙手，已然當胸抓到。紅掌祖師總算身經百戰，臨敵經驗，極之豐富，一血手印才拍出，便看出不及，立時之間，便起了同歸於盡的念頭，大叫一聲，竟也張開了雙臂，一提眞氣，向前撲了過去。

此時，兩人全在半空之中，而脚下是泥沼，一落下去，一樣沒有生理，馬算子見他情急拚命，大叱道：「紅掌老兒，何以出此下三濫手段？」身子一沉，避過了紅掌祖師的一撲，疾探右手，便抓住了紅掌祖師的胸口，此時，馬算子已不管自己的安危如何，祇是不想紅掌祖師，墮入泥沼之中，因爲在他心中看來，紅掌祖師雖然是邪派人物，但總是武林一脈，而且武功練到像他這種程度，亦非易事，所以在連自身也處在最危急的時候，反倒想出手救他一命。

而紅掌祖師在此時，却是想與對方同歸於盡，兩人武功相去並不遠，但是一正一邪，却在臨危之際，現出截然不同的行動來。

馬算子那一抓，已然將紅掌祖師抓中，但紅掌祖師却盡力一掙，祇聽得「嗤」地一聲，整件上衣，皆被撕裂，從紅掌祖師懷中，亮出七張尺許見方的白紙來，馬算子見他以爲自己還想傷害他，喝道：「紅掌老兒，我是好意！」就勢「呼」地一掌，向前推出。

到這時候，兩人的武功，已經明顯地分出了高下，紅掌祖師身在半空，已然完全無從着力，那向前的一撲，已是最後的掙扎，但馬算子却是不同，他七禽身法之中，還有一式，喚着「孤雁迴翔」，那一式，在人於半空中下墮之時，尚可憑藉眞氣，向上拔起，在空中連打七個轉兒，因此那一掌拍出，紅掌祖師再無反擊的餘地，被馬算子的掌法，直湧」三丈開外，已然來到了泥沼之外站定，而馬算子同時也使出了那一招「孤雁迴翔」，和他一先一後，相繼在陸地上站定！

這一來，紅掌祖師心中不禁慚愧不已，呆呆地望了半晌，長嘆一聲，道：「馬神醫，我今日算是服了你了！」馬算子知道那「服了你」三字，出諸宇內四邪中的人物之口，絕非簡單之事，祇見他又向泥沼中望了一眼，掉身便走，一幌眼，便不見了踪影。

馬算子見他走了，也就轉過身來，祇見馮瑩站在泥沼邊上，呆呆地望着，奇道：「阿瑩，你看什麼？」

馮瑩抬起頭來，道：「師傅，你看，這七張自紅掌祖師懷中跌出來的白紙，其中像是大有古怪呢！」

馬算子一看，祇見那七張白紙，已全都平攤在泥沼之上，紅掌祖師將白紙放在

懷中的時候，當然是打疊而放的，不過跌了出來，落在泥沼上，紙張濕透了之後，便自然展了開來而已，又恰好是落在泥沼之上，因此雖然平展了開來，却並不會沉了下去，馬算子定睛一看，祇見每一張紙上，全是些莫名其妙的綫條，道：「有什麼古怪。」

馮瑩又定定地看了半晌，說道：「師傅，你看出那些是什麼沒有？」

馬算子搖了搖頭，身形展動，繞過了泥沼，來到了馮瑩的旁邊，馮瑩道：「我却看出來了，那像是一所迷宮的圖樣，而且有一部份，我還覺到十分熟悉！」

馬算子道：「又胡說，」

馮瑩急道：「我那裏會胡說來，你看，那一個大方框，是客廳，接着兩道直綫，不是走廊麼？長綫盡頭，一個圓圈，却是月洞門，那圓圈圍的許多彎綫，正是這洞門上的雕花，……」馮瑩一路指着其中的一張白紙，如此說法，馬算子一面心中奇怪，道：「阿瑩，你說得倒有七分像，但究竟是什麼地方呢？你倒說說？」

馮瑩道：「就是我中了血手印的那一所大宅，在月洞門旁，我被一個醜女子以寒玉七斷了一隻手指去，所以我對那花紋記得特別清楚。」

馬算子驚道：「阿瑩！此言當眞？」

馮瑩奇道：「就算眞的又怎麼樣？」

馬算子嘆了一口氣，道：「阿瑩，你不知道，崑崙七子中的凌霄子方仙，生前是我唯一知己，他這人什麼都好，但是不知怎的，會過了知命之年，又和一個黑道上的女强盜秘密結婚，生下了方敏，當方敏十三歲那年，那女强盜曾對他說，爲了怕方敏大了被人欺負，便要他傳授正宗崑崙武功，你要知道，一派武功外傳，已然犯了極重的門規，但凌霄子方仙也是愛妻太過，竟然答應了她，但祇不過傳了幾個月！——」

講至此處，馬算子嘆了一口氣，續道：「怎知那女强盜得寸進尺，又說方仙不能長久地教方敏武功，而要方仙將崑崙聖書偷來給方敏學，還說什麼既然偷了聖書，索性連那兩樣，和崑崙聖書合稱崑崙三寶的十年雪參、寒玉七首，也一齊偷了出來。」

馮瑩心中大是緊張，插嘴道：「師傅，凌霄子後來可曾聽了那女强盜的話？」

馬算子道：「他聽了，也覺得茲事體大，還特爲上北天山來找我商量，我勸他萬萬不可如此做法，他當時也已答應了，唉！怎知後來不到半年，崑崙派便突然瓦解，方仙也在飛雲嶺上自刎！」

馬算子搖了搖頭，想起了好友凌霄子方仙，絕世武功，結果如此下場，心中好不嘆息，又道：「我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上崑崙，崑崙六子，已然不在，我知道崑崙六子一定是下山追尋那女强盜和方敏去了，立即又趕回北天山，帶了你一起到江湖上去查訪，因爲方敏究竟是方仙的兒子，我不忍他命喪在崑崙六子手下！」

馮瑩說道：「那是前六年多的事，我還記得的！我們一直追到三强莊，是巾不是？」

馬算子道：「不錯，以後的事，你已全知道了，但是你却不知道那崑崙聖書，始終未在江湖上出現，這事祇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方仙將崑崙聖書取到手後，並未交給那女强盜！」

馮瑩聽得大感興味，道：「第二個可能呢？又是什麼？」

馬算子道：「第二個可能，是那女强盜將書藏了起來，但是却祇告訴了方敏一人。」

馮瑩道：「師傅，你說了半天，和那七張地圖，又有什麼關係呢？」

馬算子道：「你有所不知，你說的那間紫色巨宅，正是早年凌霄子方仙，起給他那妻子居住的，若那地圖是這所巨宅的圖形，而又恰好是崑崙聖書未曾落在那女强盜手中的話，那麼這幾張地圖，可能就是方仙留下來，指示藏書地點的！」

馮瑩聽說貴陽城中，那所神秘的紫色巨宅，竟是凌霄子方仙，特爲他妻子所造的，不禁大哥，因爲她在那巨宅的後花園中，相遇那個醜女子宣稱此宅是她姐姐的，便問道：「師傅，你說了半天，那女强盜究竟叫什麼名字？」

馬算子道：「這女强盜叫什麼名字，方仙未曾和我講起過，但是自從方仙和她結婚以來，江湖上那一個女魔頭，便已不知去向，那個女魔頭，叫做三花娘子葉映紫，乃是當年黑道上笑面翁葉春亭的大女兒。」

馮瑩仍是莫名其妙，祇是點了點頭，道：「葉映紫，這個名字好熟啊？」

馬算子道：「無論如何，我們且將那七張地圖，撈起來看一看再說，祇是不知那地圖如何會落到紅掌祖師手中的。」

馮瑩道：「大概總是方仙將地圖放在什麼地方，被紅掌祖師找到的。」

師徒兩人猜測了一會，無法猜透，便折了兩枝長長的樹枝，將七張紙一齊撈了起來，平攤在地上，湊成了一幅。

這一躭擱，天色已然大明，馮瑩仔細看時，道：「師傅，我敢肯定一點也不錯，那圖畫得極是詳細，連一塊假山石，在圖中都成了一個小方框，因此看來亂糟糟地，令人莫名其妙，我看非到貴陽城內，再到這所巨宅中去看一下不可！」

馬算子道：「不錯，你講得有理！」

兩人再不猶豫，由馮瑩小心摺疊了那七張白紙，一齊進城，匆匆吃了些早飯，便直到那巨宅而去，來到了門口，一躍上了圍牆，掀開了布簾，祇見大廳之中，陳設東倒西歪，那當然是曾經激鬥的結果，其中經過馬算子已聽馮瑩講過，祇是馮瑩在葉映紅一出手，將方敏拖走時，便中了血手印，昏倒在地，是以一見大廳的一面牆上，出現了一個大洞，便奇道：「咦，莫非有人先我們而到了麼？」

師徒兩人，從牆中穿出一看，又發現了另外兩間密室，那兩間密室，正是方敏和葉映紅兩人，曾經遇到那隻可怖的眼睛的那兩間，一道門已被打開，通到了宅外，兩人走了一遍，馬算子道：「阿瑩此宅果然有地下密室，我們打開圖來，仔細看一看再說。」

馮瑩重又將圖打開，在大廳之旁，找到了那兩間密室，也有兩道直綫，代表通道，通向宅外，而在另一面，却又有三間密室。

馬算子道：「阿瑩，你試向牆上擊一掌，如果眞有密室的話，那麼這圖就大是有用了！」馮瑩依言，「砰」地一掌，向牆上擊了過去，那牆應聲而倒，果然又出現了一間密室，一連三間密室，皆是如圖所指，但到了最後一間，那圖却已然到了盡頭，却沒有下文。

馮瑩焦急道：「師傅那怎麼是好？」

馬算子道：「怕什麼？隨便將那一面牆壁擊坍了，不就可以找到出路了麼？」馮瑩暗笑自己無智，道：「師傅，咱們一起動手，」

馬算子道：「好！」雙掌齊出，力道之大，難以想像，滿擬面前的牆壁，一定應聲而倒，但是却大出意料之外，牆不但不倒，兩掌之力，竟被反震了回來。

馬算子本身，當然不怕，但馮瑩却幾乎跌倒在地！驚道：「師傅怎麼啦！」

敢情事生倉猝，她還只當是牆那面來了高手哩！馬算子也是一怔，道：「奇了，這間密室，像是已經到了盡頭哩！」伸手在三面牆上，敲了一敲，聲音確實，確是不像有路可通的樣子。

馮瑩忙又將七張紙攤了開來，道：「師傅，圖剛好到此爲盡，眞的不知道再往前走，應該怎樣走法！」馬算子道：「我知道了，凌霄子方仙，生前習熟各種陣法，他一定在那所巨宅的地下，築了一座迷宮，也不知他有多少間密室！你看，那圖中一個方框內，往往還套着一個，那一個，便是密室了，他如此費盡心機，當初一定是爲了愛妻，唯恐她遇害，所以才費心機來做的，但却沒有必要留下圖來，既然留下了圖，就一定和別的事情有關，我們先別忙着找尋密室，只在圖上尋找，便可以找到那迷宮是通向何處了！」

兩人此時，已然有了頭緒，和紅掌祖師看來那幾張圖只是亂糟糟的一團，大不相同，但是看了半天，剛有點頭緒，却又沒有了圖，弄了好半晌，還是一無結果，馮瑩心中一動，道：「師傅，我想到了，咱們在這裏，簡直是白費心思！」

馬算子道：「阿瑩，你說那圖雖有七張之多，但仍然殘缺不全？」

馮瑩道：「一點也不錯，師傅你看，那七張圖拼起來，也不成個形狀，而且只有兩面有邊，我想方仙當初畫那圖時，一定是一大張，又割成多塊，這七張，只是其中的一半，說不定只是一小半，師傅，你說方仙用那麼大的心機，若是不爲了什麼，却是難以令人相信！」

馬算子道：「這個自然，我想方仙爲人，或者不致於那麼糊塗，極可能在最後關頭，他終於未曾將崑崙聖書交給那女强盜，而只是藏在那巨宅之中，阿瑩，尚餘那些圖，一定還在紅掌老兒身上，剛才他是向北去的，咱們快去追，尚可以追出個名堂來！」馮瑩忙將圖收起，兩人一齊離了紫色大宅，向北而行，第二天，來到貴州邊境時，便聽得武林中人講起，紅掌祖師在此路過，當地黑道上人，要招待他，却被他罵了一頓，不顧而去。

馬算子知道自己並未追錯，而且也知道自己在泥沼之上，不顧自身安危，救了他一事，令得他大受感動，頗有棄邪歸正之意，能够令得這樣的一個大魔頭改過爲善，確是功德無量之事，心中好生高興，又一直向北追了上去，一直來到湖南境內，所到之處，紅掌祖師恰在一天之前經過，看路途，紅掌祖師正是回雪峯山而去。

怎知到了將近雪峯山處，忽然聽到他的行踪，又折而向北去了，馬算子和馮瑩兩人不禁莫名其妙，只得仍然追了前去。

原來紅掌祖師之所以改道，是因爲馬算子和馮瑩兩人，一路上打探仲的行踪，已有黑道上人，快馬報給了他知道之故。

紅掌祖師一聽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在尾隨自己，心中不禁大驚。他雖然眞如馬算子所料，因爲在泥沼上的那件事，而對馬算子甚是感激，但一聽到馬算子隨後追到，却不知馬算子是爲了向他拿地圖，而只當正邪不能並立，馬算子放了他，心中又覺後悔，想將他除去，因此便不敢回雪峯山去束手待斃，轉而一直向北逃去。

馬算子和馮瑩兩人，一直向北追去，終於來到了關外的大草原之中，到了大河邊上，發現有馬行的踪跡，兩人不知那是方敏和葉映紅所留下的，便一直向前追了過去，却無巧不巧，來到了骷髏洲上，於是兩人合力，將方敏從那巨人的手中，救了出來。

在馬算子大怒拖了馮瑩走開之後，想起方敏已將崑崙聖書取到手，並還託人交給了魔母溫魂，則自己萬里迢迢，想追紅掌祖師，取那殘剩的地圖，也沒有什麼用處，心知溫魂得到了崑崙聖書之後，一定覓地隱起，天下之大，上那兒去找她？而不出兩年，溫魂若是習了崑崙聖書，將正邪兩家武功，融會貫通，勢將無人能敵，要造成武林大浩刦！還是快和正派中的高手去商量對策要緊！

他首先想到峨嵋山頂，千芥大師，便要和馮瑩一起到峨嵋去，馮瑩雖不願意，也無法可想！馬算子想得的確是不錯，但是他却不知，連方敏也不知道，他和葉映紅兩人，依據母親生前遺言，和羊皮襖反面的字所尋到的那個玉盒之中，放的並不是崑崙聖書，而只是一塊藍田萬年玉實。

那萬年玉實，雖然也是極爲珍貴的武林異寶，但至多也只抵得兩枝千年雪參，或是兩本七色靈芝，乃是人力可以求到的物事，那如這崑崙聖書那樣名貴重要？而且，就連那藍田玉實，溫魂也沒有得到好處，而且給葉映紅揀了便宜！

馬算子若是知道這些事，更可肯定當年凌霄子方仙，一定是臨時變計，未曾將崑崙聖書交給了那個女强盜，而是放在一個極爲隱秘的所在，而他一定會追到紅掌祖師，向他拿其餘的地圖。雖然紅掌祖師根本只有那七幅圖，但是也一定會和馬算子講明，另有七隻鐵箱，在洞庭湖中出現的事，事情一步一步追了下去，便會追到葉映紅的身上，而在古墓中所發生的事，可以水落石出，眞相大明！但世事往往就是如此，馬算子一點也不知道其中的曲折經過！

前事表完，書接上文，却說方敏一肚悶氣，逕向旋風島而去，只盼到了島上，見到了「好姑娘」和溫婆婆，便可以心情暢些，因此日夜不停，趲程趕路，不上四天，便已然來到了湖邊上。

方敏一見到湖水，想起自已終於又回

來了，而且將崑崙聖書找到，溫婆婆說不定傷勢好了，前後不到半年，自己不但長了無限的見識，而且還結識了好姑娘這樣一個紅粉知己，心中好不歡喜，以七孔刀在岸邊砍下了一段樹來，拋入湖中，踏了上去，以內力催動，箭也似地，向旋風島馳去。

將近到島時，浪花四濺，足底已踏不穩那樹身，而方敏見溫婆婆心切，一縱身，便跳入了湖中，逕向島中游去，一轉眼便上了岸，才一抖身上的水珠，便吃了一驚，原來在那熟悉的巨風呼號聲中，突然傳來一聲巨喝！那一聲巨喝，聲音甚是熟悉，方敏略一轉念，便已記起不是別人，正是西崆峒的揮雲老怪！

一想起揮雲老怪已將那柄碧螢劍得到手中，溫婆婆又身受重傷，至多也不過初愈，怕不要身受其害？（魔母溫魂在一離開旋風島，便尾隨着他一事，方敏自始至終，一點也不知道。）不由得心胆俱寒，急叫道：「婆婆，婆婆，你沒事麼？」

一面叫，一面已然將七孔刀和軟銀杖，一起抓在手中，身子一縱，疾向前躍去，只見石屋傾坍，如經巨刦，而溫婆婆和揮雲老怪，兩人相隔丈許而立，各自如同石像一樣，一動也不動。

方敏見溫婆婆無恙，方始將心放下，又叫道：「婆婆，你的傷好了麼？揮雲老怪在這裏幹什麼？」他叫的聲音甚大，照理，溫魂絕對沒有聽不到的道理，但此時，溫魂和揮雲老怪，已然在旋風島上，不停息地打了近六天六夜，以兩人武功而論，雖是溫婆婆略高一籌，但是揮雲老怪綠劍雖失，而且還有屈天景在一旁相助，因此才能支持了六天六夜，雖然處於下風，但是却不致落敗。那屈天景不是一上來便爲溫魂一掌震成了重傷的麼？何以尚能相助揮雲老怪呢？而且，當葉映紅離開旋風島的時候，魔母溫魂和揮雲老怪，已經到了比拚內力的時候，葉映紅因此才能挾了綠劍逃走，何以又會勝負未分，便分開了手，又繼續爭鬥下去的呢？

原來所有關鍵，都在屈天景身上，屈天景被溫魂一掌打成了重傷，伏在地上好半晌，才漸漸緩過氣來，勉强撐起身子來一看，只見師兄和溫魂兩人，一動也不動地的站着，手掌相貼，溫魂面帶獰笑，神態甚是鎭定，但師兄已然全身冒出了熱氣來。

屈天景本身武功雖然稍差，但終於是名家子弟見多識廣，一想到師兄若是敗在溫魂手下，自已一定難逃性命，心中一急，强運足了一口眞氣，向側一滾，滾出了三丈開外，伸手摸索了一會，抓了一塊有極尖鋒稜的石頭在手中。因爲他受傷以後，一直未動，溫魂當他早已死去，更何況此時，正在拚命催動內力，好早些將對方擊敗，全神貫注，絲毫不懈，所以一點也沒有注意。

屈天景抓了石頭在手，又連滾幾滾，勉力站起身來，悄悄地來到了溫魂背後，他一走得近了，溫魂雖然看不見，但受傷後的人呼息特別沉重，却是瞞不過溫魂的耳朵。

長眉軒動，只見身旁多了一條人影，已知有人前來偷襲，冷笑一聲，左掌向後一擺，「呼」地一掌，擊了出去！本來，屈天景若是捱了這一掌，非當時畢命不可，他因爲揮雲老怪見到師弟來到了溫魂的背後，已然舉起尖石，對準了溫魂的腦後鑿去，精神一振，內力排山倒海，源源而發。

又恰好溫魂左手發掌，分散了一部份精力，本來內力略勝一籌的，變成了勢均力敵，三下裏凑個正着，緊貼着的手掌，突然震了開來，溫魂向後退了一步，只覺後腦一痛，那一掌便來不及發出，急向後腦一抓，將那塊尖石奪過，用力一握，握成數塊，尚未及向揮雲老怪抛出，揮雲老怪的長鞭，已然呼嘯而至，這才和溫魂又打了起來，而屈天景每每在揮雲老怪最危急的時候，出手相助，他重傷之後，武功只不過尚剩三分，只等於武林中六七流的角色，但是高手過招，絕無一絲一毫可差，有他在旁邊一搗亂，溫魂便難勝揮雲老怪。

四五日下來，兩人均已感到精疲力盡，但是却誰也不敢略爲鬆懈，一直堅持了六天六夜，溫魂已然佔了上風，一聽到方敏的叫喚，不禁心頭大受震動，她自然知道，方敏在江湖上那麼久，一定已然知道了自己的來歷，他是不是肯帮助自己，尚不知道，因此只當聽不見，靜看方敏的動靜！

方敏自己連叫數聲，溫婆婆皆是不理，心中不禁大急，一轉頭，對住揮雲老怪罵道：「揮雲老怪，你也算是一代宗主，爲何行事這等卑鄙？我婆婆重傷初愈，你便前來生事？吃我一刀再走？」

七孔刀一擺，厲嘯排空，逕向揮雲老怪砍去。溫魂在一旁見方敏毫不猶豫，便出手相助自己，而且還說自己「傷重初愈」，分明是半年之前的謊話，他到如今，仍然堅信不移，心中不由得大喜，後退一步，鬆了鬆精神，調匀眞氣，聲音充滿了慈祥可親，道：「孩子小心他的長鞭！」

方敏重又聽到了婆婆，那種親切的聲音，精神爲之大振，高聲道：「婆婆，我知道了！」七孔刀去勢益急，連他自己也感到從來未曾將那一招「日落西山」，使得如此勁疾，如此圓熟過！

揮雲老怪一見方敏攻到，也吃了一驚，六天六夜疲乏不堪，方敏却是剛一趕到便動手，龍精虎猛，七孔刀厲嘯而至，他便後退四步，揚起揮雲鞭來，鞭梢也帶起一陣厲嘯，向方敏劈頭劈面，鞭了下來，方敏左手軟銀杖早已抖起，迎了上去，兩下裏勢子均極快捷，「叭」地一聲，揮雲鞭正抽在軟銀杖上，鞭梢打捲，已然將軟銀杖牢牢纏定。

揮雲鞭的厲害之處，也就是能將對方兵刃，牢牢纏定，除非是內力勝過揮雲老怪，否則，兵刃一被纏定，便難以掙脫。

但是這時候，揮雲鞭的長處，却恰好成了短處，因爲揮雲老怪和溫魂苦戰了六日六夜，兩人內力消耗極多，非經幾日靜養，難以復原，而此時武功，至少也得打個七折，方敏近半年來，功力又大有進展，一上一下，兩人已幾乎相等，揮雲鞭將軟銀杖纏住之後，兩人都同時往後用力一拉，這一拉，將一條揮雲鞭拉得筆也似直，但兩人却誰也拉不動誰！

看來似乎依然是個平手，但是方敏右手另有七孔刀在，趁勢向前一送，由「日落西山」，改招為「一竅不通」，兩人相隔本來就不遠，這一刀向前送去，揮雲老怪別無他法，只得身子向旁一側，方敏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哈哈」一笑，向前搠去的勢子未減，七孔刀怪嘯一聲，已然打橫削到，正是一招「橫棹江上」！

那一招因為預先猜到了揮雲老怪的去向，所以來得更是快疾，揮雲老怪在方敏使出「一竅不通」那一招時，還可以捨了揮鞭躍開，但此時却連棄鞭而逃，均在所不能，就算不致於為七孔刀橫揮成兩截，所受的傷，也一定重到了極點！自己必然難以倖免，但就在這個時候突然聽到魔母溫魂叫道：「孩子不要傷人！快住手！」

方敏一聽，立即硬生生地將那招「橫棹江上」之勢收住，但七孔刀鋒，已然將揮雲老怪腰際衣衫劃破，如果溫魂稍慢出聲片刻，否則揮雲老怪，已然難逃此刦了！揮雲老怪聽得溫魂出聲喝止，不令方敏傷害自己，幾乎疑心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但是事實上，又的確是如此，心中大是疑惑，只聽方敏道：「婆婆，這人趁你於危，理應叫他受點傷才去！」

溫魂却柔聲道：「算了！孩子，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與這些人斤斤計較，放他們走吧，諒來他們也不會再來的了！」

揮雲老怪心中更是詫異，暗忖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一霎眼間，溫魂竟成了這樣的正人君子？只見方敏一鬆手，向溫魂身旁躍去，道：「婆婆，你當真是仁厚容人之極！但是這人的徒弟關元化，和孩兒有殺母之仇，却要了結！」

溫魂道：「孩子，一人做事一人當，關元化害你母親，你怎能找他們算帳？」一抬頭，叱道：「你們兩人還不走麼？等一會我勸不住他時，你們可夠受的了！」饒是揮雲老怪慣用心計，此時也猜不透何以溫魂剛才還以極陰毒的手法，飛出一柄柳葉刀，險些兒沒有在自己胸前透過，此時却如此仁厚寬大起來。但他也知道再在旋風島上逗留下去，只有吃虧更大，冷笑一聲，道：「溫老魔，這番領你的盛情，下次咱們再見面！」

方敏一聽揮雲老怪仍然如此稱呼這樣仁至義盡的婆婆，不由得勃然大怒，喝道：「別走，老畜牲，你口中不乾不淨地說些什麼？」七孔刀一提，刀尖已直對住了揮雲老怪。

揮雲老怪獨霸一方，驕橫已慣，此時只不過是和溫魂鬥得乏力在先，所以才幾乎吃了方敏的虧，一聽得方敏如此責叱自己，如何忍受得住，氣往上沖，罵道：「小賊，你竟敢對我口出不遜？」

兩人各自跨前一步，立即又要動起手來，溫魂連忙向前一幌，道：「老怪物，你想一想，再在旋風島上躭下去，可能討得着便宜？還不快走？」

揮雲老怪一想果然，恨恨地道：「溫老魔，你猶可恕，那小畜牲，却叫他小心提防我的揮雲鞭！」方敏怒道：「婆婆，我現在就去領教領教他的揮雲鞭！」

溫魂道：「孩子，君子不乘人之危，他如今已然力乏，你勝了他又有什麼光彩，再過幾年，你還會勝不過他麼？」這些話聽在方敏耳中，不禁一陣慚愧，暗忖溫婆婆心地何等正大，何等高尚，自己以後不但要好好向她學藝，更要向她學這種高尚的人格，對溫魂更是五體投地，却不知溫魂這一切全是當着方敏的面做出來的！

當下方敏答應了一聲，便退了下來，揮雲老怪也扶住了屈天景，向前走去，已然走出了丈許，方敏才猛地省起那柄碧螢劍來，高聲叫道：「揮雲老怪，你那柄綠劍呢？」

一提起那柄綠劍，揮雲老怪又不禁一肚子怒火，他得到了那柄綠劍，以為可以縱橫天下，這才到旋風島上來的，怎知却吃了一個生平從未曾有的大虧，頭也不回，悻然道：「那劍已被送假崑崙聖書來的那個丫頭，趁火打刦搶走去了！」

話一說完，人也到了島邊上，一湧身，便跳入了湖中，向外泅去，浪花四濺，眨眨眼便不見了兩人的踪影，方敏聽得他如此說法，心中驚極，怪叫道：「揮雲老怪！揮雲老怪！」

但是却得不到回音，轉身問道：「婆婆，好姑娘沒有將崑崙聖書交給你麼？」

溫魂嘆了一口氣，道：「孩子，你誤信壞人了，我問你，你是將崑崙聖書交給誰的？」

方敏道：「一位美貌姑娘，她是失了記憶的！」

溫魂道：「唉！那裏有什麼失了記憶的姑娘，只有一個紅掌祖師的女徒弟葉映紅，拿着一隻玉盒來，告訴我是你叫她送來的——」

才講到此處，已然被方敏打斷了話頭，道：「婆婆，你怕弄錯了罷，那葉映紅我是認識的，生得奇醜無比，不是我託她送書的那位，那位姑娘，和我極是要好，確是喪失了記憶的！」

溫魂道：「孩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葉映紅確是生得美貌無比，她生得醜陋，是因為戴了葛蛹蓋的緣故！」

方敏想起和葉映紅相處時的情形來，確是有好些可疑之處，而且「好姑娘」和葉映紅」兩人，語音清脆悅耳，在世上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道：「原來如此，她沒有喪失記憶麼？溫魂見方敏被自己騙信，心中暗喜，她此時竭力要講葉映紅的壞話，離間方敏和葉映紅的感情，一是為了要在方敏口中再得到崑崙聖書的下落，二是為了什麼，連她自己也不能確切地說了出來，她一輩子做人，不要說未曾以誠待人，根本連人性都沒有。但是她究竟是人，年紀老了，又在方敏面前，裝了六年好人，在心底深處，對方敏不由得生出了一絲情感，那絲情感，是她心中極不願意承認的，在大森林中，她和葉映紅相遇時，也有過這樣的心理矛盾。

但是感情的存在，却是一個不可磨滅的事實，無論溫魂想用甚麼方法去抹煞它，都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一絲情感，也成了她想離間方敏和葉映紅之間感情的原因，因為她不想方敏對葉映紅，比對自己更好！

當下她又嘆了一聲道：「孩子，婆婆一生做人，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就是因為太老實，想不到你比婆婆還要老實！」

方敏却正正經經地道：「婆婆我為人

實在比不上你，你快說，她來到了之後怎麼說？」溫魂道：「我不說也罷，看來你對她甚是痴心，我說了有什麼好？」

方敏急道：「婆婆，你這却是非說不可，崑崙聖書，事關重大，是我親手交給她的，她為什麼不交給你？」

溫魂道：「你聽我細細地說，她來到島上時，我傷已好了——」

方敏奇道：「咦，婆婆，你不是世間唯有崑崙聖書，才能療好你的傷麼？」溫魂道：「不錯，但自你走後，我日日在灘頭望你，也不知道你初涉江湖，不知吉凶如何，又不知你在江湖上，是不是也想念着我，何況那崑崙聖書，只是聽說，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着實深悔答允你在江湖上闖蕩，想到難過處，不禁滴下淚來，日日都站在一個地方，三個月後，湖灘上竟然長出了一顆七色靈芝，旋風島上，向來寸草不生，你是知道的，而那七色靈芝，乃是天地間罕見的靈物，竟然會在旋風島上生長，你道奇也不奇？我看多半是你的至誠格天，它才會生出來的哩，我服下了七色靈芝，不到半月，傷已痊癒了！」那七色靈芝，分明是她從葉映紅處偷來的，但經她講來，却動人已極！

方敏不知就裏，已然感動得雙眼潤濕，叫道：「不，婆婆，是你的至誠格天所致！」撲了上去，緊緊地抱住了溫魂！

溫魂道：「你且聽我說下去，傷好之後，日盼夜盼，盼你回來，但一連等了好幾天，未見你來到旋風島上，正想去找你，紅掌祖師那女徒便來了，說是受你所託，來送崑崙聖書的，我在七年之前，曾見過她一面，那時她年紀雖小，已然美艷照人，我仍然認得她，一見面就叫出了她的名字，她便將玉盒遞了過來，一面遞過，一面揭開，我也不虞有它，怎知她一揭開玉盒，伸手向玉盒中便抓，抓起來的，不是崑崙聖書，竟然是削金斷玉，鋒利無比的寒玉匕！直向我刺了過來！」

講至此處，方敏大吃一驚，道：「婆婆，她可曾刺傷了你麼？」接着，想起溫婆婆正好端端地站在自己面前，不由得好笑起來。

溫魂見方敏對自己的關心，純然是至情流露，絲毫沒有做作，不由得心中大喜，道：「幸而我傷已痊癒，她那幾下子，怎是我手脚？被我劈手將寒玉匕奪了過來，她慌慌張張要逃，剛好揮雲老怪趕到，以綠劍向我攻來，我以寒玉匕與之對敵，怎知寒玉匕被那柄綠劍斬斷，但劍也被我震脫，她便趁我與揮雲老怪比拚內力之時悄悄地溜走了。」

方敏聽得溫魂講完，心中對她的話，一點也不懷疑，不禁一陣難過，暗忖自己只當結識了一位紅粉知己，誰知竟上了她的大當，連千辛萬苦得到的崑崙聖書，也被她騙了去，這事一定不能善於罷休，恨了一會，又想起葉映紅那溫柔美麗的身貌，心內更是難過，匆匆對溫魂講了自己離開旋風島後的經過，連自己的身世，也不再隱瞞，等到講完，天色已黑。旋風島上的石屋，只有以單窮所住的那間，未曾倒坍，其餘兩間，皆被揮雲老怪和溫魂動手惡鬥之時震坍，因此可知，兩人惡鬥的時候，聲勢是何等的猛烈！

方敏講完，和溫魂回到石屋之中，又道：「婆婆，我只在島上睡一晚，明天便去找她，追問她取崑崙聖書！」

溫魂對方敏所講的沒有句是眞話，但她也確信那崑崙聖書是被葉映紅掉換了去，便道：「明天我和你一起離島去找！」

其時天色已晚，溫魂一面說，一面點着了燈火，方敏在搖曳不定的燈光下，向溫魂慈祥可親的臉望了半晌，心中猛然起了一個問題，但又覺得問不出口，想了半晌，才道：「婆婆，武林中有宇內四邪之稱，究竟是那四個人？」

溫魂心中一震，但究竟老奸巨猾，一轉念間已然有了應付的辦法，語氣平靜，道：「宇內四邪，一是西崆峒揮雲老怪，一是湖南雪峯山天杉坪紅掌祖師，一是陝西軒轅墓中的白骨神君，還有一個是旋風島上的魔母溫魂，也就是你的婆婆！」

方敏聽得溫魂自己也如此說法，不禁大驚失色，道：「婆婆，你——」

溫魂抬起頭來，道：「孩子，你這次在外面將近半年，一定聽到了我不少的壞話了，是也不是？」

方敏點了點頭，講不出話來。

溫魂緊盯一句，問道：「孩子，對那些話，你信不信？」

方敏道：「我一句也不相信！」

溫魂面露笑容道：「這才是好孩子，快睡吧，半年來怕連個好覺都未曾有過罷，如今回到婆婆身邊甜甜地睡一覺吧。」

方敏那裏睡得着，道：「婆婆，你人那麼好，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稱呼你，又將你編入什麼宇內四邪之中？」

溫魂嘆道：「怪也只怪我不好，我幼年時，身負奇仇，父母兄弟，全被仇人殺死，只有我一個人逃了出來，揹我逃走的，是我的母親，那時她已然遍體鱗傷，但是她還勉力將我揹出了好幾里，回頭望着已然燒紅了半邊天的家，道：『孩子，將來你報仇，絕不能對仇敵存半分慈悲之心！』講完了這一句話，便自死去，那時我只有六歲，連哭都不敢哭，只顧逃命！」

這一段話，確是她幼年的遭遇，因此說來更是眞摯動人，方敏想起自己的遭遇，原來婆婆身受比自己更慘，他本是至情至性之人，早已熱血沸騰，不克自制，溫魂又道：「後來我僥倖未死，又學了本領，便照母親的遺言去做，怎知從此武林之中，便以為我行事狠辣，不但稱我為魔母，且將我編為宇內四邪之首！」

方敏慨然道：「婆婆，你報仇雪恨，有什麼不對？那些人也太不講理了！」

溫魂一笑道：「他們不講理，便由得他們去，只要自己行得正，立得正，怕什麼？孩子，你說是不是？」

方敏一挺胸道：「婆婆，你說得不錯！我要睡了！」此時他心中釋然，果真有了倦意，倒下去沒多久便自呼呼睡熟了！

溫魂望了他一會，就在地上睡了，她將當年報仇的事，對方敏輕描淡寫地帶過算數，方敏自然不知她當年報仇，不但將仇人一家老少，盡皆殺死，而且和仇人稍有往來的人物，也全都列入該殺的賬中，她那時的武功已然極高，正邪兩派，不知有多少人物，死在她的七孔刀和軟銀杖下，成為近百年來，武林中最大的慘事，人

人談虎色變！而除報仇之外，她更是爲所欲爲，視人命如草芥，不然，怎會得到「魔母」這樣的外號！

當下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方敏一覺醒來，溫魂早已醒轉，兩人略一準備，便離了旋風島，直向那條大河而去，第二天，便到了河邊，方敏道：「婆婆，我在骷髏洲上，曾聽得葉映紅叫我，她一定溯河向河源去了，咱們沿河而上，一定可以找到她的！」

溫魂道：「好！」兩人便一齊沿河向河源行去，一路之上，溫魂仍不斷指點方敏的武功，將要來到骷髏洲附近時，突然見有一人在河灘之上，踽踽而行，走近去一看，認出是芙蓉尼，不知怎地，已斷了一條手臂，方敏怪問道：「你可曾看到一位美貌姑娘，從這兒過去？」

芙蓉尼見了魔母溫魂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早已面色發白，懼道：「你……可是問葉映紅？」

方敏道：「不錯！她手中持着一柄綠劍？」

芙蓉尼原是斷臂之後，傷勢甚重，在草原上療養了多日，方能走動啓程，乍一見了溫魂，眞如見了追魂使者一般，見方敏問個不休，又不敢不答，心中大是焦急，道：「不錯，我這條手臂，便是她持綠劍削斷的！」方敏吃了一驚，暗忖原來婆婆所講的話，一點不錯，那葉映紅本是紅掌祖師的徒弟，有什麼事做不出來？

也不再詳細詢問葉映紅是爲了什麼才斷去她一條手臂的，一回頭，道：「婆婆，她一定在前面不遠，咱們快追過去！」

溫魂向芙蓉尼一笑道：「你去吧！」

在她一笑的時候，芙蓉尼已然從背脊涼起，涼到了脚跟，及至聽到了「你去吧」三字，才像是挽回了一條命來慌慌失失地走了開去。

兩人既已弄明了葉映紅的去向，自然一直沿河追去，如今且暫時表過了不提。

且說紅掌祖師被馬算子和馮瑩兩人，一直向北追來，直來到大河邊上，確是沿河而逃，在他經過骷髏洲的時候，正是葉映紅走了不到半刻，而馬算子師徒兩人尚未趕到的時候。

他也曾想到，到洲上去暫避一下，但一想及那河洲如此觸目，馬算子一定到河洲上來尋找自己的，便改變了主意，一直沿河向上走去。此時，所經之處，荒無人烟，也根本無從打探馬算子和馮瑩兩人，是否仍在身後追踪，心想反正已然到了這種地方，何不乾脆地一尋那條大河的源頭？此時他反正不能肯定敵人是否尾隨其後，也不心急趕路。

所以，在離開骷髏洲時，和葉映紅只不過是一前一後，相差極短的時間，但是，到了走出大草原之時，却已比葉映紅遲了兩天。

他一出草原，眼前景象譎異，紅掌祖師不由得大感興味，暗想若不是爲了逃避馬算子師徒兩人的追踪，怕永遠也不會到這種亘古人跡罕至的地方來的，倒要細細在這裏瀏覽一番再說，一直向前走去已然來到了水流湍急，在山石奔馳而過之處，望着浩浩流水，紅掌祖師不禁大興「江水淘盡英雄」之嘆。（未完・二十）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